藝文　賦

文翁倡教相如爲師儒多博雅士擅英奇敷布成賦發言謂詩文章炳蔚詞藻紛披殘篇斷簡古碣荒碑蒐羅既廣撫拾靡遺人才輩出著述名垂惟茲蜀縣鳴盛

昌期作藝文志

萬里橋賦以殊鄉絶邑行役路偏爲韻○原採　唐　陸　肱

萬里兮蜀郡隋都二橋兮地角天隅相去而如乖夷貊會遊而只在寰區倚檻多懷結長悲而莫極憑川試望思遠道以何殊昔者滄海朝宗岷山發跡斯觀理水之要若啟鑿穴之役逮夫東土爲揚西邦曰益架長虹於兩地客思迢迢浩積水於千秋江流脈脈宇宙縣縣今來邈然結構應似途程甚偏將暫遊於楚岸欲徑度於巴川目斷陂中過巫峯之十二心馳路半到荊門而五千徒觀夫偃蹇東流崢嶸二邑揭華表以相効劾仙禽而對立俄驚迴復潮生而夕月初明孰敢爭先帆去而秋

灘正急耿天末之殊方有人間兮異鄉顧盼而層陰動色徘徊而浮柱生光飾丹雘以雖同彼臨淮海度軒車而既異此對銅梁古來幾許行人會遊此路跨綠岸以長存俯清流而下注寧爲駐足之所莫問傷心之故復有逆旅傷情臨邛遠行壯鬼製以靈矗壓江[illegible]而砥平家本江都羨波濤而自返身留蜀[illegible]偶萍梗以堪驚珍迤歸遙飄流恨結之子[illegible]兮揚桂棹長卿還兮建龍節既風月以相開固音塵之兩絕斯橋也可以濟巨川之往來不

可以攜手而相別

蜀江春日文君濯錦賦續增　唐　無名氏

粤若姑洗應律句芒御辰雁橋風暖犀浦花新疊嶂縈郭長楊泱津軒車照地士女驚人風土堪樂山川可珍歲時不殊於荆楚形勝有類夫咸秦晚景彌秀晴江轉春即有卓氏名姝相如麗室織回文之重錦豔傾國之妖質鳴梭靜夜促杼春日布葉宜疎安花巧密寫庭葵而不見擬山鳥而能悉績縷嫌遲嚬哦慕疾乍離披而成段或煥爛而成

匹言濯春流鳴環乃出於是近深汎傷清泚朱顏
始映珍篚方啟其始入也疑芳樹映落澗中少將
安馬若晴霞色照潭底奪五雲長風未散泣一作勝
百花微雨新洗爾乃曝林崖出泉洞遲日徐轉和
風緩送稍辨迴鸞全分舞鳳戲蝶時遶嬌鶯欲弄
乘春景而方收俟王正而入貢懿其彰色足重鮮
明可嘉青爲禁柳紅作宮花能使衛尉縈障夫人
飾車郎官居而列宿郡守衣而還家若夫齊紈之
與楚練豈并細穀之與輕紗

石室賦　續增

宋　狄遵度

石室之幽古城之陬烟剝雨落苔萃蘚稠斲勁頑
而楠立攢衆磊而互搆鳷鵲首屹以孤挺蜉氣攄而
外浮誚築金之用侈陋銘燕之積偷傑立西土邈
視千秋而愛人而思樹卒頹否之靡由室之經始
詰稽其紀其人則遠其室甚邇其室也尊維人之
繫其繫維何維德之被其被維何撤於邊裔弁民
而夷嘗亦聞之易夷而民侯其禕而惟蜀之啟邈
乎遠矣會牧野而微虞與同導嶓冢而標橛斯洎

或斃力而啟其隘或窮兵而伐其地東抗諸侯之
喉右得泰原之臂地不爲之限天不設其閉氣清
肅而休晏物卷茂而被麗奈何椎髻之與雜卉服
之與俱貪其地則地或爲已有視其民則曰非吾
徒已雖善忍彼亦何辜有大人者民之視圖視爾
之鄙嗟予其吁曰吾不至將彼之愚教而有類聖
其欺予解辮而冠削衽而居疏之濬之使蕩其瀦
培之養之使豐其枯誘而利之麾督而趨圖而規
之不孳而拘乃豫乃詠以嬉以娛處乎其變決乎

其舒始也夷貉之弗如今也鄒魯之靡殊始也自
我今居居今也視我今姁姁執我有德室其視諸
室之貧今知公之德安以肆今室之堅今知公之
德純以一今室之磊今知公之德傑以卓今室之
魁今知公之德碩以鉅今德不可忘室不可壞壞
其室則胡以見公之德泯其德則胡以示後之規
孰治其斐我將趨之孰締其蹄我將經之故教無
俗今不變俗靡教今弗移曰吾之智斯亦其宏曰
彼之愚故甚之欺況乎位天下之正位居天下之

廣居其所爲民皆二帝三皇之故俗其所治具皆二帝三皇之成謨法不更造事不更謀曰是懵者奚足以教則斯室也其謂何哉

藥市賦 續增

明正德辛未進士翰林院修撰 楊愼 用修新都

蓬邱仙伯七刀圭而通神奈園老宿品千二而稱珍何如蓉城之日重開藥市之春若夫歧摯湯液和緩灑滲采嘉林之嘉草掇芳洲之芳羞屏風水發書帶山抽人參三椏來自高句麗之國桃枝九折出于嶲昆明之陬椒聊下虛星之舍果蓏薦織

女之樓逢茅龍之衞叔遇木羊之葛由檢本草之聖錄極山海之冥搜別有天棘日精澤葵海藻火林之蔚炎柯雪津之擢陽草欵冬叩冰而吐葩葶藶迎露而先槁青綸碧組蒼龍就食于甲辰素茵皜蔯白兎騰仙于辛卯帝休鬼鼉蕩邪而蠲憂神錦仙鹽駐顏而難老又不若剸犀截角搴翠刪毛澄禺山之水碧藍樊桐之金膏鮫人泣珠而酬價狼朧齅金而解橐神鹿兩頭飲上池之水靈鳥四翼歸金匱之韜莫不攀丹危而陟翠險霣仙的

下神囂沙淼淼馳苹苹刈翹翹伐丁丁香草比于
君子嘉卉方于女貞藤名簡子花號長卿五岁色
配乎五岳六飲芳冠乎六清乃延巫彭招長桑飛
絳雪擣元霜巴戎赤斧梓谷王吕蓬州塗定辭元
武張開光希夷出崇龕之落眞多楓葛璩之鄉黄
足之烏呼季玉而竝復朱頂之鶴名令威而駢翔
負局磨鏡之翁箍桶講易之叟扶龜牀于行阿策
鳩杖于林藪嚴遵之芳乳平分王烈之香膏共剖
是月也江波錦落火井星還楓瑟瑟而鳴籟菊英

英而綴斑訪名跡于古昔啟藥市于重關被開明
廣都之野帶杜宇天隩之山哀危螭于寸陰務局
鼈于井谷布濩天府之區蔓衍坤維之域八萬四
千之人烟五十四州之謠俗國無夜戶之虞人有
春臺之燠郤公程鄭之倫驥子魚文之服乍發劑
以針龍奄飛符而擒蜮黄耆背鮐蒼皃髭蝸行歌
擊壤羣嬉聚沙成行鴈鴈學語鴟鴟毛娅餌葉鳳
子藏花色輝九壁之錦光漾百潭之霞採思婦之
卷耳折放臣之疎麻息風枝之不靜起露蓼之含

嗟崔公之錦云遠華陀之囊已遐既富以韓康之
肆寧勤乎博望之槎揚雄夢腸頓醒滯思于雕篆
相如消渴歙涓沈痾于齒牙豈知西顥之盤露北
方之河車哉有林閭翁孺者起而爲系曰黃能兮
休人寢朱罷兮罷窺屏永遁兮二豎載殲兮九嬰
分菊潭兮灩灩灩宴蓉城兮冥冥鴻安邱繼而作曰
安期神樓散扁鵲陷冰兌銀筒昔誰蘊金瓶今子
殫射驚飆兮駐流電訪大藥兮浴還丹邀籤侯兮
雀躍共喬松兮鯤桓主人聞之欣然稱蘭修容麗

級獻壽升筵敬緝光誦奉以周旋

同慶閣賦 以天開文運古蹟重光爲韻○續增 國朝 呂道凝

皇朝建極定鼎幽燕
宸居象夫北斗星拱圖以西川名區玉壘奧壤金鑪
倚靈關而爲戶疏灌堋而爲泉勢方流巽形正壓
乾瞿塘東注雪嶺西懸南有峩眉之秀北有劍閣
之連膏腴十道茂盛八埏水遶城郭龍化都廛柏
影藏龍氣騰錦官之驛桐花引鳳彩耀華陽之嶺
蓮池浚而芙蓉出琴臺築而絲管宣溯江瀆之籍

靈朝宗於海稽井絡之聚瑞爲章於天若夫疏鑿
三巴篤生神禹商瞿得孔門之傳蓑宏作周室之
輔秦李守之離堆漢文翁之學圃相如登乎兎苑
道陵列乎仙府孝子姜詩甲科何武叔度五袴而
暮來嚴眞十兆而罕覩詞賦藻麗乎王楊詩律精
妙乎李杜子昂定議唐家放翁長歌益部教二陳
而巖棲生三蘇而山峙南軒心契考亭老泉力辨
介甫孟頫巫山之詞升菴茶陵所憮正氣鍾賢代
稱才藪奏治平於掌握受賜直到而今補造化於
筆端名論獨有千古當其藥市初興元亭既闢題
橋乘夫駟車浮槎得乎機石青羊之宮數層白兎
之樓累尺冠鼇讀書陣圖載籍草堂萬里之西潛
溪千松之僻出自東門迎春耕耤駕長虹而爲梁
峙迴瀾於在昔寶塔稜稜文筆奕奕弓天培風道
德如璧甲第無雙勳猷亘擘誠爲梁州偉觀信屬
錦江砥磧明季瀕危獻賊逐疫花溪蹂躪江漲九
橋之碑石筍摧殘粉碎一龍之迹爾乃
太平已久景象昭回疊沛

恩綸齊上無疆之祝恭逢
大慶同獻
萬壽之杯四海永清垂衣裳而天下治萬家生佛迎竹
馬而上相來撫綏播武侯之德籌邊兼衞公之才
登四民於壽域躋百蠻於春臺剖玉分符隨鹿車
而致雨承流宣化借欒噗而撲災禾穎同於異畝
曲星耀乎三台鐵面肅紀冰鑑衡材保障蠻叢欣
聞帝廷之咨岳懷柔美奭喜見聖人之使開於是
盛德遠施嘉謨

上聞合億衆之歡心建高閣於首郡工師出自瀟湘大
木得諸岷汶經營定而故址新規矩施而元機蘊
位配三才天合人合象列六子陰分陽分衡宵右
柱不借梔枝之靈煉石爲基何須金牛之糞峯樓
結翠於雲端飛閣連輝於月暈丹楹刻桷聚山川
之清奇畫棟雕樑發乾坤之絪縕鴛鴦集兮不震
不驚蛟螭走兮若見若隱疑有神工鬼斧假乃力
以告成預占璧合珠聯秉匠心而獨運所以制極
巍燦視效華封無事求窺乎島嶼不必從遊乎赤

松丁公化鶴老子猶龍石室有名深知丹竈之妄
延年無量永垂壽佛之容因心而結象玉節而金
雍坐鎮於閣頂瞻形而設供夜伐鼉鼓曉鳴鯨鐘
淨百族之勞攘司萬類之吉凶洞賓騎鹿而獻韻
金母駕輦而觴醲豈獨效臣子之媚亦以立
聖慈之宗左丙穴而右龍泉緜福澤於奕世上南極而
下西海增壽考於
九重況乎椿堂有賦浮邱無垠建壽臺於江括創橫翠
於鷄濆紹興之閣曰蓬萊宿州之樓曰冠軍雖形

勢之壯麗孰若同慶閣之芳芬陋西江之道院渺
夔府之白雲步靈臺而神遠遊鳳樓而色欣孰若
斯閣之莫不尊親乎
大君對之可效嵩呼攀之可以超羣轉氣化於全蜀奏
膚功於元勳虎嘯龍吟宜風雲之際會鸞翔鳳翥
應炳蔚乎人文總之格
天大孝
聖主當陽尊養極乎六合朝貢遍於八荒仁育義正迭
用柔剛蓄四靈而參兩大咸五帝而登三皇

彤廷得夔龍之佐民社多[illegible]魯之良蔀屋弦誦士林
榮昌夐乎無爲之治遐哉有道之長順帝則而不
識食舊德而難忘惟知途歌巷舞奚分鳥道羊腸
金風應律蟾窟飄香仰京華兮高遠瞻新閣兮輝
煌將嶽峙而淵渟立不朽之盛烈願皐颺而虎拜
紀萬世之休光

登錦城散花樓（續增）　唐　翰林供奉　李白　太白　彰明

日照錦城頭朝光散花樓金膩夾繡戶珠箔懸瓊鉤飛梯綠雲中極目散我憂（一作愁）暮雨向三峽春江繞雙流今來一登望如上九天遊

貽華陽柳少府（續增）　唐　工部員外郎　杜甫　子美　襄陽

繫馬喬木間問人野寺門柳侯披衣笑（一作嘯）見我顏色温並坐石堂下俛視大江奔火雲洗月露絕壁上朝暾自非曉相訪觸熱生病根南方六七月出入異中原老少多暍死汗踰水漿翻俊才得之子筋力不辭煩指揮當世事語及戎馬存涕淚濺衣裳悲風排帝閽鬱陶抱長策義仗知者論吾衰卧江漢但媿識瑣瑣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起予幸斑白因是託子孫俱客古信州結廬依毀垣相去四五里徑微山葉繁時危挹佳士況免軍旅喧醉從趙女舞歌苦秦人盆子壯顧我傷我驩兼淚痕餘生如過鳥故里今空村

文翁講堂續增　唐天寶進士嘉州刺史岑參南陽

文翁不可見空使蜀人傳講室何時散高臺豈復全豐碑文字減冥漠不知年

萬里橋續增　岑參

成都與維楊相去萬里地滄江東流疾帆去如鳥趣楚客過此橋東望盡垂淚

先主武侯廟續增　岑參

先主與武侯相逢雲雷際感通君臣分義激魚水契遺廟空蕭然英靈貫千歲

府學十詠錄三首餘見各體○續增　元和進士吏部尚書李石中玉

石室漢孝景時太守文翁始作石室西爲文翁稍南爲高眣比文翁石室差大皆有石像眣或爲勝宋溫之璋洗石以辨之乃眣字也蜀守席益奏秩文翁高眣於祀典竊疑二室乃蜀人祠二公之意必非自作○續增　李石

來爲人所愛去爲人所思君看文與高慈惠蜀之師至今窟中象凜凜建立時知非伯有室乃是桐鄉祠蜀人愛二公遠與千載期其間幾灰刼付與一炬炊保此歲崢嶸不動山四維東家好鄰里豈付惡少窺祠前二古柏外乾中不萎忽作剪伐想

恐是神明遺可憐墻壁間戟冠劍拄頤烈士不平氣好作淮西碑

殿柱記范蜀公云其柱鍾會隸書刻其上按會與鄧艾同入蜀在咸熙二年甲申距漢興平元年甲戌凡七十一年矣艾葢追文翁高君之美而書也○續增 李石

蒼龍甲戌歲修築周公殿文翁至高君學校已再變順考興平年實紀漢之獻或云鍾會書入木字隱見自漢而至會朔歷斗杓轉會初入蜀時意不止弱禪有如猿猱繫百巧欲伺便殺女不作難機鋒劇刀箭會書固出鍾家法素所善至學艾筆跡

暮夜走郵傳老昭豈易欺眞僞猝難辨欺昭爾尚可蜀士多秀彥當其下筆時寧不愧顏面雖蒙襦藻文不掩糞土賤周公儻有靈白日下雷電

齊人畫禮器齊永明十年刺史劉悛畫殿壁器服如三禮圖席益摸本於石經堂○續增 李石

漆器侈初服長袖喧都城如何古遽殿天開垂日星奇奇與怪怪懼悅不識名我飲賞此畫擘自齊永明人間無備物未易窮丹青一作因郊邱盛禮嚴天庭器服各異數於此集大成仰瞻萬乘聖遠

想三代英蟣蝨容著足鴛鷺參結綪西歸放天梅
鈞天夢初醒心焉感此畫眼角泣欲零所見恐未
夥成都問君平

過府學遂登文翁堂 續增 靖康進士祠部員外郎 喻汝礪 廻孺 陵州

綠荻負幽隱高槐泛輕涼各誇一時好披風互低
昂誰知五月中微陰颸催黃我行魯侯宮獨謁文
翁堂若人骨已朽道在斯不忘遂令蜀文章照耀
日月傍世事俱腐矣斯文眞久長靡頹能幾時蕭
條翳墟荒富貴豈不好千載同一傷三歎過泮宮

撫已涕自滂

謁江瀆廟 續增 喻汝礪

坤軸東南傾大江日夜注前驅下洛沫餘濤畧吳
楚任勢不期勞得意緣所遇水也祠無營神哉亮
誰主芳蘭沉清華碧藻舒翠縷晨鵠戲野岸春鳧
集深渚均是得所安而神豈私汝古來幾精魂拾
此迷所處淫遊不知還沙村失烟樹而我復千載
悠然在江滸抱嗇貴無競矜名忘多取冥冥罨岸
風淫淫打船雨舞雪窺洪濤開萍渡前浦再拜謝

神貺聊復隨所住

謁諸葛廟（續增）　喻汝礪

孤雲何其高明月不可繫灼灼抱此心與世自涇渭

云恥七首入吳市秋風動燕水區區袁與曹等是

消釋來從所歎感亂亦歔欷咨惟今之人竊國未

刺客耳而我於其間秉義不敢墜哀音衝廻颸清

義動幽邃天心固難亮吾獨信所履落落日間雲

漠漠苔點砌饑鼯墜蒼瓦澹薄公所慙靜默想英

姿孤懷亦差慰

題先主廟（原採）　晁公遡

天地收霸氣邱原餘閟宮野人相指似傍有若堂

封竺時大耳兒甚似隆準公夫豈忘故都崎嶇巴

中劃然成三分正爾阨兩雄武侯抱遺恨秦隴

竟莫通獨憐晉昌明千載時始逢坐看五胡亂蕭

條河洛空

拜張忠定公祠二十韻（原採）　賜進士藝州通判　陸　游　務觀　山陰

張公世外人與蜀偶有緣天將靖蜀亂生公在人

間厥初大盜興樂禍迭相旋天子輟玉食貴臣擁

戎旃生殺山喜怒死者常差肩公曰此何哉從之
吾欺天河流觸地軸砥柱屹不遷脅從盡縱舍飛
章交帝前上意竟開悟至仁勝克殘貴臣不極賞
追還黜其權安危關社稷豈惟蜀民全後來有阿
童握兵事開邊晚策睦州功上公珥金蟬勢張不
可禦北嚮挑幽燕神京遂坵墟迄今天步艱時無
張定公孰能折其姦我來拜遺祠喬木含蒼烟死
者不可作愀然哀涕潸憤切感虜禍慷慨冀公賢
春秋送迎神誰爲歌此篇

謁漢昭烈惠陵及諸葛公祠宇 原採 陸游

雨止風益豪雪作雲不動淒涼漢陵廟衰草卧翁
仲畫妓空笙竽土馬鬬羈鞿壞沃黃犢耕柏窓幽
烏哢尚想忠武公身任社稷重整整渭上營氣已
無岐雍少須天意定破賊寧患衆興亡信有數星
隕事可痛陵邊四五家茆竹居接棟手皺紙上箔
自注居民皆以造紙爲業
凍劉葛固雄傑閱世均一夢論高常近迂才大終
難用九原不可作再拜臨風慟

步出萬里橋門至江上 續增 陸游

久坐意不懌掩卷聊出游一笻吾事足安用車與

騎浮生了無根兩踵蹋百州常憶航巨海銀山卷

濤頭一日新雨霽微茫見流求自注在福州泛海東望見流求國

西行白足快縱獵南山秋騰身刺猛虎至今血濺

裘命薄每自笑校尉畧已侯短劍隱市廛浩歌醉

江樓頗疑屠博中可與共奇謀丈夫等一死滅賊

報國讐徙倚萬里橋寒日墮前洲

遊東郭趙氏園 續增 陸游

清晨呼馬出馭吏請所之錦城浩如海我亦無與

期有花卽入門莫問主人誰下馬據胡床儻睨忘

訶譏人言白頭翁胡爲尚兒癡老翁故不癡借花

發吾詩詩句帶花香東風不敢吹徘徊雙蛺蝶許

汝鼻端知

平明出小東門觀梅 續增 陸游

知心多別離慰眼易零落東風吹梅花爛漫照城

郭晴日千堆雪偏宜馬上看逢迎無幾日不惜犯

春寒明年花發時我在兩京道花香固無盡我亦

未遽老脫帽髮如漆看花心未灰平戎那得妨持
酒會有詩傳劍外來

遊萬里橋南劉氏小園 續增　陸游

佳園寂無人滿地梅花香閑來曳拄杖臘月日已
長朱橋架江面欄影搖波光奇哉小垂虹夢破鱸
魚鄉汀露一點白烟柳千絲黃便欲換釣舟散髮
歌滄浪可憐隔岸人車馬日夜忙我歸門復掩寂
歷挂斜陽

城南王氏莊尋梅 續增　陸游

涸池積枯葉茆屋圍疎籬可憐庭中梅開盡無人
知寂寞終自香孤貞見幽姿雪點滿綠苔零落尚
爾奇我來不須晴微雨正相宜臨風兩愁絕日暮
倚筇枝

成都遨樂詩 四方咸傳成都好遊娛無時予始亦信然之逮忝命守益梲轅踰月即及春遊每與民共樂則作一詩以紀其事自歲元徂景至止得古律長調短韻共二十一章其間上元燈夕清明七夕重九歲至之類又皆天下之所共豈曰無時哉傳之者過矣蜀之士君子欲予詩聞於四方使知其俗故復序以見懷○錄四首餘見各體○續增

五日州南門蠶市 續增　宋進士第樞密副使　田況 元均信都

齊民聚百貨貿鬻貴及時乘此耕桑前以助農績
資物品何其夥碎璅皆不遺編簡列箱笥飭木柄
鎡錤備用誠爲急舍器工曷施名花蘊天艷靈藥
昌壽祺根萌漸開發蕖載相參差游人衒識賞善
賈求珍奇予眞狗俗者行觀亦忘疲日莫宴觴罷
衆皆云適宜

二月二日遊江會寶歷寺　續增　田況

昔年張復之詠字也來乘冤亂餘三春雖宴賞四野
猶艱虞遂移踏春會登舟恣游娛戎備漸解弛人
遽及仲春初綵旆列城隅畫船滿江隅輕橈下奔
瀨縱巒臨精廬因思賢守事所作民乃孚茲惠未
爲大者其忘諸

二月八日大慈寺觀市　續增　田況

蜀雖云樂土民勤過四方寸壤不容閑僅能充歲
糧間或容墮嬾曷能備函痒所以農桑具市易時
相望野民集廣廛衆賈趨寶坊惇本誠急務戒其
靡愆常茲會良足嘉後賢勿忽忘

冬至朝拜天慶觀會大慈寺續增　四　況

景至履佳辰朝祖著國令黃宮啟潛萌紫宇晨蔭映陽德比君子吾道實可慶矧丁皇運亨遇主堯舜聖坤維最遠方拙者此尸政雅俗舊儒文民牒少訟爭幸足宣上恩惟恐盩物性良時不易得行樂未爲病高會縱嬉遊豐歲愈繁盛興衆助驩欣寄情於俚詠

九日藥市作續增　宋進士知益州宋祁子京開封

陽九協佳辰期人始多暇五藥會廣廛游肩鬧相

駕靈品羅賈區仙芬盲闔舍擷露來山阿鄙煙走巖罅載道雜提攜盈襜更薦藉乘時物無賤投乏利能射饔苓互作主參薺交相假音架曹植謹膺令韓康無二價西南歲多癘卑溼連春夏佳劑止刀圭千金原相謝刺史主求瘼萬寶緊吾化顧賴惡石功捫衿重慙唶

梅林分韻得舊字有序　紹興庚辰十二月既望縉雲馮時行從諸舊朋凡十有五人攜酒具出西梅林林本王建梅苑樹老其大可庇一畝中間風雨剝裂仆地上屈盤如龍孫枝叢生直上尤怪古者凡三四酒行以舊時愛酒陶彭澤令作梅花樹下僧爲韻分題賦詩客既拈

韻立者倚樹行者環繞仰者承蘚瀕者拾英吟態不一皆可圖畫是行也余被命造朝行事薄遽重以大府衣冠謁報主人饋勞酬對奔馳形神爲之俱徹諸公導以斯遊江流如碧玉平野秀潤竹塢桑疇連延彌望民家十十五五籬落雞犬比間相親不愁不嗟余散策其間蓋不知所與遊皆西川名俊喜事者耶詩成次第不以長少以所得韻之後先聯成軸客十有五韻止十四吕義父別以詩字爲韻又有首眩詩不成者缺樹字一韻余過沈犀樊允南監鎮稅語允南補之諸公又屬時行爲之序十五人者成都楊仲約施子一吕周輔義父智父澤父宇文德濟房仕成楊舜舉滌竹李無雙首餘見各體○續增

紹興狀元左朝奉郎馮時行當可巴縣

竹村喜紆徐江雲迷昏晝踟躕馬上語嫩寒入衣袖天公惜梅花破蠟開來就端待使君來春風本使君壽

梅林得酒字○續增

宁文師獻　德濟　成都

依舊一鐏既相屬勿辭作詩瘦明年用和羹請爲平生慕英遊望公眞山斗一見開心誠已落諸人後龍門豈甄擇大小俱容受聯轡爭勝踐春風倚尊酒惟公對江梅端若同志友玉色洗塵沙幽姿止藜莠命客花下坐相與沃醇酎非公無此客豈

諸草木臭向晚入深巷蒼根欹甕牖始知水西頭
卧梅勝卧栁有客三嘆息此樹驚老醜一笑客誠
癡萬法要經久奇卉如尤物過眼不必有惠我終
日香重來香在否得從此理悟那復長搔首會公
捧召節修名當不朽艤舟未忍去招尋訪林藪中
心甚虛明外慕厭紛糾杖履尋古岸細話猶開誘
再拜誦公詩一洗芻豢口

梅林 得陶字 ○續增　　楊大光 仲約 成都

蟠根寄荒絕擢幹空槮蕭鄉來聞妙語翦拂到兒

曹垂老猶叵堪開落幾徒勞不謂動杖屨惠然挑
蓬蒿尚能領諸生相就醉澂醪眞賴旁輝映併覺
標韻高酒闌興未已分韻看揮毫籍湜俱可入冥
搜爭過褒乃知天地間一等爲賢豪橫飛與陸沈
一各繫所遭再煩起窮邊國柄行當操盡期如此
花曉夕幸甄陶得備和羹用寧不出伊皐百年幾
春風勿令心忉忉

梅林 得彭字 ○續增　　于格

庭柯卧蒼虹閱世如呥彭朔風破檀蘂零露滋玉

英江空人響絶影落千丈清今代文章籍縉雲主
齊盟躍馬占春色鷁客江上亭三嘆韻勝華霜霰
飽曾經及時剝其實可用佐大烹幸因輶軒使錫
貢充黃庭王明儻予燭和羹登簋釧

梅林得今字○續增　杜舜舉

蘭亭久陳迹修竹空自陰龍山亦淒涼鮮花誰與
簪英游曠千載盛事新梅林四海馮黎州未妨鐵
石心提攜到諸子徧賞江之滸房亭姑射仙玉立
何森森謝氏六君子對飲香滿襟西郊訪老龍奇

怪尤可欽宛然如先生高卧歲月侵從茲飽薰風
佳實共鼎鬻正味悅天下妙用無古今去去好著
鞭江南春已深

梅林得作字○續增　呂商隱義父成都

一樹知獨秀十里方出郭江流倍清冷露氣凝淒
薄胡爲此行色疲馬□踴躍元冥正擅令植物因
摇落身心縱未改佳意久已惡喜見南北枝粲然
秀冰壑千林色輝映百畝香磅礴首破春風荒獨
傲清雪虐坐令芳信傳芬菲到羣萼如一君子信

茹連俱有託相欺飲此意浩蕩放杯酌更應護攀
折嘉實須若若終收調鼎功傅巖眞可作持問縉
雲老一尊笑相酢

梅林得花字○續增　紹興進士太府寺丞　呂凝之默夫成都

出郭豈憚遠滿城無此花新枝開玉屑古樹卧龍
蛇臨水互蔥蒨傍籬忽橫斜詩聲寫奇怪畫本出
槎牙老子晉彭澤諸公賈長沙不尋龍李盟來嗅
露霜華杖履穿茆舍壺觴倩酒家饑餐香馥郁醉
藉影參差月白雁成字江清魚可叉風流一時勝

野意十倍加神恐天上去迹陳錦江涯歸來馬蹏
疾驚飛滿林鴉

梅林得下字○續增　呂凝之

郊原宿雨餘雪重雲垂野春信初動搓欲往豈無
駕使君早著鞭問路逢耕者深尋烟雨村共作詩
酒社庭荒六老樹氣象自儼雅一笑呼酒家大盆
注老瓦最後看枯株何意當大厦夭矯待風雲有
年天實假須知羹調鼎嘉實係用舍我欲壽使君
罇罍更傾瀉朋朝得楚騷健甚無屈賈君今有賜

環詔落九天下蜀江雪浪來掉趁船人把罟滯以
諸生斯文要陶冶惟應郢中歌唱絶和自寡更聞
督熊兒夜賦燭餘燀他年看無雙聲譽出江夏郤
笑昌黎公阿買字能寫

梅林得澤字 ○續增　釋寶印正法

江路歲崢嶸酸風歲蕭瑟發興訪梅花主盟得詩
伯孤芳有餘妍初不帶脂澤香度竹籬短影搖谿
水碧同時飲中仙著我林下客春槽沸滴紅滿坐
喧舉白澆胸獨茗盌臭味曾不隔公今日邊去塋
下正前席請看枝頭春中有和羹實反騷試與題

雲溪　知嘉州何耕道夫 温州

不礙心鐵石

郭信可隱居錄二首餘見各體 ○續增

幽居定如何頗恨未見之主人向我言喜色融雙
眉修篁流翠陰寒溪漾清漪領畧非一狀幽妍發
餘姿空蒙雨亦佳瀲灩晴更奇豈惟二江獨意恐
三蜀稀主人信妙士得此固所宜天公閟好景授
受各有時豈無多田翁偃蹇逝莫隨素交懷老蒲

公與蒲大受
爲平生詩友 秀句紜珠璣安得招歸來爲君賦新

詩往者不可作後生欲何爲

忩機臺續增 何耕

太虛生微雲機事日夕繁兼忩豈不佳尙有忩者

存稽首老龐翁妙處希一言請觀臺上月萬古無

朝昏

上巳約友登南樓續增 明漢中教授 方孝孺 希直 寧海

生意忽滿眼不知春淺深良朋曠嘉會濁酒難孤

斟迢迢城上樓高朗宜遠臨曷不一舉趾縱望淵

與岑逍遙羣動表舒豁萬古心古人已寂寞繼者

應在今蘊眞有至樂外慕非所欽願言領衆妙無

爲鬱神襟

薛濤井續增 明進士 初 蜀中典試 王士性 太 天台

爲染薛濤箋來看薛濤井新函楮葉精古甃寒泉

冷轆轤架銀床百尺垂素綆鮫綃出纖手美人落

清影拂拭試冰紈琅玕秀可餐揮塵人如玉徵歌

氣若蘭月明關塞曲羌笛竹郎冠萬里女校書迷

離顧所觀嬋娟今寂寞淚落滿欄杆

登同慶閣原採

雍正癸丑進士廣東肇羅道彭端淑樂齋丹稜

窣堵壯東南峈嵉入冥寞鬼斧與神工結構非常度白日煥飛甍遙風響金鐸直上傍斗牛下瞰俯城郭秋色淨無塵極目遍寥廓百川奔夔門連峯走劍閣俯仰得大觀長嘯震林薄曩者賊兵入勝蹟遭摧剝何圖百餘年巍巍復如昨同慶自茲傳奇功千載著

題顧密齋夫子鈞引編續增　吳巖

何處闢賢關心性乃道岸本忠以行恕其理原一貫德華咀道妙夜氣充平旦有主得所守無欲終不亂紛紛聲譽場淺獵徒汗漫要領歸實踐宗旨復誰按卓哉顧夫子本源一語判讀書戒躁妄偏勝須力斷由勉希自然庶幾精鐵鍛微言久絕響忽若晨鐘喚應知醉夢中默將肝膈換一髮引千鈞此意當體玩眇者喻銅盤將毋笑應粲

題顧密齋遲雲樓尺牘續增　乾隆己未進士翰林院編修裘曰修漫士新建

交道古人重文章眞有神意氣一以合金石非云堅矧以芳桂性寫茲臭蘭言瑤華爛繭紙瓊藻敷

魚牋兩情若相接雙璧良足珍觀察本才士尺素
緘秦關遠心旣鄭重麗句彌清新廷尉勵風義報
書勤平安相最在琢切匪徒述暄寒我昨歷陝右
得奉王君歡幾爲剪燭話相與對榻論浮雲逐征
轡春樹隔渭川顧君我畏友廿載同清班訂交肩
大雅古道照我顏今來直
闕下細勘場屋文商榷共晨夕綢繆罄肺肝示我雙
手跡裝池燦綾紋故人一紙書寶貴如琅玕懷袖
字不滅此意何纏綿感君重交誼把卷爲長歎寧
止讀三過直欲搜百番此道幸不棄高風今猶敦
願託雲龍契上下相追攀
題顧密齋遲雲樓尺牘續增　雍正庚戌進士翰林院編修　孫灝　虞船　錢塘
浮雲各西東聚散兩葉萍金石心不遐萬里如軒
庭錦鱗三十六迢遙達
帝京報之瓊華篇眷眷同門朋交情王與顧蘭言吐芬
馨手擘琅玕牋筆灑風雨聲書成一千字珠照十
二乘一讀乍駭愕再讀心怦怦三讀不肯休摩挲
劉溪藤王公移外臺豹產敷惠政　叶　抽暇薄領叢

據床水墨屏遠裁尺素書一瀉江河傾跌蕩千言
揮蕭瑟百慮嬰顧公才挺特執法今廷平義重膠
漆投切劘關友生登樓仲宣感賦別文通驚故人
夙工愁勸持道力貞嗟此兩君子氣味如和羹言
情與講學開帙二妙并古來文雅場書記元瑜能
一紙已云貴百函況豪雄叶高會追南皮觴酌何
足矜歡情荅東阿乃在簫鼓箏下逮稽生狂絕交
豈其誠發憤劉孝標猥以蕭朱輕嗚呼麗澤兌聖
人筆之經大倫不廢墜薄俗憑扶撐安得二公書

高揭座右銘萬本寫難徧十吏腕不勝且歸白璧
雙什襲珍連城

題顧密齋遲雲樓尺牘續增　乾隆丙辰博學宏詞翰林院編修　陳兆崙　星齋錢塘

王謝善尺牘彼此還相輕答書署紙尾子敬殊不
平坐令合璧湮那見往復情廷尉古君子觀察人
之英同牒又同道爾汝都忘形而王文字奇探喉
珠璣傾顧君重嗟賞心花亦怒生拂拭白玉盤用
報琅玕青有客勸留副邢尹俾合并一卷壓萬籤
使我心魂驚復來好事者手搨雙摹臨快雪舊增

快停雲今更停同思後傳量小成奚足稱

輓劉將軍全家殉節詩續增　雒忻

惟天有正氣雙九照萬古惟地有正氣五嶽撐天

性惟人有正氣天地賴之輔誰是參兩人劉君眞

足以殺賊身被創叱咤風雲舞矢死報

國恩遺筆字字苦寂寞睢陽風千秋與之伍刑于化素

深妻妾知恩主兩女勝縗縈寧死不辱虜忠節萃

一門克樹臣妾矩人各悲其志我喜矯如虎三萬

六千日此身終入土一一死重泰山嘉名著寰宇

乾隆丙辰博學宏詞翰林院編修　周長發　會稽

輓倪公殉難詩原採

嵂嵂觀察公家世冠西蜀東髮帶經鋤燃松當跋

燭寸心抱丹誠作銘早刻玉酉歲雋賢書忠貞復

自勗綰符宰義寧梗苗方肆毒糾結楚城餒雙江

互牴觸鑄金設計擒爺魚勢已促羽書急請兵當

事嘗千千議撫不議殲焚掠亦殘酷是時狼豕羣

百萬建矛纛匝地烽火紅滿林巾幘綠化誨豈能

馴吏危如几肉偏聽宵小言遊公諭苗俗策騎衝

刀戈攖鋒率僚屬宵小易衣逃膽落步蹭蹬蹶叛撫

迎上官畏賊竄深谷衛卒三十人利刃盡屠戮我
公誓捐軀身名肯受辱端坐正衣襟仰天目上矚
大罵不絕聲小醜怒抽箙拘公入坎窞首項加桎
梏一死殉城池六日絕饘粥火繖熾炎官爍金正
熏熇暴日去裳衣埋土及腰腹蜂擁脅公降左右
注箭鏃兼逼達中丞迅以萬金贖公罵復如初賊
衆揮刀斸捶齒齒血流截舌舌根矗絕脰氣猶昂
沉屍反水曲當事護前非掩忠反移獄經畧達西
江疏章始入告仰邀

聖朝恩旌忠
誥爚煜贈爵加監司卹孤廕似續卽今綰銅章茹淚抱
遺錄凜凜生氣存耿耿丹衷篤在天如日星在地
爲嶽瀆荔丹蕉復黃廟祀灕江麓濡毫作此詩慷
慨歌當哭

講堂按華陽國志文翁立文學精舍講堂作石室顏有意記翁立講堂左右開溫故時習二堂復作禮殿今錦江書院在成都城南卽石室故址歲久堂漸圮甲午夏五吳白華學使議新之是歲九月落成同白華作○原採

乾隆壬申進士四川按察使顧光旭晴沙金匱

文翁啓石室教化盛西漢當時詔立學猶未及郡

縣僻在西南夷何由
禮殿旁舍左右生二
則創見迭經兵燹後
熙朝復此闢書院今我
王師尚南征將士未休戰
仰二千年廢興凡幾
張叔與相如詣京問
先記曰惟其師端本
皮弁伊昔示敬道畫
垂衣坐清晏多士觀國
不出循吏傳高揖文
訪石室故址 續增
禮殿跡已銷講堂趾
溉是邦服俗移西南
猶在俎豆揚莘莘西京澤斯
仰都會子雲字體奇長卿武
心內誰知黼黻才實
著風裁受經與草元
歌幸無昧森森相映
恧見鴻都概代興有

乾隆癸未進士 四川學使 吳省欽 冲之 南滙

觀冠冕授受升講堂俎豆崇
堂東西面其制猶成均其名
遺址荒江甸敷文極
二三子作新仍舊貫
我武會止戈斯堂行釋奠俯
變蜀中文章藪誰是升堂彥
乘傳蔚然起淵雲文彩相後
發慮憲鼓篋集諸生祭菜服
壁有餘絢況今治術隆
光昨奏鹿鳴宴欲使風俗淳
翁庭永懷李冰堰

旋吾將此釋菜

書院講堂落成 續增 吳省欽

仲翁營講堂名載常璩志所講詞紛綸豈止春秋弁髦棄太守來自舒築舍等義是時黃老崇儒術弁髦棄太守來自舒築舍等居肆温故與時習左右象麟比前有石柱聳旁有石室庀復選十八生受經遣東詣羣遊博士門鄒魯盛不啻長卿浮薄徒猶闡七經秘而何傳儒林蜀人無一二遺踪搆書院風雨近頹廢雅懷高眺修深痛獻賊燧飭材垂一年望古耿百世豐碑付孱筆遠媿廟堂記往聞孝經成紫微降天際已有講堂稱說緯大盲昧茲堂殆初祖四大等苗裔鴻生拾級升數典戒忘墜早求鹿洞規次抉鵞湖蔽禮殿共低回詞章特餘事

講堂示書院諸生 原採 吳省欽

靜女守沒粧美人照炫服所尚雖不同禮義先自淑經術宏漢京一掃猱秦毒祈嚮非大醇相誘在利祿儒生生

盛朝豈貴老岩谷實至名自彰本荒末乃逐園令東

受經斯語自秦宓何如張七車春秋通比屬之欲切

文翁舊精舍頗慮草蔓鞠適來棟宇新載考講堂

躅東南卽泮宮禮殿溯傳續生等生是邦懷古心

肅穆恂恂鄒魯風赴赴巴渝俗趨慕一以歧吾道

遽貽辱因念治蜀賢抗顏媿幽獨

人日招同笠湖澹園秋漁晴沙集扶雅堂分韻得

言字 續增

吳省欽

服官喜餘暇矧乃春序喧得朋樂同類矧乃鄉曲

敦吾儕重人日日往人則存今人不古若今日古

所論牀頭酒新熟一笑開南軒細草萌壤堦幽鳥

窺小園客酬主再獻引錢長源源肴核何必嘉禮

數何必煩肝膈舉傾吐可默時可言雖無絲與竹

習靜知道尊亦無監與史觀禮知色溫暮歸期蚤

聚後會庸勿諼

薛濤井 原採

吳省欽

校書推曹郎乃有良家女塗粉兼掃眉芳徑動軍

府錦江春色多閉門枕江滸長波染短箋紅采映

霞縷裁書固慇懃得句亦姌嫵英英桃杷花晛晛

鸚鵡語志墓得鉅公豈眞爲歌舞人去井到今井
存人益古湛然林竹邊汲綆禁攜取載訊碧雞坊
吟樓少遺礎

錦江舟發 續增

霜降葉未丹背郭逗寒色閣鈴語天風送我契閔
黙江流枯一綫邊絶鷺鳥迹漲痕膩青黃霞影幅
朱碧茅茨三數家歷歷水南北湍迅行轉紆溜寸
舟則尺以此詫下灘日計里不百何當瓜蔓生發
機快電激會遇知有由遲遲泛安宅如逢漁釣師

吳省欽

投竿晚佐食

蜀錦續增

開國尊蠶叢授時習蠶市迢迢天漢間占星粲遐
邇夜來支機石落地詫恢恑其城名錦城其水號
錦水水波如練明濯錦遽增美綜染匠作窮輸募
院司倚側開九璧郵雜組蔚霞起作貢答暈繁告
身盤毬委折枝與象生到眼眩金紫蕃馬千百羣
折換數難紀論價壓花羅馳聲先粉紙遨牀多士
夫纏頭誌歡喜豈知寒女梭軋軋殺十指我觀布

帛饒賓賤載前史黼黻推卿雲大文廣衣被斐成
雖燦然所貴豈在此
國家罷錦官匪直戒淫侈纂繡害女紅不寒政攸始欲
求七襄報頗媿九張擬白賁筮邱園闇然貴貞履
謁北地王祠續增
四川安岳令洪成鼎悔翁應山
痛哭辭朝日全家授命時奸賊老譙周何不手誅
之丞相不可作錦城豎降旗烈哉北地王千載增
傷悲
夢朱霞堂名雲煥江陵舉人令永寧罷官主講潛溪書院○續增

乾隆庚辰舉人廣東陽山令潘元音希聲邑人
平生不善飲而好結酒友平生不善詩而好結詩
叟桓桓徐藎齋達縣舉人和州別駕知已稱寡偶佘子八斗
才我輩牛馬走雲谷與雨村張雲谷邦伸漢州舉人固始令李雨村調
元緜州進士廣東學使曰予有先後海南范老子范約齋南海布衣
青眼獨在某手持一卷書面目深黑黝最後朱霞
堂多聞探二酉有時爲文章外孫而虀臼詩也發
性情醉翁豈在酒當其訂交時相期傳不朽如何
五六年十去已八九或作千里思或隔十年久或

歿於道途或終於田畝遂令矍鑠翁對之生抖擻
夜月與春風夢寐無何有就中雨村雄數來訂可
否霞堂去匝月昨夜亦握手橘宇押新詩居然各
一首其義或有託其端不可叩我誠愧在心子眞
不我負幾卷殘書在其子未必守何況草元成果
覆醬瓿不嗟嗟奈子超徐盡齋子零落如敗柳及早好
歸來免作喪家狗庶幾錦江頭人稱三黃耆

題潘東庵先生湟川解纜圖　續增

乾隆戊子舉人　顏菊亭
四川酆都令　瞿琴川

昌黎治陽山千載名不朽極盛難爲繼誰能出其
右先生慕古賢直欲與爲偶五年撫字勞甘棠遺
澤厚謝病賦歸來陽民失慈母卧轍復攀轅黃童
兼白叟披圖見民情欲從使君走使君得民心庶
可對我

后吾儕學而仕所學弗可負子亦宰南賓得似陽山否
達人貴見幾戀棧必取咎媿予蓴鱸思竟落先生
後

神交篇次紀夢韻并序　潘陽山先生癸亥初冬
初七初夜忽夢故友童山李觀

察糞堂忽聯句忽乘板輿去餞之弗反顧忽覺
齒頰猶嘖嘖送之自厓返五字不置蓋童山以
是日撿諸幽忽紀夢忽舉以示煥噫異哉因思
古如元白如皮陸如玉溪飛卿柯古三十六皆
然陽山則過之噫異矣境無間幽明時無分夢
覺踰雷陳之膠漆韓孟之雲龍柳又遠甚少陵
云文章有神交有道不異也爰賦神
交篇謹次第其韻而學步焉○續增

乾隆辛卯舉人
四川永寧縣 朱雲煥霞堂 江陵

正叔詩善贈安仁筆工誄先生雙吮毫中書一揮
几味四徹中邊情深見表裏月明小星稀雲揚大
風起蜂衙眞湍潮蜃樓幻成市翰林詩尚存太白
宿未死木落花又開鏡空水還止惜陰隙過駒流

光迅於駛雪疊羅江滑風舒錦江淚見短長在寸
聞寡多則咫想奇入非非語平或是是面朋如之
何心友良有以存沒了不關將迎曷云已昭文忘
我吾孫武知彼已峯立高且深潭澈清見底善交
益多多神契聊爾爾鶴歸三千年鵬化九萬里唱
酬管聯斑淋漓墨盈紙交久敬不衰朋亡夢如此
哉岌高士冠砥矢君子履車下戴笠人渡須招舟
子仰攀干青雲俯盟誓白水君眞斯人歟吾聞其
語矣

出南城遊小天竺地係士秋汀觀察購募築成亭館爲浙西同鄉公會游息之所

○續增

乾隆壬辰進士 蔡滄雲

四川學使 李 蔡滄雲長洲

春風拂衣袂行行出南門歇馬小天竺結構成名園花木滿幽砌雲烟做虛軒有亭倚巖上翼然覆林原樂春春可望亭名樂春遠郊及近村際茲碧天淨已見綠陰繁風光好二月桃李盈墻垣濃香弭際度幽鳥枝頭翻栽花花入座有觴曰人與花無言載花坐久渾忘倦不知春意温斯地重風雅太原古誼存還淳更激薄梓桑細考論歸來詢所自歡然話

壬辰補刊

暮春東郊即事續增

乾隆甲午舉人 劉元堂肇伯邑人

朝昏惜無同遊者佳趣開青尊

陽春有酒徒天地毋乃窄既醉復何爲浩歌春與迫興盡復來歸古道餘松柏松柏何青青下有幽人宅曲徑春風細空庭纖月白感此倍淒清誰爲歌晨夕

岑公橋懷古并序不治古蹟無存里人於寺前建橋題曰岑公以表忠也子偶過焉因成懷古一首○續增

乾隆丁酉選拔銅梁縣教諭 鄧士品修來東寧寺有漢岑壯侯墓久荒

驅馬過東寧曲澗清渺瀰碧血已無踪芳名長播
此憶昔岑壯侯漢書本傳彭薨謚曰壯侯煌煌垂漢史寄身戎
馬間一旦遇知已征蜀亦何神晨夜二千里廣都
馳精兵成都近尺咫俱見本傳彭亡彭果亡彭所營地名彭亡是
夜爲刺客所殺長瘞山之坻丈夫重報恩溝壑常自矢策
勳畫雲臺雖死猶不死述也謂公孫述今何存魂兮傳
奕禩惟憐古墓留却少豐碑峙蕭條橋上風嗚咽
橋下水長嘯懷古人古人呼不起

謁川主廟原採

廩貢生 邵 墪安侯鄞縣

天一濬靈源源經羌地遠東至於岷江利導禹功
顯沫水尚爲災橫潰或不免於惟神父子疏瀹法
稱善離堆鑿其阻水怪力誅殄內外穿二江灌溉
留畦畎銘曰深淘灘繼以低作堰六字勒貞珉垂
爲金石篆陸海慶安瀾受賜良不淺此是萬世利
允宜隆祀典
熙朝念豐功王號由之展祠宇遍蜀邦像貌榮衮冕
德苟能及物沒世猶繾綣我從錦里來再拜舒愚
悃江流自沄沄王靈自宛宛

宋潛溪墓續增　邵墅

元時曠世才首應推學士亦常用薦擢筮易貞不
宇洎乎高皇時文臣稱寡二博通今古間幸制在
臨事檢閱則有餘不相非無意移疾解組歸安居
猶蒙賜金華老翰林曾入帝夢寐恩榮鮮克終茂
州遠編置何不慷慨爲竟受和棄累遐邇聞鄉名
可憐長捐棄一棺葬龜城改遷華陽地古道幕烟
寒臨風爲灑淚

遊江上靈宮續增　乾隆癸卯舉人　邑令　董淳　樸園　鄒縣

江上闢靈宮宮門枕江頭江水日浩蕩空門自深
幽有僧來卓錫坐看大江浮一餅兼一鉢自足任
優游詩延社客賦書待籠鵝求我來東郊外茲地
頻淪留知僧渾脫俗意不在丹邱古來逃禪輩喜
與浮屠儔香山暨東林人盡第一流借禪作小隱
日偕名士遊不見三笑圖佳話傳千秋徧詢衆緇
衣曾曉此意不

秋日登同慶閣一名白塔蜀郡自教匪蹂躪以後元氣未復流離轉徙者尚多不覺於登高時觸目有感○續增　候選知縣　董大椿　茁附　鄒縣

天高秋氣爽巍塔躡屐上青天不思尺乾坤一俯
仰登茲翻百慮撫時慨以慷頻年苦征戰世路多
魍魎穰穰衆黎烝萬里苦飄蕩衣食能自給十室
無三兩觸目長歎息悲憫繫吾黨亦有同遊人方
幸心目廣繁憂恐無益何如樂間做志士多悁勞
生性固難强山橫氣鬱律江流勢泱漭浩歌聊自
遣山林寄遐想

題節孝詹氏傳 原採

嘉慶巳進士 譚言藹 靜山
翰林院編修 安岳

潔若瑤池冰清如古井水堂然一片心匪他亦如
是從一適所天何論久與遞新婦倏孀嫠情誰能
甘此變起倉皇間殉夫竟無取夫死兒未生兒生
夫不死攸以兒女私斬絕宗祧祀夢熊占憶夫徵
蘭誕遺子抱子告夫靈方寸亂悲喜妻道從此成
毋道從此始中歷三十年苦節知何似兒身如夫
長太學爭相友授室甫彌月掃墓走千里卓然賢
孝行厥教本阿母丸熊與畫荻惜未類傳耳慈竹
餘春陰湘筠漬淚雨落落標襒音昭昭記女史更
築懷清臺千古光鄉里

華陽縣志卷三十九上

藝文　詩七古

乞彩牋歌續增　宋乾寧進士第兩川宣諭和協使判官　韋莊端己杜陵

浣花溪上如花客綠闇紅藏人不識畱得溪頭瑟瑟波潑成紙上猩猩色手把金刀擘綵雲有時剪破秋天碧不使紅霓段段飛一時驅上丹霞壁蜀客才多染不供卓文醉後開無力孔雀銜來向日飛翩翩壓折黃金翼我有歌詩一千首磨礱山岳羅星斗開卷長疑雷電驚揮毫只怕龍蛇走班班

布在時人口滿袖松花都未有人間無處買烟霞須知得自神僊手也知價重連城璧一紙萬金猶不惜薛濤昨夜夢中來殷勤勸向君邊覓

益州州學聖訓堂續增　景祐進士殿中侍御史　何郯聖從成都

益爲藩捍西南隅物重地大稱名都擇守來頒茲土政治人頗與他邦殊蹉跌一有戾條教便宜皆得缺黥誅羣姦帖息不敢動無復弄兵覬穿窬任威或謂一時事立政恐非長世圖豈無達識究是否重在改作徒嗟呼仲翁文翁字裔孫有偉度敢決

不以常文拘當官勇欲除弊法伊憂內惻仁心孚
視人無異遠方意威刑惠政還相須始時歲荒力
賑救坐使餓殍成完膚既而爲俗思根本其在立
學陳師模大開儒庠務誨導秀民聳慕紛來趨遂
言講署鴻生職使演經傳傳諸徒奏函一上問法
座詔劄卽日來諧俞詔云信汝辦治蜀緩任威罰
先文儒公心感激佾上賜刻在金石尊神謨覆之
大廈牖美稱且久傳者期無渝邦人承風爲盛事
觀者塡道來于于嗟嗟多士其聽命勿卽邪徑安

夷除師無訛聖生率教信尙姬孔尊唐虞施之鄉
黨厲雅俗仁誼得以相持扶漢皇初始盛文學起
自蜀國行中區本朝教化視三代建元安可爲齊
驅吾君訓辭諭萬里義均盤誥茲宜敷吾守教本
樹一國學成洙泗相涵濡臣謀君從協大義聖哲
倡和眞同符欲歌盛節示萬古才不逮志嗟其愚

府學十詠錄四首餘見各體○續增

元和進士 中玉
吏部尙書 李 石

禮殿漢人祀周公爲光師故鍾會記云周公禮殿
范蜀公鎭云屋制甚古非近世所爲秦漢以來未有也內翰王素云其屋制絕異今制惜其古不敢改作○續增

蜀侯作頖錦江湄先聖先師同此室巍然夫子據此座殿以周公名自昔聖人兩兩如一家均是周人先後出東家想見中夜夢猶與公孫同衮舄斯文授受乃關天不爲漢唐加損益我來時一作時來視俎豆事重是漢人斤斧迹漢宮制度九天上散落人間此其一多因豐屋起戒心獨此數椽緜歲歷規摹嶫嵲東魯似氣象縹緲西岷敵竹松猶是斯干詩風雨方知隆棟吉雖然漢獻來至今閱時已多駒過隙中間豈無鳥鼠慮妙斲不知難輒易工

師不揆亂如麻敢向殿門言匠石詩書譬彼尙闕文後學如何補遺逸祖龍非意竊登牀蝌蚪有心來壞壁舊章僅在命如絲誰勤吾詩勝丹漆

左右生題名或云江陽寧蜀遂寧晉原以晉志考之江陽蜀置寧蜀遂寧晉原皆宣武平蜀後置　范蜀公云西漢時諸生姓名文學祭酒典學從事各一人司儀主事各一人左生七十三人右生三十人可考者僅百許人亦載於歐陽文忠公集古錄中○續增

李石

蜀道雖遠天之涯蜀人只隔水一巴自從文翁建此學此俗化歸齊魯家頖林春風桑椹熟集鼓坎

坎聞晨撾諸生堂奥分左右相比以立如排衙九
牧之金充歲貢搜出精鑛遺其沙卿雲襄武皆蜀
秀虎豹各自雄鬚牙兩京得人廣數路忍使邱中
置子嗟不然題名百許輩無一顯者何謂耶我亦
典學老從事試向座中尋孟嘉庾亮使孟嘉爲勸
會人士率多時彥褚裒問亮江內有孟嘉其人何
在亮云在座卿且自覓今左右生有典學從事意
亦嘉所
官也

禮殿晉人畫者舊傳云西晉太康中益州刺史張
收畫而東晉王右軍已有書問蜀中
事知有漢時講堂在知畫三皇五帝以來人物
精妙欲因摹取得廣異聞則疑非收輩所畫耳
然畫之後先既無可考則當以收爲正嘉祐中
王素命摹寫爲七卷總一百五十五人爲成都
禮殿聖賢圖蜀守席益又嘗摹其容貌名位
可別識者一百六十八人于石經堂○續增

成都名畫窟所至妙宮墻風流五代餘軌躅參隋
唐其間禮殿晉畫爲鼻祖未數後來鴻鴈行畫者
果誰歟或云名收人姓張右軍問蜀守墨帖來縑
緗乃知前輩人不愛時世糙范瓊杜措李懷袞仙
荒佛怪驅喝雷電筆意窺渺茫不若收所畫上自
皮羽之服下至垂衣裳盤古眾支派帝霸皇與王

李石

君臣分賢聖有如虎豹龍鳳分文章視之若有見
日月星辰空中垂耿光聽之如有聞衡牙玉佩鳴
以鏘三古以降歷今世視聽所感猶一堂乃知此
畫有神品碌碌餘子非所望吾道久已屈二氏爭
頡頏豈惟收也見細餘子下尚有公議老我雙鬢

蒼又按元豐郭若虛圖畫見聞志漢文翁學宮在
益州昔經頹廢高昨復繕立圖畫古聖賢之像
及瑞物於壁未知孰
是則與耆舊傳小異

石經堂僞蜀廣政七年其相毋邱喬按雍都舊本
九經命平泉令張德釗書而刻諸石足歲
實晉開運甲辰也蜀守胡宗愈作堂
以貯石經席益增葺爲記○續增

李石

我來一登石經堂從以諸生行兩廡諸生讀書半
頭白問以始終箝不語我聞此經昔中都中郎新
隸乃其祖爾來離亂已亡失楷本僅能傳蜀土蜀
土閩位供掃除獨此仍爲盛時取爲將嚴鎬守重
扃護以繚垣崇邃宇列之學宮豈無意豈但闕文
存夏五大開明鏡別妍媸時扣洪鐘諧律呂後生
不復事丹鉛抵死唯知守藤楮楮字隨口妄蜆覽
黜書分明謬魚魯日月當天空委照盲俗相欺紛

若覩石經雖古奈爾何人競傳今不傳古行行矧
肯捩眼覷蘚剝苔封費撐拄堅鑱僅免飽蟫魚隘
道爭來宅狐鼠此間鄒人儻借問爲問石經誰作
主一作敲門肆訶斥幾度向墻誇傴僂登登閣閣
隱金槌睆耳散空垂雹雨蠔薰煤染聯作卷玉軸
錦裝如束杵豈無一物媚權豪幾紙才堪博圭組
爾之所得固幺麽我則何由寬擊拊一徒只作一
字譌譌至萬千那復數石經之害此爲大縱有鬼
神那可禦憶昔常侍爲博士官守善堂中容接武心

知不是世間書雲漢森然城百堵恢恢帝所有餘
地忍使石經留外府便當聯舸下瞿塘飛上三山
如插羽縑緗舛謬鐫診鐘鼎暗天罅豈容無一補巍巍
玉帝殿中央河洛東西翼龍虎雖然斯文屬興廢
帝既有心天亦許作詩未用擬韓公考篆庶幾追
石鼓

禮殿續增

君不見漢人制作禮殿存法度嚴廣分臯尊祇今
年數不可考刻畫古帝丹青晉晉人遺書刻柱邊

宋進士
知益州
宋　祁　子京
開封

字畫刓缺骨氣全衣冠眞不異閭里事業直笑銘
燕然鏘鏘似有環佩聲七十二子羅磬纓閉藏濁
世如有待開眼今日觀文明陳倉石鼓歸辟雍大
成門閥何穹崇安得貌取禮殿制大學西有宣尼
宮

石室續增　宋祁

君不見西漢文翁爲蜀守蜀學不居齊魯後諸生
競欲保翁名石室鐫磨貴難朽東漢高公又幾時
爲作石室還如茲至今二室堅且久文公高公名
不衰世間可傳爲鐵石石終可泐鐵終蝕古人好
事留其名石室存亡竟何益漢水沈碑知在不叔
子名存空峴首安得眼看石室銷要知二子名終
有

伏日會江瀆池續增　宋進士第樞密副使　田況　元均信都

長空赤日眞可畏三庚遇火氣伏藏溫風泱泱鬱
不開流背汗浹思清涼江瀆祠前有流水灌溉蓄
洩爲池塘沈沈隆廈壓平岸好樹蔭亞芙蕖香登
舟命酒賓朋集逃暑大飲忘清觴絲竹聒耳非自

樂肆望觀者如堵墻吾儕未能免俗累近日頗困
炎景長今晨縱遊不覺暮形爲外役暑亦忘豈如
高齋滌百慮危坐自造逍遙鄉

重陽日州南門藥市 續增　田況

岷峨磅礴天西南靈液秀氣中潛含草木懷富百
藥具山民采捋知辛甘成都府門重陽市遠近湊
集爭齎擔市人譎獪亦射利頗覺良惡相追參旁
觀有叟意氣古肌面虷瞴毛鬣鬖賣藥數種人罕
識單衣結縷和風嵐成都道士足傳記觀誡之外

多奇談盛言每歲重陽市屢有仙跡交塵凡俗流
聞此動非覬不識妙理徒規貪惟期幸遇化金術
未肯投足栖雲嵓予於仙神無所求一離常道非
所躭但喜山民藥貸售歸助農業增耡芟

臨別成都帳飲萬里橋贈譚德稱 續增　陸游 務觀 山陰 賜進士 夔州通判

成都城南萬里橋蘆根蘋末風蕭蕭映花碾草紅
車小駐坡驀澗青驄驕入門翠徑絕窈窕臨水飛
觀何苕蕘判無功名著不朽惟仗詩酒寬無聊清

霜早已足雉兎微冷便欲思狐貂喜看縷鱠映盤
著恨見斫蟹加橙椒坐中譚侯天下士龍馬毛骨
矜超遙烏犀舊紵謫仙樣但可邂逅不可招今年
一戰馘餘孑風送六翮淩青霄美人再拜乞利市
醉墨飛落生鮫綃我衰於世百無用十年不趁含
元朝華纓肯傍蕭颯鬢寶帶那束龍鍾腰視君好
去事賢主日望分喜來漁樵遊談引領亦細事寄
酒且解相如消

芳華樓賞梅 續增　　陸游

素娥竊藥不奔月化作江梅寄幽絕天工丹粉不
敢施雪洗風吹見眞色出籬藏塢香細細臨水隔
烟情眽眽一春花信二十四縱有此香無此格放
翁年來百事惰惟見梅花愁欲破金壺列置春滿
屋寶髻斜簪光照坐百榼淋漓玉斝飛萬人辟易
銀鞍過不惟豪橫壓清臞聊爲詩人洗寒餓

故蜀別苑在成都西南十五六里梅至多有兩犬
樹夭矯若龍相傳謂之梅龍予初至蜀嘗爲作
詩自此歲嘗訪之今復賦一首丁酉十一月也

續增　陸游

昔年曾賦西郊梅茫茫去日如飛埃即今衰病百事懶陳迹未忘猶一來蜀王故苑犁已遍散落尚有千雪堆珠樓玉殿一夢破烟無牧笛遺民哀雨龍穩臥不飛去鱗甲脫落生莓苔精神最遇雪月見氣力苦戰冰霜開羈臣放士耿獨立淑姬靜女知誰媒擢傷雖多意愈厲直與天地爭春回蒼然志氣壓桃杏笑我白髮心尚孩微風故爲作嫵媚一片吹入黃金罍（按呂及之梅林分韻詩云去城十里南郊外陸游詞題亦云成都城南惟此云西南十五六里雖其說不一而凡屬城南即邑地故錄之）

過浣花感舊遊　續增　陸游

憶昔初爲錦城客醉騎駿馬桃花色玉人攜手上江樓一笑鉤簾賞微雪寶釵換酒忽徑去三日樓中香未滅市人不識呼酒仙異事驚傳一城說至今西壁餘小草過眼年光如電掃正月錦江春水生花枝缺處小舟橫閑倚胡牀吹玉笛東風十里斷腸聲

初春出遊　續增　陸游

春風初來滿刀州江水照人如潑油犢車芳草南
陌頭家家傾貲事遨遊萬里橋西繫黃驃爲君一
登散花樓半年長齋廢觥籌興來忽典千金裘小
桃婀娜弄芳柔紅蘭茁芽滿春洲壚邊女兒不解
愁翻草纔罷還藏鉤可憐世人自拘囚盎中乾坤
舞蜉蝣百年苦短去日遒問君安用萬戶侯

遊合江園 續增

陸游

朱朱白池臺間好風妍日開未殘我來覓醉苦
草草常恨不如花意閑山鳩飛起亂花落下上青

林穿翠壑世間動步卽有拘常恨不如禽意樂人
言功名恐不免我願徜徉娛歲晚熟汁淫書理白
魚何如縱獵牽黃犬成都四郊如砥平安得雙鞬
馳出城輕飛塵起望不見從騎尋我鳴騶聲

普通山距府東十數里青州禪師洪杲道場也自

龍華歸過之棟宇頹落僧徒鄙野良爲可惜是

夜雨大作因書所聞所見爲長韻 續增

知嘉州 何耕 道大 温州

錦城之東山培塿突起伽藍壓山口入門氣象頗

不凡在昔規模定非若黃絹碑詞著眼看侯溥作碑詞本末頗詳

青州老衲知名久自披榛徑結茅屋不剪霜鬢散蓬首市門有女奉巾盥衣褫無花生穢垢府娼道玉從師落髮人或譖之至今一轉鴝鵒語翁人呼鴝於王建建鞠之竟無他鴝爲連黠七有問師者云如何是連黠七師云屈指數不及地上無踪跡故云散作四方

獅子吼祖燈寂寞何人繼寧堵岩巖惟鬼守法席草長深沒膝僧榻屋穿光見斗似聞占籍多衍沃此山寺常住田聞亦不薄合選名緇振頹朽我來不覺三歎息眼底盡空諸所有自開麤席掃塵拿聊寄閒跟憩

奔走夢回中夜雨鳴檐臥聽東風寒入牖明朝散步轉山脊好語相呼聞夜叟抽芒已見麥飜浪搗麨懸知香滿手須臾日影散林樾絢練春光被花柳僕夫催歸屢不應景物殊佳寧忍負出山騎馬更躊躇乘暇應須重載酒

郭信可隱居詩錄二首餘見各體○續增　何耕

龍洲

門前大江何渺漫昔人飲牛水爲乾水乾龍逝亦其理近在咫尺聊泥蟠魚蝦玩侮獵獺笑縱有靈

怪誰當看德人問舍獻吾境使爾築室相遮欄坐
令異類皆屏伏恃有此耳差少安却紹朱綬去監
郡遺我守舍良獨難昨來過門恍如夢龍致此語
催歸鞍先生不信反不笑謂我饒舌狂豐干

虛舟續增　何耕

君不見江皐車馬紛相送巨艑戔戔船載重西南
使者解官歸水淺著河牽不動如君才具豈多得
令侍光明參法從胡爲淺灘著虛舟頻省胸中大
空洞問君此意竟安在欲說同人誰與共山林鐘

鼎不同轍繫岸載江隨所用八窗宵宵淨無塵一
水泠泠清可弄何當抱被過君眠分破江天幽興
夢

馬俑

浣花溪續增

浣花溪邊濯錦裳百花滿潭溪水香寶匳散盡行
霜戟草秣匹馬不可當當時濯衣只偶爾豈似奴
履張子房烈烈遽見徹此蜀喪亂懷爾徒悲傷年
年春風媚楊柳綵纜掩婢雲霞張溪邊遊冶紅粉
娘了不識千空悠颺采花蕩槳不歸去莫隔烟水

眠幽芳

信相院水亭續增　紹興狀元左朝奉郎馮時行當可巴縣

青天行月月行水水月相去八萬里天公大力誰能移月在水中天作底我心與月明作兩月行本在青天上雖云佛說我別說恐落衆人顛倒想少城城隈佛宮闕客哦水月僧饒舌三峽水寒梅花時起予對月賡此詩

送圓悟禪師行脚續增　寶元戊寅進士端明學士范鎮景仁邑人

觀水莫觀汚池水汚池之水魚鱉舁登山莫登迤邐山迤邐之山草木稀觀水須觀滄溟廣登山須登泰山上所得不淺所見高工夫用盡非徒勞向方幸有選佛地好向其間窮妙旨他年成器整頹綱不負男兒出家志大丈夫休擬議豈爲虛名滅身計百年隨分覺無多莫被光陰暗添歲成都況是繁華國打住只因花酒惑吾師幸是出家兒肯隨齷齪同埋沒吾師幸有虹蜺志何事躇躅溺泥水豈不見吞舟之魚不隱舁流合抱之木不生丹邱大鵬一展九萬里豈同春岸飛沙鷗何如急駕

千里驥莫學鷦鷯戀一枝直饒講得千經論也落
禪家第二機白雲長是戀高臺暮罩朝籠不暫開
爲慰蒼生霖雨望等閒依舊出山來又不見荊山
有玉名瓊瑤良工未遇居蓬蒿當時若不離荊楚
爭得連城價倍高

空山歌 續增

元 侍講學士 虞集 伯生 仁壽

高空之山聶公宅稚川作圖纔數尺秋天薄雲千
仞表春雨喬林百年物憶昔侍郎鎮成都將座盈
庭賓客趨錦官城外笳鼓發駟馬橋邊古蓋車先

廬舊在小東鄰丞相祠前同寂寞嚴公同訪杜陵
家退之亦到淮西幕戎裘嵯峨久不歸江水娛人
秋日暉坐看蓬萊變滄海自古城南天下稀公子
親迎陳氏館我初至撫猶弱冠看君揮翰甚風流
豈想重逢鬢毛換君言中間一再來數見先公胸
次開鶯花風雨必求友水竹園林持酒杯嗟予晚
歲始能退寧有文章驚海內平生不受簡書畏放
冢高致君應最圖中山色積翠濃雖欲舍子將焉
從蜀人相如最能賦行倚山木歌高空 按虞剛簡墓誌云嘗

築室成都之合江以成雍公未遂之志曰滄江書院集詩云先廬舊在小東鄗指此也惜遺址久廢

錦津舟中對酒別劉善充 續增 正德辛未進士翰林院修撰 楊慎 用修新都

錦江烟水星橋渡惜別愁攀江上樹青青楊柳故鄉遙渺渺征人大荒去蘓武匈奴十九年誰傳書札上林邊北風胡馬南枝鳥腸斷當筵蜀國弦

同慶閣春眺 續增 國朝乾隆壬戌進士順天府尹 顧汝修 息存邑人

巍然傑閣俯滄浪川西景物鬱蒼蒼登臨乍可開懷抱正值遲遲日載陽百萬人家佳氣合欣榮草木生輝光浪欲起時麥苗綠色如金處菜花黃紅

者夭桃白穠李風前裊娜柳成行烟開遠樹層層出氣含百和冉冉香土膏由來千里沃況乃兼旬細雨滋百昌遊子窮目力四顧屢徬徨十分韶華寫奧壤大造一一譜羣芳就中幾人燕許筆對此齊傾錦繡腸峩眉玉壘遙相望烟巒雲岫兩茫茫青城洞口十丈樹將軍眞不愧花王江流東下何湯湯清晨濯錦暮瞿塘海內吳楚稱澤國源頭活水注汪洋山川如此堂哉皇鍾靈毓秀豈尋常丈夫自命當何許區區揚馬擅詞章論才誰可稱王

佐南掃妖氛憶武鄉

輓倪公殉難詩續增

顧汝修

予家醉古山房裏小叩柴扉無俗士兒時獨見倪先生冠裳肅穆對先子談笑不矜意氣雄修飭特名錦官里先子言公昔趨庭雞鳴盥手親案几淵源式轂罕異聞立身事君撮大旨公常床下拜提撕犖犖古人心自擬早歲文章拔賢書客館奔馳垂二紀世味經多骨彌遒一官慷慨蠻方死死公半是不男兒還教恨咽雙江水終能大節炳日星

多少清詞揚清軌當年浩氣浩如生稽血淋漓欲滿紙投玉炭爐難消磨至今張許竟同祀作者盡鏤鐵心肝我從抱膝窺端委乃知人豪非口舌空負英雄何太侈先聖有言不我欺求忠孝門良有以長歌激烈動壯懷月白天高西風起

輓倪公殉難詩續增

鄒一桂 小山

歲寒識貞松遇變昭耿節幽獨蚤自盟綰綬期報國粵西邊地俗支離義寧大令心金石苗猺扇惑連楚氛敢拒

天威橫豕突計擒不就請征勦兵壓雙江驚斂跡誰歟
反覆主撫綏竟委忠腸甘虎穴羣兇得吏如獲珍
孤臣視死如歸宅幽槭饑軀土埋膝裂眦罵賊口
噴血百毒千糜志莫回肯比瓦全寧碎璧印篆先
從間道歸慷慨從容兩無匹睢陽齒斷常山舌義
寧之貞允堪埒三軍定後贈卹優千載忠魂血化
碧彭公作傳風雨飄展讀猶聞鬼神泣

乾隆丁巳博學宏詞
翰林院檢討　張　漢　石屏

輓倪公殉難詩續增

雙江哀哀還泣泣不成聲淚沾臆江水嗚澎澎聲
聞亦悲咽嗚呼哀哉誰使倪公至此極不使殲以
威迺使諭以德不貲之身投虎穴賊逼公使降掘
土埋公膝矯首望長蒼罵聲激林樾捶齒斷舌刳
腸裂尸投潭窟情狀上我
君震悼爲輟食葬祭贈一官廕子酬公節我聞公之生
也好古讀書慕忠烈書玉界尺丹心捧日押署如花
盡忠爲國此行遂平生公遭亦太厄雖然事後論
人皆哲倪公愚不可及令當日辭不往未爲怯往
見幾微服匿存身圖戰功匿影成一擊屈原之過

過而忠楚魂至今招不得嗚呼倪公楚魂至今招
不得

輓劉將軍全家殉節詩 續增 羅忻

烏蒙陰譎肆縱橫劉公驅馬入賊營可憐力盡孤
軍破將軍被創戈難荷忠肝義胆自從容大節不
教小醜剉潑墨伸毫寫壁中大書疾書氣概雄數
行遺語血染指一點一畫生悲風更有妻妾及二
女誓與將軍同一死男死忠兮女死節貞魂皓魄
逐雲起於戲邊閫一家人惟知重義不重身堪羨
殞石頭趙氏夫妻沒湖口前踪往事幾千年又有
劉公續其後又不見天上月海底波清光玉色照
銅駝月或缺兮波或竭節烈芳名永不磨

忠孝由天性況兼讀書認理眞君不見卞家父子
南臺寺 寺在成都府南關外本獻賊將臺○續增 張越凌霄漢州
南臺寺距錦江陽相如鼓琴前播芳二千年來地
流血迴瀾中折天悲涼勝國崇儒重科甲逆賊切
齒鐫衷腸詭言取士強羅致違者威迫加銀鐺筆
硯成山供蹂躪比之秦坑尤慘愴哀哉文士一時

盡啾啾鬼哭悲青羊縱兵抄掠更四出搜囷薰穴
無遁藏屠戮之酷名不一雪鰍貫戲難細詳眼看
妖運終川北全川處處嗟淪亡
大兵南下羣寇散治安首策先農桑迄今
大化覘翔洽風教還同齊魯鄉試按舊吏定功罪首禍
厥歸經畧楊健兒遣調衛鄉土老弱專支郎竹房
大寧開縣雲萬破滄州杜死陳與王秦家女兒饒
勇畧率制不得揮戈揚天摧地裂羣虎鬬空山夜
雨啼鶯鶻百年怨氣生光怪何人鐵筆誅奸強大
斷經聲梵語環筠廊我來錦里訪遺蹟入寺瞻眺
恣徬徨冥心欲說諸天倘清風颯颯吹松篁

蜀樂府　作者四人各四首　歲貢生　王　煓　松麓邑人

荷池引　弔蜀近侍嚴蘭珍也○原採

宮中書法誰第一嚴家女有鍾王筆麗春軒裏最承恩繭紙鸞箋紛絡繹競渡詩成寫未終驚天鼙

鼓王城急國將亡生何益妾身殞妾事畢行過風梳東髮橋回頭東望烟塵偪不受賊奴汚願作魚

兒食浣荷池水深幾尺明年花開色應碧

御溝怨弔蜀近侍齊飛鸞也○原採　王煓

外城開內城開蜀地河山何有哉國君縊王如縊

魂與烈皇悲社稷君王殉國妾殉君仰天一慟慘

烟雲御溝水深清瀰瀰中有玉人眠水底君不見

美人頭椎花面酒可消色不變

銀瓶擊弔蜀近侍許若瓊也○原採　王煓

錦官城頭鼓聲死鐵礮如雷地中起山嶽崩頹悲

徹耳宮門開黃虎來殿庭格磔屍盈階嗚呼蜀王

安在哉阿瓊負痛魂應斷泣竄倉皇逢惡監縛以

獻賊賊稱豔驅立宮中陪夜宴包羞忍恥受賊封

決計殺賊酒筵中眼眸眼底已無張獻忠自顧手中無

寸鐵審視國仇心膽烈隱娘匕首是銀瓶奮力擊

賊賊腦裂賊雖未死魂已攝羣賊顧之咸碗踝右

臂折左臂折倒地罵聲猶未絕肉臠骨碎飛香血

香血飛貞心烈性誰與歸荊軻難把秦王袖豫讓

徒擊趙襄衣都亭殺賊今古稀君不見司農擲笏

擊朱泚忠義之氣堪比擬堂堂大節屬蛾眉荊軻

豫讓空男子吁嗟乎荆軻豫讓空男子

漢殿仙弔蜀近侍李麗華也○原採李麗　王煓

漢殿仙蜀王宣直何處麗春軒鶯疾燕忙詩句好

傳唱滿人間五日浣花溪上渡王有賦誰能步字

裏風霜舍諷喻龍舟晏樂正傳杯誰遣窮奇入寇

來案頭黃紙何爲哉戰鼓急賊焰逼簪珥不療饑

慘見君王縊美人傷絕粒不亡吞金亡直將一死

振綱常何物黠賊敢淫波猖爭殘玉體舞郎當豈

知忠臣烈女骨萬古猶馨香

荷池引弔蜀近侍嚴蘭珍也○續增　乾隆癸未進士直隸通永道　李調元　羹堂　緱州

銀塘昨夜芙蓉泣錦城將染黃巢血一聲鼙鼓動

地來滿宮粉黛無人色妾家華陽十六餘豆蔻花

開二月初曾侍吾王供翰墨肯教辱賊佐校書塵

土蔽天流血水惟有荷花贈無滓誓將亭亭不汙

身對花先向王前死池水瀏瀏今幾春夜夜秋風

吹白蘋烈魂雖杳親書在隻字猶珍衛夫人

御溝怨弔蜀近侍齊飛鸞也○續增　李調元

羣豬進城城未閉城頭大呼屠伯至紛紛宮女出

王宮逃竄不復分雌雄蜀王已縊踹和殿貴妃從
死色不變八角井中二王殉又見御溝女鐵人女
鐵人是何名齊飛鸞而如生可憐身死名不死人
傳姓氏留青史向者奔出誰家女

銀瓶擊弔蜀近侍許若瓊也○續增　李調元

駟車轟轟城門開賊如尨虎天上來黑雲白晝飛
紅雨哭聲震天宮已啟此時阿瓊在何地別藏荆
軻報仇志宮中歌舞夜偏長恨無匕首乘賊睡席
上銀瓶當利刀一瓶擊去腦流膏賊大呼羣賊至
刀兵齊下折兩肘兩肘雖折終完名今日方知許
若瓊

漢殿仙弔蜀近侍許若瓊華也○續增　李調元

天上姮娥月中女降下人間作妃子曾從廣寒宮
裏生尚向逆賊營中死赤眉去黃巾來金粟茹玉
顏頹地下竟無乾淨土仍奔蟾窟上天去

荷池引弔蜀近侍嚴蘭珍也○續增　乾隆丙子舉人四川隆昌令朱雲駿逸溆金置

鮮遭變懼波靡寧沒污泥裏苦復苦兮蓮心潔復
君如九霄露妾如方塘蓮亭亭照初日露氣滋芳

潔兮女士
御溝怨弔蜀近侍齊飛
鸞也○續增　朱雲駿
古井無波瀾御溝亦止水皇后殉帝薨周妃紹懿
軌妾何人斯而敢後死御溝御溝兮俯清流爭光
日月兮願已酬願已酬頭可斷淋漓碧血蜀醪中
貌比桃花心鐵漢
銀瓶擊弔蜀近侍許若
瓊也○續增　朱雲駿
有美人兮誓復讎受僞封兮計熟籌當筵忽奮破
柱雷駭汗如雨賊膽摧司農笏氣逾烈常山舌罵
人出巾幗嗚呼微軀甘寸磔死爲厲鬼誅凶逆
漢殿仙弔蜀近侍李麗
華也○續增　朱雲駿
蘭也志潔兮行芳一時婉美兮齊姜阿瓊尤烈兮
與費宮人翱翔乎帝鄉華追高躅兮絶粒六日吞
金亡闔宮殉難何堂堂于役故宮兮薦桂漿靈之
來兮翠羽明璫蕉兮鹿兮相顧神傷靈之歸兮淚
成行杜宇一聲魂杳茫嗚呼遺烈不泯兮雲山蒼
蒼江水泱泱

荷池引弔蜀近侍嚴蘭珍也○續增　陸炳赤南丹陽

荷羨潔兮蘭亦惜其英相彼美人芬以清韶華一霎春芳歇恨與荷花不同生雖不同生願同死素心化作青浮蘋青浮蘋兮何所托荷池荷池兮愼勿花開又花落

御溝怨弔蜀近侍齊飛鸞也○續增　陸炳

柳鬱鬱兮流水御溝頭有女如花貞以幽黃虎跳梁妾命薄鳳皇已死鸞無儔汚泥不染知蟬蛻儼如皓魄當清秋怨莫怨兮魂悠悠御溝御溝兮從此寒波不許流

銀瓶擊弔蜀近侍許若瓊也○續增　陸炳

有女子兮男子之剛強却卸珠翠脫明璫銀瓶權作漸離筑玉臂旋帶荆軻傷功既無成烹不避丈夫誰如烈女光女丈夫兮氣眞烈銀瓶銀瓶兮若爲匕首應見血

漢殿仙弔蜀近侍李麗華也○續增　陸炳

錦城碎兮何處不塵囂美人絕粒顏色凋玉女窗扉懸弓弢珠簾繡柱繫馬驕生居金屋死何逝應

騎白鶴翔青霄仙復仙兮去無影漢殿漢殿兮葉落梧桐秋自冷

昭烈陵 續增 陸炳

割據猶存漢室喬創業還從匹夫起一時猛士雲飛揚安得大風歌故里阿蒙眼底貌諸侯魏誠不可爭鋒矣落落難復北中興半生壯志窺吳死發憤猶來異後先天時人事頻遷徙符命方欲墮三炎吁嗟漢祚誰爲紀老臣顧命世所無鼎足之間一君子生長深宮六尺孤雖有大德何知數我來

先謁丞相祠祠畔荒陵同仰止當年魚水息交歡寂寞於今飛野雉

同慶閣故迴瀾塔址送秋塘歸里 續增 乾隆癸未進士四川學使 吳省欽 沖之 南滙

橋是弓塔是箭彎弓不射承天殿明季童謠承天殿在蜀干府射到春江江盡頭一髮金焦掛帆片坐君縹緲之飛翥勸君慷慨之離餞君才朗朗照玉山齒少肩差忝同縣生平未識馬背腫細雨騎驢過雲棧半輸山川我酹秋拍手和我謳長謳川東川北路好

在叱馭南摘星如毬防身孤劒徑歸去當世那有韓荆州把袂增歡別增悵菜花風蹙桃花浪知君後夜聽猿聲却望迴瀾在天上

薛濤井歌 續增

乾隆壬申進士 四川大邑令 黃恩錫 素菴 滇南

薛濤井薛濤井汲井調脂繪蜀箋佳人一笑留芳影可惜井水日沉沉風流歇絕到而今脂痕化作巫峯雲飛向陽臺臺上岑臺上岑雲漠漠變秋陰佳人一去不復歸猶見井邊落霞飛霞飛錦水散成綺疑是當年十色紙

北地歎 續增

四川安岳令 洪成鼎 悔翁 應山

勸降已被譙周誤北地捐生憤不顧拚將一死勸君親爭奈君親終不悟只爲奸臣賣國故竄身寧可向南蠻何忍蒙羞投賊去嗚呼丞相出師討賊名王孫殉義鐵錚錚錦城自棄會艾戮恨煞平襄計不成吁嗟乎奸邪攘奪互相催三馬同槽依祿來轉眼劉淵入典午青衣行酒更堪哀於戲昭烈廟北地陪丞相祠同巍巍受禪臺高安在哉

石室懷古 續增

乾隆己卯舉人 河南固始令 張邦伸 石臣 溪州

蜀本天府華陽國文翁特爲開鴻濛成都市中建
石室招選子弟相磨礪高者拔補羣縣吏次列孝
弟除征庸每當行部偕出入見者榮比乘華驄更
擇閒敏有材士詣京受學俾歸通數年蜀風遂大
化文物蔚茂齊魯同厥後淵雲相繼起廟堂巨奏
鳴黃鐘上林羽獵擅著作跨越一代誇豪雄朝廷
取定學官制四海向學皆由公當時公不爲蜀守
僻壤誰復矜愚蒙初平禮殿增式廓石柱題名留
蔡鍾石本九經亦藏此諸生朝夕資折衷金鐘大

公之德尤崇隆允應作廟當石室俎豆萬世傳無
窮

張邦伸

萬里橋續增

濯錦城南江水濶虹橋一望波連天華陽雲樹幾
千里往來時有東吳船憶昔臥龍起三顧欲恢漢
業收秦川七擒七縱奠南土計將北伐迴戈鋌江
東三世民殷富同仇辦賊宻結聯跨鶴仙人擅風
雅國門祖餞何蹁躚萬里之行自茲始橋名從此

垂千年雲帆一葉穿巫峽猿聲天半驚睡眠吳頭
楚尾望不極金焦數點橫蒼烟鳳皇來翔語何壯
寶刀落手輝華筵回首岷峨在天上客星眞共斗
牛懸至今陣圖聚夔口時見光燄淩星躔異哉開
元傳四紀六龍西幸歌青蓮羯鼓樓高橫落葉華
清院冷鳴寒蟬江頭長望復何有鈴聲夜雨悲華
顛古云宴安可忘國一行秘讖非徒然我來策蹇
蓉城道游人雜沓車駢闐雲軺遠通海內外窮荒
祇在闤闠前貢獒貢雉貢犀象車書萬國歸陶甄

始知
聖德周無外聲教不待星郵傳萬里之名何足數永看
王道昭平平

蠶市和東坡韻續增　張邦伸

春風煦物如濟艱一夜吹送生機還百草抽芽蠶
蠕動閨中從此無餘閒成都二月起蠶市游人雜
沓爭追歡街南街北鬻筐箔纍纍堆積高於山購
買豈不惜所費一春之計唯繪紈青樓女兒日衣
錦十指不動風珊珊那知若輩事辛苦坐供力役

甘欺謾安得人人樂耕織淳風一返羲皇年

題溫漢臺爲謝貞女徵詩册　續增

乾隆庚辰舉人
廣東陽山令　潘元音　希聲　邑人

手提玉尺溫漢臺量盡天下八斗才文苑英華都不管收拾忠孝節義歸蓬萊華陽陳氏多奇瑞幼婦完名年十四初來垂髫十一春六禮未成剛問字誰知破鏡分鸞時即作凌霜傲雪志不作歸寧不沐蓬生在陳門死陳地父母姑嫜頗有心大呼無預兒身事病危猶自呼所天幾度扼吭誓不貳檢點千秋何以祔蒸嘗阿翁一一允所請曰余今作陳氏殤更聞乃夫十二夭日咄書空歎未了撫厥弱弟如同胞意在生嗣勤克紹嗟哉謝氏女多奇天下節義出少小題詩費盡錦江才時見江上數峯曉

題謝貞女詞　續增

庠生　佘驤　子超　邑人

翳翳冥色上階墀飛烏啞啞歸棲時忽聞叩門驚客至故人貽我貞女詩翻覆那厭百回讀情愴語

咽令人悲嗟惟謝女年十一短髮垂垂尚未笄冰
人牽作同養媳身歸陳門衿曷施戶庭出入常碍
步鸞鏡分明未一窺方冀異時偕伉儷年逾十五
當舒眉誰知頓隔重泉路欲求見面終無期女心
自白無他志來日天知與地知冥漠百神應鑒佑
隱爲閨閣存風規多病寒風吹虛牖宵分明月照
空帷弟願雙親不忘念小叔生兒作已兒今雖石
火杳無跡生未同衾死則隨嗚呼謝貞女不化鴛
鴦飛比翼定生連理樹交枝

謁宋潛溪墓續增　　廩膳生　鄧學中　祿卿

潛溪祠畔奔湍怒古碣荒涼莽迴互路人遙指叢
林間云是當年學士墓我來沽酒弔夕暉雲鎖東
皋失翠微却幸龍門遺澤在祇今錦水生光輝

石室續增　　廩貢生　邵　墜　安侯　鄞縣

漢石室名始高祖立義非因學藝崇洎乎景帝通
聲教振興儒術有文翁宏敞講堂高置座蜀邦文
物天荒破修明禮樂與詩書精心造士勤督課玉
堂遠近萃羣英大小叩之大小鳴揚子草元奇字

體長卿著賦擲金聲爾日教成未遠古才俊足以
比齊魯能令百世下猶興多士況親沐化雨傳之
其人藏名山入此宇處儀心顏寤寐周情竝孔夢
不惟圖象訂愚頑堂構災後休風墜高眺修時益
以二從此起哀而扶頹兼可顧名以思義只个更
閱幾春秋歷經劫火名空留堂奧無存遺址在蕭
森松柏響颼颼吾謂成毀原有數芳蹤會見復其
故軌模千載示儒宗仰止淵源起遐慕

華陽縣志卷三十九 二

藝文 詩 五律

文翁講堂 續增

唐鄧王府典籤 西川新都尉 盧照鄰 昇之 范陽

錦里淹中館岷山稷下亭空梁無燕雀古壁有丹青槐落猶疑市苔深不辨銘良哉二千石江漢表遺靈

和蜀縣段明府秋城望歸期 續增

天寶進士第 尚書考功郎中 錢起 仲文 吳興

製錦蜀江靜飛鳧漢闕遙一茲風靡草再視露盈條旅望多愁思秋江更泬寥河陽傳麗藻清韻入歌謠

中秋夜錦樓望月 續增

建中進士第 劍南節度使 武元衡 伯蒼 緱氏

玉輪初滿空迥出錦城東相向秦樓鏡飛烟碣石鴻桂香隨窈窕珠綴隔玲瓏不及前秋見團圓鳳沼中

和武相中秋夜錦樓望月 得清字 ○續增

王良會

德星搖此夜珥月滿重城杳靄烟霞色飃飃砧杵

聲令行秋氣爽樂感素風輕共賞千年聖長歌四海清

和武相中秋夜錦樓望月 得濃字 ○續增

賢良方正科
劍南節度使判官 柳公綽 于寬 華原

此夜年年月偏宜此地逢迎看江水淺遙辨雪山重

萬井金花肅千秋玉露濃不惟樓上思飛蓋亦陪從

和武相中秋夜錦樓望月 得蒼字 ○續增

西川觀察判官 張正一

高秋今夜月皓皓正蒼蒼淀水微如練孤鴻迴帶霜

旅人方積思繁宵稍沈光朱檻叨陪賞尤宜清漏長

和武相中秋夜錦樓望月 得來字 ○續增

徐放

玉露中秋夜金波碧落開鵲驚初泛濫鴻思共徘徊

徊遠目清光徧高空爽氣來此時陪永望更得上燕臺

和武相中秋夜錦樓望月 得前字 ○續增

清景同千里寒光盡一年長天多雁過通夕少人
眠照別江樓上添愁野帳前隋侯恩未報猶有夜
珠圓

和武相中秋夜錦樓望月得秋字 ○續增 崔備

四時皆有月一夜獨當秋照耀初含露徘徊正滿
樓遙連雪山淨迴入錦江流願以清光末年年許
從遊

蜀先主廟 原採

貞元進士第 劉禹錫 夢得

天下英雄氣千秋尚凜然勢分三足鼎業復五銖
錢得相能開國生兒不象賢凄凉蜀故妓來舞魏
宮前

建中進士第 西川節度使判官 崔備

成都遨樂詩 注見前五古茲錄二首餘見各體 ○續增

正月二十二日聖壽寺前蠶市 續增 田況 元均信都

蠶繅爭趨利仁園做邃深經年儲百貨有意享千
金器用先農事人聲混樂音蠶叢故祠在致祝順
民心

三月十四日大慈寺建乾元節道場 續增

赤精流景鑠朱夏向清和紺宇修祠盛華封祝慶　續增　田況

多簪裳千載遇鐘梵五天歌遠俗尤熙泰皇猷信不頗

夏日江瀆亭小飲　續增　進士知益州　宋祁　字子京開封

飛檻枕溪光歡言客徧觴流雲消樹影驟雨發荷香新月橙蠶熟庖刀鱠縷長蘋風如有意盈袵借浮涼

避暑江瀆池　續增　宋祁

溪淺容篙短舟移覺岸長烟稠荷芰葉霞熟荔支房枝壘參撾鼓杯寒十饋漿便成寒暑醉官事底相妨

再遊海雲寺　續增　宋祁

十里雲邊寺重驅千騎來天形欹野盡江勢讓山回園木濃成幄樓鐘近殷雷斜陽歸鞅促飛蓋言輕埃

訪楊先輩不遇因至石室　續增　賜進士藥州通判　陸游　務觀山陰

訪客客已去追涼成獨行衣冠嚴漢殿草木拱秦

城古甃蒼苔滑空庭落日明出門還懍恍列屋打
碑聲墻東郎石經堂

月夜江瀆池納涼續增　陸游

微徑荒城曲叢祠野水邊月能從我醉風欲駕人
仙靜看麴螢草遙聞采芡船熱官那有此留滯莫
尤天

謁石犀廟續增　陸游

閑過石犀廟登堂一歎欷江回陵谷變碑斷市朝
非有王蜀時修廟碑銘荒圃連寒壠斜陽映夕霏興亡俱作

夢惆悵跨驢歸

夜登小南門城上續增　陸游

曳杖上江城清宵破二更月回高樹影風壯急灘
聲野艇魚罾舉優場炬火明湖塘正似此回首憶
柴荆予故山在鏡湖之南

曉過萬里橋續增　陸游

曉出錦江邊長橋柳帶烟豪華行樂地芳潤養花
天擁路看欹帽窺門笑墜鞭京華歸未得聊此送
流年

正月二日晨出大東門是日府公宴移忠院續增

成都春事早開歲已暄妍燈尾傳盃後遨頭出郭前

前爭門金騶裹滿野繡輜輧白髮花邊醉何妨似少年

錦城夕續增　明正德辛未進士翰林院修撰　楊　慎　用修　新都

錦波澄霽色丹樓生晚輝江光二流暝橋影七星稀

猶明叔度火未息文君機南陌驂騑度東城鐘漏微

清風亭小坐續增　進士　四川巡按御史　范永鑾　桂陽

閒倚竹床坐清風時一呼隔簾花影瘦傍榻鳥聲

孤搖落多秋思飄零尚故吾無能叨玉律薰吹滿

城都

武侯祠別鄭水部原採　國朝順治乙未進士　尚書都御使　王士正　貽上　新城

白雁三秋候青山萬里橋與君俱絕域此別更魂

消遺廟丹青盡荒陵草木凋平羌江上水相望隔

風潮

謁武侯祠續增　順治辛丑進士　四川蓬溪令　潘之彪　丹陽

海內方龍戰先生臥起遲草廬籌計熟羽扇指麾
奇勳業三分鼎精忠兩出師試看遺像處生氣颯
鬚眉

正月十九日同高澹菴吳曰商遊淨居寺二首 續增

康熙庚辰進士翰林院庶吉士 董新策 嘉三合江

萬里橋南路聯鑣馬首東澄江開曉霧平野散春
風酒暖屠蘇後香殘窓堵中囂塵人境闊清磬落
烟叢

野徑通幽勝禪關敞淨居客來雲水外地想劫灰
餘薜荔頹墻短芙蓉廢沼虛空門且陳迹萬事欲
何如

宋潛溪先生墓 續增

董新策

學士胡來此荒榛塞墓門老罹孫子禍死受帝王
恩異代鵑啼血殊鄉鶴返魂悲涼三百載誰復薦
蘩蘋

大慈寺 續增

康熙丙子舉人 楊岱 東子 彭縣

久廢先朝楊何人禮大慈青苔荒石馬昏月宿寒
鴟不見張蠙詠空憐孟昶碑年年春草綠芳躅與

誰知　乾隆丙辰進士　廣東肇羅道　彭端淑樂齋　續增

暮春懷仲尹弟　丹稜

石室驚時速畫長煖漸加鵑聲來院月春色散楊花

覽鏡形容老懷人道路賒西堂久不夢芳草遍天涯

九日　原採　彭端淑

秋色老前林黃花正發榮好持筇竹杖一上錦官城

山遠重重秀江寒處處清天涯諸弟隔瞻望不勝情

至日郭外早行至東山暮宿山家　續增　彭端淑

一陽來復後郭外曉風涼言向東山去直沿錦水傍

懸知路尚遠却喜日初長薄暮山家宿傾壺醉月觴

錦江書院示諸生　續增　康熙辛丑進士　四川學使　宋在詩　安邑

文翁遺勝蹟石室錦江滸書院即石室故址　士萃一鄉善

書藏四庫奇春風憑汝坐大道待人仔此地多先

哲不才無足師

贈錦江書院彭樂齋院長　續增　宋在詩

舊族稱名久新交恨見遲路迂強仕日歸定晚年

詩渴酌岷江水饑餐石室芝文翁能化俗故國更

相宜

謁諸葛武侯廟 續增 宋在詩

每讀出師表難禁涕淚橫古祠森氣象王佐鬱精

誠管樂非同德程朱有定評作書自戒子後學足

箴銘

輓倪公殉難詩 原採 宋在詩

捐生探虎穴先見自分明舌斷兒殘手人傳勇烈

名

閭閻盡一哭魂魄衛孤城臣分固應爾遑知沒後

榮

南臺寺 續增 乾隆壬申進士 四川太邑令 黃恩錫 素菴 滇南

聞道南臺寺清風滿竹林我遊成獨往地迥愜幽

尋蒼桂雙株老閑花小苑深蕭然留客坐茶話就

疎陰

武侯祠 原採 乾隆甲戌進士 四川大邑令 仲鶴慶 松嵐 泰州

非不樂躬耕拳拳三顧情嗣君如可輔大業詎難

成星落秋風冷祠荒社火明遐陬誠服久猶自說

南征

宿化城寺 原採 處士 奈嶧桐 仲響 邑人

客跡逢初地炎天渾似秋清風回曲巷深樹影虛樓宿鳥窺僧定鳴泉入枕流須知塵以外即此是瀛洲

謁方正學祠 續增 乾隆丙子舉人 四川隆昌令 朱雲駿 逸湄 金匱

毅魄激頹風森嚴古廟中三綱扶隻手十族併孤忠烟樹靈旗影苔階碧色叢成王何處所遺恨滿江東

初泊九眼橋 續增 乾隆己卯解元 何明禮 希顏 崇慶

題柱蓉城外維舟錦水東迴瀾依古岸破浪趁長風萬里程茲始三江道久通村酤新旅況還與故人同

和奈雲谿 驤 却寄原韻 續增 乾隆己卯舉人 河南固始令 張邦伸 石臣 漢州

江上耕烟叟窮經老季長廿年勞著述午夜靜徬徨古瑟流清聽幽蘭耿異香何時偕勝侶重與話西堂

石室即事 續增 乾隆庚辰進士 禮部主事 姜錫嘏 爾常 內江

么鳳飛何處桐花幾度新已卯歲有么鳳數隻飛集院桐是秋子偕李雨村諸君談經思往事扶杖笑陳人月朗蓉城夜風獲雋

和錦水春吾儕二三子載酒莫辭頻

謁惠陵原採

乾隆庚辰舉人廣東陽山令　潘元音希聲邑人

王業信偏安惠陵草木寒豐碑猶漢土疑冢愧曹瞞氣象南陽勝規模白帝殘杜鵑啼恨處應是爲

靈桓

乾隆壬午舉人南溪教諭　李維靜菴縣竹

武侯祠續增

顧廬思不世抱膝志非常孫子皆千古君臣共一堂偏安才未展遺命死難忘漢代森森柏陰連八百桑

乾隆癸未進士四川學使　吳省欽沖之南滙

張秀才能厚小園三首續增

市南垂禮殿幾度奉香來盡卽忍切說隣園好徒催俗駕回門虛隨客欵山假仗人堆點綴非容易多時運賦才

薛荔何年種丹青照一墻平池先架閣陸地忽成梁楮老全腔壞梅枯密藥藏一觴一碁局不礙讀書堂

半畝儒宮地分明畫不成瓶花千百種籬鳥兩三聲水木重研到雲烟四面生縱然邱壑小應古辟疆名

同慶閣 即古迴瀾塔○續增

乾隆癸未進士直隸通永道李調元羹堂綿州

同慶閣雖改迴瀾塔尚傳窗舍西嶺雪門泊下江船竹嘯疑簫吹梶開似火然却憐清淨地登眺百憂煎

過錦江書院觀舊日讀書屋原採

李調元

當年讀書屋依舊隔雙間四十年如夢三千里早還風多窗紙破雨濕壁泥斑不爲烽烟逼重來豈有閒

二月十二日門人陶華春邀予同温漢臺唐鹿園何菊友遊小天竺得詩四首 續增

李調元

心旆常思北局興却向南名雖小天竺地實大伽藍墓掛吳公劍碑高蜀武擔清明期漸近我亦欲回驂

三年吾尚在復見老門生臥病憐初起聞遊勇欲行詩猶摧勁敵書似擁專城甲子無人問惟呼石

作兄小天竺池邊有石
甚奇漢臺亟賞之

前歲風流歇惟餘一鹿園開唇齶乍笑見面棣偏

翻賦笛慚非馬呼盧每憶袁用袁彦道事時鹿園有服那堪同

菊友重看李花繁

吾師原自浙又遇浙中人忽聽鄉音好如同總角

親菜花黃不斷楊柳綠初勻不是輿臺促談花擬

至申

同溫漢臺遊南臺寺續增 李調元

一自南臺火遺碑不復存寒毘僧幾箇突兀佛三

尊寺焚日惟三尊佛未壞見

尊壁間熊中丞學鵬刻石詩竹徑隔高岸桃園深

閉門更無人接引惱殺漢臺溫

弔蜀宮近侍嚴蘭珍續增 蔡維鎮靜菴邑人

蜀宮承寵日簪筆侍春朝書法工三折丰姿想二

喬錫名昭惠質殉國著高標千載魂歸處風梳束

鬢橋

弔蜀宮近侍齊飛鸞續增 蔡維鎮

慘見王妃縊長號命不尤潔身辭大敵報國殉深

溝桃葉浮宮水冰肌葬碧流傷哉羣賊飲蝥首作

金甌

弔蜀宮近侍許若瓊　續增　蔡維鎮

欲圖伸國恨假作賊王妃玉骨拚千剸銀瓶奮一揮孤忠摧逆黨奇節振宮闈碧血支天地名標彤管輝

弔蜀宮近侍李麗華　續增　蔡維鎮

蜀宮嘗冠寵才色早馳聲續句規孱主捐釵激義兵吞金愁辱國辟穀怕長生支解城西日風雷表潔誠

武侯祠　乾隆乙酉拔貢江蘇邳州判　續增　黃燦　仲宣　昆人

翠柏陰森處江蓮曲沼開清香盈戶牖古徑長莓苔基冷東山局琴餘子敬哀黃庭今寫就誰與換鵝同

錦城郭外　續增　查樞　斗一　宛平

極目南郊外烟村遍夕陽遠山通鳥道野水落魚梁禾黍田疇靜風塵客路長徘徊無限意何處覓春芳

夜過廣都城故址續增　賈肇琦禾山成都

縣廢廣都城宵無擊柝聲荒村吠野犬帶月競春耕遷徙何嘗定迢遥終古情自來征戰地誰復憶岑彭

金沙寺續增　賈肇琦

渺渺一沙洲即七星灘江心寺獨幽連村居負郭萬里水長流月滿鐘聲靜風生木葉秋僧齋無所事客話幾相留

新正三日登同慶閣晚歸遇雨續增

乾隆辛卯舉人四川永寧令朱雲煥霞堂江陵

臘後庚三日癸亥除夕庚寅城邊夾二江似環橋帶九如珥郭簪雙翠舫聞湘管珠樓瞰綺窗一年春好處酥雨自天降

朱雲煥

新正三日用唐杜子美韻續增

曉光綵燈市春色錦江城綠蟻酬冬釀黃鸝答雨聲力農犁下尺行客傘高擎伐木丁丁者和平聽友生

朱雲煥

正月廿八日東郊雜興續增

下浣辰周八初正日剩三李冰川主廟任氏百花
潭訪古遺芳蹟尋春駐小驂錦官城外好江北與
江南

題潘東菴 元音 明府湟川解纜圖二首 續增
乾隆丁酉選拔 戶部員外郎 楊芳燦才叔 金匱

昌黎蜚惠政三載尹鼸猱後起嶽猷繼頻年撫字
勞疲氓遮去轍別淚灑征袍試看循良傳他時史
筆操

父老來何處長紅戴棗垂旌旗三十里涕泗一千
卮好紀韋丹績先刊阮畧碑統如聽五鼓去後有
餘思

題詹節婦蕭氏傳 原採
乾隆丁酉選拔 湖北黃陂令 敬惇典 徽五 邑人

乾坤鍾節孝有母行堪傳琴瑟三三月松筠萬萬
年治家芬湛柳教子步雲淵錦水衡山外芳名奕
世縣

題詹節婦蕭氏傳 原採
嘉慶辛酉進士 甘肅秦安令 繆景勳 成都

撫孤良不易立節最爲難一念冰霜烈千秋井臼
寒鄉音隨去雁歸夢逐飛湍女史班班在閨中仔

細看

武侯祠續增　候選知縣　董大椿　菲附鄒縣

錦官城外望鬱鬱武侯祠策定三分鼎閥藏十萬師廟依昭烈寢碑剩少陵詩盡瘁酬先帝天心詎不知

金沙寺續增　嘉慶甲子舉人　潘時彤　紫垣邑人

南浦清江上嵺然梵宇開慈航名人普度金粟佛如來消長隨流水明谷睿金沙寺跋云其地興衰隨水消長雖江漲不沒付劫灰乾隆年間燬於火升菴遺跡在憑覽一徘徊升菴有碑

春日東郊續增　嘉慶丁卯舉人　鄧學深　粹菴

東郊多勝地最好是春朝樹藹迴瀾塔同慶閣即明迴瀾塔遺址花迷濯錦橋尋芳馳玉勒酣醉解金貂忽憶長安道征車輿正饒

和尹制軍郊外勸農過武侯祠留題二首原採　武侯祠祝士　張清夜　子澧長洲

祠堂有古柏青蔭錦江頭田足千村雨橋通萬里流勸農溫語洽行節綵雲浮莫話南陽事山容尚帶愁

農桑營野外時節正天中勞酒陳官道飛旌駐悶
宮秧針都繡綠蓮錢遠凝紅頃刻謳歌遍颺颺起
惠風

合江樓晚眺原採　張清夜

霞色逼人爽憑臨晚更幽對山雙塔迥橫笛一江
秋風細涼生葛雲輕月映洲頓忘身是客徙倚合
江樓

武侯誕辰成都太守項公敘州太守汪公寧遠太守社公率屬慶祝貽詩索和次韻答之　續增　張清夜

昌辰維嶽降冠帶集巖廊快覩岡陵祝歌承俎豆
香流風代不遠善政日初長籲爽消民癘颺颺滿
殿涼

經先主廟作　補錄　五代釋貫休　禪月蘭溪

古廟積烟蘿威靈及物多因知曹孟德爭奈此公
何樹古龍痕剝碑荒篆畫訛今朝冥禱祝祇望息
干戈

藝文　詩七律

蜀相　原採　唐　工部員外郎　杜甫　子美　襄陽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武侯祠　續增　大理卿　武少儀

執簡焚香入廟門武侯神像儼如存因機定蜀延衰漢以計聯吳振弱孫欲盡知能傾僭盜善持忠節輔庸昏宣王請戰遺巾幗始見才吞亦氣吞

贈薛濤　續增　制策第一　監察御史　元稹　微之　河內

詩篇調態人皆有細膩風光我獨知月夜詠花憐暗澹雨朝題柳爲欹垂長教碧玉藏深處總向紅牋寫自隨老大不能收拾得與君開似教男兒

寄薛濤　續增　元稹

錦江滑膩峩眉秀幻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詞客多停筆箇箇君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烟水菖花發處五雲高

題石室續增

成都節度副使裴鉶

文翁石室有儀型庠序千秋播德馨古柏尚留今日翠高岷猶藹舊時青人心未肯拋羶蟻弟子依前學聚螢更羨沲江無限水爭流祇願到滄溟

復修府學故事續增

裴鉶

文翁石室已千秋世有興衰化自流賢儁相望承學粹朝廷繇此得人優蜀中名士布在顯要太平典禮當傳習盛際文章正講求師友琢磨期不倦岷峩秀氣與雲浮

蜀中三首錄二○續增

光啟三年擢第右拾遺都官郎中鄭谷守愚袁州

夜無多一作多無雨曉生塵草色嵐光日日新蒙頂茶畦千點露浣花牋紙一溪春揚雄宅在唯喬木杜甫臺荒絕舊鄰却共海棠花有約數年留滯不歸人

渚遠江清碧簟紋小桃花繞薛濤墳朱橋直指金門路粉堞高連玉壘雲窗下斷琴翹鳳足波中濯錦散鷗羣子規夜夜啼巴樹不並吳鄉楚國聞按題雖泛咏蜀中而所指多屬邑地故錄之

府學十詠錄三首餘見各體○續增

黃筌畫屏屏已失其左右二屏獨中一山水屏在耳石到官駈問所失月日申府蓋紹興二十年三月二十九日府下兵馬司捕賊不獲

阿筌千頃本胸中學道分明盡手同筆削來追麟獲後丹青爲洗馬羣空登堂欲與修遺履穴戶何由反大弓尚有滄溟垂素壁且隨蠅誤汙屏風

古柏二首東城先生送家安國教授成都云蒼苔高眹室古柏女翁庭事具成都古今記趙次公詳其事於東坡詩注有妄人請於府恐壞屋欲去之石曰屋壞可修伐此柏不可復且祠廟古林木條禁甚明竝舉東坡柏堂詩爭之得全石欲作鐵紫絆之以防風雨之暴未果僅能累石以龍囧足

李石

驕雲落盡雪霜浮偃蹇空貽杜櫟羞濡沫東家雖借潤風烟西爽亦宜秋皮災已覺神明露心在猶懷剪伐憂鐵鑌何當紲龍脚夜深雷雨卷潭秋

思人誰復念婆娑窟室崖陰未易磨四十圍間看涸雨三千年後數恆河不堪與世共狙伐當許遺民占鳥窠從此便名夫子樹庸人斤斧奈予何

成都遨樂詩錄一首餘見各體○續增

進士年科　元均　樞密副使　田　況　信都

四月十九日泛浣花溪

元和進士　吏部尚書　李　石　中玉

浣花溪上春風後節物正宜行樂時十里綺羅青
盖密萬家歌吹綠楊垂畫船疊鼓臨芳溆綵閣凌
波汎羽巵霞景漸薰歸櫂促滿城懽醉待旌旗

江瀆亭　續增　進士　簡學士知益州　宋　祁　子京　開封

一翬掀翅壓溪隅吏事初閒此宴居斸岸有時通
畧彷輕風盡日戰拼櫚雲鴻送目揮絃客扶杖看
山拄頰餘菱碧蒲青來更數江人多識使君旆

望日與諸公會於大慈聞海雲山茶合江梅花相
邀同賞雖無歌舞實有清歡因成拙詩奉呈　續增

端明學士知益州　王　覿　明叟　泰州

野寺山茶昨夜開江亭初報一枝梅旋邀座上逍
遙客同醉花前瀲灩杯秀色霜濃方潤澤暗香風
靜更徘徊仙姿莫遣常情妒不帶東山妓女來

十一月十日海雲賞山茶　續增　紹興進士四川制置使　范成大　致能　吳縣

門巷驩呼十里村臘前風物已知春兩年池上經
行處萬里天邊未去人客鬢花身俱歲晚糟光酒
色且時新海雲橋下溪如鏡休把紗巾照客塵

次韻袁升之遊海雲寺鴻慶院山茶之作　續增

山茶兩本上連空疊葉棲枝占佛宮雀尾有金輸　蒲瀛

紺碧鶴頭無火讓殷紅優於映茗稱呼異畧與梅

花氣候同誰識諸天雨花外道人宴坐雪霜中

游海雲寺　並序○成都風俗以三月二十一日遊城東海雲寺摸石於池中以爲求子之祥

太守出郊建高旗鳴笳皷作馳騎之戲大讌賓從以主民樂觀者夾道百重飛葢薇山野讙譁嬉笑之聲雖田野閒如市井其盛如此渤海吳公下車期月簡肅無事從俗高會於海雲酒既中顧謂僚屬曰一簿一咏古人之樂事也首作七言詩以寫勝賞席客亦有以詩獻者更相酬和得一十三篇迺命幕下吏會稽王霽爲之序霽非溥不能文恐愧勉從公命夫俳倡絃竹其樂外也吟咏情性其樂內也充諸內則能遺外之樂流於外則內有所喪今公既推內之樂以樂賓又盡外之樂以樂民可謂得其樂矣○續增　宋　吳中復　仲庶　永興

錦里風光勝別州海雲寺枕碧江頭連郊瑞麥青

黃秀遶路鳴泉深淺流彩石池邊成故事茂林坡

上憶前遊　予昔嘗陪偃密田公遊此緣樽好伴衰翁醉十月殘

春不少留

和遊海雲寺韻　續增　范純仁

東郊行樂冠西州古寺岩巒翠嶺頭化俗文翁傳

愷悌尋山謝傳繼風流天涯罇酒欣相遇劍外三

春得共遊雅興眞須酬勝賞年光難使隙駒馳

和遊海雲寺韻 續增 勾士良

佛土依山福遠州春行繡騎上雲頭補天彩石盈

池在朝海清江遶寺流四國仰煩郇伯勞羣生翹

望謝安遊早知爲礪俗意惟有西民欲暫留

江瀆祠醉歸馬上作 續增 賜進士 藝州通判 陸游 務觀 山陰

久住西川似夙緣笙歌叢裏著華顛每嗟相見多

生客却憶初來尙少年迎馬綠楊爭拂帽滿街紅

荔不論錢浮生何處非羈旅休問東吳萬里船

天申節前三日大聖慈寺華嚴閣燃燈甚盛遊人

過於元夕 續增 陸游

萬瓦如鱗百尺梯遙看突兀與雲齊寶簾風定燈

相射綺陌塵香馬不嘶星隕半空天宇靜蓮生陸

地客心迷歸途細踏槐陰月家在花行更向西 自注

予官居在花行距寺數里

蜀苑賞梅 續增 陸游

十里溫香撲馬來江頭還見去年梅喜開剩欲邀

明月愁落先教掃綠苔跌岩放翁新醉墨淒涼廢

苑舊歌臺盛衰自古無窮事莫向昆明問劫灰

芳華樓夜飲二首　續增　陸游

春風射雉苑城旁走馬還來入醉鄉夜暖酒波搖燭焰舞回衣粉鑠花光浮生一笑常難必此樂他年未易忘莫作五陵豪俠看奚奴歸路有詩囊

結客追游亦樂哉地南城北古池臺香生赭汗連錢馬光溢金船撥雪醅難覓長繩縻日住且憑羯鼓喚花開一春政使渾無事醉到清明得幾回

芳華樓夜宴　續增　陸游

射虎將軍老不侯尚能豪縱醉江樓笙歌雜沓娛清夜風露高寒接素秋少日壯心輕玉塞暮年幽夢墮滄洲人間清絶沅湘路常笑靈均作許愁

自芳華樓過瑤林莊　續增　陸游

春晚江邊草過腰雨餘樓下水平橋名花未落如相待佳客能來不費招欄角峭風羅袖薄柳陰斜日玉驄驕此身醉死元關命敢笑聞雞趁早朝

自合江亭涉江至趙園　續增　陸游

政爲梅花憶兩京海棠又滿錦官城鴉藏高柳陰

初密馬涉清江水未生風掠春山驚小冷酒潮玉
頹見微赬殘年飄泊無時了腸斷樓頭畫角聲

小飲趙園續增　陸游

少年結騎厭追歡漸老方知一笑難邂逅偶能成
午醉登臨未覺怕春寒高林橫譟丹青幅亂蝶爭
花錦繡團滿眼風光索彈壓酒盃須似蜀江寬
合江夜宴歸馬上作續增　陸游

零露中宵濕綠菩江郊縱飲亦荒哉引盃快似黃
河瀉落筆聲如白雨來纖指醉聽箏柱促長縈時
看燭花摧頭顱自揣應虛死馬上長歌寄此哀

城東馬上作二首續增　陸游

古寺名園處處行翩然南陌復東城手柔弓燥獵
徒喜耳熱酒酣詩興生月似有情迎馬見鶯如相
識向人鳴摩挲病眼還三歎猶擬中原看太平
割鮮藉草醉春醪仰看鳴鶻百尺高杜老何妨希
稷卨孔明本自陋袁曹邊頭插羽無傳檄簇裏盤
鵝有舊袍寄語長安衆年少妓圍不似獵圍豪
東門外遍歷諸園及僧院觀遊人之盛續增

馬上哦詩畫醉鞭東城南陌去翩翩微風颭水魚鱗浪薄日烘雲卯色天隔屋鳩鳴閑院落爭門花簇小貓蝴病來久已疎杯酌春物撩人又破禪　陸游

晚步江上　續增

萬里橋邊帶夕陽隔江魚市似清湘山林獨往吾何恨車馬交流渠自忙高柳陰中扶杖平沙穩處據胡床故人京國無消息安得相攜共此涼　陸游

萬里橋江上習射　續增

弓力野迴遙聞羽箭聲天上欃槍端可落草間狐兔不須驚丈夫未死誰能料一笴看他下百城　陸游

野意　續增

坡壠如濤東北傾胡床看射及春晴風和漸減雕弓力野迥遙聞羽箭聲天上欃槍端可落草間狐兔不須驚丈夫未死誰能料一笴看他下百城　陸游

小東門外曳笻枝白葛烏紗自一奇閑客逍遙無吏責茂陰清潤勝花時茶經每向僧窗讀菰米仍於野艇炊便覺眼邊歸路近鏡湖禹廟見參差　陸游

東歸有日書懷　續增

萬里橋邊白版扉三年高卧謝塵鞿半窗竹影棋

僧去滿棹蘋風釣伴歸看鏡已添新雪鬢聽雞重
拂舊朝衣故人零落今無幾華表空悲老令威

思蜀續增

園廬已卜錦城東乘驛歸來更得窮只道騷騷開
道路豈知魚鳥困樊籠石犀祠下春波綠金雁橋
邊夜燭紅未死舊遊如可繼典衣猶擬醉鄉筒

元句曲外史張雨伯雨錢塘

贈紐憐大監續增

論卷聚書三十萬錦江江上數連艘追還教授文
翁學重歎徵求使者勞石室談經修俎豆草堂迎

詔樹旂旄也知後世揚雄在獻賦爲郎媿爾曹請以

蜀文翁之石室揚雄之墨池杜甫之草堂皆列學宮又爲甫得論曰文貞以私財作三書院偏行東南收書三十萬卷及鑄禮器以歸虞奎章記其事邀予賦詩如上

武侯祠續增

明四川巡撫李賢鄧州

感激終期復故疆遭逢魚水自非常出師纔見兵亡江上陣圖猶布列蜀中相威振報國寧知漢祚亡

業有輝光莫因成敗論高下三代英才信可方

武侯祠二首續增

四川巡按黃溥弋陽

伏羲噓妥復漢朝孤忠大業著雲霄襟懷自足吞

曹馬才畧誰云亞管蕭營墜將星人已遠江存圖
石恨難消我來一展蘋蘩敬濯濯英靈不用招

當世人龍孰與儔文全武備望伊周三分割據功
初就一統經綸志未酬布陣有圖誠妙畧出師遺
表見忠謀托孤未副先君望恨入岷江書夜流

武侯祠續增　成化進士翰林院編修程敏政新安

扶漢曾知羨殷肱草廬三顧整憑陵七擒尚憶當
年計八陣猶傳往日能憐憐荒碑留夕照森森古
柏帶寒藤營中不是星先隕禮樂終須望中興

武侯祠次程篁墩先生韻續增　失名

元首明哉良殷肱千年祠廟倚園陵口口未必天
無主勿業要非人不能口口口風熟禾黍永安烟
雨暗松藤紫陽獨秉春秋筆炎祚西南亦中興按此
詩與原唱同鐫一石殘蝕不辨名氏惟正德戊寅
年月及作者頭銜有監察等字尚可識存以俟考

清風亭小坐有感時事聞范道長來續增　進士清軍御史楊材零陵

一道封章手自裁孤忠遙向九重開也看霜信須
臾轉不見春風次第回持節未誇楊震在徵清還

有范滂來三巴此後無荆棘桃李沿村處處栽

宋濟溪方遜志二賢祠亭陪東皐狷齋坐續增

青蘿太史赤城仙祠墓東西近接連江漢炳靈遷

謫地乾坤正氣革除年華池澹佇滄浪水柏寢寒

通雪嶺烟不向一臺逢二妙何由投簡和新篇

賦得百花潭送人之楚續增　楊慎

滄浪潭外照潭花無賴家家惱杜家不數潘安河

內縣堪留衛玠洛陽車晴烟翡翠蘭若徑涼雨鴛

鴦藻荇斜五兩行穿巴峽樹百壺先泛楚江槎

泛舟浣花東皐狷齋同賦續增　楊慎

風簷水檻含清暉月閏夏五暑氣微山中薜荔幽

人帶池上芰荷遊子衣雙魚六馬慣識曲青蛉白

鷗皆忘機揚雄元閣不寂寞杜甫草堂天下稀

奉使祭江瀆祠二首續增　國朝順治丙戌進士工部侍郎梁清寬眞定

江干遠祀答神功

聖主新恩九域同已幸長波平巨浪寧忘編野集飛鴻

流移望冷猶山月耕鑿思歛黍谷風疾苦殊方今

尚劇驅旌廉吏拯民窮

芙蓉城內錦江隈一望寒烟習草萊帝子樓臺空故土武侯祠廟亦餘灰廿年生聚人非舊萬里馳驅志欲摧茅屋數椽明月下蕭蕭風雨不勝哀

登錦城南樓 續增 順治己亥進士翰林院編修 鄭日奎 貴溪

危樓高峙錦江邊遠客登臨旅思牽載酒難尋揚子宅題詩空憶薛濤箋霸圖跡已湮金馬古帝魂猶泣杜鵑更莫臨風懷往事一城烟雨正凄然

謁昭烈惠陵 原採 康熙丁未進士翰林院編修 方象瑛 浙仁遂安

萬里橋西落葉秋浣花溪上水還流千年戰伐空存蜀半畝園陵尚姓劉秘殿陰森封劍舄高原蕭颯冷松楸樓桑王氣銷何處車蓋童童憶涿州

武侯祠四首 續增 四川布政使 金儁 遼陽

陵谷頻隨漢代更重翬棟宇仰長庚城邊晚照青山遠樓外春陰古木平田叟盡能詳出處牧童閒許拜綸綍方袍素履飄華蓋露下當年捧表行

桓桓干櫓向羣雄挾策眞能魚水同一代堂簾留正朔千秋俎豆表純忠啼鵑舊染春花色選石新

標芳草叢吳魏聲名誰不朽銅駝猶鎖漢幽宮
中原岳立旅徒悉天府交交續帝燈斗室已明形
勢阻單車不倦股肱興干旄指顧追莘野詩史評
衡有杜陵柏影蕭蕭垂故址高風流共錦江澄
豪傑從龍應篤生由來天意較難明經營草昧眞
臣主晉立階墀總弟兄豐沛未能爭景運崤函詎
忍罷前旌秋星化後哀恆熱雲漢時聞嘯一聲

康熙乙丑進士翰林院侍讀樊澤達　昆來宜賓

舟泊萬里橋續增

鄉臺春色柳含烟江畔歸人晚繫船絲管錦城渾
似夢清明佳節又經年橋橫南浦晴波裏城指西
峯霽雪邊衰眼關情看不盡冥鴻幕燕各翩翩

康熙丙戌進士廣東潮州守龍爲霖　雨蒼巴縣

謁武侯祠續增

兩表長懸雙日月三分早定一乾坤造廬有道懷
先帝銜璧無端感後昆羽扇綸巾風自古木牛流
馬制空存只今瞻拜荒祠下紫柏森森晝欲昏

康熙戊子舉人直隸宣化同知毛振翮　翥蒼邑人

憶家二首錄一○續增

萬里橋頭竹樹迷草堂半畝錦江西方池日煖魚
吹浪小閣風和燕蹴泥紅襯芒鞋花滿地青侵穀

帽柳垂堤個中儘有爭詩處怪底心情戀故溪

輓劉將軍全家殉節續增　毛振翎

君家節重視身輕慷慨相從地下行閭外先拚酬一死閨中誰復戀餘生百年慟骨終埋土千古烏衣東獨顯名此日滿門隆錫典漫勞飛淚灑蓉城

百花潭續增　康熙辛辰進士翰林院編修　易　簡位巾鄱都

去國離家老病身天涯何處不相親花卿好客才偏放嚴武多情氣未醇萬里風塵空隕淚五陵裘馬漫傷神會須買棹蘼蕪門去瀼水東西理釣綸

殉難題壁詩續增　武舉　劉　崑玉巖　烏蒙鎮遊擊　邑人

淋淋鮮血透征衣未死臣軀殆勵持東望賊來無將敵西馳兵潰失軍機千年貽笑我先笑一木難支且暫支骨化形銷忠未補丹心報

國總難移

輓倪公殉難詩續增　雍正庚戌進士翰林院編修　孫　灝虛船　錢　塘

天戈未忽急妖氛毒霧雙江慘不分抱印獨完歸閒道易衣潛遁看同羣虎溪委肉拚深入馬革還屍異舊聞多少青燐飛上下空潭月黑水沄沄

輓倪公殉難詩續增　李愼修

勦撫誰令誤事宜孤臣虎穴最堪悲土窪楚毒捐軀日口血淋漓罵賊時取義成仁唯自靖掩功卻罪竟誰欺

聖朝爵祿褒忠節青史芳名萬古垂

題顧密齋遲雲樓尺牘二首續增　雍癸進士翰林院編修張映晨仁和

西川北地同時雋渭柳燕臺相望頻試譜停雲思誼切每於舊雨見情眞文章千古才無敵風義平生德有隣雙鯉河中游泳處流霞一片煥鮮新

使節龍門幾載遲重來又遇虎頭癡一杯濁酒竟醉矣十幅蠻牋細論之却對晨星增感慨幸陪蘭臭少差池流傳好事知何限神物應常爲護持

輓劉將軍全家殉節詩續增　進士候補知縣姚恪

東髮曾經百戰身妖氛起處見嶙峋骨埋軍壘臣心盡血濺萍鋒婦節伸月冷孤城山寂寂風翻衰草火燐燐一門義烈垂千古次第恩綸下

紫宸

輓劉將軍全家殉節詩二首 續增 四川學使 周人驥 浙門

四海昇平際
盛時蠢茲小醜抗
王師孤軍深入人猶奮血戰無援力莫支壯氣空餘
三尺劍丹心具見七言詩捐軀臣節當如此忠烈
一門事更奇
從容割愛此身全巾幗惟知殉所天自有同心甘
白刃堪傷攜手入黃泉人傳壯氣千秋重天佑精

誠一綫綿褒鄀

聖朝恩最渥榮名早徹錦江邊

輓劉將軍全家殉節詩 續增 成都 今 金宏勳 斐東

東蒙諸將不如君姓氏千秋史冊存麟閣功名臣
子志崇祠俎豆
聖王恩死生已足光昭代忠孝允難聚一門蜀道人人
悲復喜明光細甲仰英魂

輓劉將軍全家殉節詩 續增 楊元提 石屏

儒生投筆鎮南荒烏賊兇橫赴戰場忠比眞卿封
魯郡烈同許遠守睢陽征衣血壯山河色止氣精

扶日月光闔室眞魂歸錦水
九重褒奄永流芳

輓劉將軍全家殉節詩卽次題壁原韻續增

劉漢傑

碧血紛紛濺鐵衣寶刀猶向陣頭持深悲碑將稱
無敵痛恨元戎已失機生死兩關方寸徹西南半
壁一人支千秋留得英名在
宸翰褒來霜月移

輓劉將軍全家殉節詩續增

譚致和

無端小醜淬妖鋒蹀血郊原赴霧濃七尺捐軀多
慷慨一門飲刃更從容痛存烈骨埋千古快彼
九重奄子封妻叨異數維持名教表芳蹤

輓劉將軍全家殉節詩續增

王廷珏　武陵

丹心碧血自千年我爲招魂怕聽鴂難守孤城唯
一死能攜八口向重泉生前擊賊堪稱勇身後論
功亦可憐佗日東蒙應廟食靈旗風雨夜凄然

輓劉將軍全家殉節詩二首續增

郭憲汾　天水

力盡重圍戰血枯千秋一決豈踟躕睢陽去後風
塵暗莒甲歸來天地無竇女崖邊清月冷絲珠樓
下怨魂孤蒼寞有意延忠脈泉路
丹書得慰無
千秋義在此生輕直到全歸意始明絕塞琵琶悲
漢女爵帷典屬怪蘇卿一門氣闢乾坤正三歲孤
存造物平是有
君恩崇節烈當時原不計身名

武侯祠原採　川陝提督岳鍾琪容齋邑人

等閒巾扇策奇勳伊呂儔非管樂羣漢土驅蕃天
一角草廬龍卧鼎三分陣圖終古排沙磧廟樹何
年赦斧斤魚水君臣兩遺恨祠堂殘照惠陵雲

惠陵續增　雍正癸丑進士廣東肇羅道彭端淑樂齋丹稜

芙蓉城外見宮牆祀事千秋歲月長撫髀不忘新
舊業遊魂終眷繫偏疆國讐未復肱先折鼎勢初
成人已亡七十二墳空狡猾何如此地尚輝煌

次毛翥蒼振翎見寄韻三首續增　彭端淑

縱橫才思海天寬寄我來詩墨未乾律細應從老

後得曲高始信和皆難須知意興還同少如此風
流不羨官長日從容無一事好將杯酒共君歡
倏爾揮毫意興寬案頭紙盡墨池乾人如野鶴飄
然逸才似游龍及者難此日詞華標後輩當年丰
藻擅同官羨君進退有餘裕千首新詩儘足歡
四十餘年歲月寬菊殘松老荷池乾馳驅久覺塵
心厭閱歷方知世路難敢愛林泉生去志遂緣老
病得休官何期白首相追逐帶月唱酬笑語歡
對雪遣興有懷仲伊弟 續增 彭端淑

嶺外七年未見雪錦城今歲雪如銀飄風柳絮原
無定落地梅花不染塵客舍擁爐方閉戶誰家掃
徑正迎賓關山合凍嗟余弟萬里歸來蕭瑟人
次韻毛翥蒼見寄 續增 彭端淑

半野先生歸舊山數椽茅屋竹林間有時一杖方
乘興是處高歌任意閒塵世久諳交自息柴門雖
設晝常關浣花溪水清如許安得同舟共往還
乾隆丁巳進士 江防同知 彭遵泗磬泉 丹稜

武侯祠二首 續增

荊門遙撤漢宮墻老後雲旗出益方王氣夜收明

月峽賊星東曜紫髯王千年風雨園陵閉一代君
臣祀事長自是吞吳遺恨失不勝幽怨滿江湘
摩天險閣劍關存一旅潛驅至國門歸命箋成唾
太史殘家力竭哭王孫武擔不斷蒼宏碧洛下誰
招杜宇魂頻過昔時孤憤處惠陵風雨易黃昏

薛濤井　原採　貢生　李　專　知山　遵義

錦箋精彩似雲蒸我向聞名見未曾玉乳寒泉雖
有色柔黃如手亦多能便宜節度高千里錯過詩
人杜少陵此日招魂須用汲相思不在酒如澠

顧密齋廷尉見示重遊王園詩兼索拙咏因次元　乾隆己未進士　宗人府府丞　儲麟趾　梅夫　荊溪　續增
韻再柬同遊諸公

筍輿頻過水邊村爲愛芳林聽鳥喧未免有情風
雨合不堪持贈雪泥存勝遊擬續蘭亭會豪氣眞
將雲夢吞漫笑園丁塗白壁從來看竹未題門

同慶閣　乾隆壬戌進士　順天府尹　顧汝修　息存　邑人

正月十日偕友人登
春望宜登百尺樓江干杖履盡回眸板橋步穩人
稱健古寺門深路未修一道清流三峽壯四圍野
色萬家稠白頭莫嘆年華駛旭日融和景正悠

次毛翥蒼登同慶閣韻續增　顧汝修

天際迴眸四望窮坤垠勝概倚欄中岷江一注滋

吳楚峩嶺千尋孕雨風渚上滕王寧足擬城頭黃

鶴漫稱雄題詩雅有凌雲氣白也姿巡孰與同

薛濤井次蔡綺襄韻二首續增　顧汝修

琴臺草沒錦無樓尋到薛濤井尚幽今古原泉依

舊出短長汲綆爲誰留難將滴水消沉痼贏得芳

名占益州好古何人探往蹟不饒清興與多愁

花箋黛筆委高樓惟有當年一井幽落落軍持餘

想像蕭蕭露索任遲留鳳凰刷羽傾詞客姓氏傳

香擅益州消得相如渴也未臨邛堙久不勝愁

乾隆壬戌明通四川隆昌黃文理倫齋石屏

同慶閣二首續增

慶閣臨江樂事同秋晏尺五劍門通榮洄水抱澄

冰鑑矗元橋橫跨彩虹捧日高懸霄漢裏瞻雲遙

望

帝城中天香桂子簷前落兩袖攜來趁晚風

錦官城外蜀江陰畫棟層堆楓樹林朝旭射光喧

晝永暮雲靄翠入簾深白雲影結峩眉雪紅豆香

聯佛子心爽氣靜含籬菊下清波流響伯牙琴

東門外登舟續增　四川學使葛峻起眉峯虞城

濯錦江邊宿雨晴遠山如畫列分明舟從翠竹林中過人在斜陽鏡裏行入眼漸看塵氣少解衣頓覺野懷清幾回萬里橋頭望不盡踟躕萬里情

萬里橋南送別圖爲胡書巢同年賦續增　乾隆辛未進士禮部主事高辰景衡金堂

濯錦城南萬里橋清江如駛路迢迢故人握手情千縷仙吏歸舟詩一瓢五嶺暮雲紅樹合三峩晴

雪碧天遙蓬窗啟處知回首珍重韋郎入夢招

謁宋學士墓三首續增　乾隆壬申進士四川大邑令黃恩錫素庵滇南

儲副商山藉老成前朝宿望起弓旌徵書鳳闕重申命信史龍門最有聲天子竟難違法吏宮中端欲貸先生可憐謫後終夔府坏土移封傍錦城

剛從蜀乘感遺文衰草秋原拜古墳黨禍終能疑正士師儒徒自重明君松楸廢刹留香火祠宇興賢式德薰白髮幾人歸未得招魂望斷浦江雲先生浦江人舊送許時用詩云青山遺老盡白髮幾人歸

興朝制作照乾坤疑獄無煩更雪冤傳德一經垂講席易名五世待公論先生至正德時始追謚文憲

畱高塚兆卜牛眠倚大藩蜀藩以先生授經內廷故由夔迎葬華陽買田

飯僧以供香火薛井隔溪猶片石秋風錦水落江痕

登同慶閣續增 黃恩錫

雲間初聽早鴻聲登眺豁開四野晴佛閣自淩青漢出雪山欲照錦江明風光滿眼情何限客思迷秋感易生最是當年佳麗地繁華惟見故都城

書牧道人潭東草後續增 黃恩錫

道人非俗亦非仙栽嶺青城任往還老去優游依泉石興來揮灑弄雲烟半生事業畱山水一卷詩歌發性天未識君平應有憾格言莊論悟眞詮道人纂省體編格言

謁惠陵三首原採 乾隆壬申進士四川按察使 顧光旭 晴沙 金匱

南陽諸葛眞名士天下英雄惟使君定霸才應高管樂尊王義自邁桓文兵戈滿目元黃戰衣帶寒心玉石焚白帝歸來三峽冷春山杜宇不堪聞

天府當年此啟都州人奉戴進全圖重開巴蜀麾

黃鉞直配高光應赤符丞相出師籌伐魏順平抗
疏諫征吳大江東下荆襄遠翻恨懸軍一將孤
三分王業竟偏安一片荒陵尚鬱盤魚水君臣金
殿闕風雲龍虎錦江寒託孤涕淚埋烟草討賊聲
靈動石壇七十二墳何處所鄴城平後路漫漫
謁諸葛武侯祠時王師征金川余隨文大司馬將赴軍中○續增　顧光旭
魚水君臣萬古思錦官城外拜公祠天方西顧煩
籌筆我欲南征重出師太息有才過管樂如何無
夢叶龍彪平蠻願識攻心策乞假風雲爲護持

武侯祠續增　乾隆癸酉舉人邑令　元時生齋太倉

使君王業定成都賴有先生輔藐孤祠宇千秋森
檜柏惠陵百尺滿榛蕪忠貞功蓋三分國謹愼心
餘八陣圖未滅曹瞞星已落炎劉一綫倩誰扶

登錦城晚眺續增　查樞斗一宛平

遠趁斜陽上錦城樓頭西望雪山晴森森古木深
叢合滾滾長江兩岸平工部堂前無客醉武侯祠
畔有人耕近聞塞外銷鋒鏑昨夜曾經雨洗兵

題詹節婦蕭氏傳續增　乾隆甲戌進士雲南曲靖守　袁以壎雅堂南昌

仗節仟孤孰與儔巫峯楚水繞清流堪隨舊史書
彤管自紀新詩叶柏舟畫荻爭誇傳兩地
龍章待錫表千秋綿綿瓜瓞烝嘗永試問鬚眉有此不

武侯祠四首　續增　乾隆己卯舉人　河南固始令　張邦伸　石臣　漢州

丞相祠堂古柏森千年遺廟護濃陰君臣魚水徵
潛契出處伊周共夙心銅鼓夜鳴驚鐵騎石琴閒
拂起龍吟中原遺老還私祭不獨英雄淚滿襟
漢鼎憑將赤手扶晚朝事業到公無綸巾不愧眞
名士顧命還推大丈夫共道魏人如畏虎誰知江
勢欲吞吳至今簫笳筆山前路猶見蔓菁長綠蕪
君才十倍肅戎行八陣威名訖八荒甫縱奇兵收
孟獲旋乘間道出陳倉自方管樂眞無忝人信蕭
曹遠莫當獨怪史家多曲筆蜉蝣撼樹不知量
矯矯人龍迥不羣隆中數語定三分首圖建業開
西蜀終爲遺孤殉北軍繼世雙忠懸日月出師兩
表壯風雲大星夜墜天難問萬古寒鴉噪夕曛
送顧密齋廷尉冊封安南　續增　乾隆庚辰進士　翰林院檢討　張鶴林　成都

平星奉冊下青霄桂郡珠崖道路遙秋去黃花迎

使節春歸楊柳映征鑣百蠻碑版傳荒服
三殿泥書降
聖朝載得聲靈通萬里論功應不讓銅標

武侯祠續增

乾隆庚辰舉人廣東陽山令 潘元音 希聲邑人

先生學業眞醇正不似後儒標異同二表大文追
說命兩朝盡瘁仿桐宮治兵治國何長短如水如
魚自始終千載紫陽懸直筆不教成敗論英雄
次温莊亭中秋夜登錦江城樓韻 四首錄二○原採

潘元音

旅人何事獨登樓萬里相思故國秋月色應從珠
海上桂香還向雁池浮 珠海雁池皆粵東地 錦官驛外揚雄
宅白帝城邊杜甫舟鵬化他年尋指爪記君十載
住梁州
曾向東南慶得朋蜃樓海市每同登歸來賣卜錢
三個夢去乘槎浪幾層秋水伊人歌白露天香桂
子伴青燈何時更步羅浮月潮汐高低恐未憑

武侯祠續增

乾隆癸未進士四川學使 吳省欽 沖之南滙

閟宮長配武鄉侯遺像清高竹柏幽玉帳星殘人

雪涕草廬鑑冷士風流弟兄豈分歸吳魏臣子何
心比尹周猶有衣冠能虎墓關張雲旗一氣錦江頭
陳和軒招同楊鈍夫呂陶邨浦蕪亭賞青巖高月
峯楊仁山馮小山集城南武侯祠精舍二首續增

吳省欽

丞相祠堂勝草堂平消秋暑鬢生涼二千尺蔭森
森柏八百株圍曖曖桑畧檢琴書參法座竟攜葷
酒破齋房心知萬里橋頭水不共江塵下故鄉
峩峩冠葢錦城闖各算軍儲問計然休沐當容偷
暇日應酬還當會同年巾車客到人皆主羽扇重
搖我亦仙看取大名題壁好長安雁塔要分傳

送內舟發同慶閣二首續增

吳省欽

棧程擾攘峽程便草草辭家十五年文武連科公
事了合離隨遇遠懷偏齎裝定較來時重疾痛長
期去後繙總爲
望恩似山嶽沿江小竊避差船
沈綿風雨過題糕幾片春風報落觴開泊要憑三
老問行藏緩論一身遭門生替代人相賀劉錫嘏侍御來

代地主周旋我尙豪商約明年瓜蔓水張家灣口
試輕船

宋潛溪墓原採　吳省欽

龜城東去草封阡曾倚前星拓講筵萬乘論師投
遠戍一棺遇主卜終遷金華絕學雄文史石室流
風替誦絃名望各殊身世似此邦文憲亦悽然謂楊
文憲

關墓在惠陵東里許趙清獻古今集記公墓在草場是也○續增　吳省欽

亭侯追號尊王帝州將威權駕趙張義秉麟經虔
斧鉞魂隨鴻冢復冠裳蜀都遶夢天終遠宋室留
題地始光東北荒堆狐兔盡雲旗瑟颯意蒼茫

關聖武衣冠墓續增　吳省欽

惠陵東畔松楸路清獻曾傳古草場遺恨未銷吳
呂陸空墳猶閟漢冠裳春秋大義明褒貶廟謚千
年錫帝王料得英靈相聚處桓侯同此憾滄桑桓侯
爲張達所害昭烈收屍裝首葬於萬里橋與關墓相近

九日奎星閣在錦江書院後懷諸弟續增　吳省欽

峩峩傑閣倚寥天殘菊囊萸汗漫傳萬里風霜沈

令節一時星斗麗通川文高吏術絃相和薛范軍
聲旆未旋京國家江吟眺迴幾回愁數雁行偏
華陽署中觀牡丹兼送温莊亭回粤續
牡丹已看劍南室懷閣山房又得窺人道文章惟
爾大我言富貴舍君誰紫袍借問何時換紅粉難
言此日宜珍重別筵須痛飲粤東無此好花枝粤東
無牡
丹

武侯祠原
採

李調元

南陽原是一名儒魚水君臣萬古無孺子不才非
治命託臣討賊是良圖心悲王業三分鼎力盡偏
安六尺孤綿竹雙忠俱血食可憐累世爲捐軀

送顧息存先生汝修册封安南
補錄

李調元

南交萬里載威靈祖道都門騎暫停陸賈談天推
漢室皐陶拜命出虞庭馬嘶銅柱蠻烟暗鼉吼金
波瘴雨腥後夜客槎何處望南溟應見斗牛星

乙未立秋後二日同人招集武侯祠藕船分韻得秋
字 按成都南門外武侯祠右廊係板屋舊顏爲圓通境廊後有池荷頗盛甲午六日查九峯

觀察顧響泉觀察過此易名藕船有額并跋○續增 貢生四川南江令查淳厚之宛平

薄宦年來去復留招邀偶喜事遨遊浮萍寄跡誰能定流水知音性易投坐中時有琴者紅蓼池邊聊遣興碧荷風裏又經秋酒闌月照祠堂冷悵憶烽烟塞上樓

春日偕同人遊白塔寺原採 貢生直隸滄州州判徐汝爲念茲錢塘

閒尋古塔錦江邊拂檻風光破曉烟搏黍度聲來畫閣春鋤掠影過新田西橫雪嶺晴初見東逝春波淡可憐載酒難逢清勝地持杯莫惜一陶然

武侯祠續增 汪汝弼

沔水曾經漢相墳惠陵松柏又斜曛也知大德終炎祚不分星芒隕大軍兩表出師光日月千年籌筆護風雲須知天下奇才語絕勝巴西著作文

武侯祠 陸炳赤南丹陽

跡掃風雲八陣兵空留祠宇代紛更詩人不復來工部將相終應讓老成王業今猶嗟北伐武功昔最著南征威靈未改斯民望遙恨千秋奠兩楹

南郊晚步 陸炳

西風落葉正紛紛覓句時宜酒半曛樵父牧童憐
似伴亂鴉孤雁惜飛羣江澄秋水凝霜日雪滿寒
山起凍雲回首同遊俱不見更憑誰與寄慇懃

謁惠陵 續增

吳宮花草埋幽徑魏國山河帶夕陽集成句此日園
陵悲蜀漢當年事業配高光赤符莫繫三分鼎碧
血曾揮北地王魚水君臣同一室不須墜道嘆蒼
涼

諸葛忠武侯祠 祠旁惠陵側有大碑唐元和間裴度撰柳公綽書○續增

丞相精靈儼在茲一身存沒繫人思當年奇遇劉
先主後代知音杜拾遺力竭三分尊漢室功高千
載壯唐碑惠陵古冢常隣近魚水由來不可離

武侯祠 續增

肅肅靈旗拂闕宮蒼蒼古柏映遙空伊周而外光
前烈管樂之流拜下風二表如天行日月三分扶
漢接西東縱然未一中原統想像君臣德正同
萬里橋上望浣花溪

左墩

姚珏

張謙宜

逐人先問浣花溪萬里橋頭路向西錦水細浮紅葉下雪山高壓白雲低炊烟繞屋斜分竹落雁將雛晚傍堤景物曾經亂離後懸知當日是幽棲

庠生　李光緒　耿光邑人

春日登同慶閣

如此春光非等閒更從高閣共躋攀憑陵儼在蓂莢上吟吸眞通帝座間日射彭門連灌口烟斜犀浦帶龍山由來天府多名勝老醉鶯花日往還

蔡維鎮　靜卷邑人

丞相祠

錦官城外大橋頭西望祠堂屬武侯志業有碑傳萬古衰忠無柏不千秋威餘銅鼓蠻猶震運促金刀漢已休前古後今多俊傑君才十倍果誰儔

惠陵　續增

貢生　何人鶴　皐九綿州

竄身兵甲走蠶叢欲繼高皇起漢中半壁山河存社稷使君將相總英雄千秋風雨王孫恨幾夕神巫帝祚終錦里烟花寒食後子規聲裏月曚曨

重登同慶閣　續增

何人鶴

一握孤雲訪舊踪迴瀾塔上攬秋容樽前沃野排千里天外青尖走萬峯七部烏蠻羣款服兩川江

水日朝宗只今
聖德懷柔遠滴博蓬婆掃戰烽

二日城東卽事 續增 乾隆辛卯舉人四川永寧令 朱雲煥 霞堂 江陵

旦日光華復旦容平章和協萬邦雍朝陽阿閣儀
雙鳳沼水安瀾馭二龍 是日壬辰 鐵板銅絲春樂藹玉
河珠市曉華茸江城如畫山如繡七曲星橋六對
峯

二十九日清風亭卽事 續增 朱雲煥

繡圃辛夷綵筆拈錦江春水綠波添朔南鴻雁雙

飛接山海熊魚二美兼曉扇微和風澹沱晨銷輕
靄雨廉纖芳嘉天氣舒長日鵲噪新晴喜報檐

文昌宮賞牡丹 續增 朱雲煥

墨色如同芍藥移香容有墨牡丹枝戴匡北斗文
昌早嶺逗東風武庫遲好問姚黃兼魏紫休嗔洛
女竝彭兒丈人觀裏將軍大十丈花開却數誰

壬戌重陽率同人登同慶閣用壁間韻四首 續增 朱雲煥

目擊緣何說道存自來天妙本無言胸懷灑落空

於雪氣度沖和卽也温且佳爲佳成故事少安勿
躁得心源放開眼孔天如笠不止三家遠近村
眼豁胸開覺快心城頭北斗此平臨江涵白日疑
懷玉籬繞黃花笑散金遠岫周環交舉袂高風軒
爽一開襟休言山水知音少目送鴻飛手拨琴
三層塔閣四山青一色江天九日醒乍信珮珠來
洛浦翻疑鼓瑟到湘靈烟銷竹浪雙鸞采風捲松
濤五鶴齡李白驚人懷謝眺手高捫歷井參星
少暝司秋出少城江頭佳景眼前生遙岑入望從
來碧踈水微空澈底清一鶚翀霄飛處快羣鯨貫
索掣時驚詩家酒國交雙美攜手同人倍有情
和晴沙舅氏謁惠陵作續增 乾隆丁酉選拔 戶部員外郎 楊芳燦 才叔 金匱
益州險塞今何在四尺蒿墳尚屬君孺子無心綿
帝祚譙侯多智識天文蠶鳥王業三分定貔虎雄
師一炬焚終古英靈遺恨在峽流嗚咽不堪聞
玉壘山川拱帝都樓桑片土啟雄圖普天齊奉黃
初歷大統終歸赤伏符八陣風雲長護蜀千年魂
魄悔征吳相臣逝後降車出難問流離六尺孤

回首荒宮是永安棧雲關樹路千盤沙沈斷磵文
章碎峽鎖危祠劍佩寒此日郵童喧社鼓當年上
將築靈壇行人駐馬斜陽外一薦蘋蘩恨渺漫

題詹節婦蕭氏傳 續增 山西翼城令 進士 蔡曾源 呂橋 崇軍

誰云巾幗未堪誇如此清貞信可嘉六月倡隨蘭
有夢卅年砥礪玉無瑕持身敦厚坤垂範遺澤綿
長子克家燕翼詒謀人事盡瑤池含笑看桃花

題潘東庵明府湟川解纜圖 續增 隴畢業人 張問安 亥白 遂寧

陽山記我登堂口風雨茫茫二十年當日共聽謳
都二頃田舊是昌黎遺愛地如公眞足繼前賢

詠薛濤酒 續增 乾隆庚戌進士 京畿道御史 張問陶 船山 遂寧

浣溪何處薛濤箋汲井烹茶亦惘然千古艷才難
冷落一杯名酒忽纏綿綠色香且頎閒中味泡影重
開夢裏緣我醉更憐唐節度枇杷花底問西川

丞相祠堂 續增 乾隆己酉選拔 四川布政使 方積 有堂 定遠

日暮靈旗半捲時升階肅拜思凄其不如伊呂惟
公命盡數偏裨亦我師于櫓城池裴相碣鬼神風

雨杜陵詩可憐配食成家幸虎尾諸孫馬革兒

秋日登同慶閣 追文體○續增 南部訓導 張 煥 邑人

秋江一色共天長水外雲飛漠漠黃舟別柳灣隨去馬雁棲蘆渚向斜陽樓翻浪捲追風急樹密烟交過客忙牛牧下山歸霧遠頭嘗月照晚生涼萬里橋晚眺 原採 四川鹽茶道 王啟煜 秋汀 嘉善

高秋返錦麗蠶叢最弔古情深杳靄中城郭猶滋秦何絲芙蓉不著舊時紅雲浮玉壘千山合水過犀淵萬里通心逐扁舟下巫峽草堂愁絕浣花翁

南郭臨流灌口東聘吳人去夕陽空惠陵草木霜中老蜀國山川劍外雄河漢星遙分異域岷峩天半落寒風此時漸覺征衣薄生感年華類轉蓬

子龍塘僑居即事二首 邑令 程 煜 漢陽

僑居小築效槃渦宦蹟依稀對薜蘿三畝銀塘清見底一叢玉笋綠成窠也知趣向閒中覓無那人從鏡裏過何日俗塵都撲盡安排酒盞對詩魔

瀛纔十笏頗清幽環鎖筠廊翠欲流曲徑漫勞車馬客素心常似木蘭舟當簷螢點踈櫺月隔院蟬

吟古寺秋亭外烟霞不須管任飛水鳥集沙鷗

登同慶閣原採　優貢生　趙遵素　玉山成都

剝啄聲中宿雨收隻身剛已際重樓銷魂裊裊千條柳過眼輕輕一葉舟巫峽風高鴻雁盡蓉城月上水天秋故人祇管無消息多少梅花寄隴頭

再登同慶閣仍疊姚藥齋茂才原韻　續增

韓　鴻棲梧雲閒

喜踏春風一再來登斯閣也慶宜哉萬家烟火如雲集千里河山似畫開白昔衣冠餘寢墓至今簫鼓遍樓臺與君且共尊前醉時與李玉堂姚仿農小飲閣上休指迴瀾話劫灰舊有白塔明時被逆賊獻忠所毀

過惠陵　續增　歲貢生　溫承恭　莊亭德慶

死向河山H戰爭英雄天下見誰羣黃初難制曲終篡赤伏重興漢不聞千古有臣存一个再傳無國峙三分功成垂老兵還劒長暗夔陵萬里雲

謁武鄉侯祠　續增　溫承恭

三分據蜀識先機策定隆中聽指揮死木可驅流馬役生天不許臥龍飛謝安王導誰名士釣渭拼

莘幾布衣柏滿一亭陰翠冷黃鸝啼盡雨霏霏

武侯祠續增　嘉慶甲子舉人　潘時彤紫垣邑人

十倍才稱天下奇眞龍起蟄卧龍馳偏安竟限三分局盡瘁猶聞六出師可惜東行無孝直空令北伐有姜維君臣祭祀同千古想像隆中坐對時

多寶寺二首續增　潘時彤

寶掌何年此結茅巋然古刹峙東郊青圍塔院山當戶碧繞經樓水滿坳鶴去已無松百尺鼬多猶有竹千梢百城上人曾植松竹今惟竹存百城航海傳燈後惆悵何人更打包陸放翁詩打包僧趁寺樓鐘

渡佛橋邊一徑陰偶因展墓憩禪林村童滿塾僧寮濶野老敲門梵宇深幸爾雙碑留古蹟古蹟盡湮惟雙碑存更誰十詠繼清吟顧密齋先生有咏寺詩十首當年杖履從遊處迴首松楸淚滿襟嘗從先君遊此

登同慶閣續增　廩膳生　鄧學中祿卿厚田

躡屐閒尋勝地遊星橋拱揖望中收疎林倒影搖清檻畫閣騰輝送綵舟玉壘遙連彭闕峙花溪曲抱錦城流何當學得倪迂筆寫向迴瀾塔上頭

題華陽邑宰汪訥齋小照 續增 武侯祠羽士 張清夜 子還長洲

不須歸去覓仙槎入此寰瀛便是家耳觸泉聲參靜理杯涵山色飲流霞道人相對時開卷童子消閒日灌花料得先生常許我也來坐聽讀南華

芙蓉花面艷粧新細雨微風洗瘦塵有淚却無湘女恨無言寧有息嫣嚬遙思洛水凌波襪想像華清出浴人相對莫愁秋寂寞一生顏色不傷春

中秋望月 續增 提督岳鍾琪妾 韓巫雲 邑人

望切冰輪覺上遲平分春色恰當期憑高安得梯雲步把酒誰歌問月辭落月漸棲烏共鵲初昏難辨斗同箕須臾涌出銀蟾窟正是香飄桂子時

聞笛述懷 續增 韓巫雲

細雨微風夜氣清誰將玉笛弄輕聲初聞繼續悠揚韻漸轉淒涼嗚咽鳴吹散梅花何處落折殘楊柳不勝情今宵定有還家夢烟月芙蓉錦作城

九日寄外 續增 太史敬華南女 貢生趙遵素室 敬有齋筠卿邑人

尺書迢遞滯雲端紅蓼花開露正溥雁叫南雲秋

黯澹人瞻北斗夜闌干安心領畧愁中趣努力加
增病後餐記得刀環曾有約茱萸香泛酒杯寬

武侯祠次程篁墩先生韻 補錄 明 吳坤

龍卧南陽久曲肱高吟梁父氣憑陵才稱王佐眞
無忝志復中原豈不能可怪曹瞞睨神鼎堪悲漢
脉類枯藤營星底事催公速長使英雄感廢興

武侯祠次程篁墩先生韻 補錄 明 失名

抱膝□然任股肱堂堂伐魏豈侵陵伊周伯仲才
難得漢賊分明見獨能城外祠堂森古柏塚前華

表掛蒼藤蒼天不水炎劉祚千載命人感慨興

薛濤墳 補錄 建昌上南道 鄭成基 靜山北平

迷漫遠樹野雲昏曲徑荒涼過小村昔日桃花無
剩影到今斑竹有啼痕紅牋千古留香井碧草三
春繞墓門流水斜陽空悵望美人何處可招魂

岑公橋謁漢舞陰侯岑彭墓 嘉慶癸酉選拔 補錄 張延熙 春海邑人

將星夜隕繁鄉路埋骨千秋恨未消古寺荆榛封
舊壟穹碑拂拭認前朝偶談往事山僧老欲弔遺
魂野草凋百戰殊勳留漢史至今人共指溪橋 卷終

藝文　詩五排

諸葛廟　續增　唐　工部員外郎　杜　甫　子美　襄陽

久遊巴子國屢入武侯祠竹日斜虛寢溪風滿薄帷君臣當共濟賢聖一同時翊戴歸先主并吞更出師蟲蛇穿畫壁巫覡醉珠絲歎憶吟梁父躬耕起未遲

武侯廟古柏　續增　開成進士　工部員外郎　李商隱　義山　河內

蜀相增前柏龍蛇捧閟宮陰成外江畔老向惠陵東大樹思馮異甘棠憶召公葉凋湘燕雨枝折海鵬風玉壘經綸遠金刀歷數終誰將出師表一爲問昭融

祠祭畢題臨淮公舊碑　臨淮公武元衡也元和初官後二十七年嗣復鎮蜀嗣復爲節度判官東川節度使故相唱和汝士曾爲蜀帥段文昌掌管也　○續增　進士宏詞科　劍南西川節度使　楊嗣復　繼之

齊莊修祀事旌旆出郊闉蘼蕪軒墀狹塗墻赭堊新謀猷期作聖風俗奉爲神酹酒成坳澤持兵列偶人才非膺寵任異代揖芳塵況是平津客碑前

淚滿襟

和前題韻 續增

東川節度使 楊汝士

古柏森然地修嚴蜀相祠一過榮異代三顧盛當時功德流何遠馨香薦未衰敬名探國志飾像慰甿思昔謁從征蓋今閒擁信旗固宜光寵下有淚刻前碑

諸葛武侯祠 續增

唐孫華

臥龍潛下國逐鹿走羣雄慷慨吟梁父撝謙拜德公管蕭才豈匹伊呂望應同漢廟靈猶在劉天姓未終一犂耕隴畔三顧出隆中旒綴千年璽絲懸九鼎銅黃圖分社稷赤壁掃艨艟入蜀神基固分荆陝路通一噓火井燄再起沛鄉風操懿眞如鬼關張并是熊崎嶇箕谷路流涕永安宮定計收關隴深期卜鎬豐雜耕屯渭曲籌筆洗荒戎吞貉曾無芥鞭狐欲折兇風雲開絕業日月照孤忠委寄尋常諾艱危誓鞠躬三分非素志八陣漸成功炎景終移祚流星忽隕空宅桑仍索寞廟柏自青葱冥地留祠宇雲旗捲暮虹

集海雲鴻慶院 續增　進士知益州 宋祁子京開封

地勝祠仍古春餘徧物華山雲時抱石佛雨不萎花

嶺挾樓梯峻巖牽殿堿斜淙溪雜環珮怪蔓走龍蛇供去聲坐僧飛鉢香閤客戲沙吾遊眞草草深意寄青霞

十日宴江瀆亭 續增　宋祁

節去懽猶在賓來賞更延悠揚初短日淒緊乍寒天霽沼元非漲秋花自少妍蟻醅新獻酎蕙續不殘烟戲鰋衝餘藻游龜避折蓮流芳眞可惜從此遂凋年

憶浣花泛舟 續增

早夏清和在晴江沿泝時岸風搖鼓吹波日亂旌旗舟移雅俗西南盛歸軺東北馳此歡那復得拋恨寄天涯

詠落花與薛濤聯句　明五羊田洙字孟沂洪武甲子四月隨父百祿赴成都教著丙寅正月洙館於負郭張運使家二月洙歸省忽過桃花林見一美人延佇花下洙遜去後經偶遺俸金美人命婢拾以還洙洙翌日詣謝婢延入內美人出見云係張戚再叩名展云本

文孝坊薛氏女嫁成都故族平幼子康早卒孀居洙辭出薛畱之即陳酒饌與洙耦坐勸極醉語雜謔洙以張姻不敢少縱薛出唐賢遺墨示洙洙玩之不忍釋手薛徹俎再出佳肴異核手取玻璃杯酌洙洙口占云路入桃源小洞天亂紅飛處遇嬋娟襄王誤作高唐夢不是陽臺雲雨仙薛曰佳矣然短章未足盡興因指落花爲題聯句成二十四韻時夜闌薛乃薦枕嗣後常宿薛所薛又作四時詞迴文田和焉久之洙以母病歸侍三月不至薛作折齒曲怨之疾愈造薛田以實告薛出前曲示因賦月夜聯句五十韻歷歲餘張覺乃告百祿百祿呼洙歸杖之洙吐實且出前後詩並所得臥獅玉鎮紙墨王筆管百祿取視管上刻渤海高氏文房清玩乃謂張曰物既珍詩又雋必非尋常作也呼洙同往窮之將近洙指此是及至則前景俱無但水碧山青桃林依舊張因謂百祿曰此地相傳唐妓薛濤所葬後人以鄭谷有小桃花繞薛濤墳句

遂樹桃百餘本爲春時遊賞所賢似佳遇必濤矣且云平幼子康者平康巷也文孝坊者文孝合教字乃教坊也管刻則蜀節度高千里所贈其爲濤靈無疑而物出於駢審矣百祿深然之然恐子終爲所崇惑急遣洙回南海後洙中洪武甲戌進士授山東曹縣合竟亦無他○續增

洪武甲戌進士山東曹縣合　田　洙　孟沂南海

韶豔應難挽　田　芳華信易凋　薛　綴階紅尚媚　田　委地白仍嬌　薛　墜速如辭樹　田　飛遲似戀條　薛　蘚鋪新蹙繡　田　草疊巧裁綃　薛　麗質愁先殞　田　香魂痛莫招　薛　燕銜歸故壘　田　蝶逐過危橋　薛　粘帙將晞露　田　衝簾已趁飈　薛　遇晴猶有態　田　經雨倍無聊

薛 蜂鬧低兼絮 田 魚吞細雜藻 薛 輕盈珠履踐 田
零亂翠鈿飄 薛 鳥度生愁觸 田 兒嬉最怕搖 薛 緹
英浮雨澗 田 殘蘂漾風潮 薛 積逕教童掃 田 沿流
倩水漂 薛 婿人沾錦瑟 田 漁茗入詩瓢 薛 玉貌樓
前墜 旧 冰容夢裏消 薛 芳茵曾藉坐 田 長路或迎
轆 薛 羅扇姬盛瓣 田 鈞籬僕護苗 薛 折來隨手盡
田 帶處近鬢焦 薛 泥滾猶悽慘 田 瓶空更寂寥 薛
葉濃陰自厚 田 蒂密子偏饒 薛 豈必分裀席 田 寧
思上砌硝 薛 香餘何吝竊 田 佩解不煩邀 薛 冶態
宓宮額 田 癡情妒舞腰 薛 粧臺休浪拂 田 留伴可
憐宵 薛

惠陵續增

統正王分鼎圖荒客拜陵三綱明漢賊一體託凝
丞匕爲論才喪觴從伐國深蒼靈同上告赤伏見
中興釁起荆州借兵煩益部徵連營雖合沓亂轍
太淩兢遺敕宏垂示歸喪儀式憑衣冠遊鳳葬燕
採避魚燈豈謂降旗監徒教哭廟騰村翁喧臘祭
時史痛年崩尚憶全川劫能呵複豫乘春鵑催暖

乾隆癸未進士
四川學使 吳省欽 沖之
南滙

序水鶴語寒塍緜竹陰交芘樓桑氣自蒸翠碑殘
綠字玉殿就金繩後主神祠廢中山帝系登武侯
隣近屋臨弔兩沾膺

武侯祠 續增

廩貢生 邵 墪 冶塘鄞縣

天下三分漢君才十倍丕魚依方得主龍臥更何
期伊呂追前代關張共一時精忠延帝祚遠畧肇
王基允叶南征吉還深北伐思指揮人莫測籌畫
策無遺兩表傳千載頻年出六師陣圖蛇虎秘糧
運馬牛奇斜谷軍威壯祁山將令麾中原恢未及

臣力竭奚辭歎息星芒墜飄零國步移閟宮緜血
食寢殿拂雲旗座設綸巾像酒斟玳瑁巵迎神巴
舞雜薦廟蜀絃悲苔繡豐碑字風號古柏枝應偕
孫若子宇宙大名垂

惠陵 續增

乾隆己卯舉人 河南固始令 張邦伸 石臣 漢州

炎漢雄圖盡園林宿草荒金刀緜歷數汗馬繼高
光日暮驚髀肉時危困戰塲軍師悲管樂虎將任
關張王業開西蜀兵威震朔方鼎雖分一足統實
繼三綱釁起荆州借營連棧道長復仇心剴切遺

諭語輝煌玉櫝歸泉壤祠官肅祼將魚燈長寂寂

封樹迴蒼蒼城郭經遷改衣冠失守藏惟聞鸞鶴

啸午夜繞樓桑

藝文　詩七排

蜀王入大慈聽講續增　五代　釋貫休禪月蘭溪

玉節金珂響似雷水晶宮殿少徘徊祇緣支遁談經妙所以許謁都講來帝釋鏡中遙仰止善法堂前右七寶鏡照四天下魔軍殿上動崔巍千車香擁龍鱗立五種風生錦繡開上界天王欲下遊行時先有三種風吹人萎花更雨新者寬似大滇生日月秀如四岳出塵埃一條紫氣隨高步九色仙花落古臺謝太傅須同入座姚梁公可竝三臺登樓喜色禾將熟望國誠明首不迴駕馭英雄如赤子雌黃賢哲貞瓊瑰六條消息心常若一劍晶熒敵盡摧木鐸聲中天降福景星光裏地無災百千民擁聽經座始見重天社稷才

弔蜀宮殉難四近侍續增　王後槐位三

岷峨毓秀產名媛璧合珠聯麗質莽聲價舊傳同星輿璿獨憐才色丁衰世誰識松杞梓品題今見重芳稱勝事三年竝侍沐殊恩江筠萃弱藩四載齊芳稱勝事三年竝侍沐殊恩江

問正覩龍舟盛境上旋聞戰鼓喧良玉勤王傾箸
帚嗣昌揖盜破藩垣陳書哭闕原無補募士捐貲
豈有援僞詔忽然來邃殿狂氛早已入重閽毒流
臣庶山河裂殃及王妃日月昏黃虎肆兇空孑類
青娥秉正恥生存志同鐵石甘糜體勇奪鬚眉敢
喪元荷沼完貞雲黯黯御溝全節水沄沄當筵擊
賊英風著絕粒吞金大義敦同以甘心扶社稷永
留赤膽照乾坤香骸零落千秋瘠碧血沈埋萬古
寃鬼哭先君應淚竭魂悲故國亦聲吞蕭條廢苑

山猶在寂寞空庭井已眢束鬢橋傾添草色麗春
軒廢徧苔痕梧桐秋雨悲深院桃李春風慘舊門
奇節不隨時代沒幽光獨賴表揚尊一杯敬酹傷
何限百首長唫誌勿諼史冊垂名誠可述泉臺抱
恨不須言我來幾度閒流覽憑弔蒼茫涕泗繁

弔蜀宮殉難四近侍 續增　佘繡錦章

極目烽烟破益州百年宮闕等閒休空嗟帝子孱
魂杳贏得佳人盛節留饒有詩規先寓感 李麗華 豈
無筆諫早懷憂 嚴蘭珍 已拚碎骨酬丹陛 許若瓊 何惜

捐軀葬綠溝齊飛（鸞）夠國四人昭異烈誅凶一矢雪
深仇麗春軒廢傷陳迹束鬢橋傾感舊遊齎恨黃
泉悲萬古齊名青史豔千秋社鴂啼徹聲聲痛若
箇頻聽淚不流以上二首見張
懋中闡幽錄

謁先主廟絕句三首　續增　張儼

扶順繼皇業并吞勢由己天命屈雄圖誰歌大風起

股肱多賢將能以奇用兵何事傷客情何人居帝京

雄畧垂竹柏荒陵壓阡陌終古更何聞悲風入松柏

重辰補刊

先主廟次唐貞元中張儼詩韻三首　續增　賜進士　蘷州通判　陸　游　務觀　山陰

猾賊挾至尊天命矜在己豈知高帝業煌煌漢中起

吳蜀本唇齒悲哉乃連兵盡銳下三峽誰使復兩京

洛陽花爲灰棘生銅駝陌討賊志不成父老泣陵柏

東郊　續增　郭　震　蜀人

今日出東郊東郊如春色青青原上草莫教征馬食

漢昭烈廟（續增）　韓鴻

涿鹿起英雄南陽識臥龍三分居正統千古紹劉宗

弔蜀府近侍嚴蘭珍（續增）　蔡汝璠　魯珍

何處沈紅粉風梳束鬢橋一從人殉節無復見揮毫

弔蜀府近侍齊飛鸞（續增）　蔡汝璠

爭逐王妃死波光豔影嗤賊同稽豬虐酒酌月氏頭

弔蜀府近侍許若瓊（續增）　蔡汝璠

鸞身全節操折臂報君恩奮擊銀瓶處千秋烈膽存

弔蜀府近侍李麗華（續增）　蔡汝璠

必欲捐軀命休糧又餌金滿腔謀國慮枉脫鬢邊簪

藝文　詩七絕

上皇西巡南京十首錄二　續增　翰林供俸　李　白　太白

華陽春樹似新豐行入新都若舊宮柳色未饒秦地綠花光不減上陽紅

濯錦清江萬里流雲帆龍舸下揚州北地雖許上林苑南京還有散花樓

武侯廟古柏　續增　太和進士　簡州刺史　雍　陶　國鈞

宿葉四時同一色高枝千歲對孤峯此中若有精靈在爲見盤根似臥龍

寄蜀中薛濤校書一作胡會　火歷進士　秘書丞侍御使　王　建仲初　潁川　詩○續增

萬里橋邊女校書枇杷花裏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

寄薛濤　續增　貞元進士　忠州刺史　白居易樂天　下邽

戟眉山勢結雲霓欲逐劉郎此地迷若似劉中容易到春風猶隔武陵溪

錦江春望　續增　西川節度使　高　駢千里　幽州

蜀江波影碧悠悠四望烟花匝郡樓不會人家多

少錦春來盡掛樹梢頭

浪淘沙 續增 貞元進士 夔州刺史 劉禹錫 夢得 彭城

濯錦江邊兩岸花春風吹浪正淘沙女郎剪下鴛鴦錦將向中流定晚霞

散花樓 續增 張祜 承吉 清河

錦江城外錦城頭迴望秦川上軫憂正直血魂來夢裏杜鵑聲在散花樓

賊平後上高相國 續增 女校書薛濤 洪度 長安

驚看天地白荒荒瞥見青山舊夕陽始信天威能照映由來日月借生光

七川主武元衡相國二首 續增 薛濤

七川主武元衡相國二首 續增 薛濤

落日重城夕霧收玳筵雕俎薦諸侯今因朗月當庭燎不使珠簾下玉鉤

東閣移尊綺席陳貂簪龍節更宜春軍城畫角聲歇雲幕初垂紅燭新

送盧員外 續增 薛濤

玉壘山前風雪夜錦官城外別離魂信陵公子如相問長向夷門感舊恩

和郭員外題萬里橋續增　薛濤

萬里橋頭獨越吟知凴文字寫愁心細侯風韻兼前事不止爲雲也作霖

贈遠二首續增　薛濤

芙蓉新落蜀山秋錦字開緘到是愁閨閣不知戎馬事月高還上望夫樓

擾弱新蒲葉又齊春深花落塞前溪知君未轉秦關騎月照千門掩袖啼

贈楊蘊中全唐詩話進士楊蘊中得罪下成都府獄夜夢一婦人曰吾卽薛濤也幽死於此因贈詩云○續增　薛濤

玉漏聲長燈耿耿東墻西墻時見影月明窗外子規啼忍使孤魂愁夜永

贈弟洎續增　後唐　韓浦

十樣蠻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溪頭老兄得此渾無用助爾添修五鳳樓

散花樓續增　宋靖康進士　喻汝礪迪孺隆州

濯錦江邊莎草濃散花樓畔夭芙蓉蜀山疊疊修門遠誰把丹心問李鄘唐討淮蔡李鄘帑藏以獻由是諸道皆助軍資蓋自

鄘倡之

錦江思 續增　　進士 李新 元應仙井

獨咏滄浪古岸邊牽風柳帶綠凝烟得魚且斫金絲鱠醉折桃花倚釣船

萬里亭 萬里橋西有僧居曰聖果後瀕錦江有修竹數千竿僧辨作亭於竹中予與諸公白橋乘舟泝流過之因名亭曰萬里蓋取其發源注海與橋名同而實異因作小詩識之○續增

皇祐初登第直學士知成都 呂大防 微仲汲郡

萬里橋西萬里亭錦江春漲與堤平拏舟直入修篁裏坐聽風湍徹骨清

郭信可隱居詩十一首 錄一餘見各體○續增

假山 續增　　知嘉州 何耕 道夫溫州

空庭幻出小嶙峋假外應須別有眞只恐話頭成兩橛若爲融攝主和賓

成都遨樂詩 錄四餘見各體○續增

九日大慈寺前蠶市 續增　　宋進士第樞密副使 田況 元均信都

高閣長廊門四開新晴市井絕纖埃老農肯信憂民意又見笙歌入寺來

二十日遊海雲山 續增　　田況

青山縹翠一谿清滿路遊人語笑聲自愧非才無異績止隨風俗順民情

七月六日晚登大慈寺閣觀夜市（續增）　田況

萬里銀潢貫紫虛橋邊螭轡待星姝年年巧若從人乞未省靈思徧得無

七月十八日大慈寺觀施盂蘭盆（續增）　田況

飛閣穹隆軼翠烟盂蘭盛會衆喧闐且欣酷暑從茲滅漸有涼風快夕眠

江瀆祠納涼（續增）　賜進士藥州通判陸游

雨過荒池藻荇香月明如水侵胡牀天公作意憐羈客乞語今年一夏涼

觀華嚴閣僧齋（自注閣下自四月初七至七月末日飯僧數千人○續增）　陸游

佛閣當年氣吐虹喑嗚坐覺朔庭空早知壯志癡絕悔不藏名萬衲中

城南尋梅（四首錄一○續增）　陸游

青烟漠漠暗西村問訊梅花置一尊冷淡生涯（自注成都故事合江園梅開及五分即府尹領

來遊

江上散步尋梅三首錄一　○續增　陸游

小南門自注萬里橋門外野人家短短疎籬繞一名小南門

沙紅稻不須鸚鵡啄清霜催放兩三花

看梅歸馬上戲作五首錄二　○續增　陸游

平明南出笮橋門走馬歸來趁未昏漸老更知閑有味一冬強半在梅村

江郊車馬滿斜暉爭趁南城未闔扉要識梅花無盡藏人人襟袖帶香歸

梅花絕句十首錄三　○續增　陸游

濯錦江邊憶舊遊纏頭百萬醉青樓如今莫索梅花笑古驛燈前各自愁

蜀王小苑舊池臺江北江南萬樹梅只怪朝來歌吹鬧園官已報五分開自注成都合江園蓋故蜀別苑梅最盛自初開監官日報府主開五分則府主來宴遊人亦競集

池館登臨雪半消梅花與我兩無聊青羊宮裏應如舊腸斷春風萬里橋

昔在成都正月七日聖壽寺廡子市初春行樂處

也偶晨興聞鄰村守麻有感續增　陸　游

樂事新年憶錦城城南麻市試春行如今老病茅簷底臥聽兒童嚇雀聲

山中望籬東楓樹有懷成都續增　陸　游

五門西角紅樓下一樹丹楓馬上看迴首舊遊如夢裏西風吹淚倚闌干自注紅樓蜀工所作在五門西南隅

雜咏四首錄一○續增　陸　游

微風飜飜芋葉白落日漠漠稻花香出門縱轡何所詣萬里橋南追晚涼

蜀牋續增　文彥博

素牋明潤如溫玉新樣飜傳號冷金遠寄南都豈無意緣公揮翰似山陰

蜀牋二軸獻太傅同年葉兄續增　司馬光君實

西來萬里浣花牋舒卷雲霞照手鮮書笥久藏無可稱願投詩客助新篇

薛濤箋二首續增　元侍講學士袁桷生長慶元

蜀王宮樹雪初消銀管塡青點點描可是春山西不住子規聲斷促歸朝

十樣蠻牋起薛濤黃筌禽鳥趙昌桃浣花舊事何人記萬劫春風燐火高

蜀相像 續增 明翰林侍講學士方孝孺 希直 寧海

羽扇綸巾一臥龍誓匡寶祚剪奸雄圖開八陣神機外國定三分掌握中

寄遠曲 續增 國朝德辛未進士翰林院修撰楊慎 用修 新都

濯錦江頭烟水綠相思萬里人如玉瑤琴別後不曾彈今朝才理將歸曲

謁宋文憲公祠 續增 國朝順治乙未進士刑部尚書王士正 貽上 新城

一代高文奉至尊那知投老向蠻村祇應迴向文華清似百花潭深紅可樣箋

殊苑共證毘耶不二門

薛濤井 續增 康熙庚辰進士翰林院董新策 嘉三合江

碧甃銀牀不可探井華清似百花潭深紅可樣箋

誰染零落胭脂三月三

薛濤墓 續增 董新策

三尺荒墳上半摧千年埋沒校書才春江依舊紋如簟那有桃花繞着開

錦城懷古 六十首錄六〇續增 康熙戊子舉人雲南陸涼州牧毛振翎 翥蒼 邑人

漢文黨續增

宏開石室萬年師歷數人文百代垂徽斐醬翁皆治易君平賣卜亦何奇

宋范鎮續增

冰心皎皎骨稜稜奸相難容作股肱害在朝廷忠莫補直名羞被長公稱

宋范祖禹續增

淳夫纂錄任非輕不避權奸賞罰明蔡卞原爲安石黨嶺南謫後死猶榮

宋范百祿續增

學士文名震紫霄直言聲望重於朝君心欲革非容易邪正分明二十條

宋范祖述續增

息災罷貢兩知名經過人民俱得生更保汝州存不陷功高第一是全城

明沈寀作續增

堅守華陽獨木支宰官不死欲何之山河破碎人民散剩有忠魂達帝知

錦城南郊懷古　續增　毛振翧

千秋陵墓倚雲高萬派松聲落翠濤生死不忘結義日及今鼎峙在南皋

錦江舟行　續增　毛振翧

心情無賴畫常眠起看長河水底天數點晚霞飛極浦猶疑織錦濯江邊

喜得楊升菴先生梧葉硯四首　并序　成都西昌

邑人之鄉祠也戊子初春若輩邀予讌集洗盞更酌暫憩僧房偶見一硯塵封微露光氣視其背有升菴先生銘渴欲得之而未即如願忽已踰年矣花朝後五日齒痛甚恰遇其人挾之來應時而愈乃知人逢眞喜常云心頭涼快者洵不誣也漫成四截以紀其事○續增

乾隆壬戌進士　順天府尹　顧汝修　息存邑人

攜得瀾滄碧玉來先生何日自滇回按簡紹芳先生年譜謫永昌後四次岡蜀僧房寂寞塵封久三復銘詞不用猜

春來齒病浹旬餘被曉呻吟竟廢書忽見寶光天外落頓教毒痛一時除

前明博雅更無倫著作南荒老此身先生年七十二卒於戊所

聞道遺編充畫棟先生著書百餘種臨池猶得味津津

哭門大節撼青霄一代才人望斗杓狐鼠當年空

得意謂張璁桂萼　何如片石等瓊瑤

謁潛溪公墓八首自注公名濂字景濂居浦江共先生書云先生金華府潛溪人方遜志與蘇之德後遂以潛溪稱○續增　顧汝修

英才績學少人知聞達無心祇自怡端是隱居求志者龍門山下著書時

眞人應運會風雲名世遭逢定軼羣法酒常令學士醉君臣魚水漢三分

一代人才一代收新開藝苑聚名流文華堂上尊模範陶鑄羣英經幾秋

文宗海外盡知名紫禁耆儒稽古榮萬里梯航來貢使逢人爭問宋先生原採

帝世明良風已微舊時恩遇一時非可憐師父終當去賜綺難裁百歲衣

茂州未到死夔州得傷蓮花山名土一坵西蜀名薄移櫬上蓉城霜露冷松楸

四百年來遺舊封巍巍孤峙錦江東遊人懷古瞻名德齊拜金陵太史公

制度文章手定時平生學術盡張施年年風雨黃

昏後猶自忠魂泣主知

多寶寺十咏并序　天府神皐坤維奧域史家傳爲沃衍詩人稱其繁麗草堂遺寺堂廢而寺竊攘之青羊故宮羊亡而宮幸存也以至分棚結隊誰過浣花之溪亦有拈韻題詩莫尋製箋之井況乎琴臺卜肆芳躅疇溯於西京且至瀾塔江樓遺響竝沈於勝國緬前徽而不再獲新賞之非遙以我移情貺君大雅城東多寶寺者未審何年佛刹徒然慁跡鄉村計厥程途距城十里而近觀其包洛爲山九仞之高青嶂既列其左方碧流還繞夫三面上沿駟馬含烟掠樹而來下滙雙江泛綠浮青以去絕勝山陰曲水所缺者蘭亭比似湘北浯溪第輸其鏡石竝無湍流激浪最宜畫舫之遊雖少峭壁危峯足寫看山之興詫密蔭之啼鳥多須問名數澄潭之媵魚不忍投餌溪邊聘目便有湖海之心林下停驂願爲風月之主唯是人情尚樸強

半封榛莽之中地勢稍偏終年無車馬之跡修堤築堰期先無碍彼農田削岸通津然後可橫乎漁艇雲陰雨霽共此盤桓春暉秋明齊來玩賞三十里之風物名重錦官旬日內之遨遊客囘香界裒歌吟而成集差擬石門之詩施粉墨以爲圖行俟輞川之筆摹山川之奇勝與人從同得邱壑之瀠洄自我作古○續增　顧汝修

城東迤北寺門高鬱鬱松杉隔市囂春水平田經十里往來車馬未多勞

喬木修篁匝四圍禪房蔭滿日光稀鐘聲欲向黃昏起逋客貪涼猶未歸

黃雲被野報西成瑟瑟涼颸度梵聲雙桂參天香

滿室小亭枯坐悟無生
葉落林疎四望周遙岑點雪玉搔頭霜威不凍汝
江水一脈清泉自在流
溶漾溪光西北來東行曲折遠前隈法王宮在帶
闕裏覽勝寧無作賦才
派疏駟馬入江流三十里中灌木稠況有坡坨相
起伏鷲溪寫去亦深幽
垂老猶於山水親溪邊徙倚得閑身可憐千載富
春渚無復羊裘把釣人

曾向平山兩度遊廣陵佳勝半人謀本來面目吾
親見夾岸平蕪寂寞秋
暮靄朝烟鎖石橋經聲佛號過山樵遊人自立澄
潭上望見奚童牛背招
莫因華髮妬流年載酒來遊泛畫船肯負一灣寒
碧水蘭橈雙下聳吟肩

續增

過西軒見荷

乾隆壬申進士
四川大邑令　黃恩錫　素菴
滇南

謁昭烈帝武侯祠

聊向錦官城外遊森森古柏已難求明良千古同

祠廟一片清風竹樹秋

謁漢昭烈帝廟　安岳令　洪成鼎　悔翁　應山

南陽魚水明良遇西蜀風雲忠義軍季漢特書存正統謬哉陳壽志三分

重修南臺寺二首　續增　雍正庚戌進士　四川學使　熊學鵬　南昌

藥局轟騰勢絶倫梵王宮殿化爲塵獨存元坐三尊佛眞個金剛不壞身

溯舊鳩工建就難於今重整壯新觀願從色相參生滅都喜南臺大衆安

謁武侯祠　續增　楊爲楫　忠州

臥起南陽魚得水遠開西蜀虎從風衣冠晉代歸塵土劍珮端然肅漢宮

武侯祠　續增　韓鴻　棲梧雲間

森森古柏護神祠羽扇風流如見之語得出師兩表在千秋正統日星垂

薛濤井二首　續增　四川學使　葛俊起　眉峯虞城

十樣錦箋別樣新風流遺跡幾經春祇今石甃埋荒草漫向江頭弔美人

蜀國佳人眇與儔鉛華才技一時收可憐絕世風
流盡誰更添修五鳳樓

薛濤井 續增　張珽

錦江西畔草堂前香井碑題尚宛然小擘錦箋吟
短句可憐花樣似當年

武侯祠 續增　貢生 直隸滄州州判 徐汝爲 念茲 錢塘

魚水君臣定蜀都更誰才智協忠謨永安顧命無
雙士欲爲先生哭鳳雛

天涯石 續增　貢生 惲經尚 江蘇

飄零蕩子不歸家夢裏春風醉裏花一石巍然堪
笑我却驚此地是天涯

過惠陵 原採　庠生 李光緒 耿光 邑人

惠陵松柏繞風烟漢室孤存帝業偏髀肉爲誰消
瘦盡可憐章武已三年

無端峽外失眞龍魚水君臣誓鞠躬天下英雄一
坏土空令北地哭秋風

价臣二弟官華陽教諭監錦江書院詩以寄之 續增　乾隆癸酉舉人 李綸 緜竹

錦濯江頭計十春而今花樣又翻新文翁石室風流在好把金針度與人

清明二首 續增

乾隆癸未進士直隸通永道 李調元 羹堂 緜州

清明郊外柳鬖鬖車馬如雲有墮簪莫向碧雞坊裏去遊人多在百花潭

烏雅啄肉紙飛灰城裏家家祭掃回日落烟村人不見薛濤墳上一花開

華陽雷廣文 地和 留飲學署 續增 李調元

車來石室訪文翁喜共雷公酒一中此是孔明爭戰處 孔明大戰於石室見金樓子石室即今孔廟舊爲周公禮殿 賊應夢不到周公

謝朱霞堂 雲煥 送浣花濯錦集 續增 李調元

浣花濯錦女娘詞自古騷壇半蜀姬一騎索觀忙底事麗人中有萬孃詩

三月初四日清明華陽高君若愚同温漢臺邀張桐軒李延亭潘東菴蕭恒齋及余與杜耐菴出東門踏青遂登白塔寺至薛濤井并謁其墓墓久蕪沒華陽徐明府始爲剪除觀歎久之晚高

君置酒於眞武宮卽席得詩十首 續增

城復于隍看出巡是日都人昇城隍行像遊街謂之出巡 李調元

盡遊人蜀中又見高常侍領袖諸君到水濱 東門渡口

翠籍車輪綠籍蹄寺過白塔客初齊莫言春老吾猶老脚到樓梯不上梯

紅粉年年上塚多女兒能唱小兒歌不知風土因何變今歲焚錢盡阿婆

不見薛箋惟見井琅玕萬个綠陰陰何人刻竹留題滿我欲編詩入筭林

名士從來出濟南桐軒一語更奇談美人不見空留水得飲寒泉心也甘

才人萬古總黃泉我歌原由乏暫眠不識東菴有何憤竟思哭倒拜墳前

肩擔櫑子手攜瓶東郭墦間共踏青多謝耐菴分半主自提雙鯉挂僧櫺

蕭君酒敵萬夫雄自說前身是鄂公怪道席間能拇戰奪稍眞似尉遲恭

壬辰補刊

詩人弟子李先生李延亭從成都張明府受業玉屑霏霏出語清長李如今眞老矣應推短李占時名

薛墳拋在麥田中闢草全憑刺史功生與高駢緣不斷如今酹酒又高公

草長城南鶯又啼出門數步雨淒淒賣花人去無花買辜負潘郎兩腳泥

乃翁足疾未全愈聞我來看喜欲顚但恐東坡肉生喫呼兒午膳且遲還

寒食偕同人遊張園十首錄四○續增　李調元

三百青錢挂杖頭踏青時節例須遊竟邀尺五城南杜同上東門小酒樓

槐葉微疎柳葉遮宮墻外面卽張家園在孔廟後街何方攫得玲瓏石坡老仇池未足誇

不到張園二十年園名漱晚字猶懸未知何處花香甚恰遇風來柚樹前

張園遊罷興猶酣試問誰家酒滿甔青石橋邊浣花水錦江春色似江南

次李雨村遊張園韻十首錄四○續增　乾隆庚辰舉人廣東陽山令　潘元音希邑

家在城南古渡頭有時載酒市橋遊而今宅近鹿

囂地辜負臨江賣酒樓

將軍好武又能詩雨村有李將軍之名踏遍蓉城訪古碑却

向琴臺花市去青鞋布襪總相宜

翰林供俸李先生萬里湖山到眼明今日錦江尋

勝概何如春色五羊城李視學粵東

歸來詩酒兩沈酣側帽逢人一笑堪料得華陽傳

盛事德星今聚錦江南

東郊續增　潘元音

菜花黃似鵝兒酒麥隴青於鸚鵡洲記得春風三

月裏一帆飛過岳陽樓

春日遊文昌宮登同慶閣三首錄二○續增　潘元音

文昌宮裏折梅花又向橋南訪酒家乘興還登同

慶閣錦江烟雨醉朝霞

錦江春水碧如油絲管紛紛在上頭好似廣南[illegible]

地望玉人歌舞十三樓

薛濤井偶成二首續增　乾隆丁酉選拔戶部員外郎　楊芳燦[illegible]

雨過苔錢上井眉石闌數點澹燕支憑將十幅
花紙盡寫蒹葭水國詞
掃眉才子最多情萬里橋邊舊擅名鶴髮雞皮
自厭枇杷花底悔長生
題潘東菴先生湟川解纜圖二首 續增
韓門政績蘇門業出宰陽山歸著書我拜經唯廉
孟子文章學問有誰如
箐雨春和滅瘴烟江山歌舞太平年采風若問棠

陰處一曲南薰荔子天
甲午冬武侯祠牡丹花放 續增 武侯祠羽士 徐本衷 虛廬崇寧
甲午之冬十二月紫陽洞裏牡丹開不隨世態爭
春色却向窗前對早梅
新月 續增 閨秀 提督岳鍾琪室 高 氏
一痕印破碧天秋半面修眉婉轉浮疑是廣宋猶
閉戶珠簾不挂側金鈎
和牡丹八貍圖 續增 高 氏
穠豔芳華蔭碧蕪麗詞錦帳罽賓毯王貍潛

陰下吟是天香正午圖

暮日雜咏二首　續增　提督岳鍾琪妾　韓巫雲

想像桃花初綻雨更思楊柳乍含烟重門隔斷春消息辜負芳時又一年

昔年曾醉碧雞坊盡吸紅雲入酒觴今日海棠花信杳歸心日夜憶華陽

牡丹　續增　府尹顧汝修室　李氏　瀛洲

醉古山房砌石臺牡丹昔是大夫栽而今二月花如錦那得吟詩和韻來

夏日即事　續增　李氏

松影森森映柳陰風荷庭院晚涼生閨中停繡多清趣分韻吟詩玩月明

哭母絕句八首　續增　太史敬華南女　優貢趙邕素室　敬有齋　筠卿　吕人

瘦骨峻嶒記少時寒暄憑仗老親慈辛勤廿載仍孤苦腸斷風燈兩鬢絲

膝下曾無襁褓兒伶仃垂老強支持顯揚無計叨綸綍祭掃年年更望誰

南人去悵何如長望天涯尺素書一水盈盈波

何處寄雙魚余姊隨其外在祁州

臨去丁寧淚幾垂秋風秋雨挂帆遲那知江上牽衣別更是泉臺永訣時

迴憶年時病體危親調湯藥夜深時兒今無恙慈親杳疾痛呻吟竟不知

香閨結帨送于歸遣嫁黔婁願不違憶得殷勤時慰藉更教相對泣牛衣

他鄉愁見眼中犀路隔重泉夢更迷千里慈雲飛不到淒風苦雨聽烏嗁

堂上衰齡八十椿年年家苦任艱辛含飴縱有忘憂處夜火鳴雞亦愴神

大子歸自郫筒蕭然行李詩以嘲之原採

敬有齋

立錐無地不憂貧況是諸方托鉢人行脚歸來無長物此身依舊赤窮身

華陽縣志卷三十九下

藝文　詩餘

洞仙歌 續增　宋進士第四川制置使 京鏜 仲遠 豫章

重九藥市

三年錦里見重陽藥市車馬喧闐管絃沸笑籬邊孤寂臺上踈狂爭得似此日西南都會　癡兒官事了樂與民同況值高秋好天氣不羞短髮不照衰顏聊滿插黃花一醉道物外高人有時來問混雜龍蛇箇中誰是 唐司空圖重陽山居詩云滿目秋光還似鏡殷勤爲我照衰顏

江月晃重山 續增　賜進士夔州通判 陸游 務觀 山陰

芳華樓雪

芳草洲前道路夕陽樓上闌干碧雲何處望歸鞍從軍客躭樂不思還　洞裏仙人種玉江邊楚客滋蘭鴛鴦沙暖鶴鴿寒菱花晚不奈鬢毛斑

月上海棠 續增　陸游

成都城南有蜀王舊苑多梅皆二百餘年古木斜陽廢苑朱門閉弔興亡遺恨淚痕裏淡淡宮梅也依然點酥剪水凝愁處似憶宣華舊事　行人

別有淒涼意折幽香誰與寄千里佇立江皐杳難
逢隴頭歸騎音塵遠楚天危樓獨倚宣華故蜀苑名
摸魚兒原採
甲午六月廿二日同恂叔觀察遊錦城南門武
侯祠遶廊一水徧植荷花板屋數椽顏曰圓通
境恂叔命予易之遂爲題藕船二字於額同賦
此解
偶然來水廊風檻圓通境裏逃暑閟宮碧草青青
在杜詩先主武侯同閟宮即此一霎紅香如雨花欲語似說道

半潭秋水無今古畱君且住看殿角明霞鏡中涼
影乘興放船去　昌黎句十丈花開玉女道人淨
埽天宇吾書未必能勝此取義斷章應許投筆處
想魚水當年諸葛劉先主烟鐘幾杵又翠蓋翻雲
青房弄月芳草錦亭暮
前調同作原採　查禮恂叔宛平
訊城南武侯祠畔一奩明鏡圓遶仙鄉種藕畱遺
蹟半舫踈窗深窈簾幙表看幾縷紅雲冉冉流烟
沼花擎榭小悵野鶴孤飛吟儔今集帶舊恨多少

題懸牓惜與綠池境渺甘涼觀察大好重摹太華如船字墨瀋映波飄緲鷗夢杳休更羨瑯嬛洞裏留鴻寶斜陽暮草正枕簟邀涼暑消淺渚滿目翠痕繞荷爲張子還道人遺種池上板屋數椽如半舫匾曰圓通境道人久跨鶴矣蓮歲歲作花無恙甲午六月二十二日余偕晴沙觀察過之徘徊坐卧於紅香中清風徐至花氣襲人眞覺六月無暑余以題額未切藕花境界爲嗛晴沙易作藕船道童徐盧廬攜紙墨乞書晴沙援筆以題書極遒勁傳之異日實爲此間墨寶抑見我同人無事尋事之逸趣也賦此以記其事

望江東續增　陸炳赤南丹陽

萬里橋

江水東流日將暮舊萬里西川路昔人從此聘吳去剩楊柳間飛絮　曾過駟馬慚題柱一種意因誰訴往來名利競度獨回首春天樹

齊天樂續增　乾隆丁酉選拔戶部員外郎楊芳燦才叔金匱

三弟寄椒珠並蜀箋數種賦此二闋示之

申椒密綴驪珠夥玲瓏是誰呈巧郁烈盈懷勻圓在握雅稱騷人襟抱奇芬繚繞似頌過靈花酌來春醥佩作香瓔辟邪不用鑄剛卯　休嫌幻成圓

相當風偏逆鼻生性孤峭蘭是同心桂原共氣風格自憐差老禪機悟早愛百八牟尼一般香妙證

八聞思帶些辛味好

前調續增　楊芳燦

文鱗六六巴江到蠻牋百番相贈海藻輸華溪藤讓滑幅幅琉璃光瑩粉痕紅凝更染透桃花十分

妍靚韻事流傳錦官城外薛濤井　宮中曉寒曾賦衍波題未了仙夢催醒冶習銷磨香詞零落不似當年吟興舊游追省把袍襖畱題徧鈔還賸待

倣銀鈎撥鐙銷夜永　宋　禮部侍郎　王　琪　君玉　邑人

望江南補錄

無題

江南雨風送滿長川碧氏烟昏沈柳岸紅綃香潤

入梅天飄灑正瀟然　朝與暮長在楚峯前寒夜

愁欹金帶枕春江深閉木蘭船烟渚遠相連

前調補錄　王　琪

江南岸雲樹半晴陰帆去帆來天亦老潮生潮落

月空沈南北別離心　興廢事千古一沾襟山下

孤烟魚市遠柳邊疎雨酒家深行客莫登臨

雨中花 補錄

宋進士第四川置制使 京鐘仲遠豫章

重陽

玉局祠前銅壺閣畔錦城藥市爭奇正紫萸綴席

黃菊浮巵巷陌連鑣竝轡樓臺吹竹彈絲登高望遠一年好景一年佳期 自憐行客猶對佳賓留

連豈是貪癡誰會得心馳北闕興寄東籬惜別未

催鷁首追歡且醉蛾眉明年此會他鄉今日總是

相思

憶仙姿 四閱○續增

遂寧節婦 金氏姑蘇

弔蜀宮近侍嚴蘭珍

生小愛臨法帖勾畫一時稱絕十六入王宮殉國

讓伊先決全節全節池水到今嗚咽

弔蜀宮近侍齊飛鸞

才色本來超絕選入蜀王宮闕沐寵麗春軒痛哭

御溝完節桃靨桃腮惹出麴生之孽

弔蜀宮近侍許若瓊

弱質心偏如鐵佯受僞封行譎擊寇夜筵中拚取

一身分割肱折罵賊未曾聲絶

弔蜀宮殉難近侍李麗華

舟際早懷憂國宮裏尚勞呈策瓦解不能支欲死
更愁無術休食休食繼以吞金乃卒

薄命女 四闕○續增

何氏 夔州

弔蜀宮殉難近侍嚴蘭珍

天欲曉東鬢橋邊人悄悄此際愁多少 烽火遙
連雉堞殘月還留樹梢驀地潛行心似搗殉節荷
池早

弔蜀宮殉難近侍齊飛鸞

膳纔畢忽報王妃相對縊驚落纖纖魄 宮裏人
心已去城上烽烟愈急慟哭一聲先殉國波湧腮
桃赤

弔蜀宮殉難近侍許若瓊

國已破殺賊嫌儂嬌又懦正自愁無那 恨乏剛
刀剸寇喜有銀瓶擊坐大逆從茲魂已墮直得身
千剮

弔蜀宮殉難近侍李麗華

君王病國勢危亡誰與定未忍捐軀命　此際欽
環何補疇昔詩篇枉諍絶粒吞金心不更漢殿仙

名稱

烏夜啼續增　節婦張吳氏邑人

題詹節婦蕭氏傳

宜家六月鸞分誓從君玉燕投懷忍死爲寧馨
孤已立慈容寂得完貞我亦小溪焚發泣同心

手民補刊

藝文　記

禮殿柱記　見洪适隸釋○續增　漢　失名

漢初平五年倉龍甲戌旻天季月修舊築周公禮殿始自文翁應期鑿度開建頖宮立堂布觀廟門相鉤缺字司慢延公辟相承至於甲午故府梓潼文君增造吏寺二百餘間四百年之間變異鑾起旋機離常玉衡失統強傑并兼人懷僥幸戰兵雷合民散失命列火飛炎一都之舍官民寺室同日一

朝合爲灰炭獨留文翁石室廟門之兩觀禮樂崩塌風俗混亂誦讀已絶倚席離散夫禮興則國化郡將陳留高君節符典境迄斯十有三載會缺字亂缺字慮匡救濟民塗炭閔斯缺字虛譽缺字冠學者表儀大小推誠興復第館入音克諧鬼方來觀爲後昌基缺字神不缺

周公禮殿記　見史子堅隸格○續增　漢　失名

漢初平五年蒼龍甲戌旻天季月修舊築周公禮殿始自文翁應期鑿度開建頖宮立堂布觀至于

甲午故府梓潼文君增造吏寺二百餘間四百年
之際璇璣離常玉衡失統豪傑并兼人懷僥倖戰
兵雷合民散失命列火飛炎一都之舍官民寺舍
變爲灰燼遍文翁石室廟門之兩觀禮樂崩壞風
俗混亂誦讀已絶四字不明夫禮興則民淳樂興則國化
郡將陳留高君四字不明典境迄斯十三載七字不明救民塗炭
二十字不明興復學舍八音克諧鬼方來觀缺
右周公禮殿記前所載見洪适隸釋後所載見
史子堅隸格中有數字不同並載之以備參考

南門記 續增 唐 西川節度使 張延賞 蒲州

崇高莫大於父君尊嚴莫大於父君有覆燾父有訓
育逮於夷貊生知禽獸性感不俟教解也而肖形
之內戾氣間存觸瑟生災夢牛成患何代不有可
勝言哉賊眦焚門亦由是也族滅門覆爲愚者鑒
誡所以書其所由來其餘則詞存於左右壁矣興
元元年記

再修大慈寺普賢菩薩記 續增 四川節度使 韋皐 武臣 京兆

眞如常寂色相假名法本從緣誠感必應大慈寺
普賢像益大煦和尚傳教沙門體源之所造也儀

令天表制侔神工蓮開慈顏月滿毫相昔普賢以
宏誓願於贍部洲贊釋迦文授羣生苦而塵俗昏
智莫覩眞相雖同諸法究竟寂靜而隨所應爲現
其身卽色卽空皆菩薩行自昔鎔範於寺之東像
成功巨莫能締搆危棟洩雨頹墉生榛狐狸梟鷲
號嘯昏晝於戲明可以照幽晦教可以達羣迷何
廢興之變陰隲於冥數昔大歷初有高行僧不知
何許人曰斯像後十年而復興我今皇帝神聖纂
圖詔四方藍宇修舊起廢斯其明效也皐因降誕

慶辰肅羣寮戒武旅上崇景福齋於斯寺覩象王
雄傑天眼慈矚禮足諦視怳如有神而廢敝湫漏
殆無人跡將何以招誘沈淪發揮誠敬遂南遷百
餘步度宏規開正殿因詔旨諭羣心千夫唱萬夫
和奮贔屭峇穹崇橫絙運巨力拔始雷殷而地轉
歘雲旋以山迴面西方而聖教攸歸鎭坤維而蠢
類知向於是平坎窞翦蒙蘢橫空準繩審曲面埶
連廊靄以雲屬三橋揭其虹指廓黃庭之漫漫增
重門之巘巘是知至道默存於濁劫元功必啟於

康時不然何神像巍巍冠諸有相久而弛廢將有待而興乎觀其左壓華陽之勝中據雄都之盛岷江灌其前趾玉壘秀其西偏足以彰會昌之福地宏一方之善誘安得不大其棟宇規正神居哉夫像未陵夷去聖彌遠定教者必滯於物遺物者亦住於空將求乎中宏我至教乃擇釋子達眞源之所歸者於以居之卓授命方鎮十有七年求所以贊皇猷裨大化嘗以萬人之心不俟懲戒靡然歸善者釋氏之教宏矣況冥祐昭報大彰於時崇而守之亦同歸於理也是用上承聖意虔奉天心存像存教以勸其善貞元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記

寶歷寺記　續增

韋皐

大覺神用寶釐羣生悅乎其若存皎爾而不昧隨願現量應祈無方苟修之必誠其効之必速寶歷寺者劍南西川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撿司徒中書令南康王臣皐之所創也臣皐以守司西蜀向二十載奉若睿旨緝寧遐夷兵休邊陲人獲富庶天寶爲德顧何力焉而位日加崇祿日加厚思宏聖

教以答昌運遂以捧錢於府之東南擇勝地建仁
祠號曰寶歷章表上聞帝俞錫以銀牓天文煥炳
昭誠也因紀其締搆之初述其經始之志用播貞
石永貽將來間歲以軍府多暇遵奉朝典行春布
令涉江而南相彼原阜磅礴鬱起勢雄坤維阻濬
流而人民不居晒近郊而黍稷斯茂惟蜀之土薄
水淺居常墊隘將利其俗緩圖爾居乃架雙橋通
習險規地勢分直繩人遷如歸一日成市豈不由
樂我皇道豐其有家崇崇寶刹雄居厥右啟奇致

也於是增峻址列高墉規梵天而立制集班倕以
騁巧邃殿眈眈以雲蔚危樓巃巃以虹指千楹電
燿萬栱翬飛錦江激明而俯檻雪嶺晴開而入座
用能崇福廣化網羅羣情曉鐘清水月之音宵唄
警昏沈之耳足以增聞者之慧也刊梵文於貞石
炳卍字於雲幢所以導瞻仰之目也禪堂究無主
之義廣座喻蓮花之旨所以詮語默之致也夫如
是則飛沈動息十有二倫咸以見聞悟於觀聽孰
不歸於正而去其邪夫物無邪心則五福自順五

福自順諒可以贊皇猷輔神用期寶歷於無疆也
有大德神捍者元學海蓄慧辯雲涌智足以守正
明足以閑邪揚乎德音不在於是爰命統緇張司
寶坊俾像法之中復宏正見銘曰

心贊厥庸空門悠遠理難測仁祠誘善表至德俾
歸清淨協厥中殊方詭類聞見同永資福慧庶萬
極遐慶太平斯萬億

菩提寺記　續增

蜀城正南當二江合流之上萬井聯甍之內獨有
岡阜迴抱數里地形含秀而高坦木色貫時而鮮
澤以氣象言之不有金刹梵宇孰能主其勝勢乎
天寶末元宗巡狩此方崇護法教度僧建寺大啟
休福至德二年長史盧公元裕奏置此寺以菩提
爲號焉先是僧衆鄉黨耆舊相厥林野將興塔廟
徘徊凝睇漠然無所乃諗於草堂寺無相大師以
質之大師傳繼七祖於坐德三昧以不思議之知

西川節度使　段文昌　墨卿

見破羣心之蒙惑遂指茲地宏開法門大風行地
上而萬竅自號大師一言而天人感悅故得廣輪
棟宇版築垣墉翦榛莽以立宏規繚荒墟以羅物
象大歷初節度使相國崔公寧以此寺湫名修建
未就乃迎彭州天節山惠悟禪師以居焉禪師卽
無相大師之升堂法子也覺照圓朗了於實際以
方便說化導羣生流俗歸依其衆日倍經始之制
於茲復興其後有信心居士薛藏尹侃者生於岷
峨得其靈秀氣豪量濶宗敬二乘皆能以財發身
悟愛爲妄捐舍寶貨同修梵場蚩蚩之徒隨我先
倡方搆雲起儼如天成觀乎崇殿巍巍殫於宏麗
列柱同力以壯趾攢櫨分形以扶栱鬱紺宇而色
明洞綺寮以霞散金碧絢煥逢倒景而共照珠鐸
玲瓏無迴颸而獨響長廊之外江浦悠然高檻之
端雲峯對出有巖壑之松桂是人寰之林藪學無
生者得自在攝威儀者無缺落住持之益其何博
哉縣是言之非龍駕之巡幸無以建法幢懸雕栱
非大師之言授無以職茲地占幽奇非居士之舍

財無以集工輸成像設參會而來福祥冥感流慶
昌運推乎無窮今皇帝纘八聖之耿光奉三無私
以端拱則全蜀之保寧法輪之常運庸詎知其際
邪徵其建立以來招化檀施者有若寺主惠嚴姓
張氏操行端明始終無替絲歷五紀成此茂功押
寺臨堉大德元極德高宿楢振起律儀上座惠通
識敏量寬道藝兼備都維那行持典座行謙聰悟
多聞採詳經論或緇門挺秀戒行精嚴若衆流爲
川羣材成廈喜日月之既就歎成功之莫紀年代
悠緬易爲消失不立篆記將何以報多士之有聞
乎請余爲詞用述前迹銘曰

時久太平幽陵起兵騎入宮壺塵飛眷冥翠華西
巡旋復天京崇演法梁爲濟羣生藹藹岡原于江
之涘盤林走壤或隱或起建寺之辰經營于此誅
茅破藪夷高堙埤云誰知之大師所指萬材既構
百役齊功日就月將化爲蓮宮正殿渠渠觚稜倚
空長廊複宇霞截雲重乃有二士迴向正法能成
香刹標於濁劫瞻敬自生萬緣皆攝利益宏溥偉

哉善業西南巨鎮地足珶坊形勝之中愛此清涼
遠對前山終古蒼蒼貞珉既刻永播坤方長慶二

年記

城隍廟記續增

陽之理化任乎人陰之宰司任乎神人保於城城
保於德德者神所憑依也則都邑之主其城隍神
之謂乎蜀地七惟涂泥古難版築至秦惠王始命
張儀與蜀守張若城成都其環十二里其高七十
尺廨署廛里畫其下井幹樓櫓森乎上其金椎初
作壞頹莫就有大蔡周旋而行俾壘堵依準而立
卽今城也其神功乎由此而來乃墉洫崇濬啟塞
爲固萬雉邐迤一都繁會神明支持金湯繕完故
前年蠻寇卒來戎備無素但擾郊鄙不近闉闍閉
關戒嚴卽時罷退則扶傾捍患之力其陰靈幽贊
之神乎前之舊祠寓託隈僻偏陋偪隘星歲滋深
是用改度方隅惟新經構去乎幽奥就於高明其
日惟丙其辰惟巳其卦直巽其宮在西揭署於高
門宏敞於正堂丹雘於周墉圖繪於迴廡廟貌如

段全緯

生像容有睟神保是饗永安定位俾夫農無水旱人不夭札屏絕蠻夷阜安閭里護乎封域富庶乎億年爰書經營以昭祀事

古柏記 續增

宋進士 樞密學士知益州 田況 元鈞 信都

成都諸葛孔明祠古柏年祀寖遠喬柯鉅圍蟠固凌拔有足異者杜甫嘗作歌段文昌亦作文摹狀瓌奇人多諳誦故老相傳及記事者云自唐季凋瘁歷王孟二僞國蠹槁尤甚然以祠中樹無敢翦伐者皇朝乾德丁卯歲仲夏枯柯復生日益敷茂

觀者歎聳以謂榮枯之變應時治亂武侯光靈如有意於茲者誠爲異哉因命工圖寫備述本末以貽好事者自三分訖今八百餘齡矣

覺城禪院記 續增

咸平進士 知益州 王曙 晦叔 河南

後學以像設者有爲也滯於名相禪般者無心也曾是空寂著空棄相此既失矣從無入有彼何得哉我佛所以啟頓漸之門示悟修之路頓則頓悟言語文字之俱非漸則漸修六度萬行之不權實交映理事互融無一物不是於眞如盡十方皆

歸於已用大千世界猶若浮漚無餘涅槃有同作
夢盖達觀之上者豈常談之得乎益州覺城禪院
昔李唐明皇奄宅函夏有詔郡國各建伽藍并以
開元爲名皆一時之壯麗迨中和俶擾守臣負固
頭會箕斂惟利是視草創竊弄未遑寧居擅茗芽
之兼贏據隧肆而堞鬻以茲庭宇密邇市廛因而
有之莫我肯顧雲徒海衆曾何足以少留寶落琁
題沓不知其處所陶籬僅隔顏巷潛通若金石之
聞乃止不壞何神明所祐歸然得存今此院者即

開元之址也孟氏廣政中出女侍爲尼僊居其間
號延福院後棄而去復爲僧坊爰有閒中鐵幢長
老擁錫來游載營載葺衆號鐵幢院又有神操紹
續紀綱操授道信道信授秦人微禪師微歸關中
道信薦主僧務風雨攸敝禪頌漸興今傳法沙門
元信禪師俗姓眥氏本郡華陽人也幼齡穎悟脫
落囂塵辭親出家尋師訪道不遠千里行詣百城
飄然沉澧之間遍遊江漢之域聿來舊楚乃契宿
緣得法於郢州芭蕉惠情禪師情嗣南塔南塔嗣

先仰山先仰山嗣潙山潙山嗣百丈百丈嗣江西
江西嗣南嶽南嶽嗣曹溪卽禪師於曹溪爲八代
嫡嗣於釋迦如來爲四十一代法孫師機緣旣契
更不他之有願還鄉卜居演化言旋舊里求叶初
心道信喜師之歸延請入室密以傳授且俾與修
師音容粹和戒行高潔慈悲喜舍而爲專行住坐
臥以相應由是法衆歸心士庶仰懷乃謀締構乃
募檀般卓鄭隆富之家輿金而布地闔闔伎巧之
族運斤而成風樸斲九梴襍沓並人悅來而不
絕材甓積而居多遂量工程考廣袤易奇袤爲方
正變湫隘爲平夷自經始於辛卯告成於戊午凡
歲星再周天矣壇宇顯敞正殿翬飛戶牖重深禪
堂岑寂丈室清閟而奧秘僧房庫廩以虛徐齋廳
來茲勢之流廚庫有蒲塞之饌廣博嚴靜盈二百
間供具鍋敦約數千事又爲轉輪寶藏繕寫十二
部經珠交露縵彌覆其上金姿綵彩錯落其間實
福祥之淵源雄都會之瞻矚今知樞密院刑部侍
郎樂安任公昔鎭藩服仰師道行具以受佛付囑

悉心護持以延福蒼稱乃僭僞所署露章上請俞
詔下臨特賜今名彌光列刹仍錫隙地乃南其門
芝檢賁於蓼林雲篆揭其標牓而師宴坐一室應
病與藥載離寒暑不出戶庭初廬師雷公特奏命
服亟請開堂師問答隨機扣擊無滯故遠近道俗
多所歸依前後王臣靡不欽重曙雅遊苦早悟道
茲晚被聖明之優渥寄刺舉之聲政遽傳而至燭
理未康雖嚮師之名莫造師之室偶餘日之怡蕩
一款關以從容卽席而境閒忘言而機契風幡搖
颺直指仁者之心庭柏青蔥自識西來之意師旣
而曰夫示有作爲方便也撥無因果斷滅也方便
卽濟人無量斷滅則未法疇依惟茲院之紹隆懼
後時之堙漫且囑石之斯久願爲辭以見紀贊希
有事出和雅音胡其幸焉安敢讓矣一來廬阜卽
是遠公之社人永鎭頭陀欲刻簡栖之碑字

華陽縣學宮記原採
校書郎 張 俞 少愚
鄆邑

三代之學由秦廢蜀郡之學由漢興而天下之學
由蜀起歷漢至宋殿室畫像古制盡在則蜀之學

其盛遠矣哉始唐之衰侯王怙亂崩裂區宇盪削
典法民擾厥命不恪盜則兵仁義禮樂於世何有惟
孟氏踵有蜀漢以文爲事凡草創制度僭襲唐軌
既而紹漢廟學遂勒石書九經又作都內二縣學
館置師弟子講習以儒遣人王師既平蜀仍而不
廢華陽縣學館者僞廣政十二年作迨今一百餘
載矣棟撓墻圮鳥鼠攸居新進晚生陋而不顧有
宏農楊安之爲縣甚治慨念墜學哀羣士財因而
新之事未克究得江東沈扶來承其政益用儒雅
要歸於道興學飾像嚴翼堂宇上以遵朝廷之制
下以成楊君之故也惟華陽理於州內而州故自
有漢學前樂安蔣公既已大之今平陽文公率而
教之濟濟洋洋禮樂流衍縣鄉之學亦從而興上
動下效風化柔美可追古治可表後式長世不墜
惟賢是執宋慶歷四年楊君始修之後一年而沈
君克成之又一年晉人張俞爲之記

聖興寺護淨門屋記　續增　嘉祐進士第集賢殿修撰　李大臨才之邑人

成都府城之東偏有寺曰聖興御史大夫王承後

之宅也大歷初杜鴻漸領東西川節度使改爲永泰寺武宗時例毀廢大中三年僧定蘭華陽人苦行精進能外形骸蚊蜩嘬膚雖終夜不之却曰我報慈母恩也宣宗聞之詔至長安得對稱旨賜予優加遂可西還復構此寺塔廟堂廊無慮四百楹定蘭之功德行業唐翰林學士鄭處誨贊序甚詳此不盡記府城地狹人繁物夥又寺宇迫民簷寔爲闤闠故三門之外中除隙地乃溲溺之場耳溷濯委積曾無隔閡犬豕馬牛踐蹂習常監寺大師

文爽有道行博通經論每間慈憫心惡其不清淨之甚欲創屋翼張而蔽掩之庶幾寶房香刹蚤暮焚修祈福於四衆因建白府帥翰林侍讀學士王公素乃命簽書節度判官吳師服度地按視利病昭然若師之言不誣師自發私囊千六百緡造外舍十有八間於三門左右序且以護淨市民占止月僦置萬錢師告予曰底處無田產資給榱桷率皆摧圮今獲月租願以完葺充用決不可爲齋蔬之費來者主之不易其承則我之志行矣一有不

如是神明殛之當墜無間獄永劫沈淪無有出期可不愼哉予得而書之以深戒後之主者

壽寧院記 續增

張溥

儒之心迹佛之性相一也道不以心性爲體故求道于心性而不可得然所以冥于道者心性也迹相亦然道不存乎迹相故求道于迹相而不可見然所以行于道者迹相也宇之之謂廟層之累之之謂塔指廟與塔而問人曰此道乎雖至庸俾具答之也必謂之塔廟而不謂之道試反之曰非道

也則盍摧之彼其人必將鳴指膜拜而不敢作摧之之意推此則塔廟其佛之所以行道之迹相乎釋氏自永平迄今繇天子公卿士大夫或信而愛或詆而斥或泥而佞或毀滅而欲其忘其爲更閱多矣葢周唐之二武以君天下之重勢盡力而除之勢宜不得復興方是之時桑門蒲塞涕目洟鼻相與齎咨憤戚於隱伏之中居未幾而塔廟之嚴復興於天下而厚費生民之力不啻膏油之沃炭雖蹔灰死而卒之逾熾於前也意者禍福緣報必

有形驗而生民之震畏忻慕淪肌浹髓所不可得去邪佛以靜爲樂故凡塔廟皆潔精謹嚴屏遠俗紛獨成都大聖慈寺據闤闠之腹商列賈次茶爐藥榻篷占筵專倡優雜戲之類坌然其中以遊觀之多而知一方之樂也以施予之多而知民生之給也以興葺之多而知太平之久也此固壽寧院

荒蕪于昔而盛于今歟何謂之盛院莫大乎繼承而僧患夫寡今有文皇仁廟之麗翰章聖之文章以恩歲祝一人師徒緜緜日營月修是故書有完藏象有宏宇入其門而柱石潔然及其中霤而草木修然其爲殊尤絶盛而得之天人者有石楹尺而塔之形影皦焉發乎蒼顥之表此得之天也有孫知微之筆鬼神恐其暴形日星恐其運行林木恐其發生濤浪恐其奔鳴瘠者爲僧儳者爲道趨翔者爲衣冠之士此得之人者也其爲生者有温江四夫之田始于張忠定公詠之所畀而成于馬正惠公知節之所奏此其所爲日盛也初淳化寇

竊之後院爲廢田吏民植碑乎其中以頌上德于

是內臣王繼恩願招安而忠定作鎮乃議蒐擇名
行僧使筦是碑而得僧希白遂奏求賜今院名白
華陽人也姓羅氏其教外通吾儒經善草隸有詩
行于時安文惠王元傑始封益見而器之貽之以
詩奏授師名文鑒凡院之所繇盛皆文鑒爲之也
獨完藏經成于其孫文蘊大師重巽而藏經之堂
繼成于重復之手巽復皆言行謹厚人也復今爲
都僧正而求予記因書其本末云熙寧元年記

大聖慈寺畫記 續增

熙寧進士 成都路轉運使 李之純 端伯 滄州

士民補刊

舉天下之言唐畫者莫如成都之多就成都較之
莫如大聖慈寺之盛僕昔監市征歷二年餘或晚
暇與朋僚游所觀者纔十一二比將漕七年亦屢
造焉而未及見者猶大半今來守是邦俾僧司會
寺宇之數因及繪畫乃得其詳總九十六院按閣
殿塔廳堂房廊無慮八千五百二十四間畫諸佛
如來一千二百一十五菩薩一萬四百八十八帝
釋梵王六十八羅漢祖僧一千七百八十五天王
明王大神將二百六十二佛會經驗變相一百五

十八諸夾紳雕塑者不與焉像位繁密金彩華縟
何莊嚴顯飾之如是昔之畫手或待詔行在或祿
仕兩蜀皆一時絶藝格入神妙至於本朝類多名
筆度所酬贍必異他工資費固不可勝計矣其鑄
像以銅刻經以石又不可概舉此有以見蜀人樂
善鄉福不吝財施者蓋自古而然非獨今日之侈
自至德已後寫從官府尹監司而下僚屬眞迨於
今凡三百九十人有經數百年而崇奉護持無毀
者又以見蜀人敬長尊賢之心雖久不替噫其可

壬辰補刊

尚也哉四方之人至於此者徒見游手末伎憧憧
湊集珍貨奇巧羅陳如市祇以爲嬉戲衒鬻之所
而不知釋子隸學誦持演說化導亦無虛日故以
藏經大部律僧長講之數兼列云諸院爲國長講
計七十三座諸院大藏經計一十二藏

嘉祐進士
翰林侍讀學士　蘇　軾　子瞻
眉州

勝相院經藏記　續增

元豐三年歲在庚申有大比邱惟簡號曰寶月修
行如幻三摩鉢提在蜀成都大聖慈寺故中和院
賜名勝相以無量寶黃金丹砂琉璃眞珠旃檀衆

香莊嚴佛語及菩薩語作大寶藏湧起於海有大
天龍背負而出及諸小龍糾結環繞諸化菩薩及
護法神鎮守其門天魔鬼神各執其物以禦不祥
是諸衆寶及諸佛子光色聲香自相磨激璀璨芳
郁玲瓏宛轉生出諸相變化無窮不假言語自然
顯見苦空無我無量妙義凡見聞者隨其根性各
有所得如衆饑人入於大倉雖未得食已有飽意
又如病人遊於藥市聞衆藥香病自衰減更能取
米作無礙飯恣食取飽自然不饑又能取藥以療
衆病衆病有盡而藥無窮須臾之間無病可療以
是因緣度無量衆時見聞者皆爭捨施富者出財
壯者出力巧者出技皆舍所愛及諸結習而作佛
事求脫煩惱濁惡苦海有一居士其先蜀人與是
比邱有大因緣去國流浪在江淮間聞是比邱作
是佛事即欲隨衆舍所愛習周視其身及其室廬
求可捨者了無一物如焦穀芽如石女兒乃至無
有毫髮可舍私自念言我今惟有無始已來結習
口業妄言綺語說古今是非成敗以是業故所

出言語猶如鐘磬辦敝文章可悅耳目如人善博
日勝日負自云是巧不知是業今舍此業作寶藏
偈願我今世作是偈已盡未來世永斷諸業客塵
妄想及諸理障一切世間無取無舍無憎無愛無
可無不可時此居士稽首西望而說偈言我遊多
寶山見山不見寶巖谷及草木虎豹諸龍蛇雖知
寶所在欲取不可得復有求寶者自言已得寶見
寶不見山亦未得寶故譬如夢中人未嘗知是夢
既知是夢已所夢即變滅見我不見我因以我爲
覺不知眞覺者覺夢兩無有我觀大寶藏如以蜜
說甜衆生未諭故復以甜說蜜甜蜜更相說千劫
無窮盡自蜜及甘蔗查梨與橘柚說甜而得酸以
及鹹辛苦忽然反自味舌根有甜相我爾默自知
不煩更相說我今說此偈於道亦云遠如眼根自
見是眼非我有當有無耳人聽此非舌言於一彈
指頃洗我千劫罪

中和勝相院記 續增

佛之道難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其始學之皆人

蘇軾

山林踐荆棘蛇虺徂裸雪霜或刲割屠膾燔燒烹
煮以肉飼虎豹鳥烏蚊蚋無所不至茹苦含辛更
百千萬億年而後成其不能此者猶棄絶骨肉衣
麻布食草木之實晝日力作以給薪水糞除幕夜
持膏火薰香事其師如生務苦瘠其身自身口意
莫不有禁其畧十其詳無數終身念之寢食見之
如是僅可以稱沙門比丘雖名爲不耕而食然其
勞苦卑辱則過於農工遠矣計其利害非僥倖小

民之所樂今何其棄家毀服壞毛髮者之多也意
亦有所便歟寒耕暑耘官又召而役作之凡民之
所患苦者我皆免焉吾師之所謂戒者爲愚夫未
達者設也若我何用是爲剔其患專取其利不如
是而已又愛其名治其荒唐之說攝衣升坐問答
自若謂之長老吾嘗究其語也大抵務爲不可知
設械以應敵匿形以備敗窘則推口滬濛中不可
捕捉如是而已矣吾遊四方見輒反覆折困之度
其所從遁而逆閉其塗往往面頸發赤然業已爲
是道勢不得以惡聲相反則笑曰是外道魔人也

之於僧慢侮不信如此今寶月大師惟簡乃以其所居院之本末求吾文爲記豈不謬哉然吾昔者始遊成都見文雅大師惟度器宇落落可愛渾厚人也能言唐末五代事傳記所不載者因是與之遊甚熟惟簡則其同門友也其爲人精敏過人口佛齊衆謹嚴如官府二僧皆吾之所愛而此院又有唐僖宗皇帝像及其從官文武七十五人其奔走失國與其所以將亡而不遂滅者既足以感慨太息而畫又皆精妙冠世有足稱者故強爲記之始居此者京兆人廣寂大師希讓傳六世至度與簡簡姓蘇氏眉山人吾遠宗子也今主是院而度亡矣

大聖慈寺大悲閣記　續增

蘇軾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無所聞而能無所聞而能無所聞終於無所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況於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爲千萬

億身聚而爲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
寶目其道一爾昔吾嘗觀於此吾頭髮不可勝數
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率一髮而頭爲之動拔一
毛而身爲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孔皆吾身也
彼皆吾頭而不能爲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
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
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鴈而耳節鳴鼓首肯傷人而
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況千手異執
而千目各視乎及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
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遘乎
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接必有道卽千手之
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佛菩薩
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國非
有他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
於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而大悲
之像未覩其傑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內外教博通
其義欲以如幻三昧爲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
薩像莊嚴妙麗具慈愍性手臂錯出開合捧執指

彈摩拊千態具備于各有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雄偉壯峙工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余遊於四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法震乞文爲道其所以然者且頒之曰

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措其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眞實無異無手目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會不作思慮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劒盾諸械器經卷及香花盂水青楊枝珊瑚大寶炬白拂朱藤杖所遇無不執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故若猶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內自相攘攘何暇能應物千手無一心手手得其處稽首大悲尊願度一切衆皆證無心法皆具千手目

清風閣記　續增

蘇軾

文慧大師應符居成都玉谿上爲閣曰清風以書來求文爲記五返而益勤余不能已戲爲浮屠語

以問之曰符而所謂身者汝之所寄也而所謂閣者汝之所以寄所寄也身與閣汝不得有而名烏乎施名將無所施而安用記乎雖然吾爲汝放心遺形而強言之汝亦放心遺形而強聽之木生於山水流於淵山與淵且不得有而人以爲已有不亦惑歟天地之相磨虛空與有物之相推而風於是焉生執之而不可得也逐之而不可及也汝爲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爲汝記之不亦大惑歟雖然世之所謂已有而不惑者其與是奚辨若是而可

以爲有邪則雖汝之有是風可也雖爲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爲汝記之可也非惑也風起於蒼茫之間彷徨乎山澤激越乎城郭道路虛徐演漾以汎汝之軒窗欄楯幔帷而不去也汝隱几而觀之其亦有得乎力生於所激而不自爲力故不勞形生於所遇而不自爲形故不窮嘗試以是觀之

錦官樓記 續增

皇祐初登第直學士知成都 呂大防 微仲汲郡

蜀居中國之西南於卦爲坤坤有致養致役之義而風俗肖焉土地之毛善利絲枲爲之繒布以給

上國負於陸則經青泥大散羊腸九折之坂航於
川則冒瞿唐灩澦沈舟不測之淵日輸月積以衣
被於天下此之謂致養織文錦繡窮工極巧其寫
物也如欲生其渥采也如可掇連甍比室運箴勇
杼然膏繼晝幼艾竭作以供四方之服玩此之謂
致役錦官之職也有致養之順有致役之恭上自
帝后之服禁省之用而下至疆臣戰士之予賜莫
不在焉官廢久矣故時貢篚以絲布散於市民至
期而斂之或苦惡不中程或得輒私貲急無以償

則破產而不能贍元豐六年二月府言於朝曰歲
貢錦綺紈羅度以匹者萬四千其尤難治者七百
三十上布之費總二百七十萬募工而浣籍之人
歲費三十千八十人而足則不煩於民而得良物
以充貢詔可之乃度府治之東治室以爲織所與
閣於前以爲積藏待發之府所以達風燥而遠臭
溼也明年五月又詔以其所爲上供機院特置吏
以涖之凡歲貢之在官民者悉與領之益治綈錦
之精麗者千五百端募工滿三百不足則傚庸以

充之大率設機百五十四日用挽綜之工百六十四用杼之工百五十四練染之工十一紡繹之工百一十而後足役歲費絲權以兩者一十二萬五千紅藍紫茹之類以斤者二十一萬一千而後足用織室吏舍出納之府爲屋百二十七間而後足居噫修貢織供詔用藩臣之所宏先而常委於市人之手蓋繇僞邦苟政利於賤市遂廢服官之織因而不能改今商於籍工置吏之費則積習流弊衆爲蝥賊實有出於公而不入於織維之家者蓋亦多矣恭惟聖治更新使民不獲被其擾而吏無所容其姦足以度前古而垂後世矣大防承假守之乏實聞其命輒敘其所以然

呂大防

合江亭記　原採

江沱自岷而別張若李冰之守蜀始作堋以楗水而濶溝以釃之大溉蜀郡廣漢之田而蜀以富饒今成都二水皆江沱支流自西北而滙於府之東南乃所謂二江雙流者也沱舊循南隍與江竝流以東唐高駢斥廣其城遂塞棄棄故瀆始鑿新渠

繚出府城之北然猶合於舊渚渚者合江故亭唐
人宴餞之地名士題詩往往在焉久弗不治余始
命葺之以爲船官治事之所俯而觀水滄波修澗
渺然數里之遠東山翠麓與烟林篁竹列峙於其
前鳴瀨抑揚鷗鳥上下商舟漁艇錯落游衍春朝
秋夕置酒其上亦一府之佳觀也既而主吏請記
其事余以爲蜀田仰咸官瀆不爲塘埭以居水故
陂湖演漾之勝比他方爲少儻能悉知瀦水之利
則蒲魚菱芡之饒固不減於蹲鴟之助古之人多
因事以爲飾俾其得地之利又從而有觀游之樂
豈不美哉茲或可書以視後益因合江而發之焉

經史閣記 續增

集賢院學士 呂 陶元鈞 成都

蜀學之盛冠天下而垂無窮者其有三一曰文
翁之石室二曰高公之禮殿三曰石室之九經蓋
自周衰道微鄉校廢壞歷秦之暴至漢景武間興
章風化稍稍復講時文翁爲蜀郡守起學於市減
少府用度以遣博士遣諸生受業京師掾子弟爲
除繇且以補吏或與之行縣民用向化幾比齊魯

自爾郡國皆立學實文翁倡之所謂石室者存焉至東漢之季四海板蕩兵火相仍災及校舍絃誦寂絕儒俗不正興平中郡將陳臣高眣修舊補廢作爲廟堂模制閎偉名號一新所謂禮殿者見焉及五代之亂疆宇割裂孟氏苟有劍南百度草創猶能取易詩書春秋周禮禮記刻於石以資學者吾朝皇祐中樞密直學士京兆田公加意文治附以儀禮公羊穀梁傳所謂九經者備焉始漢景末距今凡十六代千二百四十餘年崩離變革理勢

不常而三事之盛莫易其故然則冠天下而垂無窮非夸說也考實以議也惟經史閣之成基勢崇大棟宇雄奧下視衆屋匪隘卽陋聚書萬卷寶藏其間斯亦近類三事傳千百年而不可廢者乎龍圖閣直學士濮陽吳公因其成也會僚佐與蜀之士大夫及其講師徒弟凡若干人飲酒以落之德風洋洋頌聲愉愉布宣於一方有若闕里弟子集雩壇之下歌詠先王道德而歸諸聖門又若魯侯泮水之上國人望其車旂和鸞而樂見之視其顏

色笑語而有感恩向化之意嗚呼其盛矣哉公純
誠好善治有本末所至以勸學爲先見一士可以
語道誘進之常若不及乃詩人所謂能長育人才
則天下喜樂之也陶於是推明公意而言焉夫治
性修身以及家國天下大畧本之仁義其文莫詳
於經監見古之人注措發施正邪粹駁與其生民
幸不幸其迹莫著於史世之學者不矜誦數而率
履其言不競多聞而愼擇其是則爲有得亦庶幾
善學歟初閣之營建皆幕府太常博士王君霽爲

之謀君修潔有文嘗典吳興郡學挈其規範來遺
諸生匪獨諸閣也

范文正公祠堂記　續增　家安國

公嘗曰周漢之興天下爲福爲壽數百年當時致
君者功可知矣周漢之衰天下爲血爲肉數百年
當時致君者罪可知矣考公之時朝廷致君之人
喜功畏罪尤多惟公之望節若南山貴名之起
揭如日月諸夏之廣盡九邊之遠凡有舌者皆
恥不談希文何耶好善優於天下而已矣善人天

地之紀也政教之本也其所以優於天下者能思
天下之所不思能爲天下之所不爲先天下之憂
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然知爲可憂則先王之
澤無不被於世矣知爲可樂則一夫之生無不獲
其所矣公之憂如是而竟無以解其憂公之樂如
是而竟不得享其樂豈成功則天歟公疏上壽儀
以正君諫楊太妃不可稱制以立母遮張華事西
晉以諷宰相此天下所不能思也公參大政首請
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詞減任子以除冗

官此天下之所不能爲也上百官圖以任人材舉
縣令擇郡守以固邦本保直臣斥佞人以明國聽
復游散去冗僭以厚民力此天下之憂而公先之
也西民禍兵公以龍圖閣直學士帥延慶橫山靈
武勢如腐槁朝廷乃以邠州管內觀察使授公公
曰漢御史出案二千石唐御史節度使以軍禮見
本朝學士丞郎出臨戎閫節度諸將望氣稟律皆
由朝廷之重也居內朝近侍之職有彌縫闕失之
道若貪厚祿換此外帥體當承迎朝廷指縱無復

議論廟算得失矣況西華之人知有龍圖老子不知有太尉也竟辭元昊以書窺伺朝廷公惡其僭號斥不爲奏自答其說諭以逆順禍福之理元昊卒伏公言稱臣請和此國強民息天下知其樂也然則所謂優於天下者舉是也於事則顯功也於善則麤迹也上臣之善大於禮樂世有不得其門而入雖房杜之美其如不能何庠序者禮樂之門也得其門知其文矣知其文達其情矣情文備則致君挈國之功言不下帶而禮化行如神矣吾宋

聖治迨慶歷僅百年太平之效以文致實景德祥符之風不減三代而功成治定未暇制作天下之人望禮樂之門不得而入公闢其門使天下由之雍泮之水洗天下之心後進之君子先進之野人參軌續轍可以論述制作者與時輩出然考積德之年天實有所興也成都學宮西南觀教之地二漢以降非善人之迹不存近世宏堂列像迨逾百人皆所遵德景行熙寧初公仲子丞相純仁漕蜀西南之人始得公像圖之經史閣西廡諸生歲時

謁款於前以筵所未稱愧甚及元祐戊辰寶文閣直學士李公尹蜀誠於應物樂於爲善凡可以成法者皆欲舉之客有告曰蜀有學自文公始本朝郡邑有學自范文正公始天下之爲烈者先王之所不遺法施於民者世主之所必報不遺之所以顯仁必報之所以立義事有惻然之仁子然之義一及於蟲魚草木雖曠代異古且猶不忘況赫赫耳目之前明德輔世及於士民乎願正公祠使天下爲善者勸李公樂其請命工成之於禮殿之東與石室對峙焉客喜而歌曰岷山之靈會公之英千歲之聲非雷非霆道德之澤以保我後生明哲之誠禮義之經百世之廟如日如星教化之功地平而天成

華陽趙侯祠堂記　原採

元豐進士知雙流縣楊天惠郫縣

吾里有仁焉銅山趙侯純祐名申錫本故家子有美才數試吏以能聞於人由州縣三陟考議郎知華陽縣華陽隸成都其治直府城中央戶版夥繁誦箠紛委固倍餘邑又與尹廷四五行臺纚連錯

峙勢相關制難於專達趙侯獨富風力敏功緒遇
聱涊事尤喜爲之縣故有沙坎堰不知起於何人
凡溉田三萬七百九十畝頗沃美然歲月猥深官
不時省堰寖堙缺江流亦遷去田因以廢夷在草
間雖世業者尚棄弗顧而浮客尤輕亡徙不可留
以故公租歲閣一千餘緡省賦歲閣四百餘緡而
私穫之失不在歲侯至則喟然曰曩輸入而今不
入曩穫美而今無餘豈終不可爲耶爲而新之豈
不在我由是訪遺迹按故道參校圖錄訂以耆舊
遂相地宜築隄故處高二十五尺長四百四十尺
其址之濶如高之數用木五百章揵竹二百箇役
夫五萬指不浹旬功告就水即赴溝支分派別油
油宛宛釃灌如初時願復故業者願就新廛者挾
牘自言唯恐人先鉦未交起塍壠飾治土膏和美
秔稻奮張於是草菜畢漑而洫有賸流人曰是非
水泉之利也侯實利我賦租迄入而私有衍藏人
曰是非田租之賜也侯實賜我乃即堰側構新堂
乃圖侯像於其中曰使世世子孫無侯忘也間走

人過余求爲之記余觀魏史起論西門豹不能美鄴田爲不仁不知引漳水爲不智豹賢令也其治鄴使人不敢欺當時無及焉者亶以一不圖此蒙不仁不智之名後世不以爲過及起繼之卒能化瀉鹵生稻粱爲鄴人所歌誠賢於豹遠甚今侯風力如是功緒如是假令與豹易地興起竝時吾知河內之績不在起在侯無疑也非直賢於豹而已頃者侯治廳廡得斷碑壁下蓋前令趙世長種柳詩也其自敘嘗從乖崖行柳按轡昇僊橋上隨而

觀者數千人乖崖號曰此趙公手植也宜呼曰趙公柳人咸應曰諾侯讀之及半忽驚悟髣髴類其疇昔所爲遽拓本示余且言當復種此以竟趙公故事然侯方從辟書佐漕幕柳之種否未可知余欲寄聲父老幸爲侯植五株堂旁勿剪勿伐以永侯愛思宜有益父老其聽余言毋忽政和元年記

御書大成殿額記 續增　工部尚書　席益 大光河南

紹興六年十一月左迪功郎新成都府府學教授范仲殳言臣所任成都府府學大成殿建於東漢

初平間天下棟宇之古無過此者而未有題榜願
陛下萬幾之閒親御翰墨揭之殿額以示人文化
成流道德之富覃及遠方之意上可其請卽命仲
殳乘傳以賜次年九月辛巳仲殳至自輦轂下臣
益備位牧守率顓僚佐出迎於郊拜受於先聖祠
下圜冠方領之士濟濟翔翔闔巷阡陌黧老黃幼
聳觀讙呼咸用欣戴天子闡融文教遐不作人之
盛德罔不奮勵感激興於禮義嗚呼懿哉晉丞相
王導有言方今國恥未雪忠臣義夫所共扼腕撫

心宜正人倫設庠序使俎豆之事幽而更彰以著
淳風流德化天子不以蜀之遐闊僻陋越在裔壤
肆頒宸筆光裕蠻宇烟霏露結之形鸞翔鳳翥之
勢煥乎如日月麗天雲漢昭回可謂甚盛舉矣昔
苗民逆命虞舜舞干羽於兩階七旬而來格宣王
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其詩曰矢其文德洽此
四國臣雖駑劣敢不推廣上意聳動蜀之士大夫
說禮樂敦詩書和眾安民愼固封守以仰裨中興
之業追蹤前古無忝聖神樂育之惠臣益頓首幸

甚紹興七年十月十日記

府學石經堂圖籍記原採　席益

蜀儒文章冠天下其學校之盛漢稱石室禮殿近

世則石壁九經今皆存焉自孝景帝時太守文翁

始作石室至東漢興平元年太守高朕作周公禮

殿於石室東圖畫邃古以來君臣聖賢然亦有魏

晉名流以故世傳西晉太康中刺史張收始畫非

也殿有畫自高朕始殆收嘗增益之今壁間又有

東晉人士蓋收之後繼有畫者不知誰氏也齊永

七年其相毋昭裔按雍都舊本九經命平泉令張

德釗書而列諸石本朝因禮殿以祀孔子爲宮其

旁置學宮弟子講習傳授故蜀帥尚書右丞胡公

宗愈作堂於殿之東南隅以貯石經益之先人鎮

蜀奏秩文翁高朕於祀典又請樂工於朝教士以

雅聲而後頻宮之禮樂文物粹然近古自國家三

雍之外無與比者鄉者皥字上國唯蜀賴天子神聖

威武得保生聚邑屋而吏覩軍賦爲急春秋祭奠

守者不親行勅下吏攝事以故風雨鳥鼠之虞不
至蠶舍蓋自東漢興平元年歲在甲戌始作禮殿
逮我宋紹興六年丙辰歷年九百四十有三其間
僞蜀刻石經之歲是爲晉開運甲辰至是一百九
十三年矣益實受命盡護全蜀兼行太守事茲歲
八月諏日在丁郡文學藏儀吏以不圮版築之功
中缺七十三字雖垂軒皇之衣裳舞有虞之干羽自當功成
於理外如其不然則伏湛行鄉射於東京征伐之
間王導興學校於江左草創之始是眞迂濶矣或

者聞此而猶未喻吾將賦子衿之三章悲原氏之
將落也尙友君子者知此心哉紹興七年記

寇萊公祠堂記　續增

鄭銓

府城之東有廟曰見報司者故太子太師萊國寇
忠愍公之祠堂也廟初本澄覺院治平二年賜名
正覺勅書存焉院初爲十方有禪師曰可居自雲
頂來住持因塑公像與雲頂山之神曰利國王者
竝祠於院之東偏歲既久鄉人事之頗著靈異民
相與質其曲直報輒如響遂呼爲見報司今雖有

僧居之而院實廢爲廟矣見報司之說頗不經而
傳之既久有不能廢然爲善爲惡使民知有所報
則有之足以示勸戒亦不必廢也紹興甲子廟將
壞鄉人徐復與院僧圓證率好事者再新之改前
日之佛宮爲萊公之祠堂公始正離明之位前爲
兩廡其東廡開一位以祠利國王其西一位亦塑
神像以居之祠堂之後爲齋廳乃住持之法堂又
改方丈爲妙音堂以備僧徒道場僧房齋庖皆備
視前日規模不復然矣復思歲月寖久人弗知興

起之由屬予記之予既爲誌其詳矣按成都古今
記正覺院與見報司俱不載惟前記祭祀門有王
者八而利國王在焉有公者十而寇萊公在焉前
記乃趙清獻公所集當時既載祀典則廟與院不
宜俱失續記乃王公時亭所修而廟宇寺院門亦
不錄故鮮有得其詳者春秋之祀官竝祭萊公與
利國王甚久又未知自何人始也今述其重修之
因以貽來者寇萊公之遺德則有國史在茲不
復述也然則生而聰明正直有功德於民死而祀

之固宜況事有可以起人之敬而生其良心亦何嫌而不書之哉

新修四齋記續增　紹興進士雙流縣令李　燾仁甫　丹稜

蜀郡文學椽李浩蘇詵具書告丹稜李燾曰成都學者日增統帥陳侯懼學宮不足以容迺即公堂之左右更築崇寧廢址新爲屋二十八楹分爲四齋疏爲四十八窗高爽靜深學者益趨焉總其費爲錢一萬九千緡有奇經始於去冬落成於今春而秋毫弗以煩民此美事也諸生咸願有所紀述

敢以告燾再郤而再至已迺喟然嘆曰營繕齋屋事固甚美雖不紀豈不粲然陳前而燾私竊有感焉則不可不爲諸生詳之蓋聞古之士皆有學學必有講習之處在家曰塾其曰庠曰序曰校蓋古因所處而立之名初未嘗有大小升降之殊也歲時朋萃羣集有司於是取賢斂才推而上之其不平教者屏之夫推而上之亦必有講習之處焉斯總名曰大學大學惟王者之都得有是名非王都則名曰學而已故鄉黨莫不有學謂國乃有學固

已失之且庠序及校皆所以名其講習之處云爾未始訂某處爲序某處爲校也亦未始曰庠不得名序序不得名校校不得名庠也昔孔子射矍相之圃葢以魯君之命致衆而論士然則圃亦學矣豈必曰庠曰序曰校而後爲學云乎哉若孔子固未嘗言庠序其言庠序則自孟軻氏始孟氏雖列三代學名而其義則專在養教及射修吾孝弟忠信而已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又曷嘗分東北西南上下左右或在廟或在國或在

郊春秋冬夏所居各異詩書禮樂所教亦不同如大小戴所記鄭康成蔡伯喈輩所箋註紛然交加雖巧辨曲通之成理考正求定終須掊擊況又增以成均米廩瞽宗辟雍膠射與夫三靈五府別號異詞叢脞雜遝混爲一條不可致詰先儒悟其齟齬難以位置則從而爲之說曰周兼四代之制葢一處並建四學非四學各爲四處也然其說要未允當姑置周勿問彼區區之魯而亦兼四代之制乎泮水詩今且存米廩鼓宗辟雍膠射不少概見

不知漢儒何所依憑而公倡異端彊人他類疑誤學者蓋其甚病在溺心以博未識古書之正僞更忡世資傅會緯說鎔亂經言遂使後世人主惑其名而不究夫學之實籠絡牽聯惟恐漏落崇侈士木贅聚冠履於孝弟忠信所當修者則未始致意焉其言豈不諄諄特其意倜倜然遠耳漢孝武幸從董仲舒等議立大學置五經博士舉孝廉增弟子員或獻雅樂或對三雍當時抑亦可謂彬彬矣然孝武實急功利士之精通秀穎者皆不肯游學

游學者特章句之儒初無益於成敗之數也逮孝昭欲救民間疾苦更召天下賢良文學以訪之則其所養竟非所用此不究實之害也光武創業未及五載於傾側擾攘之間亟立大學雖不免以識決事而崇尚儒術有意其推本之也孝明孝章是承是繼其後稍怠學舍鞠爲蔬園永建六年更造黌宇開拓房室舉郡國明經耆儒以充入之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弟游學逮太初之元編牒數踰三萬郭林宗申屠子龍雖高尚其事亦復周

旋其間獎拔人物扶樹道教爲諸生倡范孟博等與聞國政深議不諱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假託如黃子艾晉文經稱疾臥家士大夫請見弗許三府辟召輒加詢咨隨其臧否以爲予奪當時儻非假託得不謂盛乎要不可與先漢同日語曾無幾何旋遭鉤黨之禍議者反歸過於太學若是則學終無益於政祇有損耳是不然學之爲王者事久矣化民成俗匪學莫繇顧用之何若後漢之學是猶近古及其末造聲教廢於上風俗清乎下百餘年間亂而不亡匪學之力歟若郭有道名冠大學而超然塵垢之外不爲好爵所縻正言直節嶷嶷獨全彼子艾文經終賴符緯明及林宗輩排斥詐不得售禍發鉤黨太學何與也惜漢儒但指經術爲祿利之路而不推本於孝弟忠信俾人自進修所用者狹爾本朝詔徧天下立學肇於慶歷極於崇寧其得失之速有目共睹而三舍陞降月書季考之法纖悉備具大率誘以祿利故未見豪傑之士卓然自太學興起者此則士所共歎也夫修

其天爵而人爵從之又何俟於誘若誘之空激亢躁競不安命分是不耘苗而又揠之長者也獨明道景祐間胡翼之治湖州學其規模法古差近弟子往來營數百人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其出辭氣動容色人忽遇之不問可知其師爲翼之也磨礲浸灌之功多矣慶歷更新太學有司請下湖州取翼之法以爲大學法馬抑嘗聞翼之弟子各以經相傳授又別置齋舍楊曰治道凡欲明治道者肄業於茲如治民治兵治溝洫治算數之類咸因其性而肄業焉劉彝益治溝洫者至今猶以水利著夫豈苟然純用科舉爲學哉及元祐欲革元豐三舍詆訐苛繞之弊初命程正叔與顧子缺一字孫莘老同更定學制三人議別置尊賢堂及待賓吏師等齋實用翼之故事會胡完夫與正叔異趨事不果行今天下立學皆偏師生相與言惟作文義詩賦論策爾是猶曰子不給而況及科舉外事且徒飲食之而不於是取賢斂才無怪乎自忘自棄者之多也今多有是說欲減鄉舉十二三以其額畀郡

國之學使學者由是發身其得人未必不愈於三歲騶舉於其鄉者是或一道也而朝廷憚於改絃易調然好學者亦豈因是而遂輟其所好乎燾鄉侍講席嘗從容爲上言乞稍變試文體格無若今之煨醷熟爛庶幾豪傑有以自見上卽鄉納趣令就直廬條具疏得旨須再試卽行會燾去位事亦隨寢若試文體格不變又不於是取賢見才則郡國之學誠徒立爾必不得已翼之故事尙可倣依而馳騁使學者不妨課試如式復於科舉外專精

讀書且有以自食無復營求擾亂優游饜飫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比及成就則自當與古爲徒謂學果無補於當世吾不信也昔文翁初起學宮於成都市及元朔五年詔天下郡國皆立學宮蓋天下郡國學宮實自成都倡之後之爲成都者於學宮不敢不致力雖迷國誤朝若崇寧宰相其致力尤甚異時縱不說學亦必枝柱邪傾坊墁赤白蓋虛矜僞以干逢掖之譽今陳侯獨能躬行節儉削浮冗之費罷誇詡之燕日積月累創成大厦

其視文翁減省少府用度以成就蜀諸生無不及焉其爲德厚矣諸生曷亦思所以報之乎司馬相如雖文章冠天下然弗張四維似非吾黨揚子雲金口木舌眞漢大儒而出處之際未免跋疐彼莊君平李仲元沈潛自遂莫我縶維迺可敬仰爾嗚呼由文翁以來仕而顯者固多矣何君公趙志伯謙温等雖登三公君子弗貴也惟范景仁起寶元終元祐其進退雍容實光於莊李若景仁斯不負玉堂石室云燾無德之齒猥杖於鄉稱道不亂則燾何敢其私竊有感焉者蓋具此姑以復諸生其尚交儆戒哉

張忠定公祠堂記 續增

四川制置使 王剛中 時亨 樂平

謹按禮經曰有功德於民則祀之又曰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信哉是言也藝祖受命四方僭叛以次削平乾德中一舉下蜀首命參政呂公慶餘知成都越三十餘年更十二政而得尚書張公以繼之又五年再至率成考績其爲治太抵以嚴猛奮勵制其暴以精明果斷掩其姦以公平信義善其

俗訟至於庭據按一決悉中其隱百姓驚嘆以爲
神明而不敢犯及受代而去密令寫眞封以授僧
希白戒之曰後十年卽可開及期視之公適化去
而訃至矣於是蜀人慟哭罷市置公畫像於天慶
觀之仙遊閣建大齋會事之如生歲歲不絕迄嘉
祐巳亥府帥侍讀王公素始大建祠於府治之東
落成之日人無幼艾爭捧牢酒或喜或泣列拜於
庭雖周人之思召公襄人之思羊叔子無以加焉
旣又取公治蜀斷語可爲後法者凡百三十首圖

於壁嗚虖公之治可謂有功德於蜀人而蜀人懷
公德善亦可謂不忘者矣剛中猥以庸陋被命帥
蜀兼治成都距公又百六十餘年遐思風績卓乎
莫及嘗躬奠祠下徘徊周覽惜其歷歲滋多堂宇
且弊乃命卽其榱椽梁柱之撓弱而不支者瓴甓
階礎之缺斷而不承者高甍隆棟風雨之所飄剝
者長廊巨壁丹青之巳漫滅者悉舉而更新之仍
於祠後增接兩廊建堂三間築垣墉以周之而稍
植花木於堂北以爲士大夫謁祠游息之所且以

稱邦人嚴奉之意繼自今以往若時加修飭俾勿壞則爲政者有所矜式而吏民亦悅服而易治是眞有補於風教者其可不書以告後之人

紹興狀元左朝奉郎馮時行當可巴縣

紹興二十八年冬天子命中書舍人鄱陽王公出鎭全蜀明年四月至成都下車謁孔子廟顧見學宮圮毀不治喟然而歎且言皇上撥亂反正易干戈爲俎豆開立政化純用儒術常以萬幾餘閒手抄六經論語孝經孟子戰國樂毅晉羊祜列傳及

圖孔子與門弟子七十二人像躬爲敘贊頒之郡國藏之學宮以示惇勸以率斯文德至渥也成都西南大府當是時學校薦祭無位肄習無所其何以仰承聖明休德亟命度材計工涓吉肇事力不民役費不民取易腐敗而新之與新作而補其闕凡四百楹皆倣豁靚深精堅嚴賁公來視成諸生東自荆蘷西極梁岷金集廡下歡喜鼓舞咸願記載傳之將來公以命其屬部沈黎守吏縉雲馮某俾敘其興作之由且繫以辭公名剛中字時亨其

治蜀純用儒術其有得於經術者豈弟樂易之政無愧於前人詞曰

楠楩於山魚龍於囿物生有元彬彬學宮蓄儲其中登爲卿公聖神宅尊滌除妖氛煥以堯文夏梭周庠達於四方聲教洋洋皇曰岷蜀詩書之俗誰歟其屬振其殫竭孕其俊傑緊子近列西南巨屏絲絡參井惟公是命皇曰往哉惟撫惟懷實惟汝諧漢有文翁千載吏宗汝惟其同公拜於庭皇亟其行虎熊旗旌公來祁祁致其肅祇先聖先師顧瞻頹心經目營亟命鼎新刊山浮川巨桴雲連徒旅闐闐巳卯仲冬日旦昏中涓吉肅工千趾俱升趨之烝烝各奮而登翔然其成煥然其明杳然其深公其省諸邦人從之岌岌嶷嶷公升於堂而色而康嘉言孔揚諄複誨語父父如母邦人鼓舞歡傳萬口父兄師友更相進誘一日二日化行洋溢如風之疾惟皇作極貴儒尚德百王之式惟公之賢受命於藩皇澤遐宣幹旋樞機皇曰來歸蜀人其思樂石峩峩矢詩不多千古不磨謹記

智力之不勝義也久矣昔自英雄豪傑乘時嘯起有能仗義而行偉然正大指麾號令天下從之雖其不幸不克大有所成就於當時而風烈之餘猶足以聳動後世歷千百載尊仰而懷思之有不能自已者非以義勝故歟東漢之季王室陵夷曹氏怙姦賊之資以擅中原孫氏席疆大之勢以并江左皆矜尚智力求所非望非有志於王室也海內之士劫於威制雖俛首聽從而心不與之至後世

利害不相及則排貶譏笑未始少容惟蜀先主昭烈帝以宗冑之英負非常之略崎嶇奔走經理四方最後伐劉璋遂有蜀漢葢將憑藉高祖興王之地建立本基然後列兵東向誅有罪而弔遺民以紹復漢家大業其理順其辭直非若孫曹氏之自爲謀也當是時丞相忠武諸葛侯實左右之人品意象高遠英特駿駿乎伊呂之間應變機權本於道德內修綜核之政外舉節制之師欲以攘除姦凶混一區宇不負其君付託之意可謂社稷臣矣

彼其君臣仗義而行正大如此是以海內之士心與而誠服之舉無異論雖厄於運數屈其遠圖而後世有讀其遺書過其陵廟者未嘗不咨嗟流涕尊仰而懷思之也夫義之所在俯仰無愧天地且將直之見信於人亦其理之然哉成都之南三里所邱阜蹄然曰惠陵者實昭烈弓劒所藏之地有廟在其東所從來遠矣大殿南向昭烈幷冕臨之東夾室以祔後主而西偏少南又有別廟忠武侯在焉老柏參天氣象甚古詩人嘗爲賦之廟久不治風雨摧剝殿廡門墻率皆頹圮破缺像設僅存至或露處紹興二十有八年秋九月蜀當謀帥上親擇廷臣文武兼資可屬方面者得中書舍人王公命以龍圖閣待制制置四川使出鎮成都臨遣甚寵粵明年夏四月公始至用故事謁諸祠奠獻至此顧瞻太息曰有大功德於蜀人宜莫如昭烈忠武廟貌乃爾亦獨何心亟命有司繕治之鳩工庀材咸有程度以是歲十月已已經始落成於明年三月已丑雖號爲因舊起廢實再造而一新之

棟宇宏敞丹雘鮮明堅壯精密足以經久祠與惠陵皆護以垣墉限禁樵牧築室忠武祠北明潔幽邃有事於神者得以休焉葢舊所無也用公萬一千六百七十有八爲錢無慮二百萬木章竹箇取於津步商旅之征勞與費民不知焉既成命淵記之淵懼陋不克稱固辭公不許乃冒昧書其事葢嘗妄論王霸之說以謂義近王智力近霸竊觀昭烈忠武之所爲非深於王道未易明其心於千載上也今公之所學宏遠高明正論凜然一以宗王之如此意固有在非特以欽崇秩祀爲牧守之所當先也公名剛中鄱陽人開豁邁往而克勤庶事綜練周密治蜀之政百廢具舉不獨新此廟之可書也紹興三十年記

元和進士　吏部尚書　李石　中玉

續增

左右生圖記

左右生圖漢石室故事也文翁集蜀士教之分左右生若干典學從事以下若干合若干人其餘固

右兩序記其鄉里姓名而字之刻之石左生若干

有漫滅不可考者然自有此學即有此士漢歷世
暨我皇宋蜀學之盛當紹漢得書以補晉唐之闕
文寥寥亦復不可見惟熙寧中弟子員至五百時
則蜀守蔣堂密學也自三舍法罷學之士益落僅
至百五十人至張燾尚書增其員至三百括隱田
以廩之然亦歲去歲來閱春秋二補試濫食而惰
實業者未容盡去學司之籍更爲玩文矣蜀爲鄙
遠不得與東南士偕集成均獨有鄰州隨侍補入
之法而又以廩入爲限不德盡其來可嘆也會科

舉前之一歲士願肄業者學官以歲有限員爲守
請於兩提學學事司則願補其廩入之不足而無
拒其來由是聽以歲補入之數至八百餘員學官
擇其通經有獲者倡率而嚴其日考月書之程於
是西蜀之士畢赴相與自愛重多名秀俊乂相與
分八齋其鄉曲姓名以齒爲小錄以請於學官請
如漢故事書之爲辛巳左右生圖紹興三十一年

記

萬里橋記　原採

潼川運判劉光祖　德修
陽安

維蜀慕王化通中國最爲古遠載籍之傳尚矣至
周武王牧野之誓史官書之曰庸蜀羌髳微盧彭
濮人則其附聲教識仁暴概見於經矣獨秦見伐
資以取楚儀錯之爭是也而儀城具存至今自秦
置守李冰通二渠爲蜀萬世利今萬里橋之水蓋
秦渠也是則蜀號陸海蕭何藉之以基漢漢興五
六十載文翁守蜀始取蜀秀民立學宮教之學比
齊魯而司馬相如之文遂擅天下晚有揚雄氏續
孟荀之絃於漢之既衰漢祀中絕公孫述竊據蜀

蜀人以死抗述者班班風節又凜乎東京之首也
其後諸葛孔明用蜀以仁義公信懷而服之法度
修明禮樂幾於可復夫歷周秦兩漢千有餘年孔
明而以蜀通吳抗魏三分天下存漢社稷雖號霸
業實宣王風蓋孔明學探伊傅而迹并管樂蜀人
到今矜而誦之不忘今羅城南門外笮橋之東七
星橋之一曰長星橋者古今相傳孔明於此送吳
使張溫曰此水下至揚州萬里後因以名或則曰
費禕聘吳孔明送之至此曰萬里之道從此始也

孔明沒又千載橋之遺跡亦粗具非有所甚壯麗偉觀也以千載之間人事幾更興廢而橋獨以孔明故傳之亡窮其說雖殊名橋之義則一厥今天下兼有吳蜀朝廷命帥其遠萬里葢受孔明之任以來由蜀走闕道亦如之其於橋孰不懷古以圖今追孔明之道德勳庸而思髣髴其行事侍御趙公之鎮蜀也始至謁古柏祠卽命葺之明年作祠廟於其故營又明年新其故宅廟貌每日諸葛公三代遺才也馬法而人不怨任政而主不疑非天

下之至公其孰能與於此今其遺跡所存尚多而萬里橋者乃通吳之故事前帥沈公嘗修廣之猶陋弗稱且易壞久將莫支則命增爲石魚醮水爲五道梁板悉易以木而屋之橋成耽耽屋成繩繩嚴嚴翼翼都人大和會觀所未有民不知役而公亦樂之風煙渺然岸水秀而川景麗公與客登此葢未嘗不徘徊而四顧也雖然茲橋也過而弗能玩玩而弗能思者衆矣如公所懷風景抑末耳神交千古又安知諸葛公通吳之志亦未嘗一日不

在於中原也乎光祖忝公元僚公命光祖爲之記記其大者而遺其細蓋將以大者望公俾公之功名垂千萬世若曰橋美名公又與之爲美觀非知公者知公莫如光祖

石經始末記原採

紹興進士四川制置使范成大致能吳縣

石經已載前記晁子止作考異而爲之序考異之作大抵以監本參考互有得失其間顛倒缺譌所當辨正然古今字畫雖小不同而實通用耳考異并序凡二十一碑具在石經堂中子止之序曰鴻

都石經自遷徙鄴雍遂茫昧於人間至唐太和中復刊十二經立石國學而唐長興中詔國子博士田敏與其僚校諸經鏤之版故今世六學之傳獨此二本爾按趙清獻公成都記僞蜀相母昭裔捐俸金取九經琢石於學宮而或又云母昭裔依太和舊本令張德釗書國朝皇祐中田元均補刻公羊高穀梁赤二傳然後十二經始全至宣和間席文獻又刻孟軻書參焉今考之僞相實母昭裔也孝經論語爾雅廣政甲辰歲張德釗書周易辛亥

歲楊鈞孫逢吉書尚書周德正書周禮孫鵬吉書
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左氏傳不誌何人書而
詳觀其字畫亦必爲蜀人所書然則蜀之立石蓋
十經其書者不獨德剑而能盡用太和本固已可
嘉凡歷八年其石千數昭裔獨辨之尤偉然也公
武異時守三榮嘗討國子監所模長興版本讀之
其差誤蓋多矣昔議者謂太和石本授寫弗精時
人非之許而世以長興版本爲便國初遂頒布天
下收向日民間寫本不可然有訛舛無由參校判
知其謬猶以爲官既刋定難於獨改由是而觀石
經固脫錯而監本亦難盡從公武至少城寒著一
再易節暇日因命學官讎校之石本周易說卦乾
健也以下有韓康伯注略例有邢璹注禮記刀令
從唐李林甫改定者監本皆不取外周易經文不
同者五科尚書十科毛詩四十七科周禮四十二
科儀禮三十一科禮記三十二科春秋左氏傳四
十六科公羊傳二十一科穀梁傳一十三科孝經
四科論語八科爾雅五科孟子二十七科其傳注

不同者尤多不可勝紀獨計經文猶三百二科迹其文理雖石本多誤然如尚書禹貢篇夢土作乂毛詩日月篇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左氏傳昭公十七年六物之占在宋衛陳鄭乎論語述而舉一隅而示之衛靈公篇敬其事而後食其祿之類未知孰是先儒有改尚書無頗爲無陂改春秋郭公爲郭亡者世皆譏之此不敢決之以臆姑兩存之亦鐫諸樂石附於經後不誣將來必有能考而正之者焉子止又刻古文尚書於堂而爲之序曰自

秦更前代法制以來凡曰古者後世寥乎無聞書契之作固始於伏羲然變狀百出而不彼之若者亦已多矣尚書一經獨有古文在豈非得於壁間以聖人舊藏而天地亦有所護不忍使之絕滅中間雖遭漢巫蠱唐天寶之害終不能晦蝕今猶行於人間者豈無謂耶況孔子謂尚書以其上古之書也當時科斗既不復見其爲隸古定此實一耳雖然聖人遠矣而文字間可以概想則古書之傳不爲浪設予抵少城作石經考異之餘因得此古

文全編於學官迺延士張貞倣呂氏所鏤本再刻
諸石是不徒文字足以貽世若二典曰若粤羲之
類學者可不知歟嗚呼信而好古學于古訓乃有
獲益前牒所合方將配孝經周易經文之古者同
附於石經之列以故弗克第述一二以示後之好
識奇字者又安知世無揚子雲耆乾道庚寅仲夏
望日序

修學記續
增

楊甲嗣清遂寧

成都學宮自漢至今千餘歲祠殿講室頽然獨存

其西屬延三百楹壯麗廓大是爲崇寧新學而歲
久敝漏汙甚蜀連帥所統治繁夥月率一入學見
諸生爲故常講席徹即上車去不暇按行或有意
苴補破敗吏緣爲姦厚費府廩圬墁枝撐目所及
以誣不察故雖數加葺亦易壞淳熙二年六月敷
文閣待制范公自桂林移鎮全蜀始至謁先聖率
諸生謁拜庭下覽古歎息顧見屋宇陊剝木老石
腐則慨然欲興廢於是諏晝講度核經費虛實選
吏程督刮絶蠹蠹自禮殿石室與今學官講誦之

舍師儒之室黝闇缺落風雨入而鳥鼠宅者皆徹
新之葢踰年而役休沈沈翼翼嚴靚宏固爲西南
冠公來新學延見多士與耆儒宿師考難析義訓
誨熟復自左右序生與四方之觀游若弟若子望
公辭氣容色揚厲奮發願識嘉績顯刻以毋忘公
德公使甲記載本末甲辭不獲命則具著公惇本
勸學委訓示後與蜀人所欲聲公無窮者爲詞綴
語下公名成大字至能吳郡人以儒長者治蜀有
大惠利及民然其政發源實始興學其辭曰

遠哉茲學循吏所作勑荒鑄頑爰初維蘷築室考
宮誘民其間被之書詩惠我後人聖有廟祀士有
攸宇相其喬木曰此千歲孰傾不扶以雨以風掃
除壞汙起自今公斥材鳩工左規右程執斤從之
役徒蒸蒸乃崇乃治毋有庳腐廓爲新宮以就爾
士士曰樂哉其來翼翼誦歌講讀金石室壁公往
視成弁服在門揖之畢升進退齊平公曰士子吾
敬誨汝聖作斯學惟汝擇取葢古有訓自本自根
餘力則文以華其身滔滔利聲則非我徒毋墮爾

修愧此學廬士拜稽首載銘公言敢有斁遺公參在前井絡之區稿乾既濡民以順賴士勸毋怠公歸廟堂我思維勩毋壞于成以詔來者

合江園記續增　蔡迨

合江園唐尹韋忠武作後因其亭爲樓閣臺榭參植美竹異卉薈翳參差而春芳夏陰波光月暉以時獻狀無不可愛故爲成都園亭勝踐之最嘉時暇日方伯刺史與其賓寮名勝登臨燕衎傳觴授簡以極其驩幾與東平之谿堂山陰之蘭亭爭長

也而呂正愍之記實刻在石夫地因人而重則是園蓋可知矣然園可娛官官之人未必皆材又屬公府尚簡重燕游闊疎因弗以治樓欹亭陊花竹剪剃荒穢蕭條可念其無恙者獨長江茂林耳淳熙二年春李唐來爲是官入其寺傷焉欲善其墮圮而病其貲會提點刑獄晉原李公兼漕領府事唐白其故公亟出緡錢材甓畀以庀事址之墟者屋之宇之仆者起之楹桷牖戶上覆旁障之腐而缺者易而新之弗廢其舊而加壯焉而又補蓺花

竹叢條暢茂咸復其故園之壞而葺者數矣莫若今日之壞甚而葺之力而成之敏也非獨唐能張其官實惟晉原公達所以爲政雖職併事叢而細大必舉頤指如意致其下盡力焉它視此可知也工之訖宜有以志迨將入吳會艤舟亭下唐請書其事喜爲之書是年記

進士題名記 補錄○續增 進士第 樞密副使知益州 田況 元均 信都

蜀自西漢教化流而文雅盛相如追肩屈宋揚雄參駕孟荀其辭其道皆爲天下之所宗式故學者

相繼謂與齊魯同俗然世有治亂化有隆薄士之出處貴賤實繫于此唐季五代政紀昏微斯文與人幾至墜絕國家之起海內統一堯文舜明寖昌以大其設科考士擢取之多則前王之所未有益州自太平興國以來登進士第者接踵而出天聖景祐中其數益倍至慶歷六年一榜得十八人皇祐元年得二十四人他州來學而登第者復在數外其盛也如此豈非世化治隆人隨而興乎主學者議建榮名堂于宣聖殿之東北盡題皇朝及第

進士名列于石柱以示來者予嘉聞而遂其請又
爲之序昔皇祐二年五月一日也
宋潛溪先生遺像記續增　明　清逸處士鄭　柏叔端金華
公諱濂字景濂世居金華之潛溪至公始遷浦江
之青蘿山曾祖溥祖德政贈太常少卿父文昭贈
禮部尚書妣陳氏贈淑人姙七月而生公幼穎悟
讀書日記二千餘言人稱爲神童嘗從聞人先生
夢吉受春秋又從文肅柳公貫文獻黃公潛貞文
吳公萊攻古文詞年二十五講道著書義門鄭氏

之東明山名震朝野元至正中有薦公爲翰林院
編修者辭不赴大明太宗高皇帝定鼎金陵遣使
奉書幣徵公爲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入朝授皇太
子經遷起居注總修元史升翰林學士議封功臣
勳爵遷國子司業考京畿鄉試又考試天下士三
轉爲翰林侍講學士總修大明日歷拜翰林學士
承旨嘉議大夫寵遇優渥侍宴賜醉學士歌趨朝
賜以內廄名馬復寵以詩既而上念公文臣之首
侍從十九年制度興章燦然大備詔公年老致政

還冢官其次子璲爲中書舍人長孫愼爲儀禮司
序班封贈二代錫以楮幣文綺皇太子賜衣二襲
公歸三年以愼坐法舉家謫居茂州至夔門得疾
不食者二旬書觀化帖端坐而逝實洪武辛酉五
月二十日也公生於元至大庚戌十月十三日享
年七十有二葬於夔之蓮花峯下永樂癸巳十二
月二十七日孫恪負骨遷葬成都府華陽縣安養
鄉之原蜀王睿恩給道里費賜葬具遣文武士祭
奠墓所公娶賈氏封淑人子男二璲璲女二長適

賈林次適義門鄭杕生子爚焞惟公道德文章師
表當世敷昭皇猷贊翊治化名遍寰宇文傳外裔
傷參釋老之元妙諸家之奥旨而循循謙抑下士
接引後進孜孜聖學至老不衰觀其自贊志可知
矣所著潛溪集翰苑集芝園集合一百二十卷柏
家義聚賴公參定規範禮儀諸父昆季親承講肄
陶鑄教益俾禮讓文物稱重當世或仕或隱咸著
賢名以致朝野褒嘉縉紳歌詠皆公之力也柏生
也晚辱愛尤深開導誘諭恩猶父子公之瀕行盡

以遺藁畫像付屬親書四語云平生無別念念念
只麟溪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嗚呼公之眷念
義門其情至矣悲夫悲夫公之沒也舉家哀慟心
喪三年每遇生辰以潔牲致奠少長咸集拜祭成
禮示不忘教化之恩也柏猶恐歲月日久後生晚
出不知所自或怠於禮謹畧序梗概識諸遺像俾
義門鄭氏世世子孫毋忘公之大德云

復宋景濂官爵祭墓記 續增 吏部左侍郎 彭華

天生名世之賢輔弼一代之治其德業聞望當時

人重之後世人慕之固有關乎氣運而不偶然者
也若翰林學士承旨宋景濂先生其人焉先生在
國朝洪武間以孫愼坐法謫蜀之茂州行次夔門
抱疾而卒旅墓蓮花峯下永樂間蜀獻王念其爲
開國文臣之首具棺移葬成都之東郊外積歲久
之墓幾湮毀人咸爲之咨嗟涕洟成化間惠王謀
易窆地以圖其永於城東數里許營先生墓且爲
建祠肖像設主而祀焉門堂寢室傍室之制咸如
禮高明爽塏樹木森然凡拜祠下者敬仰而不舍

去宏治丙辰蜀之按察僉事王勅以翰林編修奉
勅提調學校修舉遺典達之巡撫都御史馮公俊
意謂崇有德報有功朝廷盛典也當我太祖高皇
帝定鼎金陵思得眞儒裨益治道宋濂應聘出焉
日侍左右而啟沃之功居多命輔青宮而導迪之
績尤著用敷教化人才因之輩出俾典論思朝廷
爲之增重凡斟酌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享
宴慶禮樂律歷衣冠之制四裔朝貢賞賚之儀及
勛臣名卿焯德耀功論次紀述之文悉稱上旨太

祖稱其侍朕十有九年忠誠可貫金石巾是觀之
則濂誠當朝之勛舊可以與國咸休食報無窮者
也然異鄉枯骨雖改窆於名藩而列典寵褒則待
舉於君上宜復其官崇之以祀匪惟表其學行妥
其英靈而且激勸四方之人也馮公俊偕巡按御
史魏君英各述其意以聞且謂僉事拳拳懇切舉
行至再固亟欲朝廷追褒者舊以敦風化誠爲有
見上覽其奏特賜兪允復其官如故命有司於葬
所祠堂內春秋依儀致祭嗚呼先生泯沒百有餘

年矣一日荷承休命而其名益顯天下士夫孰不
交口稱快哉巡按御史榮君華劉君琬布政使鄭
齡洪漢按察使李遜參政葉贊李進崔陞副使劉
璋黃潡參議沙璧喬縉僉事毛憲劉杲曲銳張禹
朱福胥謂先生之榮斯文之幸也不可無記以垂
諸後乃諉之予嗟予小子烏足以形容先生盛德
義弗敢辭故既述先生復官之由且序先生履歷
之實先生諱濂字景濂金華人潛溪其別號也隱
者張繼之謂其天分非凡誠意伯劉公謂其主聖
經而奴百氏柳文肅公謂其天分非凡識而濟以
精博之學在元至正中薦爲國史院編修固辭弗
就特膺太祖之徵擢爲儒學提舉繼改起居注偶
以疾歸上偕太子恩禮優渥未幾應詔總修元史
升翰林學士知制誥尋兼太子贊善大夫超拜翰
林學士承旨比致政還家寵賚特勝而褒封誥詞
皆上親製天下榮之平生纂述有日歷寶訓龍門
子凝道記周禮潛溪翰苑芝園蘿山等集醇正雄
健辯博閎深敷闡大猷藻飾治具陶冶造化之英

華啟發聖賢之蘊奧歐陽文公元謂非才具衆長
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斯先生眞命世之賢也然而
末路崎嶇茲命也夫今當道力舉遺典而崇重先
賢是克知所務者也嗚呼先生功在朝廷而文傳
後世殆將與日月爭光無俟言贅若乃追崇之典
實維始於今日予小子敢託名以傳焉按自洪武辛酉至成化乙巳僅百有五年則遷葬記百十有五年十字疑衍

江瀆祠記續增

正德辛未進士翰林院修撰楊愼升菴新都

天子卽位懷柔百神南瀆獻官史臣愼作祠記明
天子之纘大統光有神器爲百神主嘉靖初元仲
春吉日乃肇修羣祀初筮于巳丑原筮于辛丑大
昕具冕服御正殿臚句傳遐致精純四馳上卿洎
近臣徧於嶽鎭海瀆古帝先王先師皇祖諸陵分
命史臣愼祀南瀆大江恭代鬯贄往監攸沈禮章
有昈厥惟多儀夏四月庚辰卜人練辰有司備物
史臣展儀肅將天祝幽贊於神明舉爟張樂三獻
望燎巳事乃竣川靈荅貺榮光伏氣旭旭杲杲工
祝拜手稽首曰惟明天子不愛牲玉禮儀具備神

降嘏福慎曰是知天咫焉知民則福在和民和民在善政善政明神依失政民罔依民曰罔依神亦罔依明神失依淫祀其崇遠聰明醜正直求諸淫昏厲崇豐昵非彝明神其吐之愉壬比周忠直其羞之世用彫政用秕潤下反行罔象遂騰災疹重仍漂邑害稼叢降戾於茲邦厥驗惟不遠今天子懋建鴻基成民致神釐正祀典京邑首觀四方毀石經之廟墮元明之宮淫祠攸屏秩祀孔明凶人黜伏俊良交慶元蚩蚩咸蠲胥感矧曰明神其有怨恫明天子克享萬靈克和萬民惟明覘幽惟幽相明幽明禮樂厥鑒無歧嗚呼休哉爾工祝何知秘祝于祈年飾瑞于效珍寔陋往聞惟道洽德潤滌瑕蕩穢澤流南紀永我皇仁無疆之休哉史臣頌烈敬垂鴻休於茲石

嘉靖乙丑進士光祿寺少卿楊　名　實卿　遂寧

諸葛井祠記　續增

成都錦江街中舊有井其制與他井不同大約中虛方丈深二丈口徑尺許精工堅固非俗工所能爲以創自諸葛忠武侯故托之名然侯之爲此也

白有深意或曰蜀都上應井絡且當岷峨之勝故設此井以通王氣審如是則侯爲漢之心可謂無所不用其極矣侯本草茅一介之士窮臥隆中寄志甚高而託言甚近時未有能知者惟昭烈因徐庶之薦往造其廬問以事勢數語契合魚水斯投乃賊之不亡而漢之不帝惴惴旦夕是故智之所及力之所能眞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且欲以人勝天以神設教如臨邛火井其勢漸微闕而噓之使之復盛由茲而觀則修井通氣亦事之所必有者

侯之報漢何其忠且切哉顧歲久井且湮沒匪但疎遠即鄉里之人詢厥所在皆茫然莫能對殊可慨矣今年春蘗谷王公以大中丞拊循我蜀其治雖因時損益而其意則多述侯之舊大抵開誠心布公道以身許國以德飭政所以爲之主本者遠相符合故也考古修廢偶及此井遂命有司大加葺治井上覆以方亭前別設旱碾以利民用井南設屏門一內建正廳三間以祀侯像左右爲廂各二門戶區別皆前此所未有者工已名適以訪醫

入省成都知郡大夫馬君過予而告以其事且屬之爲記余自有知以來嚮慕往哲每讀史傳至伊呂才致必掩卷嘆仰若難乎其繼至漢而得侯又復暢然以喜也由是而益究心焉乃知古今人所以爲學與夫學之所以爲用判乎其不相若而不覺悽然以悲夫身有出處道分體用回理勢所不能免然自宋儒始諄諄言之漢以上則不必然也伊呂余無庸論即論忠武侯方其躬耕南陽與廣元公威輩何所優劣及蒙三顧而後出出而經略中原謀猷舉動必中機宜雖其時尚紛爭未暇於制禮作樂興復古道其以安危爲已任親賢遠奸信賞必罰事先大義言合衆心規模之宏非兩都將相可望至於用兵如神十戮九中張韓鄧馬未許比倫其學之爲用果何如哉陳壽薛俞輩固不足道宋儒評品亦未超然乃曰若侯者體正大而學未至其甚者謂眞以管樂自許嘗爲後主寫申韓六韜書及勸昭烈取荊益以成霸業遂斷然以其學爲駁雜嗚呼出處有光體用無缺侯眞秦漢

以上之醇儒也而宋儒之論乃如是不知彼所謂學又果何物也哉識者謂舉宋儒以秉鈞當軸未必於事有濟要未可不謂之知言也乃如木牛流馬八陣七縱之事特侯緒餘往往奇之大加稱賞見豹一斑恐非定論矣唯傳侯者云其餘力所及官府次舍橋梁道路無不繕理茲言其有確乎余嘗謂伯仲伊呂禮樂有興與三代遺才之歎庶於評侯爲正而拘士之說政自無所損益也蘗谷公葺理斯井亦勿翦召棠不伐孔林之意且使後之人知賢者所遺萬世不泯而因小求大必有以侯爲之師者風教所繫豈小小耶若以爲奇其事而章之不可以語二公異世之同德矣余明非知人直陳所見附於記井之末雖不及見侯尙幸見蘗谷公而請正之也公何以教余哉

重修成都府儒學記　續增　隆慶辛未進士　按察使司副使　曹　樓　欽縣

余覽史籍見文翁當漢武時天下承秦後人不知學蜀最僻陋而獨首建學校遣子弟入太常修先聖業其效至文學比齊魯常歎美之思一觀其遺

風焉已而承乏拜西川督學之命安治之明日祇謁先師周視學舍見其規制赫奕氣象森古詢之則相傳爲禮殿之舊蓋愀然有餘感也學故修葺於宏治之十三年越六周星圮壞湫隘傾欹支拄時久則敝其理固然顧非所以妥聖賢而崇文教況首郡實全蜀之倡泮宮尤具瞻之地哉欲新之無與計者適郡守耿侯初至見與余意合而或者難之謂費非數千金未易辦役非二三年未足就況木政旁午事在中梶耿大不然請得外府金五百粟千石勤里旅三月而以落成告余視焉則殿廡更新門堂重麗黝堊丹碧綦錯熒煌石砌堅完垣堞峻整不獨師儒寧其居而聖賢棲靈之所亦足以肅拜瞻而虔禋祀矣心樂其成而異其速諗其故則費大半出耿侯俸錢而父老子弟嚮方慕善任勞宣力者咸激於侯之義故財不詘公帑工不費時月而事以克竣學博士及弟子員請余記以傳夫文學吾職也記惡可已爲之記曰吾聖人之道等於大地彌綸乎宇宙而貫徹乎人心生民

舍是無爲命脈矣官師舍是無爲政教矣彼文翁何人漢何時而乃力行教化大振文風豈吾道有將昌之運而首試之蜀抑天將開蜀人文之盛而潛啟其衷耶一時卽有司馬相如張寬輩顯於朝後之學士大夫誦詞賦之英誇七車之富不獨羨二子而歸德文翁文翁雖賢不有二子亦無以成其美矧今熙洽之朝隆於漢代師帥之賢不讓文翁而蜀士之盛遠邁古昔其何以自樹立而稱飭學者意卽以學宮喻夫子宮墻稱高美然五倫其墨者在焉子亦見夫匠氏之營斯學者乎基址奠矣羣材具矣必端其意嚮注其神視直以繩經以墨而後門列戶分棟隆楹峙數仞之墻指顧而成則脈理貫通而操之有要也學亦如是矣今聖道稱大興而人各就其性之所近安於意之所嚮以自爲習百家諸子乘閒開竇爭門名家啟歧途而塞道眞鈎奇翼詭之士博聲華競世利蔑棄倫紀綱常於不恤蓋身遊聖域賢關之內而不覺自竄

於戎徼夷島之外戾於夫子之指矣耿侯新斯學也夫亦有厚望焉耳諸生處止其中而欲不愧斯學其說在聖訓而其事在日用也毋迂視誠正之說則繩墨端毋支離六經之門戶則趨向審毋撓折五倫之棟楹則植立固聖人之堂奧吾且登焉而漸於入室即端木氏所稱美與富者心親之而身有之矣此學庶不虛哉若務華而漓其實絫高而削其址過孔子之門墻衆且麾之彼文園侍中尚不負文翁爾諸士亮不忍負耿侯必有進而求

之者矣耿侯諱定力楚之麻城人起家進士初爲駕部郎有聲其學實宗伯氏伯氏倡道東南爲海內宗侯講其業故治尚德化崇本務若此舉尤其守成都首事云

大儒祠記 續增

隆慶辛未進士 成都知府 耿定力 子健 黃岡

成都之有大益書院創自正德戊寅歲越嘉靖甲申始落成即萬眉州相府故址也督學使者萃三川髦士爲除舍授廩立程而教之一時號稱得人內江趙大洲先生其最著者以宋周元公曾僉判

合州二程侍太中廣漢伊川又涪州編管尹和靖
就其師涪州注易與華陽范淳甫綿竹張敬夫蒲
江魏華父俱祠祀之使諸生有所矜式已考明薛
敬軒以大理督餉至蔣道林以觀察水利至與合
州鄭立齋祠祀中歲丙寅豫章胡廬山先生入
蜀督學首定祀典萬歷丁丑故相張江陵盡毀宇
內書院毋使諸生聚議大益書院亦在毀中諸儒
木主尚存弗祀也歲丁亥督學使豫章郭相奎先
生爲胡公高弟展謁祠下低徊嘆曰學以景行祀

以志思大儒在蜀可弗祀乎爰檄郡邑修祀事題
曰大儒祠因諸生請又以大洲廬山及前觀察使
孫淮海祔主入祠命不佞力記之不佞力念洪荒
既闢維世覺人曰君與師自天子以至一郡一邑
之長皆君也自聖人以至一言一行之善皆師也
君之治績顯而易見師之教澤隱而難明然不藉
名位不假刑賞風施奕世澤流罔極尤稱師哉大
哉孔子爲萬世師矣漢唐鮮眞儒獨以詞賦擅名
學者貿貿焉莫知所師元公崛起荆楚主靜立極

壬辰補刊

蜀其過化也彼其初風之未同蜀與中原尚分黨而角立迨其既也張魏二公同聲相應異世而宗濂洛之教信哉師道立而善人多矣淳父文章節義蜀人所共推轂而依依與吟風弄月者爲伍豈無所師承耶明聖人御宇作之君師淳化所漸眞儒輩出士之秉道而入蜀與蜀之應運而名世者皆薄辭章而崇本實尚躬行而窮性命無論漢唐葢駸駸乎由元公以上溯孔子皆然矣古者上帝有專祀列國祀其境內山川諸儒在蜀辟則名山

大川也是祀也不出蜀都而有餘師焉可已哉世人欣豔富貴者至天子之宰相極矣萬眉州不能撫有第宅張江陵不能禁人之必不崇儒亘古今參天地在此而不在彼學者其重有省夫

錦江書院奎星閣記 續增 國朝乾隆壬戌進士順天府尹顧汝修 息存邑人

錦江書院文翁石室故址也三代而後實開學校之先先賢遺跡此爲最古講堂後舊祀魁星覆以數椽僅蔽風雨又其地落而下者三尺有奇旣隘且卑大懼神靈弗妥益無以壯觀瞻今年春余謬

膺院長思創爲閣商之觀察卜念亭先生先生曰
然聚諸生而語之諸生曰唯唯於是建未之日築
臺高五尺周十二丈登降三級爲甬道以屬於堂
長九尺高三丈悉甃以磚矢棘砥平人稱爽塏度
木伊始念亭先生署篆永寧觀察劉潔亭先生攝
事謂院長諸生之力不能者卽謀公助以竣斯役
爰告方伯暨成都太守以及郡屬諸縣尹各捐俸
以觀厥成閣之高三十尺餘升奎星文昌於其上
以應星象閣下奉

至聖先師位爲朔望行禮地敞以飛簷翼以迴廊質有
其文雅稱茲土抑余考石室之建在周公禮殿劵
燬於火東漢高眎重修之創爲方楹刻記其上歷
千數百年至趙宋時歐陽永叔獲見其文大加嗟
賞謂與金石同壽余乃備述始末方其柱而雕之
兼存漢制俾後進得以考焉時乾隆三十二年歲
在疆圉大淵獻長至月之二十八日也

乾隆癸未進士
四川學使吳省欽沖之
南滙

關帝墓記　續增

鬼神之情狀其精氣聚於廟而墓直以形體故古

不墓祭墓之以衣冠始於司馬遷封禪之書又漢
時用叔孫通議衣冠藏原廟者月出一遊若以是
聚精氣其不得已而號復以葬或所在思慕以日
用佩御之物多爲封樹據今考古垂信來葉采風
者蓋有責焉今華陽南門外萬里橋之左傳有張
桓侯墓考楊愼四川總志無之惟言前將軍關侯
墓近惠陵先主以衣冠招魂葬而康熙丁亥楊甲
仁碑言巡撫能泰贖於里戶而復之蓋亦幾湮蝕
矣按帝以建安十六年留鎮荆州二十四年十二

月遇害鍾繇尚書宣示帖稱權十月表捉係初據
江陵虜士衆妻子時事帝既遇害權以首送曹操
以諸侯禮葬其屍見三國志注所引吳歷先主恩
若兄弟招魂號復皆情事所有至桓侯遇害在章
武元年六月閬中祠與墓曾瑩嘗記其碑而地志
失載會記若帝墓則趙忭成都古今集記序曰荷
聖寺有楊曰關公墓後得孟蜀僧仁顯華陽記知
廟在荷聖蓁在草場蓋自世代變移地名譌舛如
建安五年曹操表封漢壽亭侯屬武陵郡荆州刺

史所治至葭萌之改漢壽乃建安十九年先主取
蜀後事非帝所領封足跡亦未一至蜀要惟是志
在春秋冀復王業不幸爲豎子所禍歷世至今威
靈顯爍官立廟則曰武廟與文廟埒憶戊子四月
省欽撰進加封冊文循故事云其追封爲忠義神
武靈祐大帝
上親御丹毫改其字作謹此固
六聖人齋莊中正之盛心而非光日月塞天地之志氣
則亦無以致此帝史論壯繆今

祕論曰忠義廟祀遍天下神亦如水在地中茲墓之傳
雖不及當陽之墓之著而自宋及今時晦時顯世
之續靈蹟錄文獻集者夫有所徵信也嗚呼兩京
四百年豐沛南陽從龍者里墓勘考先主艱難末
造鼎足懽分帝墓至今傷惠陵東稍南而諸葛武
侯龐靖侯趙順平侯姜襄平侯諸墓遠近布列樵
蘇禁采不期敬而人敬之非直漢澤之深且長抑
春秋之志也而貌廟者能無昭事哉
東文昌宮新建奎星閣樂樓記 續增

西宮之垣三而降婁居首四垣之宿七而奎居首
奎之爲辰也次列一十又六度奎之爲星也位曜
一十又六座乃天之武庫九尺下爲天中道東曰
壁主文章天下圖書祕府也明則圖書集道術明
君子進故奎必聯壁而輝
文昌六座戴北斗魁匡天之六府四曰司祿黃潤光
明天瑞臻萬人安殷巫咸魏石申齊甘德分黃赤
黑以紀點而說則同河圖括地象曰嵎山之精上

爲井絡益州分野因捫參而歷井迺輝壁以聯奎
蜀郡治
文昌宮有四而東最盛西橋曰洪濟流醴爲九南閣
曰同慶層疊以三錦江乃右自宮前滙之而左涵
英龕秀顏曰江上靈宮宮南有樂樓鄉之賢士大
夫今建奎星其上西拱玉壘東揖眉峯蒼萃盤蟠
洵人文淵藪也雪山方映之而增高錦水且沿之
而益麗上以翊
聖天子右文之治光華日月雖西南遐壤而井照參輝

乾隆辛卯舉人
永寧縣令　朱雲煥霞堂
江陵

壁開奎聚將范太史淳甫張宣公南軒魏文靖鶴
山之道統聞見遙知而文苑之卿雲淵寬李蘇虞
揚後先輝映更不待言矣左太沖所賦江漢炳靈
世載其英復見於我
皇清人文之化成上應天文彪炳坤維文芒飛射牛斗
戴匡司祿榮光上燭天庭直駕漢五星會井宋五
緯纏奎而上之誠千載一世之偉遇也於乎盛哉
多寶寺雙石幢記續增　嘉慶甲子舉人　潘時彤紫垣邑人
錦城之東十里許有寺曰多寶古刹也山澗縈紆

林麓幽靜儼然別有洞天曩予侍先君謁祖墓過
之往來恒憩焉因得周覽上方遍諮遺老欲溯寺
之從來杳不可得惟前京兆尹顧密齋先生手題
聯額猶存後誦先生多寶寺十詠其序亦云未審
何年建置以是耿耿於懷者久之乙亥夏
邑侯董樸園先生不棄譾陋令勷修志之役於是遐
稽古跡博採遺文舉向之湮沒不彰者胥藉以顯
而於寺不無[illegible]憾一日省墓還又憩於寺散步後
圃有屋數椽半就傾圮中肖釋子像遂披荆榛掃

塵坌見石幢二峙龕左右一鐫佛頂尊勝陀羅尼
咒一鐫妙法蓮華經以梵語不之省繼念幢面壁
處或有異視之於左幢得文數十行敘寺始末甚
悉乃明成化間釋子量撰於右幢得文三百餘字
所言與前合葢
國朝雍正間物也惜不著姓氏讀竟喜甚亟錄以歸夫
寺之建自唐迄今幾何年矣其間卓錫則有禪師
寶掌藏經則有法師道因他若金頭陀之建解院
住持量之植竹柏與夫百城上人之修舉廢墜遺

塔巋然均可傳諸奕禩乃志乘不載耆舊無聞遲
之久而後著豈前之人秘而不宣耶抑後之人忽
而不察耶不然物之隱見固有其時殆莫之爲而
爲者耶昔密齋先生嘗欲偕二三同人泛舟溪上
觴酒賦詩俾得與合江迴瀾諸勝蹟媲美於東郊
予先君亦以松楸密邇每欲考寺之源流勒諸石
皆不果今幸稔所由始表而出之固鄉先達之素
心也又予先君之夙志也既登其文於邑志復慮
後此日久并所謂石幢者亦無存焉爰述其犅畧

如此而爲之記時嘉慶二十年歲次旃蒙大淵獻
皐月二十一日也
廩膳生 鄧學中 祿卿

折桂橋記續增

橋何以折桂名乾隆己酉秋永川魏君德牖應鄉試畢偶遊於此有童子折杜一枝來前曰奉長者命贈子爲簪帽而去魏君未之覺及歸同人笑問所從來咸以爲蟾窟高攀之兆及榜發果褒然首舉因攜錢十數緡訪舊遊處求所謂童子者渺然無迹佞之數日卒不遇於是出其錢於橋北建土地祠并題其橋曰折桂余始聞而訝焉及詢悉其顛末乃信世多韻事名不虛傳已恍然於古所稱柳汁染衣芙蓉入鏡之說良非誣也爰樂得爲之記

華陽縣志卷三十九 中

藝文 碑記 吉

益州多寶寺道因法師碑文 并序○ 續增

唐 中臺司藩大夫 李儼 仲思 隴西

大哉乾元播物垂象肇有書契文籍生焉雖十翼精微陰陽之化不測九流沉奧仁義之塗斯闡而勞生蠢蠢豈厭塵門闇海茫茫恒漂苦浪亦有寶經浮說錦籍寓詞駕鳳升雲驂龍棲月跡均轉縷空溺志於邪山事比繫繩詎知方於覺路孰若訓

昭金口道祕瓊箱靜痛毒於三漏拯橫流於五濁是生是滅發蓮花之音非色非空被栴檀之簡暨乎鶴林稅軫涅槃之岸先登鳥筆記言揔持之菀斯闢結集之侶揚其實諦傳授之賓宏其妙理然則紹宣神典幽贊元宗跨生肇以遐騫追安什而曾騖可以聲融繡石采絢雕圖則於我法師而見之矣法師諱道因俗姓侯氏濮陽人也自繞樞凝祉紀雲而錫允貫昴摛祥奠川而分緒司徒以威容之盛垂範漢朝侍中以才晤之奇飛芳晉牒衣

冠繼及代有人焉祖闕齊冀州長史父瑒隋柏仁縣令竝琢磨道德砥錫文藝或題輿展驥贊務於千里或亨鱸製錦馳聲乎一同法師稟祐居醇令章縱哲覃訏之歲粹采多奇髫齔之辰殊姿獨茂孝愛之節慈順之風率志斯在因心以極年甫七歲丁於內艱嗌粒絕漿殆乎滅性成人之德見稱州里免喪之後乃發宏誓而以風樹不停浮生何恃思去髮膚之愛將酬罔極之恩便詣巖巖道場從師習誦而識韻恬爽聰晤絕羣曾不浹旬誦涅槃二袠舉衆嗟駭以爲神童逮乎初卯方蒙落髮於是砥行飭躬架德緝道篋蛚能剪心猴久制遡流增智望井加勤在疑必請見義思益尋講涅槃十地洞盡幽微寤齒名流咸所歎異及受具戒彌復精苦若浮囊之貞全譬圓珠之朗潔始聽律義遍訖便講辨折文理綜核指歸十誦之端五篇之蹟寫紙均美傳燈在照又於彭城嵩論師所聽攝大乘嵩公懿德元猷蘭薰月暎門徒學侶魚貫鳧集講室談筵爲之闐隘遂依科戒而爲節文年少

沙門且令習律曉四分者方許入聽法師夏臘雖
幼業行攸高獨於衆中迴見推挹每敷攝論卽令
覆講而披演詳悉詞韻清暢諸方翹俊靡弗歸仰
於是遍窺釋典咸通密藏五乘之說四印之宗照
盡幾初言窮慮始每摳衣講席隱几雕堂舉以玉
柄敷其金牒渙乎冰釋頤然理順延惠風而不倦
同彼淸流鷹來饗而無疲類夫虛谷搢紳之客慕
義波騰緇黃之侶承規景赴法師志求冥寂深厭
囂滓乃負褰褰嘗銷聲太嶽寢谿扃岫飲露餐霞
樹偃禪枝泉開定水凡經四載將詣洛中屬昏季
陵夷法網嚴峻僧無徒侶弗許遊涉於是杖錫出
山子焉孤邁恐罹刑憲靜念觀音少選之間有僧
欻至皓然白首請與俱行迨至銅街暨於金地俯
仰之際莫知所在咸謂善逝之力有感斯見非夫
確至曷以臻乎旣而黃霧興祆丹風起孽中原蕩
覆具禍以盡法師乘杯西邁避地三蜀居於成都
多寶之寺而靈關之右是曰隩區遠接荆舒近通
邛僰邑居隱軫人物囂湊宏才巨彥碩德高僧咸

挹芳猷歸心接足及金符啟聖寶歷乘時運屬和平人多好事導元流於已絕闢妙門之重鍵法師以精博之敏爲道俗所遵每設講筵畢先招迓常講維摩攝論聽者千人時有寶暹法師東海人也植藝該洽尤善大乘昔在隋朝英塵久播學徒來請接武磨肩遑公愾爾其間仰之彌峻每至法師論義肅然改容沉吟久之方用酬遣法師抗音馳辯雷驚波注盡妙窮微藏牙折角益州揔管鄧國公寶璡行臺左僕射贊國公寶軌長史申國公高士廉范陽公盧承慶及前後首僚并西南嶽牧并國華朝秀重望崇班共藉聲芳俱申虛仰由是梁嵋之地庸濮之甿飲德餐仁雲奔雨集法師隨緣誨誘虛往實歸昔曇翼高奇教闡沉犀之壤法和逼敏道著蹲鴟之域協時撥事抑亦是同考業疇聲彼則非衮而以久居都會情異傚眞養中晦跡可求天解復於彭門山寺習道安居此寺往經廢毀院宇凋弊法師慨然構懷專事營輯若乃危巒迢遞俯瞰龍隄絕磴逶迤斜臨鴈水近對青城之

嶽遙瞻赤里之街雲樹參差星橋縈暎於是分巖
列棟架壑跨基窈窕陵空俳佪罩景松吟竹啸共
寶鐸以諧聲月上霞舒與璇題而竝色仙花祕草
冬夏開榮擾獸馴禽晨昏度響諒息心之勝境毓
道之淨場乎而以九部微言三界式仰緬惟法盡
將翳龍宮揮兔毫而匪固籠魚網而終滅末若鐫
勒名山永昭弗朽淦遂於寺北巖上刻石書經窮多
羅之祕奏盡毗尼之妙義縱洪瀾下注巨火上焚
俾此靈文永傳遐劫豈直迷生之類覩之而發心
後學之徒詳之而悟道既而清猷遠暢峻業遐昭
遂簡宸衷乃紆天紱追赴京邑止大慈恩寺與玄
奘法師證譯梵本奘法師道軼通賢德隣將聖竭
遊天竺集梵文而爰止旋謁皇京奉綸言而載譯
以法師宿望特所欽重瑣義片詞咸取刊證斯文
弗墜我有其緣慧日寺主楷法師者聰爽温瞻聲
鵠鴻都乃首建法筵請開奥義帝城緇俗具來諮
稟欣焉相顧得所未聞諸寺英翹瀫然祗服咸敷
師子之坐用佇頻伽之音法師振以元詞宣乎幽

偈同炙輭而逾暢譬連環而靡絕耆年粹德曠士通儒粉滯稽疑雲消霧蕩伏膺請益於嗟來暮惟法師姿韻端凝履識清敏粹圖內蘊溫采外融運柔嘉以成性體齋邀而行已峻節孤上夷險同貫沖懷不撓是非齊躅加復研幾史籍尤好老莊咀其菁華舍其腴潤包四始於風律綜五聲於文緒宿植勝因恬榮褫欲善來佛子落采庵園開意花於福庭濯元波於妙境而貞苦之操絕衆超倫聰亮之姿踰今邁昔信法徒之冠冕釋氏之棟梁乎凡講涅槃華嚴大品維摩法華楞伽等經十地地持毗曇智度攝論對法佛地等論及四分等律其攝論維摩仍出章疏既而能事畢矣宏濟多矣脫屣於寥境棲神於淨域春秋七十有二以顯慶三年三月十一日終於長安慧日之寺梵宇殲良眞門喪善悲纏素侶慟結緇徒郎以四年正月旋乎益部二月八日窆於彭門光化寺石經之側道俗門人星流波委銜哀追送衆有數千巖谷爲之傳饗風雲於是變色慧日寺徒衆竝蠲邪廸妙綜理

探微保素眞源歸元正道自法師戾止咸共遵崇
追思靡及情深軫慕弟子元凝等稟訓餐風斯稱
上足而以慈燈罷照崇山無仰循堂室而濡涕對
几帡而流慟敬於此寺刋金撰德氣序雖遷音塵
方煽亦猶道林英範託繡礎以長存慧遠徽猷寄
雕碑而不朽其詞曰
緬哉佛性廓矣元門玅功昭曠劫化採重昏沖儀已
謝妙道斯存匪伊開士孰暢其言於顯法師誕靈
傑起如松之秀如巖之峙穆穆風規堂堂容止行
窮隱括識洞名理爰初紐錦早厭樊籠言從落飾
乃沐元風將超八難卽晤三空貞圖可仰峻範彌
融鹿野微詞猴江粹典源流畢究奥隅咸踐法鏡
攸懸信花彌闡振嶽符論弃濤喻辯昔在昏虐時
逢禍亂東去戢道西遊違難天啟聖朝光華在旦
翼教嵎益騰聲巴漢爰雕淨境於彼會岑分櫚架
壑聳塔依林搜經緝義篆石琱金芥城斯盡勝跡
無侵載奉王言來遊帝宅慧義資演眞宗佇譯紫
庭之彥丹臺之客竝企清儀俱餐妙賾淪義口口

□□□光遽嗟分岸永泣摧梁龕留舊影室泛殘
香書芬紀藹地久天長龍朔三年歲次癸亥十月
辛巳朔十日庚寅建

諸葛武侯祠堂碑記 原採 貞元進士 裴度 中立 閻喜

度嘗讀漢史詳求往哲或秉事君之節無開國之
才得立身之道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兼而行之
則蜀丞相諸葛公亮其人也公本系在簡冊大名
蓋天地不復以云當漢祚衰陵人心競逐取威定
霸者求賢如不及藏器在身者擇主而後動公是

時也躬耕南陽自比管樂我未從虎時稱卧龍詩
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荆州平心與昭烈神交洎
乎三顧而許以驅馳一言而定其機勢於是翼扶
劉氏纘承舊服結吳抗魏擁蜀稱漢政刑達於荒
外道化行乎域中誰謂阻深殷爲强國誰謂輕脆
勵爲勁兵則知地無常形人無常性自我而作若
金在鎔故九州之地魏有其七我無其一由僻陋
而啟雄圖出封疆以延大敵財用足而不曰朘我
以生干戈動而不曰殘人以逞其底定南方也不

以力制而取其心服震懾諸夏也不敢角其勝負而止候其存亡法加於人也雖死而無怨德及於人也雖奕業而見思此所謂精義入神自誠而明者矣若其人存其政舉則四海可平五服可傾而陳壽之評未極其能事崔浩之說又詰其成功此皆以變詐之略論節制之師以進取之方語化成之道不其謬歟夫委棄荆州不能遂有三郡此乃務增德以吞宇宙不黷武以爭尋常及出斜谷據武功分兵屯田謀久駐之計與敵對壘待可勝之

期雜乎居人如適虛邑彼則喪氣我方養威若天假之年則繼大漢之祀成先主之志不難矣且權傾一國威震八紘上下無異辭始終無愧色苟非運膺五百道冠生知曷以臻於此乎故昭烈知人之明者倚仗如魚之有水仲達奸人之雄者嗟稱曰天下奇才度每迹其行事度其遠心願奮短袖以排羣議而文字蛩鄙志願未果元和二年冬十月聖上以西南輿區寇亂餘孽罷旺未息汚俗未清輟我股肱爲之父母乃詔相國臨淮公由秉鈞

之重承推轂之寄戎軒乃降藩服乃理將明帝道
陬落綏懷溥暢仁風閭閻滋殖府中無留事宇下
無棄才人知鄉方我有餘地則諸葛公在昔之治
與相國當今之政異代而同法矣度謬以庸薄獲
參管記隨旌旄而爰止望祠宇而修謁有儀可像
以赫厥靈雖徽烈不忘而碑表未立古者或拳拳
一善或師表一城尚流斯文以示來裔況如在之
歎終古不絕其可闕乎乃刻貞石庶此都之人存
必拜之感云爾銘曰

昔在先主思啟疆宇擾攘靡依英雄無輔爰得武
侯先定蜀土道德城池禮義干櫓煦物如春化人
如神勞而不怨用之有倫柔服蠻落鋪敦渭濱攝
跡畏威雜居懷仁中原旰食不測不克以待可勝
允臻其極天未悔禍公命不果漢祚其亡將星中
墮反旗鳴鼓猶走司馬死而可作當小天下尚父
佐周阿衡佐商兼齊管晏總漢陳張易代而生易
地而理遭遇豐約亦皆然矣嗚呼奇謀奮發美智
天遏吁嗟平立咸受謫罰聞之痛之或泣或絕廿

棠勿剪駢邑斯奪繇是而言殊途共轍本於忠恕
孰不感悅苟非誠慤徒云固結古柏森森遺廟沉
沉不殄禋祀以迄於今靡不駿奔若有照臨蜀國
之風蜀人之心錦江清波玉壘峻岭入海際天知
公德音元和四年記

資福院碑記續增

唐　西川節度使　李德裕　文饒　趙郡

夫威鳳之炳然非海晏則不至卿雲之蔚然非氣
和則不耀故君子藏器抱璞含粹毓德遭遇其時
則光明丕昭是以干木之退也高於千乘君曼容
之仕也止於六百石先僕射佩虎符而知足視蟬
冕而茂如由斯志矣苞文武之用有直清之德良
玉美潤徒蓄寶於荆岑喬松幽深不呈材於巖廟
知者所以歎息也丞相鄒平公鍾是餘慶爲唐寶
臣公天挺奇表角犀特秀居五嶽也稟太華削成
之狀方四時也得清秋爽朗之氣森矛戟以耀穎
粲珪璋而洞照蓋人之傑歟憲宗皇帝以神武之
姿墾菑除害睿德澹以泉默英威赫而電斷兵權
祕計皆中詔決之參神算者唯公與二三髦士揣

摩潤色緊公稱首既而平淮夷盪齊寇四罪咸服八表晏然雖則武力之拘原亦由謀臣之決策暨今上之宅憂也衮龍未襲嚮明未位召公於東宮含春殿歔欷前席付以大柄公迺請偃武論道與天下休息上若涉水而有舟檝馭馬而得銜策始拜言以命咎即其時而相說君臣之遇古無儔也公之爲政貞以制動平以稱物其志在於識相體弘簡易而已嘗以爲用京房之法則煩碎而亂理聽訟夫之辨則捷給而傷化由是遵坦平之路窒邪枉之門不勤人以務遠恥竭澤以言利矧乎洞虛明之境應必有誠端不言之蹊孰不歸我故舉聖政者稱公爲良相焉公之趨丹陛侍紫垣名冠近臣寵加贈典先僕射自珙貂而昇左揆先夫人由趙郡而啟大國金印石窌當代榮之建中初先僕射以柱下史參梓潼軍計典昌榮二郡益部之內有林居一廛庾氏誅茅始傷於寄寓仲長樹果終見於繁蔚公年纔佩觿志拾青紫亦覃思於經籍未馳騖於文章遊焉息焉必在於是及鍾家艱

乃入爲官第韋太尉鎭是邦也公釋褐從事在賓
幄之間逮茲抗龍旌佩相印曾未一紀繼爲三台
公下車逾月訪於舊館召伯之樹未翦武侯之廬
猶在于公邑里遂見高車龍驤閈閎竟容長戟公
瞻構灑泣循咳永思以爲徵壤壁者夫子之居尙
毀固朽宅者如來之乘斯遠孰若歸於淨土環以
香林乃贖之於官以爲精舍又以桑門之上首者
七人居之所以證迷途而資夙植也殿堂層立軒
房四注鎔金作繢髣髴諸天況乎蜀山蔥蒨下臨
於雉堞錦江明滅近繚於郊坰紅樹倚檻清渠傍
砌海鷗乍來靈草長秀彼之聽和音者不難於寂
慮聞異香者自入於禪薰公之孝思永代作則豈
止何充之宅獨入檀那將與文翁之堂俱稱不朽
德裕藐焉孤生流落於代辱公感舊遂不見遺公
自內廷陞台司居視草之列二三年間位階先達
由是議人倫者歸公之盛德不陪密座驟變寒暑
遷懸榻之念虛授簡之恩且嘗典綸綍獲備官屬
報德不讓懼斯文之闕焉長慶三年十月日建

南瀆大江廣源公廟碑記續 唐 西川節度使 李景讓後已增

戴禮有之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古之禮於嶽瀆尚矣在昔夏后氏隨山濬川以畫九州華陽黑水界我庸蜀劒閣之陽益部饒焉岷山導江東別爲沱禹績也瀆者曰江曰淮曰河曰濟導積石桐柏流水凡四流皆發源注海者也唐天寶六載開元神武皇帝加封南瀆爲廣源公其三者亞焉

溯沛滀汙自峽奔荆且北且東百川會同爰及吳楚萬里歸海水府怪神非江不安水物族生非江不全海門二山逆我爲滄由岷激沱遠邁無壅斯所謂祇上天而被下土南瀆之爲大也壯矣開元皇帝古禮是式詔曰爲夏四月肇長迎氣太守其率祭官祀南瀆於益州設玉篚及洗罇罍簋簋既舉冪初獻祝進神右跪揚我詞其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某甲子嗣天子遣某官某昭告於南瀆大江惟神包總大川朝宗於海功昭潤化德表靈長今因夏首用率常典敬以玉帛犧牲粢盛庶品明薦於神尚饗至於今不衰詔之歲歲直丁亥迨及

戊寅當大中十二年合一百一十有二歲越五月
朔辛酉日甲戌臣景讓承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
帝詔自御史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尹成都鎮蜀西
川又五日戊寅復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其他如故
凡再命皆以兼御史大夫寵焉秋七月庚午乘輅
至止遂謁瀆廟惟神盛烈著金石刻他所必見於
斯闕耶惟神奉大禹之休得蠶叢魚鳧望帝之勛
開明之沒玉壘李冰之穿二江嘉而保之沃此黎
首水旱不作於今之賴赫哉成功其可默耶乃作

銘曰

滔滔沱水發自岷山浪溢流飛走峽之荆迨及吳
楚百川已歸南北東西萬里湯湯電激雷馳水府
神宅鮫人陽侯世不可窺南瀆之功載主載張陰
烈希夷上戴大禹丕承我唐開元其期先主不容
天絶劉宗匪瀆殆而洗洗孔明鞠躬墮星匪瀆不
悲念此下民於萬斯年九穀豐滋我來守土敬揚
神麻以琢豐碑

新修江瀆廟碑記原
採　宋　蘇德祥

五行迭用水實居多四瀆朝宗江惟其長八卦之
畫也坎之爻冥契北方之數水實主之二儀之判
也岷之山騰爲東井之精江實出之惟堯之世斯
水未治遂有民墊之虞以嗟方割惟禹之興斯江
既道故有納錫之故以示成功其利萬物也大不
可極深不可測而靈潤之功著焉其納百川也則
察之無象尋之無邊而靈長之德昭焉昔者三國
連衡吳人擅命六朝割據陳氏稱雄及晉祚之隆
也下樓船於玉壘隋基之盛也進戈甲於金陵降
孫皓則濟爲安流擒叔寶則寂無駭浪得非有道
則應無道則否威靈不昧胖蠁斯在若乃方軌十
二惟帝之都邑勝兵百萬惟帝之爪牙非富庶無
以示國威非漕運無以資邦記語其順流而下委
輸之利通西蜀之寶貨傳南土之泉穀建帆高挂
則動越萬艘連檣直進則倏踰千里爲富國之資
助經邦之畧此又妙不可盡之於言事不可窮之
於筆也當隋之開皇二年文帝以沈祭之缺禮乃
營之以廟貌唐之天寶六載元宗以廣源之美號

爰封之以公爵而自梁室暴興蜀人僭命王氏則
起之於前孟氏則繼之於後或征或戰越四五朝
稱帝稱王垂七十載化風久隔祠典莫修應天廣
運聖文神武明道至仁孝皇帝握乾樞而御極弔
坤維而問罪聊施良策纔舉偏師未越六旬已平
三蜀既而王道坦泰階平四夷八蠻有跋扈者盡
爲臣妾矣名山大川有隔越者盡入提封矣爰伸
昭謝用酬元貺乃下明詔徧立嚴祠有司承制繪

樣於素頒之於所部長吏祇命官蔵其事取之於
大壯土木盡其妙丹雘窮其利儷功斯畢列狀以
聞我其潔籩豆馨黍稷永享神以明德神其助造
化和陰陽潛作我之治世式覃睿旨俾建豐碑臣
敢頌皇猷刊之翠　豈比夫沈於江底杜元凱惟
尚功名賦彼江流郭景純但矜詞藻而已哉銘曰
江之源兮出蜀之界江之流兮歷吳而大利萬物
於南方納百川於東會嗟乎盛發於唐兵起於梁
神之祀兮久廢蒸嘗美哉我宋之昌彼蜀之亡神
之廟兮復構棟梁我其享神以蠲潔神其佑我以

豐穰勒名垂裕休與無疆

楞嚴院畫六祖碑記續增　湖州太守文同與可　鹽亭

僧惟中字慧雅本隸蓬州開元寺後遊成都不復其鄉者凡四十年性孤潔與人不妄合精禪律之學善吟詩氣格清謹其徒許之與可朋蜀僧之能詩者相上下常呼之曰詩伯復通吾儒書學者從質其義曰滿座下羸形垢面破衣敗屨見者不知其中之所有能如是者俗年六十示滅於大慈之甘露道場慶歷五年乙酉五月九日也前時盡傾其橐中得八萬錢諉其所常往還者楞嚴道人繼舒曰我將去矣生平之餘止此爾其爲我命奇工繪六祖像於爾院之毗盧殿雖然用此被唾罵我不敢辭矣且欲使來者見是相知是心以是知見故能被除諸妄而泯相忘心我爲是功德之意也道人諾之會廣漢劉允文有名於時遂召使圖其事采飾殊絶鋪置有序叩問傳付密義相屬一花五葉先後交照信法苑之勝緣而畫評之善品者也予舊與惟中討論五經大義甚重之畫此時予常觀允

文下筆後十七年予自秘閣校理乞侍親得相於
臨邛郡道人使予記諸石嘉祐六年辛丑五月十
五日東園芳洲亭書
韓忠憲公祠堂碑記續增　閻　灝
自侯國爲郡縣傳記始有列循吏者固須凜德讓
風迹清邵所居民富所去民思生有榮號歿得奉
祀則其章明與日月參光而無窮已也漢元始詔
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
召父應詔歲時郡二千石卒官屬行禮而南陽亦
爲信臣立祠昭然史冊增嫩赤制此典一墜昧沒
千載然而有碩德傑望矜式薦紳厚澤英績周洽
民俗丕烜瑰偉自與禮之法施於民以勞定國者
合而與心稱願以祈薦饗則此甚盛事可得已耶
宋天聖中韓忠憲公以樞密學士諫議大夫鎮成
都威靖仁涵內外誠盡方嚴正直動迹儀矩中心
樂易以教化爲首務俗尚悛革安趨夷遵始日官
以蜀當有兵變或大診爲言者朝廷憂之公於陛
辭之日二宮諭以占說公俯伏曰願以屬臣既至

蜀果大旱炎暘午熾狼顧駭駭素寡儲峙生意潛
奪公齋咨惻憂形見顏表遽發宅廩粟及令富室
造饘粥以賑救餓殍日自循往按涖之撫慰嘆咻
率繇淵誠賴以獲全者不翅千萬始議救災也僚
有請限節米價者公曰不可物始翔踊居蓄者固
靳嗇以射利祈倍稱之息此令一出環千里之粟
閉不至矣姑待之不浹日諸郡之輦饑大至價遂
少損公嘗於中夕端肅衣冠祈請帝神霖雨如期
焦槁以蘇斥絕宴喜遝集疲瘵捐瘠完好武劉縮
慄易荒爲穰化擾爲寧或言張乖崖歲出米萬斛
佔於民頗漁庾實白請減之公曰此朝廷所以濡
澤遠人爲最急者豈可輕議邪因前期倍數以給
予之且刻石置廡中示後爲不可革之意驕亢寖
久府江幾涸蒔稼將瘁溝澮塡閼提封曠然澤潤
靡及公遂遣官行視江流訪故老得堰曰九外口
未始疏導卽命新醾爲渠以注之水行徑便均溉
諸邑後常修決倚爲滋植而利益豐博蜀之成兵
舊比食淡公損鹽佔差等而鬻乎之著爲定令新

繁彭益之交舊匿奸寇賊有閃地黃之號公行剽殺蒙溪之時公廉知之鉤發逮捕情得罪眞誅竄渠支清洗胠箧至今新繁無盜公敦尚儒雅平日誘進文士以倡教育會詔秋貢士公戒有司務公其選躬親精覈擢章君陳爲舉首章遂登甲科後立朝爲聞人餘悉時之髦彥接武以取名第西南文章基此而盛藩會讌饗往皆趨佛宮廡下蔪具湫底庖宰擾雜公飭材於廣庭爲廳事以宏豐鎬之地遠去刲割表揭瞻望方隅偉之踰再期會以御史中丞召還蜀民慊悁如失慈哺公歸朝尚以邛部蠻馬歲來鬻於永康經踐山川知道途險夷爲蜀後日虞建言願徙卽沈黎朝廷從之所以杜覬伺之便嗚呼何於蜀之恩始終隆隆邪踰三十年袴襦之頌歌不衰天福於遐世象其賢上復用公第三子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尚書禮部侍郎公繼治之追功席休踐修厥猷紹參神明今昔相照官榮家範古所未有德威亶白歲時太和於是耋耄善良會千百數擁槩戟門道前世祀事

謂忠憲公之祠不修爲蜀之愧願卽文翁廟之南
宇爲一室繪犀日之表而以端明公侍其旁庶西
南人事之無窮以大朝廷用世德之盛其不可辭
端明公曰衆之請至矣矧於義無疑遂許之而止
其圖已像堂序樸嚴繪事莊潔毅如嶽鎭煥如星
辰憑憑威靈萬世瞻仰旣已邦人士大夫謂灝竊
猶宮之游日與諸生道古今盛美宜實其紀從金
石刻灝再拜受命而系以詩曰

惟宋受命繼古聖聖弼臣皐夔世載德盛嚴嚴韓
公有倬其道方國碩望朝廷元老天聖之末蜀人
洊饑公竭惠慈營營百爲厚恩春暘凜威秋霜善
惡判明納民安康始三十年世象其賢公功愈昭
斗奎於天蜀之父老百拜庭下願修公祠以永瞻
慕岷盤坤維江祀南國公祠之嚴相與無極漢之
文翁宋之韓公邦人永懷穆然淸風

文翁祠堂碑記 續增

宋 進士 端明學士 宋 祁 景文 開封

蜀之廟食千五百年不絕者秦李公冰漢文公黨
兩祠而祀冰爲蜀鑿離堆遂捍水以溉民田溉所

常及無旱年西人德之因言冰身與水怪鬬不勝
死自是江無暴流蛟蜃怖藏人恬以生故侈大房
殿歲擊羊豕雉魚伐鼓吹簫傾數十州之人人得
侍祠奔走鼓舞以娛悅神祝已傳嘏而後敢安文
翁之治蜀開學校以詩書教人澡刷故俗長長少
少尊尊親親百姓順賴其後司馬相如王褒揚雄
以文章倡張寬以博聞顯莊遵李仲元以有道稱
何武入爲三公漢家號令典章赫然與三代等蜀
有儒自翁始班固言之既詳矣初翁爲禮殿以舍

孔子及七十二子之像殿右廡作石室舍翁像於
中晚漢學焚有守曰高眎能興完之後人又作眎
像進偶公室歲時長吏率掾屬諸生奉籩豆饗醪
薦於前虔跽謹潔一再奠而退辭無敢不信焉冰
以功翁以德功易見德難知故祠雖偕而優狹異
焉嘉祐二年予知益州往款公祠至則區位湫漏
埃蝕垢蒙不稱所聞大懼禮益懈忽神弗臨享其
明年乃占學宮之西改位鳩工弗亟弗遲作堂三
楹張左右序及獻廡大抵若干間布尋以度堂累

常以度庭踈窗以快顯壯闔以嚴閉采有青丹陛有級次瓦密棟强若棘若飛乃肖公像於宁間繪相如等於東西壁本古學之復莫若眹本今學之盛莫若右樞密直學士蔣公堂故繪二公於窅漏皆配祠焉於是擇日告成於神揖而升簠斝果酒脯修紛羅而有容可以造虔趍而降罍罇巾洗庭燎並施而不溷可以盡儀相者循循任者舒舒禮生於嚴寅靈妥於闃寂故也噫自公以來蜀之人自視若鄒魯宋興名臣巨公踵相逮於朝先帝時

巨盜再作亂弄庫兵爭劍閣是時蜀豪英無一汙賊者羣頑愁窘不容啄而滅非人知忠家知孝使然耶所使然者不自公歟傳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公在之矣則是祠之作願自今而後無俾休息云祠之興同尚之賢則轉運使趙抃及提點刑獄使者凡三人賢輔之勤自通判軍州事祝諮以降六人營董之勞自兵馬都監毛永保而下二人咸畫像於西廂列官里於石陰銘曰

公二千石兮守大邦冠峩峩兮紱斯皇出有瑞節

兮車騎羅石室孔卑兮人謂何新堂翼翼兮耽耽
庭廣直兮序巖巖吏奉神兮不譁神來此徒兮此
其家儼羣賢兮並陳公所教兮如其仁庖魚脡兮
俎豆鮮神來享兮憺寬延公教在人兮無有頗蜀
賢不乏兮才日多俗祥順兮孝慈公祀百世兮庸
可知治平四年記

張忠定公祠堂碑記 續增 熙寧進士 雙流縣令 楊天惠 作 浦江 川

故贈尚書左僕射濮陽張公爲政於蜀久矣然蜀
人奉事如新行臺畏愛如隔信宿葢由今崇寧之
乙酉距前淳化之甲子逆數甲子已一百一十有
二年維是城闕之衣冠與市區之翁嫗凡幾換易
雖其當時駕竹小兒常及公行奉折轅車者亦已
翳滅飄爲煨塵至於脫漏一二遺子弱孫亦復衰
落跂跂向盡然後生孺子歲時念公乃如公初辦
嚴欲離軍府時事至比其大父與高曾行禮意勤
渠反更過之此非人情榮古上鬼喜以所聞爲勝
不覩爲神抑以公之盛德有所膠固令人不可懈
於心故自公在事吏民固已竊圖容表其祠於家

飲食必祝蘄無棄我然而比公去治歷年引久乃
未有築宇俎豆之者及樞密直學士缺字公始爲廟
室附祠典如典禮而龍圖學士劉公又從而潔完
之庀事益光已而星霜流易木石老僊月支歲拄
危就傾仆於是今大尹前戶部尚書虞公過而怪
焉曰此蜀召疎也奈何乎忘之言未既有號於衆
者曰信也後之矣宜乎公以我爲忘也我則非人
其又奚言旦日則相與頫首俯伏門下因鈴史具
言所以慙負狀願假期日自效虞公遣吏勞苦罷

之亟下令華陽如其請且以知縣事李君孟侯董
匠事凡葺屋七十楹庭度堂十九竭作十旬百堵用
成寢宮閎清墻戶鮮整氣色明喜靈觀忽還又以
虞公之德爲與公合也輒繪生祠而置堂中央並
取同時部使者一二大人像雕列其次於是東蜀
楊某聞而竊言曰甚矣蜀人之愛張公也其好語
故事者往往旁掇茫昧爲神異之傳學士大夫多
疑之故弗論特論公始所以治平亂紛終所以輯
美風俗大抵氣決嚴重如汲黯而不強塞拊循安

和如倪寬而不濡懦操制英發如趙廣漢而不輕急治體緜密如趙信臣而不寒儉故內修刑政外靖羌夷皆有度程不失尺寸柄下至米鹽估直燕游皆在所講若紀律不可輙易昔黃霸居潁川蓋八年功乃成公鎮西南亦七歲治益顯然霸微緣飾爲奇怪辭畔異路鳳凰神爵疑與上計之奏鶡雀之繆無以異乃公所爲則無有是獨就法理爲久遠規緻膏味嗛足後人嗚呼所謂盛德必百世祀非公所謂邪故論之以告遺民且爲迎神詩曲

授巫覡俾歌舞焉而并刻之詩曰

若有人兮濮上告外趣駕兮焉往朝嵩洛兮蓐食晡咸秦兮共張蹇飆飛兮電掣卽參井兮一歇坌劍扉兮俄蓋呵力丁兮扶轍倚鹿頭兮徜徉指其下兮餘鄉水油油兮雲委天與地沓兮耕桑靈旣集兮安止休後乘兮山趾父老羅拜兮勤歸問何濶兮音旨步從容兮新宮仰柱楣兮叢叢睇垣廡兮四繚紛采飾兮青紅靈顏愉兮康樂御員方兮綺錯進巴歌兮歈舞神已歆兮不惡西王壘兮微

冥臨岷水兮不驚南靈闕兮窈眇與雪山兮爲扃靈之懽兮澹蕩更千秋兮一餉決祥液兮大門浸吾人兮決漭謂君公兮良勞起我塵兮崇朝公行歸兮玉府視此赤日兮中霄

江瀆祠碑 續增

賜進士 夔州通判 陸游 務觀 山陰

自古水土之功莫先乎禹紀其事莫備乎禹貢之篇禹貢之所載莫詳乎江漢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曰岷山導江某嘗登嶓冢之山有泉涓涓出兩山間是爲漢水之源事與經合及西遊岷山欲窮江源而不可得蓋自蜀境之西大山廣谷谽谺起伏西南走蠻夷中皆岷山也則江所從來尤荒遠難知而漢過三澨至大別之麓亦足附江以達於海故江爲四瀆之首三代典祀秩視諸侯而楚大國亦以爲望有事必禱祠焉可謂盛哉成都自唐有江瀆廟其南臨江唐末節度使高駢大城成都廟與江始隔歷五代之亂淫昏割裂神弗受職廟亦弗治宋興乾德三年平蜀越八年當開寶六年有詔自京師繪圖遣工侈大廟制傑閣廣殿修

廊遂宇聞於天下慶歷七年故太師忠烈潞公以
樞密直學士來作牧則又築大堂并廟東南以爲
徹祭飲福之所而廟亦宏麗矣厥後雖屢繕治有
司不力寖以大壞上漏旁穿風雨入屋支傾苴罅
苟偷歲月淳熙二年六月令尹敷文閣待制范公
之始至也躬執牲幣祇肅祀事既退讀開寶中修
廟碑惕然改容曰此太祖皇帝之詔敢弗虔南出
登堂見忠烈公之識則又嘆曰潞國予自出也敢
弗嗣始有葺廟意矣會歲旱公潔齋以禱曰三日
公饒私餘蠻夷順服乃自三年某月庀工訖四年
五月廟成總其費木以章計者八千一百二十有
八竹以箇計者四萬九千四百七十甎甓釘以枚
計者十八萬七千七百二十有四丹青黝堊以斤
計者一萬八十有七梓匠役徒以口計者二萬三
千八百爲屋二百有九間墻六千八百七十尺廟

之制度復還開寶慶歷之盛而有加焉於是府之
屬吏來請其刻文麗牲之石且繫以詩詩曰

井絡之躔下應岷山蟠踞華夷江出其間奔蹴三
峽放於荆揚我考禹跡九州茫茫千礎之宮肇自
開寶吏靡嚴恭庭有茀草范公來止事神是力廟
未克成當食太息江流東傾於海朝宗廟成公歸
與江俱東壯哉湯湯環我蜀城萬古不竭亦配公
名淳熙四年五月一日

南康郡王廟碑記 續增

張縯

郡邑通祀有功德於其民者蓋古制也秦時蜀守
冰鑿離堆避沫水之患溉田以億萬計相與尸而
祝之者今環蜀境漢興守文翁飭厲諸生於學蜀
地學京師者比齊魯其後學校官爲石室以祀翁
至欲周公孔子配秦守以功惠漢守以德教光明
俊偉世傳誦之自是以來凡守之賢者蜀人必爲
建祠或繪其像天下名鎮未有是也何者蜀遠而
地勝受蜀之寄必其要官大人所可倚重者丞相
御史往往不盡拘以文法政令能專膏澤可下而
蜀之人亦以所事於君師者事之安其令而不違
故雖去而敬其恭嘗猶不敢忽然則蜀視天下其

亦可謂敦厖而易治矣唐制用節度使治蜀前後名人相望韋南康郡王在治最久德惠最著今蜀人之祀王者秩於土神家有其像而府城內外獨無專祠於禮爲不稱今龍圖閣直學士四川制置使內相胡公鎭蜀之明年惟蜀諸路鹽之額浮茶之賦重與夫夔峽科買金銀之弊歲六十年民力一措手公悉審核精攷以聞重徹吏陰拱熟視莫凡所以爲民之瘼者不一而足公討理脈絡刮求根株盡變革乃止初青羌奴之未就順也公時方入境增調西兵指授是懾服面縛塞下環蜀地數萬里安於靜簡雨暘順序年穀屢豐衆政既舉迺講舊典之缺度故官宇之隙地新庀王祠門屋眈眈廣殿渠渠修廊環擁便坐後列經始於八月之庚申告成於十二月之庚戌土木陶甓圬墁之工凡九千六百五十四費一出於官而民不與知蜀人戴公之德猶昔之德王也王祠既建民益忭舞縯以部中守吏入受約束於公府下公命縯記其事辭不獲請縯乃復

攷王之終始而復於公曰王治蜀二十一年當貞元姑息猜忌之間外能折土番之鴟張以功自結於朝中能撫柔其民三歲一復使蜀晏然皆樂其生王之德於蜀蓋如此然王之始進也以隴州假守斬朱泚之使至其末也露章斥王叔文之姦逮詰憲宗監國朝廷爲之增氣大節凜凜皎若日月豈獨書冶蜀之功哉且今之蜀猶昔之蜀也王用蜀兵破吐蕃四十八萬衆俘其驍會靡不如志雖諸葛武侯南定之功無以尚之而往者數歲間黎雅小夷陸梁山谷吾將士乃巽懦不武久無尺寸功今始聞其稽顙屈服然則王之折衝英略著於簡策之舊者其不可崇大之以昭示來葉公方將奮張王靈灑掃宇縣以成陛下復古之烈宜於王眷然興懷而不置也語未既衆皆起曰子之言然盍遂書之縯因以其事敬書於石王諱皐字城武

唐史有傳淳熙五年十一月壬申記

吳道子畫聖像碑記　續增　元

先聖爲魯司寇時像二本其乘車而羣弟子從者　尚佐均

號曰圖立而先師侍者號曰小影世人求合荷卿所謂如蒙俱轉失其眞乃摹小影於石而鑱之壁夫聖人蓋有不可以見見而聞聞又況以像求耶然學者緣貌觀其道緣形觀其天或有所得云

遷葬宋潛溪先生墓碑記 續增

明 吏部左侍郎 彭 華

金華潛溪宋景濂先生博極經史百家書發爲文章奔放雄豪與司馬子長馳騁相上下而理致過之在元時已負天下之望後退隱龍門山著書以

見志太祖高皇帝於庚子之歲初定鼎金陵卽遣使聘先生先生幡然應詔一見卽加禮敬命授皇太子經先生開導詳明且日侍上左右敷陳大經大法及高皇帝定有天下凡所以立綱陳紀詔諭臣民定一代之法以垂無疆之休其超出百王永庇萬世雖出天縱聖人罔謨遠識而贊襄黼黻於左右者實惟先生是賴先生之名薄海外內罔不聞之而列侍從被眷顧恩寵之隆無與比者晚有致政之命杜門山居不幸以孫愼得罪坐是遷

於蜀卒於夔遂寓葬於夔州之西蓮花峯洪武十四年五月也享年七十有二既下蜀獻王思其賢遷葬於成都之東二十里許賜田以供祠祀後百十有五年爲成化二十一年巡撫都憲孫公仁巡按御史俞公振才憲使周公藩臬諸公偕拜奠墓下四顧徘徊慨然興懷周公以地理家山水不環會土脈淺薄語同寅耆盍謀遷之僉憲潘公璋特啟於蜀王王慨然命善相地者卜吉地卜得其二其一宋承奉璟已規爲壽藏矣王以諭宋宋頓首曰臣經營身後計久矣且有居室數十間號淨居寺又有田園若干又有池塘竹木之勝今卜者曰吉可以遷葬宋學士惟殿下命臣不得而有也凡百可以供祠祀者並以奉祠臣不得纖毫有焉王曰甚善周聞之喜甚手錄高皇帝與宋手書暨誥勅暨一時名公卿贊詞以進王益感嘆遂以是年十一月十二日躬臨墓所命左長史蕭用平致祭且召其子孫錫賚甚厚墳既啓棺漫散且朽幸遺骸尚在乃易棺重斂以十二月十三日改窆廢淨居

浮屠像改爲先生祠於以安先生神靈周公圭書
數千里至京師求予記之將勒之石以垂永久昔
者文王遷葬朽骨武王封忠臣之墓聖經賢傳特
書之以爲美談今蜀王之於宋不獨封之而又遷
葬焉而又加祠祀焉於禮有之以祀禮教敬則民
不苟賢王之所以興起民之不苟者固有契於先
王之盛典而克繼獻王之志無愧焉者於此亦概
見矣且周憲使先舉其端宋承奉克相其成而郡
佐寮友咸欣然左右之無有齟齬於其間而宋先
生之靈遂獲安於此歷千萬年其如存嗚呼先生

雖不克正首邱眞可以瞑目地下無遺憾焉

蜀惠王壙記碑　續增　明　失名

王諱申鑿蜀定王之子也母王氏天順甲子六月
十九日庶生成化七年三月初一日開封蜀缺三字八
年五月二十八日進封爲蜀王宏治六年八月二
十缺一字日以疾死享年三十五妃陸氏西城兵馬指
揮缺一字之女缺一字妃梁氏南城兵馬指揮善之女子一
人訃聞上輟視朝三日遣官賜

祭諡曰惠令有司治喪葬如制聖慈仁壽天皇太
后皇太后及在京親王文武衙門皆致祭焉以宏
治八年正月初二日葬於芳山之原惟王宗室至
親享有大國宜永壽年夫何一疾遂至不起豈非
命耶爰述其槩納諸幽宮用垂不朽云

大益書院碑記 續增

宏治乙丑進士
四川左布政使 陸深 上海

嘉靖十有五年丙申冬大益書院告成書院在今
四川省城之東北隅四川古蜀都而益州蜀古名
也維我朝聲教暨萬里而四川號稱大藩合今昔

之嘉名命之曰大益書院而書院之大者凡以文
化輔聖治也與古四書院之制同今天子中興加
意文教薄海內外蔚然向風矣而是書院之成適
當禮樂大興之後於時四川巡撫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西野張公瀚巡按監察御史玉洲陸公琳相
與落之而顧謂深宜記深自乙未夏來轄蜀司與
聞斯事稽諸案牘蓋自正德戊寅歲提督學校僉
事王公廷相實始其事卽故少師萬文成公之舊
寓前爲講堂後爲燕寢翼以左右之室列爲五齋

進爲先賢之祠樹之門閎繞以垣墻於是書院之體位立矣繼之者副使張公邦奇端方指授於是書院之師模具矣士之來學者咸彬彬然巡按御史盧公雍熊公相助以金五百於是書院之潤飾裕矣巡撫都御史許公廷光巡按御史黎公龍提學副使歐陽公重知成都府劉天澤王遵益以廡舍實嘉靖之甲申歲也巡按御史范公永鑾劉公輔相繼買田於雙流以六百金歲入以四百六十餘石於是書院之居養裕矣副使江公良貴出學道贖金凡四百左布政使林公茂達按察使許公讚相與佐協以廣門衞之地於是書院之觀瞻偉矣會張公鰓以副使來督學政請於巡按御史熊公爵加葺理焉甲午之歲僉事顧公陽和踵至詰於巡撫都御史范公嵩潘公鑑再新之於是書院之基構永矣巡按御史鄒公堯臣以爲未足也再檄知府邵經濟拓之潘公中之曰茲惟毋後時凡費重以三百金於是書院之圮廢起矣經濟乃具石請書其事以昭來世深按春秋之法最重興作

凡始事必書凡終事必書是役也歷年二十經營
數公前此所未有也不大益於蜀乎在易有之震
下巽上其卦曰益益之象曰損上益下益之象曰
遷善改過夫損上益下政也遷善改過學也學與
政通學所以學爲政諸生盍顧名以思義乎學成
而出持是以佐我皇朝禮樂之化益之名義於是
爲大是書院也殆將與岳麓白鹿娥美矣此王公
建置之本意而諸公作興之盛心也皆不可以不
記其諸率聯宜書者具之碑陰

新建諸葛忠武侯祠碑記　續增

嘉靖癸未進士　四川巡撫　鄞縣　張時徹

天下莫大於義而強有力不與焉莫效於忠而智
計不與焉昔漢鼎之播也曹操怙梟雄之資以擅
中原孫權席父兄之業以據江左矜尚智力競求
非望天下知有魏與吳耳而昭烈方以一旅興間
關困踣非有如林之衆與可憑之土也當是時敢
有言相輔以圖大事者哉而侯以草廬寒餓之夫
承三顧之勤乃遽許以馳驅非欲以堂堂帝室之

胄足以聲大義於天下耶已而雲雨既得謀成掌
中光啟雄圖上延絕緒發獻帝之喪討曹瞞之逆
義檄四馳荆楚響應蓋欲首吞鄴鎬尾控伊洛然
後兼吳會而蕩楚越侯之言蓋略酬矣卽其所自
施設拳拳以問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爲務
故其言曰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大違覆而
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也然人心弗不得盡苟
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
少過矣於乎三代而下有如侯之心事者乎故雖
中道云亡漢紐不續跨有荆益僅成鼎峙之勢薦
駕戎車未收混一之功而仲達生走平立死悲後
之君子咸以伊呂許焉謂智計強有力者而有是
乎以今觀之張弛協於人情綜核周於庶政斬將
覆軍發無虛舉築室反耕動有成算八陣之圖不
刊流馬之運非古則侯蓋非無智計者故道化行
於域中風聲振於徼外而頌功德稱神明巷祭而
野祝者環梁益皆是也語所謂生而正直則死而
爲神其然乎其然乎成都故有專祠既以介祠於

昭烈而廢檗谷王公曰侯之功德大矣不專何崇不崇何稱庸已諸昔孔發如何之嘆詩詠勿翦之思古今人情要豈相遠哉今夫釋老之宮鬼伯之構環城以內外矗如也而獨於侯靳之豈所以彰哲軌而翼休風乎是實在予其何敢後乃請於蜀王闢浣溪之隙地而祠焉而予實來代公遂述而碑之乃其行業之懿則裴晉公之記詳矣碑蓋以昭蜀王尚德之美與王公興廢之績云辭曰

嗟忠武侯曷躬耕南陽乎曷龍潛於野弗騰弗驤
乎曷四海鼎沸如蜩如螗乎曷不吳不魏枕高岡
乎曷卓廬三顧魚水洋洋乎曷舉世皆霸獨以王
乎曷親吳讐魏曷短曷長乎曷戎車鷹駕亶劻勷
乎曷三分鼎立戰鉉黃乎曷信義既布漢炎弗將
乎曷將星告殞中道崩殂乎曷大志弗終以莫不
傷乎曷廟貌尸祝墟落相望乎曷築爾新宮美棟
美梁乎曷鳴鐘吹竽鼓堂堂乎曷踐爾籩豆奠椒
漿乎曷衣裳楚楚以翔以翔乎曷降鑒我民四國
於匡乎

諸葛武侯祠堂碑記　續增　張時徹

成都府城南三里所邱阜鬱然是曰惠陵昭烈弓劍實藏焉有廟在其東所從來遠矣大殿南向昭烈幷冕臨之東夾室以祔後主而西偏少南又有別廟祀忠武侯老柏參天氣象甚古詩人嘗爲賦之余聞之宋任淵氏云然史載南齊高帝夢益州主廟所謂北地王諶哭於昭烈之廟而死者何耶是南齊高帝重修而非建明有天子鹵簿詔建先侯後人更今祠而蜀人至今矣或者曰廟故祠武

稱武侯廟云然則唐宋文人各有詠昭烈武侯二祠者斯又何耶誌有之曰武侯祠先在先主廟西因之皇朝洪武初以昭烈廟實爲陵寢所在令有司春秋致祭蜀獻王之國首謁是廟謂君臣宜一體乃位武侯於東關張於西自爲文祭之蓋至是武侯廢祠而乃以其碑俾廟中觀者不察遂謂以武侯廟廟先主耳乙缺一字有司又祔以北地王諶諸葛瞻及關口守將傅僉重死節也余初至而展祠垣墻崩剝棧楯陊圮屋瓦半

脫苔蘚鱗次仰而喟曰壞若是甚乎有司曰其年
前巡撫集齋邱公檗谷王公葢議新之矣而材弗
屬也歲又大饑是以弗棘予曰國之大事在祀與
戎矧又祀之大者乎若斥發公羡鳩材聚工則雖
役弗役也知府馬九德乃祇奉以從事既訖事余
乃碑曰嗟乎予葢傷昭烈君臣遭陽九之阨而竟
不得信其志云初帝之幼也舍有桑出於籬五丈
餘童童若車葢人望之以爲祥也帝與羣兒戲桑
下曰吾他日乘羽葆蓋車亦若此矣叔父子敬曰
之曰勿妄語滅吾門也既長美服修軀臂垂下膝
顧自見其耳又下人善交喜怒不形毫傑年少爭
附之而中山大賈張世平蘇雙輩見而奇之多與
之金帝由是得合徒衆而關羽張飛以葢世之雄
爲之先後時潁川徐庶言諸葛孔明於帝帝三顧
降中數語合意遂定大計起而許以馳驅君臣魚
水之喻非醴言也已而南平四郡取荆定益北收
漢中聲震吳魏遂從羣望以紹絶統而其攀龍附
鳳之人又皆荆楚之豪也卽其所建設雖僻在一

隅而開誠布公彰義執言蓋庶幾王者之師矣使
天稍假之祚煦乳困煢植立根本然後結旅長驅
誅僭竊而弔遺黎於以混一區宇光復舊物於丕
權乎何有哉夫何歷數已徂炎燼弗灼永安短祚
而將星繼隕後主黃皓之君臣則有大可慨者矣
於乎扞兵井底游步牛蹄昭烈孔明豈一日安心
於此哉乃竟不能雪魏氏之恥而黨寇違盟又不
及問罪於江東至使後之人帝魏而寇蜀先吳而
後漢志士至今爲之扼腕於乎其天乎其天乎然
而信義明於天下正統表於將來飲德鄉風所在
奔走蓋不獨巴益之士與民而已也斯可以無憾
矣斯可以無憾矣余固闡其義而重之以辭若夫
攻取之蹟經畧之詳則別有史志茲不載辭曰
赤帝失馭煽羣孽乾樞解紐坤軸裂下國綴旒潰
以決枝葉既凋本亦撥堂堂帝胄祥桑發元起起
敬登折節志氣如龍走豪傑前有關張後諸葛雲
龍魚水誓弗越奔走禦侮疇將遏取荆定益赫有
載漢中聿破夏侯磻獻帝蒙害悲憤咽告哀移激

討凶黠荆楚雲從響不絕河洛之符此其末炎德告終鼎足折永安短祚虎臣奪六合爲塵妖焰熾劍閣失守天府揭衝璧輿櫬誰則雪哭廟而死壯何烈祚兮何短名何達君臣同堂爽昭晰吳耶魏耶燼斯滅孰爲明良孰爲桀有闕者宮永無靨何以申之作斯碣嘉靖二十有六年歲君丁未秋八月朔日

張時徹

六公祠碑記　續增

成都故有祠祀先代吏之有功德於民者秦李冰氏漢文翁氏宋張詠氏是曰三公祠其後巡撫林公元甫疏請增祀宋趙抃氏則曰四公祠其後巡撫王公大用疏請漢廉范氏宋崔與之氏則又曰六公祠云按載記水驟弗經民患魚鼈乃穿渠三十六溉川西南土田凡數百萬頃堰潛導支蓄洩用宜乃又鑿離堆山以避沫水之害恢神禹之蹟而拓陸海之饒則李冰氏之功也謹身率先仁愛好教化以蜀僻遯而邊之狁也飭厲郡縣小吏開敢有材者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成就還歸率

以爲右職又修起學宮招集弟子爲除更繇每出
行縣益從學宮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縣邑慕之
爭欲爲學宮弟子者蜀學至比齊魯則文翁氏之
化也俗故尚文辯好相持短長始厲以淳厚不受
偷薄之說又民物豐盛廛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
以防火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乃燬削先令但嚴
使儲水百姓便之共歌來暮則廉范氏之政也承
五代之殘弊詰踈禁奸湍洗霆擊而大要以勑哉
風俗博崇孝義獎德學以爲士先他如以米易鹽
井使朝廷無復西顧之憂則張詠氏之治也貞介
絕俗峻厲自持以身爲師不變風俗始也匹馬入
蜀以一琴一鶴自隨比再至益屏去琴鶴止以一
蒼頭執事至於今人傳其風猶爲凜凜則趙抃氏
之烈也寬減征賦篤志爲民詔使盡護西蜀之師
拊循將士人人得其歡心增茶馬以實邊備發糴
錢以助糴本邊防屹有攸賴則與之氏之績也茲
六公者爲政規畫不同其於有功德於民一也初

予之啣命而來也有祠謁焉瞻其輪奐景其氏名乃心戚然動又瞿然以思也曰彼誠何人哉予愧矣已而嘆曰於乎吾觀於今而益知六公者之功德之大也何者民惰農自安不服田畝有司曾莫之程也溝渠廢而不穿陂堰壞而不治乃雨暘一或不時即束手跋踵而號曰天其厲我乎而卒不免爲溝中瘠此其患一也士不聚於庠而聚於市黨爭訟弋貨財否則博奕酒食以遨遊廉恥日薄而德藝不經此其患二也氓所欲也從而奪之所不欲也而復聚之狼戾是逞戚休弗恤怨讀繁興而逋播日甚此其患三也臧否弗甄井宅罔表行誼者不蒙福奸法者不被誅僥倖之心勝而善良之習孤此其患四也乾沒以竊公藏脂韋以眩衆聽羅網張於公門而誅求徧於蔀屋位以賄起而來者日競此其患五也士馬之弗閱餉秣之弗經無事則張虐焰以病人有事則望邊烽而褫魄故赤子饜於豺狼而成居鞠爲榛莽此其患六也使六公者之政之修也而有是哉故曰吾觀於今而

知六公之功德之大也然而予非其人也誠愧矣
誠愧矣然古有之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蓋言乎
其鑒也矧澤在蒸氓功在史冊炳炳有耀者哉自
今而後殫力究圖以無忘夙夜去其不如六公者
就其如六公者上以翊吾國而下以鳩吾民幸也
樹有尺寸之烈即鴻伐赫勛之不敢期其庶幾哉
猶前哲之遺軌乎如以名而已也則昔之人日猶
鄙薄矧曰其能廸哲又矧曰能崇於爾高其懋哉
戒哉遂敘述建祠之意而綴以迎送神詞俾時饗

歌焉其詞曰

桂殿兮蘭堂重門兮兩廊璇題兮刻楝宛虹霓兮
翼梁辰良兮日吉擊豕兮刲羊千秋兮報祀匪今
兮伊始耄倪集兮祠之下歌者歌兮鼓則鼓靈之
來兮庶幾靈不來兮心怨苦　右迎神

靈連蜷兮以降前兩旄兮擁幢白馬兮朱纓佩玉
兮垂韓容既儼兮禮多氣則矯兮神暢糾鳩兮就
向奔走兮夙張曷究兮民思曷極兮神之貺願少
酒兮須臾哀我民兮引望　右降神

民望引兮靈不留尸具醉飽兮既祼以酬前驅兮
抗節兩驂兮服輈靈來兮孰告靈去兮孰謀日黯
黯兮西匿風悲鳴兮飈飈鳥雀兮來下泣山鬼兮
啾啾我心兮悱惻歲歲年年云疇之極　右送神

金沙寺慈航橋碑記　原採　正德辛未進士翰林院修撰楊慎用修新都

成都南郭萬里橋傍有古寺曰金沙按貝編發跡
經曰淨名大士是往古金粟如來又阿含經曰金
沙地下便是金粟如來此寺之名蓋取諸此也寺
院歲久而醳寺門枕溪橋以略徇竹笮木樁沙篡

壤覆騎至必下車度孔艱今易以石安如氈階實
我蜀王殿下命承奉正菊東甫公儀粟庵周公琦
松澗周公仁藩溪谷公容南棠周公奭南濱甫公
文重建亢材移時成之不日經云大怖海中戒爲
慈航橋之名蓋取諸此也住持洪仁而下六衆復
舊靈陶以記劬請觀蜀城之寺在古著稱者曰淨
衆曰大慈曰金繩曰石犀曰延慶或以神僧之跡
或以文人之藻今或存或廢而名猶昭昭也茲寺
爲衣冠坌集之區而染衣經行燕坐有古戒律之

風三明慧窟影不出山五淨禪枝跡不入俗盆甑無羶葱化爲茝姹孌絕跌色界欲空環觀金維之蘭若惟茲寶地庶幾焉他日將與雀離靈鷲昂雄東林南華競爽矣迦伽羅沙曳之廣燈拓大拔提之傳益尚思擴恒河星刦之因爲度索尋蘭若之果云其檀施莊嚴諸人姓名列之碑豵嘉靖三十四年歲次乙卯春二月望

忠勤兩輔碑記 原採　楊愼

忠之爲詁大矣一曰盡己之心二曰危身奉上三

曰下思利民合是三志厥義晰焉然必勤以濟之忠而弗勤猶徒善也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忠之謂夫又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勤之謂夫我皇祖壬午大封以忠勤列土爲侯之名有以也哉茲往事也請今以揆之蜀藩承奉菊東甯公栗庵周公二公者生同鄉仕同官德相濟年相若也其贊維城佐天府精白一心質直無二讀書必窮理揮翰必法古清謹聞於四遠譽命達於九重錫以飛魚之服章以腰玉之華二公不自滿假躬躬如畏

昔之共和爲政管鮑相友何以加焉佳城桂溪先
王成園今王殿下駕幸其地因以忠勤兩輔四字
褒之又與皇祖錫土命名之旨相合而壬午之期
且計百八十年之後良非偶然二公欲以大哉王
言刻之琬　庶幾座右之銘彷彿書紳之意屬愼
記之於戲吾邦之有宗藩自開國至今世世相承
賢明之跡冠於天下天言玉音有褒讚而無勉勵
者實賴輔佐之力況當天下太平泰山四維寰中
清謐祈翼保極惟盡已之心而無危身之艱哉祇

夙夜匪懈而忘匪躬之義可謂身名俱泰家國咸
休者非歟書不云乎殷肱良哉詩不云乎實爲阿
衡龍田檜峰後先晬曜菊東栗庵壎篪應和四方
稱之如出一喙豈溢美耶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其
誰知之匪曰知之亦允蹈之作忠勤兩輔記

重建觀音橋碑記　原採　正德辛未進士　保刑部尚書　喻茂堅　榮昌

成都去城七里有沙河近東景山之寢園車馬經
遊之路當夏潦秋霖人多病涉成化丙申承奉正
宋伯明詣山祝香見其河橋頹圮啟奉令旨命中

侍張宗鋭董其役至成化丁酉歲告成橋上有樓
樓下有欄楯咸集以木橋畔有觀音堂因題其名
曰觀音橋承奉副滕維岳曾刻匾以記之厥功美
矣迄今甲子歷年九十往來多而竹木之成者已
壞時日久而磚石之微者已頽是歲承奉正松山
陶正詣山過其地見其殘缺太甚人之病涉者如
故也乃謀之寅長篤庵司公龍淵谷公一庵石公
欲易竹木盡施磚石篤安公曰諾於是具啟令旨
即允所請仍賜助工然河濶橋寬功未遽興事衆
費廣力難專濟遂謀諸子共濟其成咸曰然於是
命遣中侍高登招匠伐石賃作鳩工經始於甲子
正月十二日告成於乙丑十一月十五日東西長
二十丈南北濶四丈通砌以石重合以灰雖有大
水可保不灌車馬可任往者來者便焉於戲千萬
人由之一人成之其功不小然也同寅諸君子
咸曰茲橋也百世之利也願作記以詔來者遂命
堅以文之堅曰大未持竹渡蟻神人必錄其功矧
松山公爲是橋行人借此以免於溺者多矣其功

豈在大宋下哉況萬世善人惟觀音天下善地惟
觀音廟橋以觀音名松山公從善之心益彰矣堅
因並書而刻於石嘉靖四十三年立

普慈教寺建立鐘鼓樓屏牆碑記　續增

嘉靖壬子舉人陝西白水令鄭仕階夔石成都

普慈教寺舊有記所以記寺之興廢也佛教倡於
漢盛於唐晉而是寺易置凡幾矣迄元圮毀無存
我皇缺一字開國成都創命修葺錦江東之普慈卽净
勝院之改觀也缺二字永樂正德間建閣崇閎繚缺一字廊
廡儼以缺一字三像而規制始肅正統缺一字都綱量天宇
暨其弟福智福愷居士趙覺秀相繼募緣修建殿
宇益宏迨九年甲子中貴羅旻啟奉蜀長寧郡主
懿旨而基址益增其間若仲明舉劉存浩之詩題
張缺一字金勉之缺二字鏡堂之聯韻雖世代不同而摹寫
風景宛然猶在目中嗣後嘉靖四十三年缺一字成修
造露臺儀門惜乎鐘樓圮壞鼓樓未建門屏未設
非寺之缺典也歟時有行僧明滿圓春皆欲缺一字而
缺一字竟至萬歷缺四字明珠矢心募緣陶公松山施以白

金會首彭添富許應春等贊修門屏居士方承恩
重修缺字鐘樓皷樓而寺之壯觀大異昔時士之淬
礪於茲者盛嘉其工竣落成徵余文以誌之余謂
寺之缺字舊缺字詳無容贅矣然而三復慶守劉公之
詩曰東林一磬風今之梵鐘報曉非其流風乎鐘
堂之詩曰月滿青天水滿塘今之法皷傳曙非其
餘輝乎至若設屏於門隔去障礙復還圓覺非登
明本地舊風光之詩乎捐金若陶公卽中貴羅旻
啟募緣若明珠卽行僧福愷輩喜捨若應春承恩

等卽居士趙覺秀蓋善存人心古今不磨是以喜
施而樂建者後先相望理必然也今之繼往述作
開先則後之繼今凡有廢墜必加修葺茲寺不將
與國同休乎嗚呼佛教以慈爲本而普慈卽吾儒
慈以使衆之義也使人人盡體此心則萬劫皆空
天下可以不任法而登諸理矣惜乎其未能也普
慈之謂安知無補於世教乎因並記之萬歷八年
庚辰仲冬月
新修洪濟橋廻瀾塔碑　續增　隆慶戊辰進士禮部尚書李長春棠軒富順

皇帝在宥之二十一載蜀左轄余公一龍偕藩臬諸大夫暨閫帥上記都御史幕府御史臺言成都據七蜀之會層巒疊嶂掩映邠郭眞屹然天府之勝哉獨東西兩江合流之所奔放衝突稍乏迤邐之勢形家者病之且以宜川之西南以輪蹄擔負來者必取塗於此而夏潦秋霖往往望洋而阻行旅有嘖呻焉非創造橋塔罔與固風氣資涉濟也今縉紳耆老既言之博士弟子復言之請令成都旁近州邑各輸金穀礪鍛爲佐募匠庸作擇有幹局者董之不致耗公帑擾閭左以滋弊都御史御史咸可其議俾剋期以行余公復相率啟蜀王而請曰惟王世以忠孝賢良著聞茲舉關國鴻鉅必仰邸第之貲藉侍從之良方克底績王乃首助千金委承奉司鵬榮出綜厥事兩臺監司以下各捐俸有差卜以萬歷癸巳年菊月經始鵬榮祇役而往茇舍蓐食日夕與畚鍤者同甘苦不數月而塔成嵽嵲前蹲崢嶸後竦珠碧炫熿鈴鐸砰訇危乎高哉何羨永寧同泰彌九仞而踰十級耶顧橋工浩大

經費漸拓而有司靡所措手諸爲咻搖震撼之語者復乘間而起顧王色弗爲動令鵬榮程督如故而橋乃次第就乃鵬榮竟以盡瘁終矣王復委承奉甯廷鸞門副司鵬愷及首事翟昇者繼之廷鸞營綜率作勞勩什倍於初而鵬愷克承兄志與昇拮据之力九殫遂以是歲丁酉十月橋成爲洞者九從四十丈衡四十尺遠而望之虹舒電拖霞結雲搆若跨碧落而太空爲鬭俯而瞰之飆涌濤舂鯨飛鯢走若駕溟渤而拒浸爲溜彼成都七橋象

應七星如往牒所詡談者視此不當左次耶諸縉紳中若西安郡丞顧君紹履以王命從臾其間竭蹶不替終始而君乃予昔同計偕者當塔成裹糧走雒源訪予玉華山中屬以碑事今橋成復申前諾則已三閱歲矣予惟天地剖判以來神皐奧區苞靈稸秀吐景曜而貢庥祥者到於今繹繹未歇也乃形勝有刓而欲補風氣有泄而欲培則二儀所不能盡人力實爲之故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非若青烏之說鶩渺

冥以邀福詮弗可憑也顧今日論者曰橋以洪濟勝塔以廻瀾勝於法當鞏固王室禦麗民居而於人文之宣朗尤有助若然則造化委其權而聽於人人成其能而歸於造化兩相待而兩相濟者也厥義不亦大哉斯舉非余公無以決首鼠非賢王無以握魁柄非二三中侍無以任仔肩而當路諸君子或蒿目慮始或執掌圖終皆所稱不朽之績也顧君復言承奉正蘭君玉長史張若拱極贊襄調停多所倚辦事之美成信非一手一足之力哉

橋名洪濟塔名廻瀾則前中丞艾公王公指也予既紀其事復系以銘銘曰

瞻彼成都沃野千里城闕通門塗畫方軌閭閻基布鄽陌星羅華闕臨皐綺窗瞰波秀吐芙蓉麗裁錦綺山色環郛江流衝壘聲饒震盪勢之濚洞形家攸忌王氣宜培更有急湍恆苦病涉匪藉津梁孰通舟楫議久畫餅事忽轉圜偉哉方岳擔此鉅艱爰啟賢王共襄盛舉睿命蠻敷從臣特許貲匪帑給力匪民輸甫操畚鍤奄就浮圖再起長橋橫

跨高漢綰束洪濤褰登彼岸觀者雀躍行者鳧趨
開闢以降形勝所無佳氣鬱葱鴻庥儲委佑我价
藩綏厥繁祉載翼髦士丕振文明餘波滲漏羣庶
阜成峩眉增高瞿塘益險光奮井參績垂琬山廻
瀾者塔洪濟者橋竝據天府永鎮皇朝
重修觀音寺碑記續增 嘉靖癸丑進士左布政使桂嘉孝少江成都
余棲林壑久置文字跏趺兀坐一旦衲子明一覯
曰觀音寺工再告成募余志之余初不諾徐思明
一降心釋教假勝地登彼岸奚容拒焉迺引其事

而書之觀音寺居華陽縣馬村福地方傳自洪武
以迄有今基址見遺殿宇被風雨剪焉傾覆止存
一石觀音背勒至眞年號乃有華陽耆民馬漢子
明一者蚤歲落髮從遊延慶師事圖晟繼而割厚
利始嘉靖丁未業已營建此土無何辛未盡爲煨
燼明一曰我實不檢天降之災靡敢墮初志率其
徒更克拓舊址於壬申役土木工匠遒日不稍輟
倏爾兩殿巍然陵空跨虛莊嚴佛像釋迦則位列
其前觀音則位列其後衆聖則環向擁侍復鑄鐘

磬里人德之口口口口口於道治本縣各里田
糧坐落寺外以爲常住毫無鄙悋見於聲彩里人
益德之余因扶杖往觀二江組練層巒倚疊萬木
葱蘢尋其地勢起自灌陽迤錦官南折盤盤囷囷
直下龍脈堪輿流罔不訾足希艷是日也雨霽山
光清疇碧照飛觴醉月口口氣豁逾浩然心賞曰
何蜀山川勝槩萃於大不遺於小若此耶毓於儒
不啻於釋若此耶因進明一而聽之夫道盡撒藩
籬直窺要妙亦猶大海一漚不妨起滅茲堅殿宇

也惟子治田畝也惟子超六塵之界味一乘之旨
也亦惟子古稱智者於台山安禪遠公於廬嶽托
志子能先後步武謂其施爲福利詎可量哉愼勿
令山川爲委靈矣萬歷二十二年歲在甲午重建

創建近慈寺碑記　續增　萬歷丁丑進士　李元齡　邑人

華陽濯錦厢舊無佛蹟葢肇自僧智綱近慈者何
綱眷戀斑衣咫尺北堂而得名也樹碑者何成親
志垂不朽也寺在蜀南郊外十餘里山廻水秀竹
樹蒼蔥形家謂地脈起自導江之陽迤錦江董家

山突伏隱隆鍾毓茲土凝若繪圖面拱長松占寺
羣巒疊翠橫跨錦溪派析千宗形標萬狀朝覽淑
氣晚眺烟波眞招提一上游也先是綱父張仲壽
偕緣吳氏妙性舉綱髫年脫俗事沙門妙琴爲弟
子命名曰智綱淡默沉靜棲心禪業依佛盡孝以
永終身父又娶次母吳氏法名妙從攜弟張遜及
妹二三人居無何痛椿庭游背夢中而吳母亦哀
病甚族人以弟妹少孤不勝徵輸共相計籌
欲奪綱志歸俗綱謂置身我佛在空已久斤斤奉
師大戒唯謹泣語族中父老子弟弗忍二之必委
曲爲晨昏地於是自草堂移濯錦是近慈之名實
本吳氏妙性妙從開基定制延袤百丈先建法堂
次起雄殿環以周垣植以茂樹禮莊嚴祝壽算得
以竭力奉慈顏罔敢暇逸又拮据弟妹婚嫁之務
母子不忍分釋是以構叢林因築斯地以爲老母
計永久爾其先已白之父老子弟以父所授綱養
膳水田二邱綱自置水田三邱陸地一區竝寺前
熟地幾大區通共寺基折條銀若干續代畱傳其

父遺二宅一屬緇一屬遜緇不受請以居二母云
云是寺也創造之初具呈府縣給帖准照□□
門其絕施田地期謀於野及士大夫之口而公訂
之悉爲共諭於戲祇恆金壤浴芬衆於給孤方寸
法門涵妙明於摩室怙慈暉而颺慧日則普度慈
航貽善念以厚宗風則永培佛果無量之德廣種
福田況祥颺慶雲結於明志暴風疾雨召以舛機
能識報應洞矚循環則孝親卽是忠君近功孰如
遠利將佛蔭與香火竝隆爰鐫其石用垂永久者

時明萬歷二十八年　明成都府萬壽寺住持釋口量上字缺

多寶寺右幢記　續增

蜀爲西南巨鎭而大慈護國禪寺冠諸刹之首在
錦官城府中葢魏晉時千歲寶掌禪師禮峩眉寓
大慈究其由來亦遠矣缺一字唐金頭陀重建有解院
夫迎暉門外東五里許古有遺址曰多寶寺舊有
常住土地東至沙河西至水滸內田三邱中夫塔
後有二十五丈許迺寶掌禪師並僧衆靈塔在內
於缺一字宣德乙卯大慈寺遭缺一字回祿殿閣廊廡蕩然

荒墟正統戊午量授職丙寅歲其寺一新欽蒙朝
廷頒賜大藏經典復請命建密安修工畢量同徒
德裕詣闕謝恩上嘉其誠召至便殿賜寶鈔三千
緡爲道費辛巳歲回見茲解院殿堂傾頹捨已資
重建周植松柏竹樹萬計建塔缺一字以藏幻相又將
大安門外常住碾磨與蜀府典寶所缺一字易白土溝
官山田一百二十坵占連本寺古田一十七坵共
缺一字百缺四字七坵東至官草山南至本寺左沙河西至
白土溝北至象鼻嘴葉氏居址俱在界內天順癸

未敬蒙蜀王賜水田六十坵在寺栽種供給僧徒
化十七年歲在辛丑六月吉旦（按寺無古碑惟雙石幢存雖文
雖馴尚能述其始存之以備考）

藝文　碑記今

重修成都府學碑記　續增　國朝　四川巡撫　佟鳳彩　遼陽

歲辛丑予受

命撫蜀駐節錦城循故例視事三日昧爽謁

先師孔子廟集博士弟子升堂鼓篋稱說六經蓋倣

周禮大司成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者也及期予

質明而興盥而奠不見所稱

先師廟者惟茂林豐草間諸屬吏張幕而拜陳詞以

壬辰補刊

燎予瞿然進博士問故答曰是火而爲墟也俎豆

之地爲豺狼之所穴狐兔之所嗥將廿年所矣予

愀然曰夫子之道與天無極爲萬世法去佛老遠

甚今佛老之徒習於其教溺於其所學尚金碧於

像瓊璩其宮崇其享侑伐鼓撞鐘祓巫紛史盛其

歌舞奔走竭蹶天下之人惟佛老之教之歸彼都

人士側足儒林佩服絃誦獨於吾夫子之宮墻坐

視圮廢不一過而問耶諸博士揖而進曰成都新

復寇訌於東士疲於伍當事者惟橐鞬之從奚暇

學校爲子曰不然學校之設非僅文教也凡有事出征受成於學執有罪反釋奠則以訊馘告何獨一文教乎昔漢高祖討陳豨還沛過魯以太牢祀孔子至光武中興臨淄方定天水未賓卽躬視太學夫漢高不事詩書光武起家徒步俱於干戈擾攘之際留心仁義禮樂之宗尊儒重道爲天下勸況今

天子明聖繼體重熙山海遺孽漸次削平又成都係省會重地爲屬郡觀瞻文翁遺教宜有存者顧令夫子之宮榱桷几筵盡淪草莽毋乃諸生羞諸博士復揖而進曰昔夫子之策衛也曰庶而富之富而教之今士民其瘵靡有子遺怨鼠驚鴻捉襟見肘孜孜建學興文不其迂歟子曰嘻學校王政之本也夫子之言謂非教無以保富庶非謂待富庶而後議教也若二三殘黎不使之揖讓夫子之堂儳然愾然習其衣冠劒履觀感興起於善將見三綱淪九法斁反浸淫於佛老之教漸趨於邪竊恐殺運之不殄也諸博士唯唯而退予廼諏日卜吉斬

荆驅石鳩工庀材捐貲程費經始於順治十八年十月越康熙二年九月竣厥工計建大成殿一啟聖宮一大成櫺星門各一明倫堂敬一亭各一廡兩廡左右學舍及大門石室載啟坊表悉具翬飛鳥革將將翼翼過者望宮墻之崇高起斯文之瞻仰矣予故樂爲之記

重修文廟碑記　續增

成都同知　張明塚

尼山有聖人天下於是有道統故忠孝代出英賢崛起皆聖人之教之所爲嚴廟崇祀所以肅瞻拜即此乎自逆張毒屠城舍燼煨聖域賢關幾不可問噫嘻茂林荒草間無人烟值從未有之劫雖氣數使然嗟吾道之窮大聖大賢亦罹此厄運也即振人文也成都爲古文獻地昔文翁起學教士非余從事巴蜀自已亥撫院高提征恢復展開茲土遂求謁文廟焦爍蕪土踪跡莫辨爰剪荆棘闢草萊僅通一線始得

孔聖故址一片坵墟無片瓦隻椽數仞宮牆果何在耶令人見覩不勝流涕思欲修葺諸務未遑力有

弗贍止等之跛儈說法已矣辛丑之冬撫院佟持
節來蜀下車謁祠睥及荒殘喟然歎曰澤宮如此
人文可知風雨不蔽神將安依因奮修舉捐俸鳩
工檄余爲督余恐菲才不堪任繼而思之讀聖賢
一書不能有功聖賢而坐視宮牆之鞠爲茂草也如
此心何爰董其事不敢有憚勞瘁亦不敢少棄錙
銖木植磚瓦悉得之易買工作力役悉求之徧覓
不取民間一錢一粟建正殿五楹戟門五間東西
廡各五間啟聖宮三間以啓櫺星門俱仍舊址雖
不敢侈輪奐之美然修理丹塗煥然改觀亦未始
不可以棲神靈肅趨蹌也起工於辛丑年十一月
某日落成於癸卯年四月某日上有諸憲臺之風
力下有羣有司之樂輸余僅仰體憲臺德意捐助
微貲克殫心力監工督修勤勩厥成已耳工成不
能無記僅誌其實勒之於石以爲紀年敘事云爾

重修昭烈陵碑記　原採

凡聖主肇興必於古帝王陵寢遣官致祀所以重
一代之君也雖德業之隆替多有不一蓮祚之修

四川巡撫　張德地　遵化

短每有不齊然而君臣會合創業垂統其求爲可繼之懷未嘗不思詒謀燕翼爲一日萬年之計而究竟不能必其齊一者則亦數之有幸有不幸耳余於漢昭烈不能不深致慨焉方其以布衣崛起遂欲力振炎漢一時英雄蜂聚雖九州之地人有其七我無其一乃由退陬而啟雄圖竟峙三分之鼎以承大漢之祀苟非精義入神知人則哲曷克臻於此乎其君臣大烈載在史乘無庸復贅但遡厥始事義締桃園而關張實倚股肱三顧隆中而卧龍迺資輔弼集一代之人豪盡歸羅網因而底定西南震疊諸夏匪後代之主所易幾也況君臣身後威靈經千秋萬世愚夫愚婦靡不浹洽眞若懸日月於中天又豈區區人力可易致耶余奉命撫蜀偶過萬里橋行西南不數武有昭烈陵武侯祠在焉遂芟荆誅棘逴瞻拜之徘徊良久雖鹿走草萋而陵寢無恙且祠側碑記猶存余拂拭讀之則裴中立撰文而柳子寬書丹也後人遂以雙絶紀之噫嘻西蜀自羅獻逆焚戮萬物悉化焦土邨

公墳墓莫不撝毀無遺獨昭烈一冢歷久常存巍
然如故且與名公碑記竝垂不朽使非其英靈不
泯沒世難忘又安能保千餘年後晏然無恙若此
是又不可以數之有幸有不幸而論也矧今日者
西蜀之土地人民所賴以呵護周全誰無木本水
源之思耶余因捐貲命成都守重修厥坊以表其
陵載立之碣以紀其蹟仍飭守僧勿使樵子牧夫
敢有或逾將以仰體

重建諸葛忠武侯祠碑記　續增　四川巡撫蔡毓榮　三韓

漢昭烈帝陵之有忠武侯祠也明侯志也粤稽古
帝王之載在祀典者皆一統之君從祀諸臣皆佐
命元勳也余少而服官於朝每以春秋陪祀歷代
帝王廟兩漢惟祀高祖光武而忠武侯從祀之位
在西廡鄧禹之次及至成都訪丞相祠堂則在昭
烈惠陵左側陵蕪不治祠亦廢余乃下令禁其樵
採繚以周垣而以修復舊祠屬之觀察宋君君慨
然經始踰年告成余嘗讀史當侯之初沒也蜀人

思之遇節朔各私祭於道中後主下詔卽侯墓立
廟於沔陽李雄據蜀始爲廟於少城內桓溫下蜀
平少城獨存侯廟今少城廟址不可考考裴晉公
碑作於元和初杜少陵詩所云先主武侯同閟宮
者其在是歟夫王業有偏全君臣之義一也昭烈
之稱尊號也爲漢也侯之鞠躬盡瘁也爲漢也昭
烈存而漢存高祖光武俱存侯之事昭烈也猶事
二祖也是以昭烈雖生不獲還於舊都沒不得與
光武□□陵寢亦不列於歷代三千六陵之數
義士隕□□所以心神不二死生以之千載而
下入其祠者如見其君臣一氣魂魄相依也嗟乎
古來忠義祠宇不可勝數未聞有祀於其君之陵
者卽忠武侯祠遍海內亦未有若惠陵之祠爲愉
快者余以爲從祀於高祖光武則侯之志明附祠
於昭烈則侯志益明豈非祀典之盛事哉余於自
帝城合祠瀘州忠山專祠皆有記獨於茲祠之成
俯仰今古不禁援筆長歎也若其經始之詳載在

宋觀察記中臨淮托晉公以傳是又余之幸也夫
康熙十一年歲在壬子仲夏吉旦

重修忠武侯祠碑記 續增 國朝 進士 四川按察使 宋可發 艾石 膠州

漢諸葛丞相功名昭簡策精靈塞天地學士大夫
忠之喆將猛士武之田父邨嫗神智之大勳未成
弔古者又從而悼惜之千三百年於茲矣學問之
醇明良之遇忠貞之節固缺一字古罕覯即功德之深
岷□□□□□□□□綿邈萬禩而垂不朽云漢
季羣飆煽海羣雄割據紹操權之徒虎躍龍驤地

勢雄便昭烈雖帝胄敗亡頓躓用武無階一時若
文若公達子布公瑾輩皆趨利乘流希攀鱗羽用
武之才翺翔其間焉往而不得志乃至孟德徵侯
固陳不樂出身操謝遣之曰義不缺一字高世之士辱
於汚君之朝雅志彌確若無意當世者缺一字三顧幡
然薄言解控縷禍中林鬱爲時棟基宇宏邈豈缺一字
就功名者可幾萬一哉先儒論出處之正方之伊
周然就桀遷桐權奸口食負扆破斧疑中流言侯
託顧命於新挫之日繼體孱庸盡瘁鞠躬孫曹君

臣纂弑□□侯持大節凜凜沒世不渝嗚呼君臣之際良可咏矣矧其開誠布公沒有餘泣東北梟嘯於前南棘豺號於後用兵無虛日蜀民安堵無擾蹙焉是豈翅斷隴斷甘棠是蔽也哉宜其蜀人祠而祀之也曩歲子臬蜀溯舟白帝覓陣圖自山視壑百有餘丈八行二十四蕝疊石爲之土人言盛夏沒在深淵水落石出山移谷易而疊石無改精誠之貫天且愛惜之而況於人乎祠而祀之直道天良不因田海遷流爾按侯祠有二一在城東

隅侯□□□通地脈因井而祠也一在城南昭烈陵左少陵所咏裴中立所記者夫以昭烈武侯之君臣千秋而下英爽不泯九原冠佩周旋亦或情理可推獨是兵燹之餘蕩然棘蔓予至成都時一夕夢侯綳羽翩翩感愾欷歔□□不足之色臨行投我絕句乍殺五丁通赤甲倏傳三□□黃庚白場衰草千秋憾無復荒祠對錦城寤而記識無遺忘大異之翌晨卽命駕尋廢址莽浸戺垝莓封贔屭喟然曰侯殆以祠事屬我乎名賢勝蹟坐視堙

廢口口之義何居毅然謀所以復之適少司馬制
府蔡公巡歷益州遊覽愴然捐俸鼎新命子經營
次第其事區畫肇啟撫蜀大中丞羅公繼至咨嗟
稱善捐俸成之前此撫軍張公未逮之志至茲兒
副矣祠歷唐宋元口口明初因逼近惠陵始祀
帝於廟以侯附之帝陵孤塚纍然侯祠丹碧歸然
侯有靈必不其饗但祔侯帝廟與諸文武埒又於
歷代專祀之義不無舛失焉今以前殿祀昭烈兩
廡列從龍諸名臣後殿奉侯配以子瞻孫尚重死

事也肇工於辛亥九月落成於壬子五月勳成者
提督鄭公藩司金公督學張公也至周繚沼榭工
未及竣家弟繼予臬茲土殆將屬之自是而口口
口口翼張有殿有堂前後巍煌凡百口口登斯
陟斯君得臣若武侯任之無疑臣得君若昭烈事
之無替魚水之歡光照前休矣蜀之民睹棁槉思
光澤咏剪伐懷仁人雖在百世以上猶當謳思不
忘矧躬逢其盛身被其澤口口忠順之心油然以
生也爰矢口口之辭而勒之麗牲之石

槍彗焞兮陽光矇裂炎土兮□□渢廻□軸兮樓
桑雄起龍蟄兮掃雰雺鞏鹵國兮戡梟戎噓火德
兮焰復紅溯元老兮繹膚公禮肅穆兮尸元功蕩
虬柏兮餘故宮英勃鬱兮氣如虹　右迎神
儐俎豆兮鼓鐘繁靈之來兮長風翻蚩尤辟兮豐
隆輐羅象衞兮雲鳥屯下大荒兮離天門援北斗
兮挹上尊陳部曲兮昔所敦緬拆衝兮渺若存間
細羽兮歸華軒懷舊服兮湛新恩捐遺莢兮翼后
昆日云暮兮羣□□　右侑神

擊鼓嘈兮金沙郊君乘舫兮抑乘橇雲溟溟兮水
瀟瀟石嚙月兮雪峰椒嘯於岫兮鳴於皐掀髯籌
兮談何超粒下土兮庇孱凋籬厖卧兮鞬櫜弨走
萬國兮款
熙朝貢驌驦兮效琨瑤君不畱兮我心慅蹇獨立兮惝
逍遙　右送神　康熙十一年壬子歲夏五穀旦
鼎建淨土寺碑記續增　宋可發
諸葛忠武侯祠寇燹莽礫有僧構茆屋數椽中奉
如來鐵像予於已亥秋因夢與侯遇出城南尋覓

舊基愴然曰後此將易侯祠而梵苑矣辛亥秋鼎
建侯祠謀遷鐵像別置盤院爰卜祠後數百武廢
刹址曰淨土寺予捐俸內人兒輩爭出貲建正殿
一供所遷鐵像莊嚴之增伽葉阿難二尊者天王
殿塑持國僧長廣目多聞四大天王山門三楹額
曰淨土寺暮鼓晨鐘與侯祠聲響互答登侯祠生
悚肅心興懷古德畏畏桐鄉景遺愛焉入淨土生
皈依想貪嗔癡可泯殺盜淫可祛人心既汚天意
可同王政中道齊一大權術也若曰金錢布地歸

乾隆補刻

煥琳宮佞佛以邀祐士君子所勿許也寧予志哉
時康熙十一年歲次壬子夏五月吉

重修南瀆祠碑記　原採

四川布政使　金　儁　遼陽

粵惟鴻濛爰闢天一生水江淮河源厥惟水首其
灌注百川澤潤萬物其功用與天地侔而未能窺
際其涯涘者歟論者謂河源自天必歸於海惟海
無源盈虛莫測迺神禹導江及淮而井絡之區實
爲橇車之所先則以江之源由於蜀故也夫長江
之勢千里一折百里一波險劃地軸名雄天塹古

誌之矣蜀險區也萬山環合一綫通流沂而上之莫窮所自茫見怒激奔騰至此而約束受命未嘗有泛溢之虞觀其所以受之者焉及夫渡三峽下夔門浩蕩汪洋奮迅萬里百折而必東識朝宗之義觀其所以出之者焉噫惟神之功何其偉歟是以古之王者受命必有事於四瀆而江其首也曩者歲在丁未天子睠焉西顧遣少宰致祭大禮告成祀典用彰惟是方承戡定之後嗣宇傾廢未暇葺也今者中丞公來撫是邦綱紀畢張廢墜漸興乃告於衆曰神爲四瀆之長有功於民祠不可以不肅盍新之於是共相割俸鳩工祠以落成余顧而樂之執爵而言曰吾聞境內山川諸侯之所主也敬神以勤民守上之事也蜀雖富庶未徵而百堵於垣劬勞安宅神所憑依將在是矣指山高與水清知

聖朝熙皞之風與茲江流同永覩安瀾者歎百神效靈不從此仰見懷柔之化也耶自屬僚以及耆耇咸謂茲言之有合於茲舉也爰錄以勒諸石

重建諸葛忠武侯祠碑記原採　金儁

古之祀典有五一曰法施民二曰死勤事三曰勞定國四曰禦大災五曰捍大患有一於此從而祀之以云報也昔者諸葛武侯之治蜀也撫百姓示儀軌賞不遺遠罰不阿近恩威並濟上下有節故刑政雖峻而人無怨法施民也受命托孤之際泣效忠貞繼之以死及其出師上表又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爲言竟以食少事煩病卒軍中死勤事也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川攻心之說七縱七擒終侯之世夷不復反勞定國也禦人曰祀典有五侯得其三焉子謂侯之事先後主忠矣其於人民亦以威行其愛耳世有忠主愛民之人而不爲此一方禦大災捍大患者哉葢侯之身雖告終於五丈原而其心未嘗一日不在炎劉社稷間也是宜廟饗千世而勿替者與舊制侯祠近昭烈墓今仍之益奉昭烈於正殿侯居後子若孫從之殿兩廊位關張北地王次文武諸臣之有功者其正大規模遺像儼然率皆凜凜有生氣焉嗚呼當其屯田謂

濱居民安堵庶幾三代之兵望若時雨向使天假
以年則國賊可靖漢業可復惜也中營星殞大志
未伸後世黜魏削吳以蜀漢繼炎統固史家之正
論其亦慰侯之苦心也夫
皇清康熙十一年秋廟成歲時致祀嘉侯之忠誠感被
閱世久而愈深也頌曰
先生抱道高卧南陽長吟梁父與世相忘亦有英
雄聞聲思慕志興漢室慇懃三顧魚之得水骨肉
君臣感斯情好可以忘身侯之忠貞死而後已嗟

侯之忠貞死而後已嗟侯此心萬世不死

重修成都府學碑記　續增　四川松茂道　進士　王　隲　福山

學不可一日廢於天下而學宮不可缺於一邑稽
古詩書與夫諸子大家之文固明備也況其觀瞻
在都會者哉或曰雍容禮樂此粉飾太平者耳若
以急於兵燹斯頻人物凋殘之鄉流離呻吟之際
非所先務余曰噫是何不知政本也夫國之治亂
視其風俗風俗之美惡視其人士余嘗周流名都
大邑間考其地有士大夫之才德尊顯者出則風

俗起焉匪特筆墨小技衣食細故里巷準其當否爲式而貞淫奢儉忠佞厚薄之大端遑遑習成而不可驟變唐樸魏陋今昔同轍此其人誰非概從學校中來者乎歐陽文忠公曰學校者政之本也務其本則政得四教備而聖人之道以著三移明而教官之發以嚴其初由乎數人之賢者安行焉而中材者跂及焉而不肖者愧恥焉家庭鄉國相觀而摩之則爲善善積而占氣聚之如是者俗美風醇卽道不常泰福發亦鮮不務其本則政失小節可畧而身不習儀大閑可踰而志不安禮其初亦由乎數人之貴者憑其勢以恣焉而富者恃其財以效焉而貧賤者亦溺其欲以各肆焉家庭鄉風相觀而摩之則爲不善不善積而害氣聚之如是者俗侈風靡兵刑之禍以起其流毒遂不可窮誌然則學校固爲政之本而明倫尤教學之本哉蜀守文翁知務本者也是故立學城南作石室講經義以教士而教以尚德爲先蜀之文以興蜀之俗以變三代而下賦心擅異於相如是其高弟卓

元殫精於揚雄亦其私淑也而承流守志者又有
李業黃貽之徒或豐於文而薄於義或文采不概
見而獨顯其節說者謂相如揚雄匪善學文翁也
善學者斷屬諸李業費貽輩其人何賸文采止以
榮名節義乃可風世文翁蓋交得之而有所歸重
也自漢迄明十餘代治蜀者非無名公巨卿宏公
偉烈表表與岷峩爭峻求其有修復文翁之政者
無聞焉雖著作日妙俊秀日升聚歛日富繁華日
盛而山川清淑之氣盡洩人類驕淫之報畢至矣

噫甲申以來賊鋒歲刃疫死虎傷黎民固僅子遺
華胄更乏遺種災害亘古未有也幸賴
本朝始而廓清既而恢復體養三十餘年庶其有瘳乎
然而泮藻全淤何嗟周道墻茨無掃胡譏城闕當
此之時士不尊師吏不重士趨把持之利者蠅集
於樊工策牘之智者賓人於幕禮義非悅心之物
忠信罕出口之言夫何以文翁教化之餘而至此
極歟夫惟無文翁也欲復文翁之化必行文翁之
政夫蜀百貨所自裕也羌猓所環出也邊徼用武

八國政貴富強而文翁立學講經義尚德行不其遠歟彼誠有識通天人之際爲蜀培士氣去害氣也夫蜀之害氣今斯宜盡矣使當事者行文翁之政俾蜀人士知經義不盡於帖括德行不關於利祿讀聖賢之傳書學聖賢之敦倫發爲文章著其功名一旦而擅士大夫才德尊顯之望以修諸學者施諸已以有諸已者喻諸人不以得勢朘其里民不以牖仕棄其故鄉生聚教養共循其方苟偷欺詐各存其恥相率而爲孝友嫻睦任恤之行庸開忠厚貞儉之俗人有固志世無亂萌則蜀之漸復舊勝者端自今日之學校始矣然則立學烏可以不急哉成都府學志載爲石室故址亂後盜毀康熙三年前撫佟公重建再亂復圮勤襄杭公仰體我

皇上右文教化盛意期以文翁之治蜀者行其政於二十一年正月間檄余督修余詳管同知監工相與凜承憲命備極經營凡殿廡祠堂齋室門墻其已建者修葺之其未備者補造之其錯置者改作之

務必精整務必堅實顧工多財詘拮据綦難藩司劉公倡捐率屬累發犒資閱幾二年工始告竣昔高朕作禮殿圖繼美石室祇以繪畫傳玉右軍思一見之夫美以政稱徒繪畫云乎哉教爲政本余故切冀以文翁之政爲政者是役也始之者前撫勤襄杭公諱愛繼之者前撫韓公諱世琦倡捐成終者布政使劉公諱顯第捐銀如例者提學道馮公諱雲驤捐銀並督催工料者成都知府佟世雍勞身捐俸二載靡辭者管糧同知管竭忠歷二載日夜在工者新繁縣典史王之鼎也其餘州縣官捐銀多寡不等俱例宜書石余是爲記

康熙乙丑進士翰林院庶吉士　樊澤達　崑來　宜賓

延慶寺祈壽碑文　續增

大臣整身率屬師保萬民功在社稷德垂天壤其時宇宙太和萬物各得其所焉而大臣之心亦惟求各得其所而後即安書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

缺一字

咎若有疾好善如保赤適行乎心之自然而功德遂歌頌於不衰則大中丞姚公之撫蜀是也蜀國蠶叢魚鳧之鄉遐陬僻壤聲教易阻兵燹頻仍

自甲申以來四十二年之間治亂迭更民困已深
滿目蒿萊盈眸搶攘扶起衰弊亟待仁人乙丑之
冬
天子迺眷西顧特簡姚公托以屏藩寄茲節鉞姚公江
漢名流荆衡間氣廿年甲第久推蓋世文章十載
台垣共羨立朝丰采當年一方司事棠蔭遍洽巴
渝此日全省分符湛恩汪流錦汝下車之後興利
除弊美不勝書首禁官吏嚴絶餽送則口口之儔
得其所矣廣諭搢紳來歸廬井則瑣尾之子得其

所矣勤月課復廩餼恤孤寒則詩書之彥得其所
矣勸農事止訟爭均田畝則耕鑿之夫得其所矣
關市禁榷稅則貿遷之侶得其所矣水陸設稽查
則行旅之往來得其所矣雜派盡蠲火耗嚴除則
輸稅急公之輩得其所矣招徠勸墾剔除兼并則
流亡遷徙之氓得其所矣軺車至止雞犬無驚則
昔日之苦供億者得其所矣明鏡高懸狐鼠斂跡
則昔之苦於豪猾者得其所矣口口口口口口圖
治崔符既靖則有罪者服其威無罪者戴其德東

北之驚鴻得其所矣體
帝心之仁愛陳蜀道之艱難□□□□而民息肩則深
山窮谷挽運咨嗟之憚人得其所矣公之心惟欲
使人各得其所以無負我
皇上付託之心豈計蜀人之歌揚乎□曰□□德弗深
建祠宇祝長生在在同心且欣欣然樂出已力以
爲
朝廷增賦役爲我公奏治□□□公之所感於民也緇
流最能忘情而公之逮恩亦復不淺供物供書另

請規條摺卷摺歷悉行除鐃二字　錦城庵觀百餘所歎
聲大作共願爲我公祈壽是公壽國壽民之應也
十月六日爲公岳降之辰官吏相與慶於庭士民
相與忭於野商賈相與歌於市而梵宇潮音響徹
叢林熙熙乎太和之宇矣夫姚公望重朝端心存
宏濟先試嘉猷於口口行且德洽萬方功垂四極
則頌禱之誠止巴蜀一隅哉羣僧欲勒石以紀盛
事索文於余余也後進菲材托茲樂土遂援筆而
爲之引抑亦爲我

朝廷慶得人爲我桑梓慶得所寧敢辭鄙俚之譏歟康

熙二十五年歲在丙寅季秋月吉旦

諸葛忠武侯祠堂碑記 續增

四川巡撫　于養志　遼陽

古之爲大臣而道備於一身功冠於百代模範可

師毫髮無憾者孰有如忠武侯之至誠如神者哉

侯以命世之才躬耕隆中寄意甚高而託言甚近

時未有能知者祇以三顧之勤幡然而出別君臣

之名分聲大義於天下謀猷舉動必中機宜應變

用兵十不失一豈特當世羣雄莫與抗衡卽虎視

中原鷹揚江左者皆懾伏而不敢有覬覦之心力

振叉祚興衰繼絕非至誠而經綸天下之大經者

其孰能與於此且夫建國之扼形勝猶樹之有本

也根本固而枝葉自生矣乃憑藉高祖創業之地

大啟雄圖因材任賢屯田積穀內修綜核之政外

舉節制之師將以混一區宇上報主知迨受付託

之命翊扶繼體安危已任益奮忠勤矢盡瘁於軍

中置利鈍於度外其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

安直與說命相表裏非至誠而立天下之大本者

其孰能與於此乃若設施教化開誠布公明法審
令立綱陳紀興復古道儀軌斯民平刑賞而忘怨
肅篤忠敬而行蠻貊恩威並濟上下有節使文身
鑿齒之裔皆心悅而誠服之蜀民安堵無擾蹙焉
其規模氣象幾於三代之治理非至誠而知天地
之化育者其孰能與於此夫至誠之所在俯仰無
愧天地且將直之而況於梁益之間被澤承休者
有不頌其功德稱其神明者乎宜其千秋之下猶

巷祭而野祝也志幼讀遺書即爲容嗟想像者久
矣比來是土修謁祠宇益仰止焉顧瞻像設係從
祀於昭烈惠陵之殿後如見其君臣一氣魂魄相
依也第二祠之春秋禮祀惜廢弛甲寅之後遂仰
請
大廷仍復盛典其有榱椽梁柱之撓弱而不支瓴甓垣
墉之缺斷而不承者與諸大夫相與倡率悉舉而
更新之足以稱邦人崇奉之意矣間以政事之不
逮者上通嘉賴於茲二載百廢漸興要匪侯之呵
護羣生詎能若是爰樹珉於庭以紀侯之精誠萬

古如一日焉銘曰

天地哲人抱道守眞負耕莘野垂釣渭濱應運致主卓冠羣倫岸視吳魏鼎建梁岷漢業備舉民俗還淳德孚七縱令肅五申木牛流馬羽扇緗巾二表欲哭八陣如神銳意討逆忘其艱辛厄於造物奇才未伸功傳簡冊名炳星辰百世師表千古忠純劒南遺廟遐邇式遵芳徽如在奕葉更新敬抒丹悃用薦溪蘋永祈臨照罔既敷陳康熙三十四年歲次乙亥季秋穀旦立

錦江書院碑記原採　廕生四川按察使劉德芳文安

成都古益州故多材地秦以前遠莫可稽漢孝文時二千石文翁仁愛教化符守此邦慨土風僻陋欲誘飭蠻戎而進之儒雅選郡子弟開敏有材者遣詣國學受業博士郡生皆成就顯拔榮進乃作禮殿立石經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文教由是大啟士風埒齊魯焉永初後高守眹更新禮殿於灰燼之餘增一室以祀文翁生徒相誦習講課歷魏晉唐宋元明巨公名彥踵接代興蜀學之盛甲寓

內所以繼文翁遺緒久而不墜者實惟高守迨獻
賊入川所在屠滅郡邑爲墟我
朝受命逆寇就殲反側屢安文學諸生謀生猶恐不
給奚暇誦讀其年盛志美亟思向學之事既乏師
承尤鮮載籍然則繼高守遺緒於兵火之餘以不
墜文翁之流風雅化者端有待後之人矣巡撫都
御史貝公莅蜀三載爐鑾既平民樂靜鎮士被陶
甄公亟欲興文教以植人材而余適奉
命觀察茲土因以俾之於余弼教興行實余之任而

興廢礪鈍尤余夙志也爰度郡舊右偏有隙地敗
礫蕪烟歲久未治迺鑱俸金創置爲門幾楹爲堂
筵齋講爲藏書之軒爲賓師之位爲東西號舍爲
庖湢遊息之所屬成都令田君軒來溫江令邱君
璋董其役凡五閱月而訖事工不知勞民不知費
既落成披之輿乘訪之故老蓋石室故址也余聞
古者鄉有序黨有塾擇師資令其教授將以宏長
獎掖化人成俗率由於是故法制代有更變惟學
校絃誦之事建國者卒無以易書院之設與學相

表裏王化之本而菁莪樸棫之盛所自出誠不可
一日廢也今
聖明在上文德覃敷
幸魯有典訓士有文興學立教遠媲三代極盛之時
大備之制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靡不感動淬
厲烝烝以變蜀當休養生息富教有可漸加之候
公以寬平涵煦兼父母師保於一身佐
朝廷興道育賢政莫大於此矣夫士棄詩書行誼勿道
為士者之恥而狃頹襲婧德教不聞有司之過也

今學之名猶昔而古者教士之良法美意與其文
具一無所與而士之無所傳習不務其實而馳於
名也久矣掌教事者又每視學為聲利之場茍取
其善為科舉之文而嘗得雋於場屋者以相夸尚
孰知科名固足以榮當時而所謂久大之業紹往
哲以開來學寧盡乎是若徒托執經問業之地飾
韋帶青衿之譽以虛聲相慕悅則更卑不足道豈
余之所期乎今建此書院延訪賢士可為人師者
主其席定課試之約籌膏火廩餼之貲日與諸生

揖讓講習乎其中將見蜀之士皆蹈德詠仁追前賢懿軌上荅
天子昇平文治之功以無孤我公之教且以繼
御書江瀆祠額碑記續增
大江列四瀆之一受爵視侯崇報之禮載在秩宗千百餘年其間之建而廢廢而興者僅公繼高公而三政教盛衰視乎其人顧不重歟遂爲之記以垂永久而告來者

四川巡撫 能泰 滿洲

其專祠建於成都南城內歷代致祭相沿已久展敬於神者惟極規制之恢閎繚垣之廣袤棟宇之壯麗象設之莊嚴金碧之輝映雕欄文砌之工奇喬木之森鬱而已從未有帝王親灑翰墨頒賜祠宇者我
皇上至聖至明文德武功遠邁往古猶且重道崇儒凡曩哲名賢有功於國計民生者類皆稽察表揚澤及後裔至若嶽鎮河海效靈於盛世者亦無不

寵錫褒題康熙癸未春特頒
恩詔遣翰林院侍讀學士臣余志貞致祭
南瀆大江之神捧
御書涵濡萬物四大字覆以康熙
御筆之寶以彰神功德蓋源發岷山經蜀滙漢朝宗於
海沛然莫禦神之功也佐坤厚以資生天府沃壤
潤溉無窮神之德也
皇上久道化成深仁厚澤固已無遠勿屆功用及物始
有遠過於亘古聖明者信乎惟
至聖乃能表揚聖功惟
至明乃能表揚明德夫豈名言頌述所能測量其高深

哉臣等拜手仰觀
宸翰精采爛熳如日月麗天自有神祠歷古迄今始得
邀此曠典照耀增輝不獨西南童叟侈所未見而
荒徼蠻夷之衆且奔走樂觀而恐後焉臣等生逢
聖世得以瞻仰勝景與諸臣共遊涵濡之天眞爲踴躍
忭舞有不能自已於中者爰勒珉拜手而爲之記
康熙四十四年歲次乙酉仲春穀旦

重修江瀆祠碑記續增　　能泰

江瀆神祠創自隋開皇二年唐天寶六載詔封南瀆爲廣源公命太守率祭官祀於益州此成都府南城內祀祀之始也歷代相因奉祀勿替明末獻賊焚燬繼以吳逆蹂躪蒙

聖天子神武底定懷柔百神屢遣大臣恭代鬯贄頒

御製祭文更且

寵錫

御書祠額固已光被天壤度越往古矣蓋大江首四瀆

靈爽沛澤俾茲天府沃壤九穀繁滋羣生暢遂緊維神貺顧瞻舊制宏遠遺址俱存而榱桷弗飭豈所以稱守土者之職而仰答

皇上崇德報功凡有頹廢罔不修舉之

睿懷乎今又重建廟宇不勞民力而締造重新惟冀有事茲土者時加護持以永神依福我蒸黎庶祠宇無歲久就圮之虞若或崇祀禁飭之意稍怠不無致慨漂搖將必上廑

宸衷下煩籌畫寧獨神失所憑爲可念哉故曰有其舉

之勿可廢也今廟貌攸崇神格民樂由是踵事增
華萬古永賴余重有望於後之君子焉因得攄香
諏吉偕文武寮屬告厥成事於神繪圖呈
御謨畧書緣起勒石以昭來者康熙四十四年歲次乙
西四月二十六日
御書江瀆祠額碑記續增

四川古西南徼夙稱天府沃壤名勝著於寰區自
流寇張獻忠入川所在屠戮千里爲墟井邑盡燬
荆棘祠廟悉付灰燼恭遇

聖天子神武戡定戡賊就殲天地清寧劫後僅存之遺
民蒙我
皇上乃眷西顧撫綏又安生息休養漸有起色又遭吳
逆變亂受其荼毒往昔
皇上大張天討渠魁授首計日蕩平出殘黎於湯火而
登諸衽席施解網之仁下蠲租之
詔生聚教訓時厘
宸衷其所以計吾民之衣食農桑而與以安全者無所
不周北乃爐鑾革心生番歸化大法小廉宣猷布

張 烺 冲寰 遂寧

德吾儕小人蒙樂利而歌
帝力何幸兵燹餘生獨得以白首耆庶共享昇平浩蕩
之恩誠難盡述成都舊有
南瀆大江神祠歷代以來惟遣官致祭而已從未有
宸翰頒題祠額者癸未夏
特遣大臣捧
御書涵濡萬物四字懸置殿楹光華爛熳遠邁往古舉
凡
皇上敬
天事神之
聖心無非欲吾民家給人足咸躋雍熙之至意故乃百
神效靈雨暘時若川谷遵流吾民被膏澤而戴涵
濡者我
皇上之賜也今廟貌聿新不數月而告竣建此大功費
不濫而民不知有是役非逢
至聖之世安能若是乎煩等扶杖來斯再覩規制崇閎
御筆煥采寧獨神之功德賴
聖明以克彰而蜀之山川草木亦因以增輝生色於無

窮焉煩等幸際豐豫含哺皷腹優游於高天厚地
之中既沐浴深仁又獲仰觀
天藻敢抒草野微誠歡呼效頌頂祝
聖歷於無疆云

御書大禹廟額碑記 原採 能泰

皇帝四十四年乙酉夏五月蜀成都
大禹廟江瀆神祠一時重新攷南瀆爲成都專祀之
神祠宇居其前
禹功在萬世祀不專於蜀蜀爲
禹發祥地祀於蜀自宋始建廟在神祠之後歷往古
迄今未有賜額茲乃因舊址稽曩制易傾圮而丹
雘殿廡階墀壯麗宏邃
帝像袞冕垂拱陟降如臨告厥成功懸前
頒涵濡萬物
賜額於神祠繪圖進
覽冬十有二月
特遣中書臣捧
御書永禩大川題額越丙戌春正月至

禹廟臣率同文武諸臣恭迎拜展仰見
天章煥彩結體運毫固已超神入化備美盡倫而
聖言廣大尤見
聖聖道法相承同揆合軌乃能颺平成之鴻烈而惇崇
報於無疆葢維
神禹當洚水洊襲下民昏墊之時天授睿哲隨山刊
木荒度土功決九川距四海積八載勤劬拯寰區
之溺措億兆之安滌源首自岷嶓周覽高山迅流
疏鑿利導之難往跡如見焉今天府沃壤享既藝

慶安瀾被其澤而忘之者寧知永奠大川所自來
乎我
皇上聖神文武遠邁百王功德隆盛無遐或遺禮樂修
明靡德弗報懷柔河嶽和悅神人除淮黃歷來壅
淤之患消永定頻歲泛濫之憂南北蒼黔蒙休賴
祉
皇上功並
神禹惟
聖知聖親灑

宸翰俾

夏后明德之遠亘古如新臣等身際平成覩四海會同祇奉

聖主報祀盛典諏吉薦馨懸額

大禹黼座之前巴蜀軍民蠻部長旅莫不趨走環觀曰大哉

禹功盛世再覿謹龔石摹勒

御書於廟庭述臣等揚詡之誠以誌不朽焉

建造漢壽亭侯墓祠碑記原採　楊甲仁邑人

日星經於天而萬世仰其光河嶽緯於地而萬世享其利忠義著於古今而萬世食其報蓋三才之正氣浩然於宇宙而非秉是氣者不能相感於毫髮常耳目之外也史稱漢壽亭侯隨先主昭烈興復漢祚不避艱危先主西定益州侯立奇功聲振華夏斯時外託君臣內聯兄弟雖患難造次中未嘗須臾忘禮義焉生而形與心相符死而魂與神相接相傳章鄉甫報夢寤漢主因招而葬衣冠焉後主以後湮沒無傳楊甲仁等生於蜀地徒見荒烟

斷梗荆棘縱橫而已歷來官斯土者衆矣夫亦情
無所觸遂莫有起而修飾焉者然事不有曠世而
相待其數之所適符而情之動於不自已者乎漢
壽亭侯大節昭千古廟祀徧天下生爲名臣歿爲
神聖歷傳迄今尊號爲王進而爲帝雖庸夫孺子
皆能述其軼事侯之聲靈亘古爲烈矣康熙丁亥
夏五大中丞能公監造完工於十三日恭祀時甲
仁等瞻拜之下見其亭堂棟宇煥然一新紳衿耆
庶觀者如堵羣相忭躍而告曰墓基之滅沒而飽
於奸豪之蠶食久矣惟大中丞贖於里戶而復之
鳩工而建之灑掃有戶享祀有典牲粢饌波及
軍民者皆神之賜而大中丞之所賜費不濫而民
不知也自大中丞下車以來江瀆祠建而羣慶萬
帝德同上天之浩蕩鐵索橋成而羣樂王路之坦平灌
壽之無疆
縣堤峻而咸歌潤溉之無窮蜀郡邑鄉賢名宦之
宸翰丕昭而共享豐年之有慶朔漠碑建而
邱隴檄行表彰又令人看守著冊稽查而不致穢

汚剝蝕敬恭明神而桑麻不擾雞犬無驚蜀之人
亦何幸哉夫距有衣冠以來迄今千百餘年始昭
然於耳目非兩間正氣感召有由其待人而盛如
日月之經於天河嶽之緯於地相過於尋常意想
之外者其孰能與於斯康熙四十六年歲次丁亥
六月

建造漢桓侯墓祠碑記　原採　楊甲仁

漢季董卓之亂奸雄風起炎鼎將傾天心欲啟昭
烈篤生前將軍於河東復生侯於涿郡挾蓋世之
英負絕人之識草莽風塵中一遇中山帝子遂委
身事之外託君臣內聯兄弟跡何奇也楊甲仁等
粤考侯與漢壽亭侯志扶漢室隨先主馳驅艱危
者多歷年數號萬人敵戰無不克尤愛敬君子惟
能以磊落俊偉孤行其意不少委曲顧於憂虞困
挫之際百折不回卒成大功自古帝王創興聖賢
輩出風雲萃合同心同德者有矣若以異姓而聯
兄弟以兄弟而作君臣忠義貫金石貞恆符四時
志大而運遲勞多而享薄寧謂三人之外更有三

人乎歷今千百餘年蜀之田夫野老莫不仰其忠
義而稱爲閬中王非其德澤之及人者深與地輿
志載侯墓在閬中縣治後閬之人朔望必禱伏臘
必祭其在華陽縣城南者久失所考大中丞能公
詢及土人贖於里戶披蓁於荒烟蔓草之間展祭
而憑弔焉抑不知是墓也形體耶衣冠耶或殯於
閬遷於華陽者耶又或藁於閬遂葬於閬在閬者
其形體在此者其衣冠獨是生於斯與官於斯
者代不乏人胡贖而復之者前未之聞獲而守之

者更未之見耶今大中丞能公贖回盜踞之地除
蕪穢築繚垣造享殿三祠相接三墓相望鷺序而
班聯君臣之分也雁行比列猶兄弟之情也工畢
祭享紳衿耆庶瞻拜歡呼無不舉手加額謂我大
中丞千載一時也蓋罌蜀之荒殘久矣一耗於獻賊
再敝於吳逆荷
皇威丕振出斯民於水火而登之衽席乃獻賊之殄實
梟於大中丞先公之手而逆藩之平亦多出大中
丞先公折衝之功夫除蜀之虐安蜀之民表蜀賢

久湮之祠墓蜀人食其德有由來矣然則忠義之
相感又豈偶然哉爰從瞻拜之下徘徊墓左而爲
之歌曰
日有食月有虧山有頹川有竭衣冠時朽魂魄時
結惟忠惟義萬古不滅矯矯虎臣於今爲烈

重修成都府學碑記續　康熙庚辰進士翰林院庶吉　嘉三合江　董新策　增

成都坤維都會也學宮踞西南隅雄偉壯麗甲於
天下故其人文之盛揚馬稱奇三蘇挺秀歷宋元
明代有偉人不可僕數豈非學校之所蘊釀者深
哉自明季失馭燬於兵滿目荆榛而文人學士無
復子遺嗚呼何其盛衰也我
朝定鼎
聖人出而景運開此正錦江春色來之天地而吾蜀人
文奮然振興之一日康熙元年巡撫佟公銳志復
古披荆棘除瓦礫從
聖殿以及兩廡以暨
啟聖名宦鄉賢諸祠次第修舉而櫺星聖域賢關諸門
拱衛環列巍然成一巨觀蓋亦盛矣數十年來撥

巍科登顯仕以文章節概名於時者間不乏人又豈非我
皇上休養薰育之所致而學校之所蘊釀培植者爲不誣也哉獨是歷年既久不無剝落摧敗幾幾乎有茂草之感今
上御極之四十有九年慎選良能特簡我吳公總藩全蜀公下車翌日謁廟見其棟宇傾欹金碧脫落慨然太息召兩博士進諸生而謂之曰學校人才之本也廢興關人才之盛衰豈細故哉吾奉簡命而來匪徒上實天庾下裕民生也葢亦有教化之責焉今視此
廟舍若任其朽敗而不葺治非所以妥
先聖卽非所以培學校也吾其一意重新之又義學廢弛吾職焉耳諸生歡然感謝而退捐金以付兩博士命刻期鳩工成都太守殷公亦捐金相助於是易其朽腐完其破敗丹楹刻桷環宮墻而盡赭之

煥然一新未逾月而告成其雄偉壯麗當復甲於
天下矣既成諸生謁余曰吳公之德不可忘也願
有述以垂久遠余曰吳公承宣甫三月而惠政洽
洽軍伍濡其恩農工商賈戴其慈下至深山窮谷
黃童白叟言之靡不欷歔感念而況修葺
聖廟以培士風捐立義學以宏作人尤政之善且大者
是豈可無書然余因之有進矣吳公之新學宮立
義社蓋欲作育多士以復昔日之盛也諸生年少
英雋當體此意而篤躬行勤講習上之爲光邦家

下之聲施閭里與前輩後先輝映不亦偉歟此固
吳公之所厚期於諸生而諸生之所當深自刻勵
以副吳公之望者也尚其勉旃諸生唯唯曰敢不
承命吳公諱存禮字謙之號立庵三韓人才全德
厚以仁恕立心以勤敏作事故所至卓有聲稱山
縣令歷官藩憲憲蜀三月即陞雲南巡撫由此觀
之公之廉能才幹久矣眷注於
皇上意中矣由此而任端撰之寄將大被天下豈止爲
一路之福星已哉是爲記昔康熙四十九年歲次

庚寅嘉平月穀旦

重建梓潼宮碑記 續增

康熙戊子舉人雲南陸涼州知州 毛振翊 翥蒼邑人

梓潼宮在錦城西南隅殿宇宏廠門徑曠絕成都勝處也其地舊爲明著姓莊氏顧氏祀文昌神所兵燹後兩姓式微祠亦傾圮巨桷高甍蕩然無存矣

國初附近居人稍稍葺治然止茅屋數椽僅庇神像湫隘荒涼過者不忍屬目歲丁丑鄰人徐天福高攀桂鳩里之衆姓延鍊師太浩結廬以謀興復時

太浩方自江南來傷舊蹟之廢感衆人之誠於是披榛莽除瓦礫墾闢種植且三四載城中士大夫及仁人長者靡不知之會遂寧張司農太翁偕故蜀帥唐公倡首捐助士庶亦樂勷盛事遂建殿廡百二十楹暨宿息庖湢之所皆具而宮名復彰工既竣又購右鄰閒地一區以廣其垣已而太浩將往青城前之高徐衆姓欲留不可乃請太浩及道侶之同居是宮者約曰是宮也既非前人之遺亦非一家一姓專祀凡居此者以德不以力有其德

即終身棲止非其德三年一易可也徒侶雖盛云
得據爲已有自後太浩以青城佳山水不復返此
已有十餘年雖廟貌如新言猶在耳而未勒諸石
衆謂此約不著恐數傳後是宮易爲有力者所據
而太浩之辛勤與衆人之姓字俱漸就湮沒非所
以勸善也今年四月羣造予請紀其概余家成都
知顛末頗悉有不得而辭者於是乎書康熙四十
九年秋月中浣吉旦

延慶寺重修大雄寶殿碑記　續增

雍正壬子舉人射洪縣教諭王之贊夢弼樂至

蓋閱壽國康民多藉菩提之力雨甘花潤聿昭淨
梵之功建社蓮花池上惠遠才高聚石虎邱山前
孫公濾重寶筏非無因而來九度金光必有爲而
後千層大約佛力神威必依口口朱提而可顯楠
寮檀棟口口更佛子慈孫而始成爰因淳化街頭
有寺名爲延慶論當日創建之時在元之末乎亦
清之初乎其始無由成也攷向來命名之意延我國
祚與亦慶我人民與義蓋有取乎此焉雄視江橋

平吞鐵甕遥瞻錦水渴飲虹流晴烟嬝娜看數片
行雲飛來堞上暮雨霏微聽三更鼓角響落城頭
唄語長鳴天籟螭鐘喚醒人蒙誠爲市井叢林洵
是法王宮殿一自烽烟告警因而荆棘横生爾迺
聖主當陽嶽瀆諸神受職人躋樂土佛劫重光有登賢衆
心通三昧道叅六如在康熙之十一年値壬子之
口口目睹遺墟心傷遑事鼠嚙幢旛塵封毘盧
之坐鳥啣纓絡菌生香案之衙清月孤皎照殘大
士之禪口口雨芊綿洗淨金剛之鐵面因而發心
起造遂乃勵志重修扶灰燼之餘材杰出青雲之
上起塗口口頓開棘徑衛之中碧瓦照琉璃光生大
雄之殿玉鼎煮白石丹充香積之厨一整莊嚴色
相遂題口口口既創奇於千古宜永祚於萬年
無如屢易春秋年踰六九大雄將毀難經風雨之
漂摇長廡就頹口口口蟻之侵蝕鐘鼓依然午夜
翻添蕭索爐香未斷報賽殊不觀瞻倘或因循日
久致一木之難支口口口之墮落且若袖手不扶

使三尊倚側實爲兩師之罪人普明慧幼爲祠子久
在堂門遠紹六祖之口口口口其師之衣缽自愧
坐證無功亦且面壁少志忍令雪封丈六金身漸
至蘆穿雨隻跏膝爰懇仕宦君子共助米帛金錢
既喜湊少成多遂至積微成鉅宇觀高標依然蓉
中之寶筏丹塗整麗何口口之祇園敢謂繼體無
慚不過踵遵先輩行見佛力參天神光燭地功及
而施亦厚感隆而報亦隆口口民春臺允卜
皇圖於翬固用勒貞珉用垂不朽雍正四年歲次丙午

季夏月吉旦

普濟堂碑記　原採

四川巡撫楊馝　撰

我

朝定鼎以來

聖聖相承德茂存乎奕世其於薄海內外凡有血氣之
倫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林林總總自叟黃童無一
不得其所

世宗憲皇帝即位勵精圖治尤時時以愛育斯民爲痌
瘝幽隱罔弗洞悉亦既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矣而

視民如傷未嘗斯須置也京師有普濟育嬰二堂
老病無依及孩穉不能育養者賴以全活雍正二
年欽奉
上諭令各省督撫照京師例推而行之於時直省諸臣
祇順德意率先資助以爲好善者倡養少扶衰歷
有明驗矣臣歷任各省每與郡邑有司奉行不怠
去年春受
命撫蜀念茲幅幀遼濶山川阻深保無有疲癃殘疾
惸獨孤寡顛連而無告者顧事在先定規模而治
務求其可久則普濟堂之規條經費所亟宜籌畫
也爰稽省城東郊外有隙地千四百九十畝有奇
向爲撫標芻牧之所今重加墾治引流灌溉募佃
耕種以及華陽縣五塊石温江縣蘇波橋地方舊
有公置田三百二十畝有奇每歲可入市斗租米
九十石稻穀一百四十七石雜糧十三石又查司
庫無礙公項銀二千兩付商民爲之生息每歲可
入息銀三百兩悉爲普濟堂之用並勸民間巨室
耆年好行其德者經理其事而計其出入焉老者

既得所養如再經費充裕則慈幼之舉亦可踵而
行之蓋覆載生成之偏天地猶有所憾而博施濟
衆堯舜猶病惟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則
帝王之參贊化育實有不容已者今
聖天子當久道化成之日值亟照累洽之時
屢諭直省督撫以教養萬民爲大小臣工勸勉而發政
施仁尤有先務無非以列聖之心爲心臣備位封
疆撫循民隱亦竊願其共登仁壽故率厥僚屬首
先加意於鰥寡孤獨之儔而尤有爲斯世斯民慶

幸者以
國家景運日隆萬年有道
皇上深仁厚澤多方培養泰階永平玉衡常正四靈以
爲畜五行不相沴將不但煢獨之民各蒙拯卹而
陰陽和而萬物得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幼者
遂長老者壽考天倫人事中自無缺陷貽憂之處
而二帝三王以來所謂裁成輔相之功至我
朝始集其大成也臣不勝踴躍欣忭於蜀省普濟堂
甫成不揣蕪詞勒石誌之且以爲郡邑官民好義

者勸

徐節婦黃氏碑記 續增

四川學使 宋在詩 分巡

世之稱婦道者曰貞曰烈一與之醮終身不改雖至盲刃探崖而不顧如柏舟盧氏輩載在簡編人人轟傳蓋亦不可多得者矣余奉

簡命衡文西蜀採風問俗於成所屬之華陽得一徐節婦焉節婦黃氏女也勤修婦職中饋蘋蘩德言功貌罔不克備其夫亡時惟姑尚存修溫凊於生前盡哀禮於歿後已屬宇內所僅見況遺孤甫四齡

氏年祇二十八非見之眞守之定者鮮有不改厥操易厥守者也而氏則志堅而節固冰霜白髮所歷者六十九年鐵石眞心所守者四十二載俾子成立克昌厥後上以繼不墜之家聲次以慰亡人於地下斯爲佳婦誠不可多得者允符程例實足維風用勒貞珉以垂不朽云雍正八年三月二十五日

失名

多寶寺石幢記 續增

華陽縣東門五里許有壩名多寶禪林按宣律師

感通記謂迦葉佛時人皆修長麄大壽二萬歲益
州曾爲西海都於青城幸地主鼈靈闢峽而瀛州
滄波始爲桑田龍淵虎穴悉成都會矣而沃野斡
旋沙水恬靜厥惟茲寺寺址向東似仙人仰卧案
山眠伏若象王馱寶大唐顯慶間有千歲寶掌結
茅於茲今窣堵依然無恙又有大法師道因者濮
陽人也寓東都大慈寺偕奘法師繙繹梵本義皎
理精若日星耀天江河行地都中盛舉無不□然
復乃旋蜀憩於多寶見院宇凋殘搆懷專事營緝

仍以九部微言安於多寶嘉名遐播遂簡宸衷乃
紆天綍迄明甲申灰劫以後墟畤荒涼人烟踈杳
自我
朝定鼎
聖祖仁恩浩蕩拔諸水火而人物休安太平有象矣自
康熙二十九年幸逢百城著航海而來跋芙蓉之
美覩青城之窿坦然樂雲水之鄉忽感紳士里人
扳留焚修多寶遂爾解囊住錫苦行堅修數十年
櫛風沐雨始得香台復舉大振宗風緇俗忻仰遐

邇歡騰蔓延五葉之芳續集雙林之旨庶禩世之
芳規偉跡顯揭於當代故述其所有以繼將來使
今之視昔猶後之視今也雍正十一年癸丑八月
二十四日

宮山義塚碑記 原採 選扳 碩伯 邑令 安洪德 聊城

予嘗讀周禮春官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令民
族葬而掌其禁令孟春之月掩骼埋胔此雖王政
之一端而澤及枯骨者至矣
國家典制之詳遠軼三代若熏狸盜伐有禁卽春官

掌墓意也尸棺暴露有條卽月令埋胔意也然或
有貧無葬地爲常政之所不能及者是又在官斯
土者仰體
皇上之仁曲盡夫矜恤之道而已蜀中遭明季逆獻之
亂挖掘塚墓暴棄棺骸山巖澗谷之間多有而貧
不能營葬與旅櫬無歸者又往往不乏焉余莅茲
華邑以來聞見所及愴焉傷之夫聖人一夫不獲
則曰時予之辜而民之可哀莫如死喪今之棄荒
原草莽者皆吾民也則區畫掩瘞非予之責而誰

責歟丁卯因請於各憲欲廣地以斂之咸惻然共
捐金以資埋葬而邦人士之好善樂施者亦出資
相助焉於此見懷仁慕義上下同心而於
皇上矜恤之仁始推廣而曲盡焉耳於是急爲營度得
官山地被民侵佔者清出百千餘畝舉遺骸而悉
瘞之其先後葬埋共四千七百餘塚更詳立條法
俾貧不能置地與道路之殣及四方之卽次而死
死而無歸者竝得入焉而余也幸承各憲之施爲
之經畫區處夫亦可藉手以告吾旣死之民而無
憾矣因爲記之而竝繫以銘銘曰

□□垂仁廣漢流渥陽明瘞旅爲世稱述憲德鴻
慈前撤以續邦人君子同心是勗東門之外官山
之陽惟彼遺骨於茲潛藏或生異地或產同鄉共
歸泉壤其勿惻傷紀之貞石用志不忘

昔神禹決川距海驅蛇放龍萬世永賴其明德齊
日月而被穹壤故昭祀萬古遐哉尚矣嗣是秦太
守通爲□王其子二郎顯英王除沫水之患導江

溉田蜀人至今利焉故奉爲川主載在祀典若夫
靜蛟蜃息波浪使往來舟楫人慶安瀾功德最著
者則惟我鎮江王云王之生平傳記無考世傳王
斬龍伐蛟顯靈著異福庇江淵故濱江傍立祠宗
□遍起而長江發源於蜀故華陽東關之外亦有
王祠吳楚商民客蜀者多禱祀於此而楚民爲盛
向有僧悟聖謀所以新之功未成而力輟今祠日
就傾圮楚之商民共慨然曰王之顯靈於江而庇
我等者多矣當夫波恬風靜帆檣不驚固安然上

下一旦風飈倏發駭浪拍天或陡灘迴漩怪石森
立飛濤直下崩雷奔馬當此之時欲泊未能欲進
不可駭魄驚心人鬼呼吸而無不履險如夷轉危
爲安謂非王之靈有以相之而能若是哉是王之
庇我等者多矣今何視斯廟之圮而不爲之更新
於是謀倡盛舉鳩工庇材造作如法棟宇崇閎簷
甍翬飛厥功告竣請記於余余惟古者肇祀自名
山大川而外凡能禦災捍患有功德於民者皆崇
以封號尊其廟祀若王之庇佑商民大江東西舟

楫上下凡有阽危莫不靈感斯其功德爲何如乎以昭崇報以答神貺又烏能已也余忝吏茲土凡祠廟列祀典者皆捐金修葺於王之廟尙未暇及今商民乃先我而能爲之古人云人之欲善誰不如我信夫是役也又何以獨出自楚人蓋商旅之客蜀者惟楚人爲多則荷王之庇者亦惟楚人爲衆故廟之新皆衆楚人之力而吳蜀之人不與焉其誠敬爭先捐輸恐後皆可嘉也是爲記乾隆十三年戊辰仲夏月

改祭關聖廟建殿閣碑記續增　安洪德

國家祀典之制自社稷山川而外極盛者

先師次則

聖帝皆褒崇先代天下郡國春秋享祀莫不致虔世稱

先師爲文廟

帝爲武廟然

先師嘗却萊兵又曰我戰則克冉子用矛齊師亦曰學之孔子

帝則善左氏春秋是
先師未嘗不武而
帝又未嘗不文也
帝忠義昭千古祠宇遍天下凡禦災捍患莫不顯靈
西蜀爲
昭烈帝之故郡則蜀之祠
帝與
帝之庇蜀當更親且切也往者春秋展祀在楚商公
會之祠即享

聖公於後殿然闐闐喧囂輿馬紛遝地非清穆懼神弗
臨享攷華陽城外萬里磵南爲葬
帝衣冠之處康熙四十六年中丞能公與軍門岳公
始建祠表墓即今之竹樹森列巍然在望者也乾
隆丁卯秋上憲可予之請令改祭於斯廟既闢清
聖公享殿即命建立乃相度墓後闢地誅茅大起殿閣
隆其棟宇高其簷楹壁素牖丹告成如法敬安
三公神位以隆昭祀之儀又起堂三楹爲肅拜之所廟
且在墓所

門左右廊廡東西構屋十二間庖湢省牲更衣酌
盥皆有其處猗歟休哉典禮於是乎無憾矣且
帝與桓侯同事
昭烈皇帝外篤君臣之義內聯布衣昆弟之情忠難
死生始終不二今觀惠陵桓侯墓與
帝墓相望如鼎足之立猶似不忍遠離者今
帝之神充滿宇宙雖無所不在而以情理揆之其必
依於斯乎則祭
帝之所自於此爲宜焉夫水源木本之思神人一理

三公肇啟神聖今建祠崇奉推之
聖帝孝享之心蓋至是而後即安也是役也捐俸七
百有奇材木惟因丹堊惟質不彫不飾而宮不知
費民不知勞告成之日以特牲祀
帝因作頌焉其詞曰
維
帝神武震耀宮窿成仁取義大節精忠
聖朝事祀崇德報功尊生顯祖隆以褒封錦城之南爲
帝幽宮英魂毅魄瘞此邱隴移祀斯祠請於憲公憲

公咸喜曰維汝從乃詔匠氏充材鳩工殿閣載起
架棟飛甍葳蕤膠葛崢嶸崇隆奉安神位肅將虔
恭
神祖聖父穆西昭東牲牢告省酒體獻終
聖帝歆止來格雝雝敢祈靈顯佑我羣氓無俾災生
時和年豐蠻烟永息戢干橐弓止戈爲武文明天
中頌之貞石以垂無窮乾隆戊辰冬十月撰
原採 安洪德

蜀自漢孝景時文翁興化選開敏之士詣京師受
學學成而還升其才雋又立學於成都市進學官
弟子使傳教令蜀人榮之於是風教大行比於齊
魯後唐宋元明代尚文治雖世運屢更而人才輩
出一時文章道德通今博古之儒後先輝映及遭
明末造士澤宮鞠爲茂草衣冠典籍掃地蕩然迨
我
朝立學崇儒振興文教百餘年間蜀郡之士遂多與
起於學雍正二年
世宗皇帝詔發帑金千兩以資直省書院膏火之費維

時督撫大臣郡國守令俱孳孳講學以陶育人才
爲已任而蜀郡之錦江書院卽昔文翁石室自觀
察劉公創之於前各公相與培養作興於後故歷
科已來第甲乙者多出其中文運日隆而人才日
盛於此益見教化之鼓舞神也予思廣爲造就別
設講學之所兼收應童子試者而猝無其地華邑
之東門外有潛溪宋文憲公墓明成化時蜀藩廢
淨居寺浮屠像爲公祠廣其田以供祭祀其詳載
省志彭華記中改革後遊僧復佔爲寺據其田爲
常住供養且磨去碑刻置公像於一隅予往歎公
祠見而慨之稽諸冊籍因急爲釐正舉祠所有者
還之祠復其舊制以安公之靈請於憲府立書院
於此延名儒設講席集生徒朝夕肄業於其中卽
以丈室爲講堂法座爲皋比僧寮爲學舍祠田供
守祠香火外以其餘爲脯餼晨鐘暮鼓之區化爲
秋羽冬書之地一時裹糧負笈者戶外之履滿焉
夫然後公之祠復而予造士之心亦遂矣嗟夫公
爲開明人文之冠其學本於黃晉卿再傳爲方正

學迹其承備顧問輔導青宮皆粹然純儒之倫今
歿已四百年猶使人憑弔欷歔不忍聽其祠之湮
沒豈非重其道而愛其人哉然則有志之士不爭
一時之榮而欲垂名於後世者亦可知所從事矣
今諸生游息當景行之在望或見先哲於羹墻宜
何如奮興歟葢必求公之學而學之而不爲俗士
之陋焉是則予之所望也因爲文記之竝繫以銘
曰
維聖作則維皇作人鼓之舞之共體陶鈞戛戛岷

絡毓牛秀民我來是邦念此羣倫裁成引翼實殷
厥心嗟嗟文憲埋玉高岑封崇馬鬣祠啟松陰泞
屠居之化爲梵琳闔彼禪戶闢我儒門爰居學舍
亦集典墳維摩之室祇樹之林先生撰杖弟子遷
琴執經講業纂燈論文懿言娓娓善誘循循有德
有造業精於勤他山之攻礲錯無磷共期勉勉無
事斷斷經明行修

王國用賓高山可仰芳軌宜遵庶幾所學爲儒之醇

重修關帝廟碑記續增

四川布政使　周　瑛

成都爲漢
昭烈故都一時佐命如諸葛忠武諸公皆有祠而
關帝廟貌且遍天下威靈最著我
朝崇封帝號享太牢更加異數況
帝君畢生精力惟蜀是注則蜀人之禋祀也尤宜余
官於蜀沿舊例春秋祀神於湖廣館中館雖有像
民之私祀也而官假借之似非政體且煌煌典禮
牲牷幣帛籩簋與釋宮埒顧無尺寸地以肅齋壇

亦非所以昭崇敬而庇萬民也南門內故有
神祠規模湫隘余請於制憲卽其地立專祠得允行
乃拓舊制而大之建屋凡三十九楹繚以周垣幽
潔宏敞几筵鼎鑪咸備其費則取之銅廠之羨餘
未嘗以絲毫累民力者攷
昭烈時
關帝與張桓侯爲股肱臣桓侯在閬中扼北門而荆
襄據吳越上游內捍燕陝尤關興復大計他人不
足任故委

帝君當東西規進取未得數入蜀然生平戮力漢室
惓惓此益州片土則靈爽所憑依可知矣蜀之崇
祀其何可不虔漢去今千有餘年而天下祀之若
將見之者惟其氣不可磨滅故耳夫氣生於直
帝君光明磊落浩浩蕩蕩自直其生不屑爲瞻顧依
阿
帝君此氣實足千古罔蜀俗信鬼神俱崇時祀余奉
平天子簡命屏藩此一方民凡事神治人均所兢兢竊
願蜀人以信他鬼之心專事

帝君入廟思敬無愧生理之直庶俗醇而美裨於治
多矣是役也鳩工於五月之中澣以仲秋告成僧
徒養贍之資廟屋之基址咸勒於碑陰所以杜覬
圯備稽考而垂永久也是爲記時乾隆二十年八
月吉旦

漢昭烈帝惠陵廟碑記　續增

周琬

昭烈帝興復漢業拓基益州大勳雖未集蜀人思
之所葬惠陵在成都城南樵蘇弗及陵側有廟俗
所稱武侯祠者也而昭烈設像端冕於前殿武侯

退祔其後葢實昭烈廟云昭烈伐吳而殂或疑帝
陵在白帝城然考綱目載章武三年夏四月帝崩
於永安丞相亮奉喪還成都秋八月葬惠陵帝之
陵在成都綱曰確然可據前明時與歷代帝王陵
寢竝祀
國朝康熙年間撫軍蔡公題奉
俞允春秋祀於廟非漫然也宋任淵記曰成都南三里
有惠陵陵東有先主廟其西偏少南別有廟祀武
侯今通志惠陵在華陽縣南八里成華猶之一邑

筆共里數偶有互異不足深辨舊志又言武侯祠
在先主廟西唐宋元因之明蜀獻王以君臣當一
體移武侯於昭烈廟之東廡關張西廡而武侯祠
遂廢嘉靖中張撫軍據以勒碑而宋觀察又以武
侯非崇祠義未安乃奉武侯於後殿兩廡祀當時
文武臣兩祀之興廢分合此其大較矣第宋觀察
碑云祠在唐宋專祀武侯是以今地爲武侯故祠
而昭烈移入者與舊志不合似非確論少陵詩云
先主武侯同閟宮言其近耳而丞相祠堂別有吟

詠明係兩祠故裴晉公碑文不兼昭烈張公謂武
侯既移入昭烈廟因以其碑碑廟中者人無不愛
古以唐碑故移而護之理或然與漢制宗廟之外
有原廟昭烈既定山陵必立原廟所謂北地王諶
哭昭烈廟而死者當在成都之宗廟而張公援爲
此廟証亦非也蜀重武侯多專祠此祔昭烈者統
於尊也蜀人之口習武侯而不復別以昭烈余恐
久而失其實因拈諸說以記之公孫述李特孟知
祥輩皆嘗據蜀矣生而夜郎王自大歿則已焉記
曰有功德於民則祀之是固未可強也夫乾隆二

十一年三月記

重修關帝廟碑記　續增

乾隆壬申舉人
河南閿鄉令　陳　謙兼香
成都

益州之

關帝陵寢舊有祠祀明季兵燹鞠爲蔓草康熙丁亥
大中丞能軍門岳乃爲創建棟宇至乾隆甲子歲
邑侯安公始捐俸修葺兼置祀田然迄今幾二十
稔殿廡盡就傾圮住持道人風雨驚心慮神像不
免露處將募化而鼎新之丐疏於余余不禁慨然

曰在昔賢人本土凡有一德一行可稱述者有心者猶必表而誌之以便弔古者之瞻拜況帝君功德昭天地忠義貫古今歷代崇諸祀典爲天下之家尸而戶祝者其陵寢之繫人仰止更何如哉且

帝君神明雖無所不在而獨此爲

昭烈帝以衣冠葬祭之區與

先帝暨桓侯二陵相望其靈爽之式憑猶必有異於他處新之誠盛事也獨是道人所募不過附近鄉耆壓中商旅終歲所劇計猶不及鳩工庀材之半爰有帥府參佐瀘陽鄧君麟勛者因發念曰神之捍大患救大災在軍伍中猶爲響應吾儕安可不贊襄之迺走疏於標鎮協營一時官吏樂助厥成不半載廟貌巍煥神像重新門廡垣墉以次就緒歲暮落成之期余既得拜宇下嘉首事者之奮興喜勛勩者之踴躍爲誌顛末於石後之君子將有由此而恢宏之者余且執筆俟之矣乾隆二十四年歲次己卯嘉平月

重修鎮江寺碑記 原採 乾隆壬戌進士 息存

吾家四百年爲成都人前明之世聚族城南

本朝康熙初年先人自黔中回華陽卜居東關外者

百年矣居之西南不數武曰鎮江寺寺本古刹爲

某庵地頗寬拓操舟之衆就其基構前殿奉鎮江

王因易今名而舊名遂失傳余童子時往來其間

僅西向茅屋三楹門則東向至雍正元年癸卯創

修大殿始南向僧寮雖寂寞而俯仰顧盼實爲雅

潔前殿之有在乾隆十三年余官京師已久矣此

後嘗得耳聞未經目睹大江自成都以下武昌以

上計程三千里高灘急峽狂風巨浪舟中人必長

跪呼王王每靈應昭然履險而濟以故沿江皆王

廟而此地爲省治總滙仕宦商民祈禱報賽者終

年不絕較他處更勝顧隱於街後江上弗睹兩序

亦剝蝕大殿後尚鮮餘步邇來居人雜遝時滋穢

濁弗忍視廟貌雖有加而較之六十年前風反不

逮矣近隣陳劉張匡諸人謀於江干修馬頭建木

坊大書寺名其上俾往來人咸得瞻仰東西廂拆

乾隆壬戌進士 順天府尹 顧汝修 邑人

舊補新中起甬道由前殿連大殿殿後增抱廳迴
廊丹之堊之栽花種樹爲游息所衆志欣從厥功
遂舉余髫年既嘗嬉遊於此懸車以來反致踈濶
今得益增其華又復當年雅潔之致老人扶杖晨
夕徜徉其中亦可藉以陶寫逸興不禁聞之而解
顏也工竣董事四人以衆善姓名勒諸石偕寺僧
慧聰乞序於余余嘉之因諾其請

重修文昌宮碑記 續增 顧汝修

文昌天象也自夫人尊之爲
帝君於是專祠以祀之曰文昌宮傑閣以奉之曰文
昌閣幾遍海內矣其爲神也又以爲產於梓潼於
是吾蜀之於文昌若後進之事先達尊之中寓親
之意焉此亦人心之不言而同然者也成都會城
四門各有專祠而在東者則臨江上與同慶閣南
北相峙竝爲雙流鎖鑰蓋尤據形勢之勝扼要全
川非他處可比余在都門時已於大門外建坊顏
以江上靈宮每念此地實士氣所關思於殿後鑿
池累山構亭其上以配南之高閣拱揖映帶騁人

心目顧自慙力薄無可捐以就此役耿耿者久之
今歸來已六年矣每一瞻拜夙念未消爰謀之衆
先其所急去年已丑冗材於春暮竣工於初冬建
前廳五楹手錄勸孝文勸孝歌二篇於屏大書而
深刻之來遊者仰瞻莊誦油然生其毛裏之思於
大殿則新其戶牖峻其甍宇東西各翼以廊而庖
湢之室亦兼治焉厥功之成實藉衆力而始終其
事心力交盡者獨上舍潘君濤也計費六百餘金
茲當鐫石紀事捐施姓氏勒於左方於時恭逢

聖天子六旬萬壽明年
聖母皇太后八旬萬壽盛典稀逢普天同慶余將趨
闕廷附簪纓之末共效嵩呼卽以詰朝行矣倥傯之
際聊述始末他日歸來仍卽滄池結亭以快昔年
之志其與余同志者當又不止於潘君矣豈乾隆
三十五年歲在庚寅三月二十四日

重建錦江書院講堂碑記　續增　乾隆癸未進士四川學使吳省欽　沖之　南滙

古術序黨庠家塾之制左右相向俱在堂以外後
世太學之堂曰彝倫或曰明倫郡縣則皆立明倫

堂堂卽學也書院與郡縣學不同始於唐盛於宋其堂曰講堂則自漢文翁始華陽國志翁立文學精舍講堂作石室盧照鄰有文翁講堂詩是已然亦稱學堂漢書翁修起學官顏師古以謂學之官舍今曰學堂顏有意記翁作講堂左右開温故時習二堂復作禮殿蓋古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以禮殿祀周公孔子圖七十二子像以精舍居文學祭酒典學從事司儀主事以二堂居左右生復爲堂授受其業自弟子言之曰學自師言之曰

講今成都錦江書院傳是石室舊址稍東南十餘步卽文廟廟故禮殿其南直府學宋祁稱石室置翁像在禮殿右廡竊疑石闕石柱在堂前室在堂後翁又不宜自置像或祁所見卽高眹增立者而非翁所立室雖殿堂室相去不遠而以今書院爲舊講堂則尤信乾隆癸巳予視學來蜀謁廟畢卽登書院之堂巡視既旋秋潦致圮因檄月俸新之權臬使顧公聞而佽之藩使錢公亟請於權制府文公糜官錢二百四十緡俾郫縣教諭張煚飭材

自灌口集諸生正告曰蜀學盛自翁翁好學通春
秋遣張叔司馬相如等詣京師受業博士還教鄉
里宋歐陽修所見翁弟子石柱題名尚一百有八
人相如不以經術著而凡將篇小學宗之若張叔
卽張寬世有張七車之目作春秋章句十五萬言
聖之心在經經之傳在受在授以孝景之不任儒
又郡國向未立學翁振厲絶業所治向風固宜爲
循吏首特班固去翁遠足跡未至蜀如司馬遷之
於吳公未及詳其名師古復不注至張崇文歷代

小志始言翁名黨字仲翁翁之後惟朕最賢朕或
作昳或作勝紀述遼曠名有顯晦異同迹有興廢
惟其德長以不毀耳我
國家涵濡教澤儒風丕振省會大書院多以仕而已
者主之居六年大吏上其名有異者予優叙郡縣
學之士升選萃處日計月計試摳衣隅坐先經
義而後時文先行誼而後進取以聽講副主講之
心雖蜀學再盛不難矣予惟書院尊講堂而斯堂
故翁之阯爰證據今古俾審所自來知諸大吏用

心若此也堂以康熙四十三年建雍正元年修重
建於乾隆三十九年九月時金會稽誅儲胥舁火
落成之次將獻囚釋奠[illegible]公綬惺亭鑲白旗滿
洲傅察氏錢公鋆貢金常熟人顧公光旭華陽金
置人主講則前廣東肇羅道丹稜彭公端叔也
按董逌以高朕作朕本范鎮東齋記事蘋軾詩
石室祠高朕亦一證云傅察氏文公自稱傅杳
氏亦可補蕭山毛氏制科雜錄察卽查也之音
義

重修成都府學　大成殿碑記　續增　吳省欽

成都爲西南大都會其府學亥廣二十畝禮殿石
室石經堂故址在焉張獻忠之亂惟嘉靖御書碑
子四筏碑未燼今殿廡門垣學舍以康熙二年建
康熙四十九年修甲子歲周洊懼圮毀乾隆甲午
春居祀文廟布政使常熟錢公鋆亟請於總督文
公綬支官錢一千緡飭材庀工九閱月而役蔵明
年春

重修古禮殿畫像

垂問存否督臣言成都府學宮故禮殿今殿非舊畫
葢早湮謹錄漢禮殿記元費著禮殿聖賢圖考以
聞省欽忝視蜀學深念事會非偶竊爲文勒諸石曰
古釋奠有學無尸故立學不盡有廟廟之堂曰廟
堂史記適魯登孔子廟堂是已禮殿不著於史宋
祁董逌謂文翁作歐陽修席益呂陶謂高昳作而
初平五年殿柱記有修舊築周公禮殿及烈火飛
炎獨畱文翁石室廟門之兩觀之文葢翁立學於
先文參增吏寺二百餘間於其繼昳特起而修之

其制低屋方柱柱上狹下廣初平記實刻其上歐
陽修以謂石柱者誤也殿壁高下三分畫三皇五
帝及古君臣七十二子像又後人多有續畫周公
於漢爲先聖唐貞觀二年始改配武王故周孔迭
爲先聖孔顏遞爲先師翁既立學必立廟祀先聖
其得名殿者若漢丞相所坐屋曰殿而非必以王
者之居居周公禮殿則猶之鄭元禮堂之義因禮
殿祀孔子則見於紹興間席益石經堂圖籍記又
其時成都府學教授范仲殳言學有殿棟宇最古

請御書大成殿榜額以賜誠以漢郡國有學自成都始郡國學有廟亦自成都始華陽國志昳奪郡文學爲州學郡更於夷里橋南道東起文學是止移郡文學椽所居而舊學與廟未之改也若范鎮不知禮殿之爲廟而遽以爲學其言殿下温故時習二堂東西相對堂有左生右生碑堂與石室當在學不在廟宋祁以石室在殿西廡是或殿後之謌鎖又言門屋取感麟嘆鳳之義畫鳳麟是又改祀孔子後所爲而非唐以前之舊歷歲二千見聞異惟殿址度不甚遠胖蠻式憑墜廢具舉時王師申討金川凡特儲度支錢公實總其任詩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記曰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減告天人啟基今古符合洗兵既暇籍費著所稱百七十二人斟酌繢象以復舊觀非千載一時之會而旦暮跂望者耶文翁名黨高昳或疑作勝當從昳詳見予講堂碑記

四川學院題名碑記續增　吳省欽

古之時養與教合自黨正州長鄉大夫鄉師皆掌

其所治而服屬於大司徒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
五土之物生因其常而施十有二教其時之學者
耕且養以游六藝之中學不必有專士教不必有
專官風俗成而人材出胥是道也迨其後士與民
異而國家不得不設之官漢京師置五經博士郡
國置文學椽至宋崇寧初每路設提舉學士一人
元各省設儒學提舉二人明宣德間勅遣各省提
學官以重其任循及我

朝凡提督學政之官於直隸江南浙江曰學院以翰
林院侍讀侍講等官充之餘曰學道竝繫以按察
司副使僉事之名由六部郎及知府之有資望者
推用其後遇缺則請
特簡蜀之稱學院也自雍正五年宋少卿始也其有題
名碑也自康熙三十三年周僉事始也予觀蜀之
人之始率來自四方其野沃衍其耕穫貪夫之功
名碑也自康熙三十三年周僉事始也予觀蜀之
人之始率來自四方其野沃衍其耕穫貪夫之功
其執卷集試之徒無百金之產者蓋寡若是乎教
之易以施而風俗之易以成人材之易以出矣乃
其所以爲學者於古無以至焉於今之人又無以

勝焉昔班氏儒林傳無一蜀人而王褒司馬相如揚雄之文學何武莊遵李業譙王元皓王嘉費貽任永馮信之志行非他郡國所可抗美者文翁之教爲之也翁之官不專於教而教之澤若此其遠則夫其士足以養其官專以教而無澤以貽之將何以副

聖天子作育之盛心而佐人文化成之治於萬一也予謭下承乏且五年深冀夫蜀學之進於古而舉其職者之會有其人爰記其姓名里貫竝到官之年

壽諸碑石垂示無斁云爾 順治年江都陳卓臨汾席教事康熙年新鄭張光祖丹陽孫允恭掖縣張含輝蠡縣張萃代州馮雲驤桐城江皐臨潼周燦金壇王家棟秀水曾王孫嘉善陸榮登南樂萬愫武強劉謙廬江宋衡太倉王奕清海康陳濱齊河王俊江都王誥華亭廖賡謨江都方覲雍正年溧陽任蘭枝安邑宋在詩天津周人驥萊陽隋人鵬乾隆年崇仁陳象樞華亭張仕遇睢州蔣蔚桐鄉朱荃虞城葛峻起鎮洋王崴溧陽史貽謨安州陳荃鑲紅旗滿洲博卿額淅潭羅典閩縣孟超然桐鄉馮應櫑南滙吳省欽

四川學院轅門移碑碑記 續增 吳省欽

四川提督學政官廨故巡按御史治也其轅門從廣畝三之一列鹿角五十鼓亭二去思碑十二碑

一侵地可二弓自康熙間者四乾隆間者八石理既麤駁或陷且仆每試事提調官學官架兩閣避風雨俾諸吏呼名進涌督於碑間千數百人人苦之而不敢請也乃命工移徙他所而爲文記之曰碑之制所以麗牲秦始刻石紀功德漢吏民於其長官多率錢爲之此固長官之賢與古風俗之厚而好古之君子樂得以考史事也唐書言狄梁公所治人輒爲立碑然不著於歐陽氏洪氏趙氏之錄白樂天詩曰但見山中石立作道傍碑又曰不願作官家道傍德政碑不鐫實錄鐫虛辭碑固莫濫於唐而齊信陵何易于之徒反以樂天孫可之詩與文而傳初不繫碑之有無矣今觀康熙間碑爾不必其果虛而言之不文不足以傳遠八碑者大都祇具官閱其字里或缺焉此之不傳而碑所稱教思教澤文鑑等一二言顧足傳耶思之必以碑之碑於轅碑於路等耳豈思之者以路旁無有千數百人而必示此集試之千數百人以謂傳耶碑矣必其賢矣賢而不念此千數百人之涌督於

陌且仆之碑之旁而以移徙爲憾耶學政三年一易耳易一官立一碑少亦什七八更數十百年此縱橫不半畝之轅門倘有餘地耶以去思之碑後之人顧移而去之則立者之不得其地而風俗之厚與其賢固在也爰仿漢人書名必具字之例且系其貫以期傳後而有考焉

重修文昌宮碑記 續增 雍正癸丑進士 廣東肇羅道 彭端淑 樂齋 丹稜

恭維

帝君文章之司命善惡之權衡其一十七世爲大夫

備載化書中宇內之人崇祀久矣而在吾川爲尤盛蓋潼水梓山爲

帝君出身之鄉其靈爽必式憑於此故川人祀之毋論通都大邑即窮荒僻壤所至皆然成都省廟凡數處或多由於新建其在南門者爲最古不知始自何年相傳康熙二十六年復經重建延延綿綿

祖豆不絕以迄於今歲月既久梁傾柱欹風雨難蔽勢不可支乾隆乙酉春值

帝君聖誕諸同人齊集廟中顧而傷之相與嘆曰

帝廟如此雖行道之人猶不忍視我輩可坐聽其敗乎維時謝琯楊琯馬驂等三十餘人公議重修而謝琯等卽慨然許以重資葢

帝君之靈感人之速如此但其功甚巨計木瓦竹石之材及一切人工丹漆之費非數千金不可此固非一二人之力所能勝亦非一朝一夕之間所能告成也爰公立緣簿募化四方凡百君子同心共集於是建前

帝君大殿三間後

聖父聖母殿五間傍觀音殿三間廂房六間奎閣山門三間舖面四間戲樓一座始於乙酉年七月訖於乙未年四月凡閱十載而後竣既竣囑余爲記余攷祀典凡有功德於人者皆得祀況

帝君之靈衣被天下尤赫赫在人耳目間哉方今天子重道崇儒吾川文風駸駸日上漸復於古而

帝君適司其柄則斯廟之重建其功不亦偉乎雖然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不傳刋之於碑後之君子覩斯記而相與修葺不衰則斯廟之

傳雖千百世可也爰沐手而爲之記乾隆四十年
歲次乙未仲冬上浣之吉
四川學政吳公視學碑記 續增 乾隆戊辰進士翰林院檢討 敬華南蓮峯邑人
歲癸巳二月學憲南滙吳公下車蜀省以時文代
聖賢立言各有身分而經史爲之根柢宣講備至
每按試先默經及試詩若賦以示勸厲爲蜀字匡
謬以正沿寫之誤爲官韻考異以別方音之混今
日集試明日揭榜凡試期先於數十日前檄示又
請龍安暫舉歲科連試雅州永舉歲科連試以省
跋涉故時際軍興而旅居費減其命名干忌及淆
複不文者手自改定不費申請之紙新令優生由
督撫會考川省遂缺公舉今進士吳洁恆舉人孫
文煥等以應教職不得與薦者十餘年矣自癸巳
至今會薦者且至六人而選拔貢生視前兩次亦
增多三四人去取之公甲乙之審於武生童亦不
稍忽故文武闈榜中多自公識擢者也公在蜀多
所舉正如文翁字仲翁高眎爲朕叔先雄爲先絡
唐張眞爲漢張貞宋張珏葢非死義李冰離堆卽

嘉定烏尤山皆發人所未發輸百緡錢以倡修講
堂又語藩憲錢公以官錢千緡修成都府
文廟是二者皆於金川未平時爲之當癸巳十月公請
科試招覆一等文生時將二三等之錄舉者竝時
榜示爲部臣議駁得
旨飭行閣臣又言諸生與考初不係地方有無公事吳
某以用兵爲辭尤屬無涉惟在多延幕友實力妥
辦比至報滿而
恩命留任故至今凡五年有入蜀詩文鈔二十卷公名

省欽字沖之號白華丁丑
南巡召試內閣中書癸未進士以翰林院庶吉士編修
侍讀歷今官充戊子貴州庚寅廣西辛卯湖北鄉
試正考官已丑辛卯壬辰三科會試同考官當新
御試翰詹也居一等第一乾隆四十二年歲次丁酉六

進士

朝考也居第一當庶常散館也居一等第二當

月吉日撰

重修關帝廟碑記續
增

四川總督 福康安 敬齋
滿洲

自古祠祀之議非徒以祈福也必有關於綱常名
教之大其氣節行事炳炳烺烺足以風示萬世而
又能禦大災捍大患足以保障斯民而後知古人
成民致神之心至深遠也方今
聖天子龍飛御宇慶洽百神祀典所昭首尊
闕里而辟雍鐘鼓之次俾普天率土所歆奉而欽承
者則惟
帝君之祀爲特重葢
尼山萬世之師表也而

帝君英風義氣浩然常伸於宇宙間明德馨香昌於
盛世有固然者予自滇黔恭承
恩命移節全川事神治民之道責有攸繫成都南門舊
有
帝君神祠爲朔望展謁之所顧棟宇湫隘丹雘不鮮
瞻望徘徊喟然有感爰捐奉金簡屬吏庀材鳩工
撤其故壞而鼎新之經始於壬寅冬初落成於癸
卯孟夏於是卑者崇矣闇者新矣威嚴壯麗煥然
改觀庶幾妥吾

神而庇吾民歟夫
帝君生平出處磊落諸大端載在史冊入於人心雖
愚夫婦能言之吾獨思夫蜀漢之距今日數千載
矣而
帝君之威靈赫濯歷久彌新天下之大人民之衆凡
有禱必應焉何神異若斯之盛也殆蘊子所云其
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
死而亡者乎由是而知
帝君之所以化天下者至大而衛天下者至周則廟

祀之隆替其有關於世道人心者豈淺鮮哉是爲
記

眞武廟碑記　原採

四川總督　李世傑　貴州

蜀之重修會城也東之麗譙層構厥高言堪輿者
以爲按其方位當如此余猶疑之先是郡城多祝
融之災而闔部每歲所具獄亦不勝繁蹟竊心憂
之而未有以正也梁山令程琇素諳建除之學因
令徧察地形推求其故嗣言於余曰若於東郊瀕
河之所置高厦以鎮之則諸患可除而公部得以

寧謐余從其言爰捐廉俸數百緡建眞武宮一區於東門之外屬成都守令轉川東觀察王公董其事四屋三楹庀材無多工費甚約而宏敞高峻足以崇祀事而肅觀瞻落成之日具牲醪而右享焉越二年余再莅蜀中撿各郡所上秋錄冊卷成讞減半於前卽閱月以來獄詞待聽者亦少起視民居闤闠安堵無曲突徙薪之警因是嘆神道設教感應甚速而相地形以厭勝其說有不可誣者矣史冊所載形家者流如晉之戴詳齊之邵陸法和

諸人所言休咎雖小不爽非獨精於術其理然也易說卦曰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言生氣所揚詡也抱朴子謂天下有生地一州一郡下及一里一宅皆有生地有急則入生地而止無患也眞武宮之神於星上應元武主水德夫生氣盛則肅殺止矣水德旺則火位衰矣建斯廟於東郊其取以生去殺以水制火之意乎記曰有功於民則祀之禦災捍患則祀之故凡祠之列於祀典者莫不增其閈閎飾以黝堊茲廟雖祀典所不載而赫然昭格

若此其可不胙蠁而妥佑之歟廟之落成久矣余
憶其締造之由因誌其丕應之顯著者勒石於廡
以彰神庥而益信東之城樓獨崇於三者非無故
也今
國家久道化成協氣翔洽於焉靈祇效順閭里蒙休
獄訟息而沴戾消豈非膺拊循之責者所當承而
勿斁者哉

成都城種芙蓉碑記 續增 李世傑

考成都記孟蜀時於成都城遍種芙蓉至秋花開
四十里如錦繡因名錦城自孟蜀至今幾千百年
城之建置不一而芙蓉亦芟薙殆盡蓋名存而實
亡者久矣

今上御極之四十八年
允前督福公之請卽成都城舊址而更新之工未集適
公
召爲兵部尚書余承其乏乃督工員經營朝夕閱二年
而蕆事方欲恢復錦城之舊觀旋奉
命量移江南亦不果就又二年余復來制斯土遂命有

司於內外城隅遍種芙蓉且間以桃柳用畢斯役
焉夫國家體國經野繕隍浚池以爲倉庫人民之
衛凡所以維持而保護之者不厭其詳而況是城
工費之繁用帑且數十餘萬菑斯土者覩此言言
乞乞宜何如慎封守捍牧圉以副
聖天子奠定金湯之意然則芙蓉桃柳之種雖若循乎
其名而衡以十年樹木之計則此時弱質柔條敷
榮競秀異日蔥蔥鬱鬱蔚爲茂林匪惟春秋佳日
望若畫圖而風雨之飄搖冰霜之剝蝕舉斯城之
所不能自庇者得此千章圍繞如屏如藩則斯城
全川之保障而芙蓉桃柳又斯城之保障也夫是
爲記乾隆五十四年五月立

重建潛溪書院碑記 續增

四川布政使 王站柱

蜀省垣書院三一曰錦江漢二千石文黨造士所
昔名文翁石室經明季兵燹毀而復興都人士雲
集肄業至今未墜一曰大益創自明正德間嗣緣
張江陵議革宇內書院講學遂廢卽所謂大儒祠
今之大慈寺也一曰潛溪明初宋文憲公濂謫於

茂卒於夔殯於蓮花峯下蜀獻王高其行遷葬成都百有五年後憲使周仁謂土脈淺薄羣請於惠藩邸改卜得宋承奉璟壽藏域宋亦慷慨尚義悉舉田園山林及休沐地號淨居寺者並奉先生無怪色既窆日廢浮屠像爲先生祠東偏復合龕宋趙清獻明方正學二賢木主則凡祠中所有承奉且不自有何有於寺

鼎革後僧明達結佃農甘騰龍等居爲奇貨展轉售賃迄

上御極之丁卯年華陽令宋安洪德始肆力廓清詳建書院卽以先生號額焉從其朔也祠距城東六七里許余偶按部及之見夫頹垣破屋僅一二生徒習禮其間因駭而詢諸耆老始知奸僧豪右以未經釐定竟立碑大書攘爲已有蓋僅歷數十年而園林基址幾不可復識矣不竊憾焉爰命屬吏王開業李義尊先後督治其事首以釐剔侵隱爲務經理數旬而繪圖籍畝拔冊可稽一切歲租出入纖悉畢書皆所以濬源遏流也田事旣定規制宜昭

於是繚以周垣自門而庭而講堂而先生卧齋弟
子書舍而文憲供奉所趙公方公香火室圮者植
之朽者易之黯然煥然井井咸有條理稽其費僅
九百緡有奇積終歲所入卽足蔵事夫學校之助
黨庠術序三古從同
本朝右文崇德前輝後映如玉受琢若金在鎔葢百
四十有五年矣益州山川盤鬱夙稱人文淵藪周
秦以還學則有若商瞿張叔文寬任伯遠熙范淳
甫祖禹張南軒栻魏鶴山了翁才則有若司馬長
卿揚子雲陳伯玉李青蓮蘊老泉父子諸先達望
古屈指史不勝書典守斯土者固宜網羅俊乂牖
啟來茲繼文翁盛軌仰副
聖天子作人雅化況時和年豐百廢具舉一引手一投
足間卽得指揮如意快然不留遺憾又似有數存
焉非予一二人所能力致也繼自今教育善其師
督率備其官觀摩樂其羣游息廣其地易梵唄爲
詩書化鐘魚爲琴瑟且膏火餘貲更可贍煢獨暨
諸祠宇雜費以數十年膏腴沃壤飽奸僧豪右之

鎔墾者一旦還之朝廷咸歸實用勞在一日澤及百年師古淑今二先生當亦賞心也豈不休哉是役也始於九月二十八日竣於十二月望日予既鑒前車思絕流弊不敢以不文辭用述厥顛末分欵列書勒之碑陰豈曰乾隆五十有四年歲次巳酉孟春既望

文昌宮碑記　原採

乾隆辛卯舉人永寧縣令朱雲煥霞堂江陵

東文昌宮在錦城東洪濟橋北之左橋九孔九派分流滙宮前淪漪瀲灩風行其上而文生不翅濉澮故蜀郡朔南西宮皆壯麗而東尤杰出基建勝代迨

國初愈展拓而恢閎之乾隆三十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大京兆密齋顧克繩祖武偕惠公高爾瞻李兩翁暨閭郡紳耆協心垣墉樸斲而丹雘頓成鉅觀文風益蒸歲居甲寅紳耆見前軒卑庳弗稱而樂捐樓亦宜葺因積露成波聚塵爲岳於焉雲構藻斧紺碧煜煌肇始於甲寅九月初九日落成於乙卯

十二月十五日遂使魁匡天祿司命文星不止輝
梓里而映潼江其照回雲漢之表也井絡會昌梁
峨挹秀遠則雪嶺西素龍泉東清而淘牋洗墨濯
錦浣花近且薈萃左右自必有商范張魏之理學
馬王楊陳李蕘虞楊之文章應地之靈而鍾人之
傑以後先光耀星斗彪炳江山焉恭逢
聖天子作人雅化寰海同文菁莪棫樸雖西南亦齊魯
也爰懽忭額首而紀之昔乾隆六十年歲在乙卯
季冬中浣立

重修華陽城隍廟碑記 續增

乾隆丁酉選拔 邑令徐念高 星槎 德慶

周禮肆師掌立國祀之禮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
珥先王以神道設教甚盛典也今
天子懷柔百神敷天之下凡載在祀典能爲百姓禦大
害捍大患者下有司卽所在行禮而郡邑城隍爲
天子守土職與太守縣令等故其典視羣神尤重春秋
胙饗崇昭報焉華陽古隸益部刺史唐析成都地
置蜀縣後更今名歷代因之不廢環以錦江鎭以
雪嶺土地衍沃其穀稻麥其利蒲魚其民富庶而

華縛葢西南都會之區耳濡濡目染積漸然也余
以嘉慶元年奉檄任縣事越三日祇謁城隍神紳
士耆老相率爲余言靈應狀余竦然聽之按古今
注城盛也盛受國都也又釋名城池無水曰隍顧
名思義則神與縣令共有守土之責其精爽在茲
也固宜因思華陽爲省會首邑地劇難治而數十
年來雨暘時若災沴不生百物蕃滋四民安樂此
皆神錫之福佐
國家成郅治之隆者也禮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

神神之爲德其盛矣哉廟在城東北隅歲久不治
棟宇傾頹丹雘白堊之觀日漸剝落夫功在生民
而廟貌不肅余心恧焉爰捐俸修葺經始於二年
六月十六日逾月而告成於是蠢者去欹者正故
者新翬翬皇皇而氣象一變謹諏吉日率僚佐祭
告非直爲觀美已也神靈奉職能上副
聖天子懷柔之意縣令敢不肅恭以報答嘉貺因作迎
神之曲歌以侑神其詞曰
華山之陽梁州之域芙蓉爲城杜宇所宅明神是

棲監觀有赫藻井綺疏文窗玉碱都梁鬱芬粢盛
豐潔神之格思容容翊翊雲旗翠旌錦袍朱黻固
我金湯福我蒼赤惟德之臧錫民之極於萬斯年
是饗是肸

重修鎮江寺碑記續增　朱雲煥

錦城東關梅潭西灣雙流東合雙橋西環舳艫外
艤闉閣中闤閭閻喧遝磯碕潺湲吳船萬里秦繭
千山駢羅疊貨賈販層班近徼犍僰遠控髳蠻萬
鈞金裹九府錢圜萍麟鳧接藻首魚頒杰峙雄刹

坐鎮江間康熙癸卯鼎開初寺雍正癸卯建琉璃
地高其琱甍華其埏埴紺碧焜煌蒼丹烺熾鳥革
翬飛龍蹴獅鼻七寶莊嚴三清天閟釋迦如來關
聖大帝佛女三星嚴威慈庇踢踵摩肩頂爐焚幣
梵海潮音揭毘盧諦嘉慶巳未春正朔宿榮光燭
天幾付回祿火傘炎官歛威返轂佛帝天仙微摧
華屋行者齎咨沙彌號哭慈念悲心驚魂駴目有
環斯循無往不復皈依擅那造無量福露滙海波
塵栖嶽麓升栗穹蒼寸絲聯縠鼎新革故功德無

邊跂翼矢棘常仞庭筵楶棟拱梁楹桷榱椽赤金
飛甓彤瓦鱗編髹塼藍赭纓絡瑄璇天花供養水
月檀旃苾蒭薝蔔菡蓄茄蓮帝威濯奕佛憫慈憐
三星互燦九子交聯永鎮江寺古萬秋千嘉慶巳
未年九月中浣

增置浙江義塚碑記 原採 欽賜舉人 四川布政使 楊揆 同叔 金匱

我
朝以德美治天下深仁厚澤淪浹羣生及於枯骨骼
胔掩埋之令春秋祀孤之條政行於上化洽於下

恩明誼美敦恤其鄉蓋風俗之淳久矣浙距蜀八
十里浙之人游蜀者頗衆其歿而旅窆於官土間
不乏人塚纍纍相錯焉曩者好施之士曾公置浙
江塚地一區即今郡北所稱母子灣者既得分體
而瘞復使聚類以居誠盛舉也比以歷年久遠葬
無隙地倘莫爲之後不幾漸流於暴露歟觀察王
公秋汀素以仁聞重於鄉適雲溪允中王君以是
進公聞而愴然亟思所以擴充之遂厚捐廉俸引
爲已任維時仁和孫閣部總制全川因以上請亦

欣分俸爲衆率力勗同梓勸成之歲庚戌始迨癸
丑冬集金如干數復置地南郭外以爲繼窆所其
寬廣視前地倍三之一呈縣釐界乃以其餘地之
所出貯存公所歲時供其祭祀地之上故有屋數
楹因而葺之竝添建正室以爲祀是役雖由允中
王君首創之秀章洪君鴻業周君德彩沈君力勸
之同里仁人共濟之然非秋汀觀察無以局玆鉅
任而觀厥成其祀之也固宜昔子諸子白雲葬法
舉葬會葢仿古周禮四閭爲族使之相葬遺意斯
舉也以族師閭長所不及施之令行數千里外衆
力共擎之誼至於一切規條無不斟酌得當則其
德至周其垂可久後之人倣而行之踵而增之庶
浙之幸也且不獨浙之人倣而行之踵而增之固
幾夫且涵濡
聖化樹之風聲各敦鄉誼野無暴骨焉其利賴更安有
窮哉公嘉善人仕蜀三十餘年矣於壬子之冬從
征西域共事經年深悉公之惠政仁聲實難縷述
今復膺

簡命備員川北同官過從雅契寅恭其鄉人宦遊於茲者咸稱道公之盛德爲余述其顛末如斯因樂得而爲之記

重修錦江書院碑記 續增 乾隆丁未進士 河南道御史 楊彥青 松崖 巴縣

錦江書院爲全川書院之首規制崇宏他無與比嘉慶乙丑春余忝主講席時教匪初滅制軍勒公志在端士習以振民俗每值月課必勉諸生勤實學敦本行孜孜不少倦一日周覽徘徊見夫三公堂以逮東西肄業之齋閣歲滋久棟宇朽蠹竝以

院長棲息於講堂左側所居窄隘未得其宜迺謀諸方伯廉使及觀察以次諸公拓而葺之於是各捐俸緡庀材鳩工以候補縣少尹祝君損侯補教諭趙君鍾嶸董視其役治厥蕪廢整厥傾頹易敝而新楹桷式煥復於講堂東北隅隙地相度基阯築室五楹爲後院居院長於此繚以周垣翼以東西廂闢曲徑以通之設重門以限之遂覺爽塏深邃耳目改觀余乃進諸生而告之曰書院之設與學校相表裏培養人材至深且厚

國朝康熙間遙繼文翁石室緒此規模歷雍正乾隆
以來遞修遞擴今諸公仰體
天子作人之意優其廩餼以供膏火又爲之謀及居處
學卽於安諸生益當戒其懷居之念勵於進德之
修如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而可哉是役也經始
於仲秋八月至丙寅正月藏事計費金千一百三
十兩有奇工竣之日諸生請備舉始末記諸公姓
氏以告後之君子遂於是乎書

重修何公雙忠墓碑記 續增 夔州通判 譚光祜 子受 南豐

孰不留名有不留名而其名隱隱留人心目中者
要皆視乎其所以死而已崇正間流賊獻忠破成
都時教授何公登明倫堂鳴鼓集諸生無一至者
夫婦遂縊死瘞於明倫堂之右偏兵燹之餘失其
名相傳爲明教授何公墓云迨雍正九年永寧觀
察使劉公嵩齡暨成都有司紳士立碑表之曰雙
忠墓乾隆十一年華陽令安公洪德爲之建祠墓
撰文勒石獨於其名氏無可考三致意焉經今六

十餘年墓塚崩圮殆盡行道之人過而傷之都人士不忍舊蹟之湮沒也今年秋鳩金構石磚其墓築垣三十丈有奇建門一亭一所以護持之者爲尤備時重修四川通志大吏檄余爲纂修官都人士因之以墓記文囑余考舊志忠義志載成都一郡夫婦殉節者則有宋紹興中進士華陽杜翊世妻張氏明崇正中選貢新津王源長妻徐氏以廣文而殉節者則有元至正中嘉定路學正成都文允中以廣文而夫婦殉節者則有元至正中漢州學正馮文舉妻馬氏其名氏竝載志乘獨何公夫婦名氏皆不傳且里居亦不可考後之人無從而題誌之良可慨也然春秋設祀過其墓入其祠者肅然憬然彷彿聞投袂升階之聲見嚼齒裂眥之色英姿毅魄洋洋如在使忠義之義勃然而生若忽乎其名氏之失傳也者則公夫婦集義之氣所以充塞於其間也茲雖祠宇尚未修葺當更有好義者起而任之都人士可拭目待焉嘉慶十六年季冬月吉旦

三公祠碑記 續增

乾隆丁未進士 四川布政使 陳若霖 望坡 閩縣

成都藩署西偏有隙地百餘弓余莅任之始構屋數楹祀前布政使贈太常卿金匱楊公揆婁縣姚公令儀定遠方公積三公相繼爲蜀藩又皆卒於位故合而祀之而綜其始終事蹟無不同者三公皆江左人其里居同楊公以獻賦授官姚方二公以明經入仕其起家之閥閱又同而其犖犖大者三公先後莅蜀始以勞定國繼以死勤事有合於祀典者又無不同爲足述也乾隆庚戌廓爾喀侵

擾衛藏大將軍嘉勇福公奉

命徂征楊公以中書參其軍幕時值隆冬取道青海冰天雪窖躍馬隨行大將軍八戰八克抵其巢穴蠻酋震讋泥首乞命受降禮成紀功勒石還朝後即膺

簡命觀察川北復以苗疆不靖隨大帥往勦殫心經畫約束羣苗全師振旅適川省教匪爲逆佐理糧餉勤勞備著疊受

主知由蜀臬洊擢甘藩莅任未久量移旋蜀時賊氛尚

藏儲時置之公力陳情形請餉二百餘萬特蒙
俞允將士奮勵不半載而川省餘孽以次蕩平姚公負
幹濟才初任滇南卽治行卓著嘉勇公器之自滇
鎭蜀奏請隨行歷任繁劇皆剸割無滯廓爾喀之
役隨總督鄂公出師衞藏鄂隨以罪降官時嘉勇
公爲大將軍招之不往而運籌轉餉益力事聞
上嘉奬其義加知府銜洎苗疆事起與楊公同佐嘉勇
公幕下據鞍磨盾飛書馳檄兩人無不共也及平
教匪時巳晉秩觀察同在行間凡軍中進奏批答
甚英銳兩公以謀畫推長而方公則兼善武事宰
梁山其時常率鄉兵同諸將擊賊手刃多人血滿
襟袖益奮躍自喜築七斗寨活避賊難民萬餘人
遂上堅壁清野之議屢建雋功膺特擢由縣令躋
位方伯僂指不及十年任蜀臬時赤嶺夷爲亂公
同提督豐紳公懸孤軍分道深入崖墜阻絕糧運
不繼至殺馬以食直逼其巢夷酋錯愕遮道迎拜
誅其首惡定變而還人皆服其膽勇至其砥節首

公治民察吏各有條理家聽戶視傳爲口碑三公
皆同茲不具論葢三公者皆與蜀中軍事相終始
當軍書旁午擘畫籌謀寢饋皆廢不十年間先後
逝矣楊公歿時年僅四十有五姚公五十六方公
五十一皆未及下壽其年齒又畧相同向使天假
以年竟其施設其名位通顯聲華隆赫當不止於
是而竟止於是者天爲之也豈命之修短有定數
耶抑疲精於書檄而戕壽於旂幢拂其養生之理
耶然盡瘁軍儲宣勞國事可以方古之貞臣而無
愧者三公自有不朽者存而年齒之修短又不足
論也余與三公俱托賢達素交俯仰之間遽成隔
世黃壚今昔實愴於懷祠既落成爰泚筆而爲之
記藉以抒懷舊感逝之思亦使後之來者知往事
而念前勞有所稽考云爾嘉慶二十年歲在乙亥
孟冬撰

華陽縣志卷三十九下

藝文　序

送彭學士序　名乘華陽人○續增　宋寶元進士端明學士　范鎮景仁邑人

蜀當西南陬曰輿坤坤爲地爲臣故世有方剛柔靜之士作焉漢時司馬相如始以文章顯而後王褒何武揚雄事業著於篇唐陳子昂用古道振而時文於變意者岷峨蘊精江漢蓄靈須其時克生其人乎祥符四年宋興五十有二載矣是邦之人新去兵革之苦始漸聲教之學而隴西集仙公以

道藝行誼登王府主上紹休總秉權綱獨觀昭曠恢大同之化罷三互之法遂有普慈之授焉縣令前驅弩鞬甚寵子弟師教檄文聿修里有冠蓋之華家連序塾之盛議者謂文翁玉室子雲書臺與儒以來未有侈於今日者已蓋聖人用一賢出一令觀悅之道其利溥哉昔楊仲伯教生徒上名錄者三千魯仲康選高第至郡守者數十異時立本朝議外庭絲綸王言潤色神化則西州士大夫量共被教育也南荆領軍非久留之地故畧而無述

成都古今集記序 續增　嘉祐子酉進士資政殿學士 范百祿子功 邑人

成都蜀之都會厥土沃腴厥民阜繁百姓浩麗見謂天府縑縷之賦數路取贍聲嚴望偉卓越他郡朝廷席五聖之厚基萬齡之泰明燭外遐愛均畿輔凡選建師長必一時名德中外皆曰可然後以尹茲土其優馭西南之意槩古邈矣非獨隆於今也蜀之所以爲重於天下雖窮隅鴂舌咸共知之而其可以文載而永久者則往志蹐錯近事缺絕殆不足以彰其重熙寧壬子八月詔以參知政事

趙公爲資政殿大學士再蒞此府蜀之黔黎夙云易擾小異故常必勤上心是時天子方惻然矜之故不憚委公以遠公倍道而來下車之初釐所當恤亟卽民心平紛解累人乃悅懌盡知明天子覆育遠方之意甚厚公亦自謂宜於蜀也會翰林學士陳公和叔與之書曰蜀事可觀惜其墜落泯泯不耀公慨然留意每政事閒隙延多學博識之士與之講求故實掇采舊聞若耳目所及參諸老長考覈是非自開國權輿分野占象州部號名因革

之別其鎮其浸岡聯派屬之詳都城邑郭神祠佛
廟府寺宮室學宮樓觀囿游池沼建創之目門閭
巷市道里亭館方面形勢至於神仙隱逸技藝術
數先賢遺宅碑版名氏物事種種瓌譎奇詭纖嗇
畢書繇秦漢以來凡爲守令犖犖有風迹者若干
人有唐迄今知府事居多閎碩端毅之望又若干
人其行事暴於圖史不可勝述其始至若代去之
年月序次昭然著矣厥生偉人千古不乏澤我文
化雋逸迭起科選德進相踵於朝數百年間無一

遺者物有其善雖毫釐亦補實足以爲一方盛觀
自昔僭賊乘民凶災事變不同久近亦異悉其致
寇之由及王師夷難底平之迹與夫歷代蠻獠叛
服不常中國所以驅除羈縻得失之故又足以爲
不虞不若之明鑒嗚呼既有政以孚其惠又爲書
以憲厥後公之於蜀可謂志得而道備矣書成凡
若干篇以類相從爲三十卷名曰成都古今集記
人之觀之信乎蜀之爲重於天下非虛也哉

半野居士集自序續增

國朝康熙戊子舉人雲南陸涼州知州毛振翎翥蒼邑人

余自束髮受書攻舉子業初不知詩也年弱冠領
戊子鄉薦得與計偕北上歷秦晉燕趙諸名區覽
山水幽勝逼人勃勃有風騷意間從驢背推敲旅
館吟哦得如干首顧以其未諳于古人法律不敢
自信因貯之私篋旋蜀持示好友許君士元士元
益深於詩者也披覽之下謬許曰子於詩性情最
近可以操觚矣余乃肆力於有唐諸名家下及宋
元明人靡不旁搜遠討凡於鄉莊釣臺花榭客路
月夕霜朝皆有吟咏歲甲辰蒙
世宗憲皇帝揀發滇南作牧五載以簿書絆幾於廢詩然
得暇亦間有作旋從軍西域往返越二年所歷山
川花鳥人物方言與夫風俗之好醜道路之險夷
糧運之艱苦兵行之駐撤類皆中國所未覩聞故
所經必以詩誌之以爲紀異云爾於是詩日益多
回滇之明年量移黔省古州司馬值各新疆逆酋
聖德遠届渠魁授首餘孽蕩平依然一化疆焉溯自下
矢力協力同心身先士卒賴
勾結猖狂余以儒生籌餉治糧偕武臣親甲冑冒

車伊始振興文教六年古州之苗竟有善制舉業列宮墻備弟子員者蓋生平之艱辛莫甚於是而余不知也雖瘴雨蠻烟未嘗廢筆墨一人一事必誌誌必以詩取其不遺忘而所得亦已數千首矣然要不可作詩觀也不惟漢唐以上未得其皮毛即元明以後亦且影響疑似誠何以解於東鄰效顰之誚哉屢欲刪訂而未有暇幸於乾隆三年戊午入覲蒙

聖恩留用畿輔庚申之五月以保定司馬去任閒居方得自爲塗抹擇其畧可存者得一千四百餘首彙爲十二卷楚北年姪張子諟齋請余付之剞劂余惟梨棗而故以貪鄙之辭災之不可張曰是詩也姑無論其工與不工西域之詩可以覘齋諧之志苗疆之詩可以見

聖化之隆余笑曰是則然矣爰授之梓固知不能免詞壇之一哂也

贈張道人序　原採

余攝蜀制府課農桑至錦官城外漢丞相祠堂在焉展拜後撫古柏森森想見羽扇綸巾氣象祠之西偏茂林修竹蓊蔚搖風由小徑曲折而入豁然開朗有草閣數楹地甚幽靜鶴髮童顏飄然而迓我者牧道人也其貌甚古與之言見解曠達几上置太極賦省體編著述甚多抉天根月窟之奥妙萃昔聖前賢之格言體用貫通超出塵表夫牧道人一羽衣者流耳研心圭旨上溯眞宗遠訪嵇嶺青城諸名勝避人遺世從赤松子遊斯其事也乃甘貧樂道卜築於浣花溪畔武侯祠邊數十年來不出戶庭藤杖芒鞋蕭然自得其出世而不忘世者歟著書立說不外濟人覺世其仿君平郊隱之高風而寄托亦別有在歟烹茶後清風入室野鳥鳴窗道人復出潭東詩草一帙天機活潑如水月鏡花非復尋常道家言而思致超逸絶不襲儒生章句覽其詩更高其志因與之談論忘機不覺日日西斜仍低徊而不能去噫人生若寄富貴浮雲世之人孜孜矻矻奔走於紅塵之中貪祿位憂

孫曰以名利相爭逐而於濟人覺世之事漠不繫懷者對牧道人可以思矣

潭東詩草序 續增

陶善圻

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古來不得志之士懷瑾握瑜無可發洩抽思拈韻抒寫心靈於是憑弔古今懷人感物莫不寄其悲愁抑塞之意論者遂以詩人少達而多窮歐陽公謂非詩之能窮人待窮者而後工兩說相持俱未盡然也自古窮者多而達者少窮而聞道者更少通籍廟堂敷陳盛美棲心巖穴譜敘牢騷牽於外而無得於中則遂爲境移易達者十不得一窮者十不啻九此窮而工者之所以多耳若其性天獨契窮達不殊何遽異其格調變其神理耶成都牧道人少時爲吾蘇名諸生與徐殿撰達夫同硯席每文社無不與極爲令叔匠門先生所稱許好歌詩其同社則沈少宗伯歸愚陸博士眉士及布衣李客山輩聲稱籍甚而輒困棘闈游京師望益隆已而同輩多捷去道人青衿獨守頗不自聊遂泛沅湘陟巂嶲脫然有悟一日

棄儒服易黃冠樂浣花溪南之勝葺武侯祠居之
將終身焉讀其詩沖和澹遠求所謂悲愁抑塞者
渺乎無有由是觀之道人其窮而聞道者歟余年
少居鄉時未獲與道人角一藝但耳熟道人名今
年來蜀幾不復識道人而蜀之搢紳先生及當道
諸公無不欽崇道人未見求一謀道人面既見樂
數晨夕與道人相唱和葢道人德誼文章實足以
相傾動而非假藉靈寵圖肥囊橐者比也道人書
法在平原北海間以故請謁益衆嘗與語娓娓不
改儒素而超然無鄉土之思則其置身窮達外概
可知矣歸愚道人社友也始窮終達早歲工詩至
老受

天子知繼喜起賡歌之盛余試爲道人言以微窺道人
意道人絶不介意以爲時會適然則其有沖和澹
遠之神無悲愁抑塞之意固所宜也不然棧行酋
別眷眷天親道人獨非人情中人哉乾隆十五年
庚午小春朔書於成都學署之桂東書室

乾隆壬戌進士
順天府尹　顧汝修　密齋
邑人

族譜者譜一族本支派別之詳也支雖分而同歸于本派雖別而俱出一源以至分之又分別之又別而其本其源皆可歷溯而得由是隆殺異情各有自然之分要其一本大誼則不敢以自外亦不傷于無稽此譜之所以必不可廢也吾家自洪武時入蜀終明世二百七十六年世居成都故有譜獻賊之亂吾高祖宦遊在外成都被難者靡有孑遺于譜何有至于今又百三十六年吾家尚無譜有譜自今始所以必至于今者高祖墓在綏陽距

水陸共二千里高祖妣墓在什邡距百里有奇地之坐落形勢固可考要無人親履其域確定而碑記之即譜何據焉余于乙未冬始至綏陽修墓戊戌夏繼至什邡豎碑然後族衆之聚資中者俾各自行開載分十二門以成此書嗟乎支者本之支也忍言分乎哉派者源之派也忍言別乎哉稍有人心者孰不樂爲父母之肖子孰甘爲祖宗之罪人當反求其心而自得之無庸余之瑣瑣置詞矣

嵗龍飛乾隆四十四年歲次己亥八月二十四日

撰於華陽本宅之醉古山房

節婦李吳氏遷葬四世八棺序 續增 顧汝修

予曩在京師士大夫之以貞孝節義徵詩文者必應之至有讀其事寔茹痛啣悲泫然泣下者沈確士尚書序予詩所以有表節孝以風世纏綿悱惻云云也歸里初聞城西張貞女寄贈以聯年餘祠部黃素菴由成都同滇南以兒媳烈婦詩問序于余余乃舉貞女并論俾得傳之遠方迄今十數載靡有聞者葢此本人世稀有之事亦不願常有之事而當其有之即未嘗不惻然動念也今春清明後城南張人紀昆仲先後過余詰所往各以節婦吳氏遷葬四世八棺繚垣建坊邀諸親鄰祭掃無不有感于中而必至者因極爲嗟嘆其顛末未及詳也邇來節婦父吳希舜具述其事示余余乃益悲婦之遇敬婦之志而并服婦之才識于諸節烈中又出一格矣從來婦之殉節一於激則任氣而死將有謀焉以行其志而不死任氣者氣之正也行其志者非不足于氣而激既漸融用志彌周爾

淒風楚月白霜清黯淡之境枯寂之心絕無殊于
死而特留未死之身以報死者于地下又其識與
才足以濟之故獨尚也婦歸于李際昌亡時
婦年二十九緣有遺腹義不當絕既生男而三歲
以殤繼宗人子而亦殤婦備哀楚而已無庸過激
惟彌堅其志必使李氏有後又適宗人產子未彌
月而屬之于是李氏之嗣終不絕更思家門之慘
多緣祖塚另謀吉地遷葬之無所同惑夫合四世
而遷葬常情不免疑畏闇于識也赤手絀于物力
短于才也意想偶及而因循不果囊于志之不篤
也婦必行其志事決于一心者識之明資辨于十
指者才之裕存歿俱周俯仰無憾不啻李氏之有
幹子焉余且破涕而驚洵節烈中之傑出者矣際
昌爲李秀鍾子秀鍾之錄爲博士弟子也與余同
受知于任大宗伯婦翁希舜余近亦與周旋秀鍾
端方宜其有是媳希舜謹厚宜其誕此女而吾梓
里城西以貞女著城南以節婦傳詎不增光歟至
婦之相際昌生前已苦八棺之在絕地一日難安

備見于吾年友北山先生所爲節婦傳余故推其
志及其才識而諸
赤奮若閏五月廿六
重刻劉將軍一門忠節詩序 原採 顧汝修
庚戌之秋余自禮闈報罷歸授徒家居聞烏蒙猓
夷變生倉猝有遊擊將軍劉某殺賊死家人皆與
難心竊憫之然莫知其端委也越明年友人王君
瑄造余而言曰烏蒙死節劉公闔家共殉事上
聞得

旨褒卹之典備至其家故在萬里橋南行即通衢丞相
祠堂東偏建坊立碑碑文將以屬子余心許焉因
索其事實而竟無有碑亦迄不就又明年壬子鄉
試余以鄰省分校例考浚滇南撤棘後士大夫述
劉公事嘖嘖乃得所謂盡瘁錄者而讀之其狀其
遺書遺詩暨諸輓章具在一囘掩卷一囘流涕欲
重悲感百端交至然是時西林已被
召入相雖知劉公有子覺先而何所寄托則究不得其
詳嗣是二十三年中於吾鄉之能知劉公者必舉

覺先相叩或言其在寧遠或言其在成都自幼而
長已迄成立每一稔其蹤迹輒爲心喜者久之比
及覺先咨部引
見而予又罷官旋里矣今年夏予奉
恩命入都覺先亦在京謁選說者謂覺先善病予嘗以
爲憂冬初始來見予予與相對之頃此中陶陶然
如素相知久別者而一旦相覿也又怦怦然如其
父若母之已事竝集於現前而不能爲懷也爰詰
當日情形覺先概不及知然予不禁拊膺之痛哽

咽不能言而覺先亦雙淚涔涔出其舊刻乞予訂
正而付之梓按狀不悉覺先所以脫禍之故止言
難民中得之而治瘖婦人識之又繼而僕婢數
人始聚焉傳則稱婢負覺先以呼予因細詢覺先
覺先爲言伊母生母兩姊致命時一婢負之走賊
擄婢遂相失之後不知落誰手婢同歸蜀其夫亦
死於賊今適人猶令得往來家中然則負覺先走
者婢也相失而被難婦女攜以去其後治瘖者識
之又其後婢亦至而負之鳴官此蓋曩時之實蹟

嗚呼天也余於諸君子詩一一細讀求所謂當日盡瘁錄者僅識數篇簡末葢係後來續刻滇中之原本已亡因仍爲一帙而自甘君以下至王君七律三首移置於前竝狀與傳略加刪潤以授剞劂氏其遺書遺詩標題分編昔昌黎之序張中丞也不沒其讀書之勤考中丞守睢陽時激勵將士詩有云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諷誦之餘令人欷歔然視劉公透衣鮮血一木暫支所遇更爲危苦且其全詩慷慨悲激怨而不怒公之筆墨不少概

見要其沈浸於卷軸亦窺見一斑矣抑余嘗聞烏蒙歸流初邊將虛使其人不然者或又務勤小惠以結之綏衆無恩馭戎失道二者皆亂由所起以狀求之亂聞而猶豫不信其任刻者乎亂甚而納賄以逃其市恩者乎識者於此足以得西南一帶控制之宜尚不係乎改土之故如以改土論甘之詩曰經營創建幾何時小醜一旦復恣肆王之詩曰烏蒙頑悍本蠻方設鎮分官始寧帖事後意見不同猶如此當時憑何定論惟是德流威立則可

以久安無患後之任邊圉者尙亦因是而知所取裁也

續增 乾隆壬戌進士 翰林院編修 邵齊燾荀慈昭文

顧密齋蘊眞集序

成都顧二密齋余之同年友也天資亮拔器業閎遠理形抒淵雲之藻尹京流張趙之譽承恩濯纓風颺將遠坐法失官長衢未騁今春三月自京歸蜀道經吳門枉帆見訪因得觀其途中所爲詩數十首其間風流俊發襟韻蕭踈不以榮枯累心不以進退爲念至乃訪路叟之疾弔憫中澤之饑勞憂蝗旱之爲厲嗟河伯之不仁觸目興感未嘗不三致意焉此足以觀密齋之所存矣余從去秋與密齋別于都門慇如之懷于茲一載今得重持樽酒敷衽論臆既見君子解鷄鳴之憂聞人足音來空谷之喜握玩斯卷移晷忘倦契濶言敘永晝忘曛而長帆遽解驪駒已歌古人云黯然銷魂唯別而已況復吳雲蜀樹流水征蓬悲阮籍之窮途泣楊朱之歧路語昔數舊惟興寥落之懷執手憑樽重增送歸之戀遂忘固陋讚述新詩聊附贈言之

義輒題卷軸之右云爾

乾隆癸未進士
四川學使 吳省欽 沖之
南滙

敬氏宗譜序續增

敬望河內姓苑謂黃帝孫伯康後鄭氏以姓苑多不經列之以謚爲氏之次謂出自陳敬仲秦有敬不敬教父子凌氏姓統益之以漢敬韶至明正德間洪洞敬汝忠十八人其間未有繫之蜀者而蜀苟氏則元豐間營州文學資陽聳紹興進士仁壽昌世及簡進士夔州全及綸明景泰舉人潼川天賦及發嘉靖進士太僕卿閬中穎子萬歷舉人萬

朝嘉靖進士按察司僉事我眉延庚天啟進士巴縣之祥他若中江允中以孝聞虎豹馴擾其父墓傷醴泉出其下通江惠溥兄弟以義烈死藍鄢之難至周有苟實苟參苟變漢有苟諫晉有苟晞苟虞梁有苟濟而魏之若干頵以嚴毅清直爵建德男官司衞監洛州刺史改姓爲苟鄭氏據宋登科錄載苟氏四人惟金繫夔而師顏鐸繫滁州毅繫易州又謂苟出黃帝後河內多苟杞因氏凌氏謂黃帝之後奔苟冥國因氏方氏通雅謂苟草名所

居多是草因氏从苟不从苟訓急敕支訓小擊
儆有自敕自警之義从苟从支其從苟从文者後
世之省筆也儆之氏分而爲三避石晉高祖諱者
去文爲苟避宋翼祖諱者去苟爲文其著者莫如
潞國公彥博或又改氏爲恭恭猶敬也予童時聞
長老言隣治華亭宰苟君鴻儒有治行洎督蜀學

華陽敬基典惇典試童子科以次入學食廩貢太
學而惇典以南溪縣教諭膺薦來都值其父文林
君憂去君本苟氏爲華亭君從子予季父與君同
舉乾隆戊辰進士嘗言釋褐引對時
上御片筆於苟傍加文字遂入館職主文山右出宰江
左先世故閬中今閬中苟氏十餘家獻賊之亂譜
牒失亡無可考者自高祖始百餘年來進士一舉
人四恩貢拔貢歲貢凡四籍文武生者數人門祚
單弱
賜姓則榮以追贈之義而追改焉不可謂非禮也故
爲之數典以告乾隆乙卯六月十四日

乾隆辛卯舉人
四川永寧令　朱雲煥　寶堂　江陽

龍潤鄉學碑序　原採

葢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錦城東北二十里許有鄉焉曰龍潭壤腴而沃俗勤而樸野處而不瞻其秀少習心安不見異物而遷焉教者不肅而成學者不勞而能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譽髦斯士茲鄉固人文淵藪乎我

國家

聖聖相承重熙累洽漸摩陶淑涵育薰蒸莪則菁菁棫朴則芃芃雖在井垣坤域亦炳靈於江漢毓秀於華岷而多士濟濟不遺於遐陬僻壤於戲盛哉自三代教法寖備五家爲比五比爲閭閭有塾八歲入焉比長閭胥訓之四閭爲族五族爲黨黨有庠十有五歲自塾升庠黨正訓之五黨爲州州有序自庠升序州長序之五州爲鄉鄉有校自序升校鄉大夫訓之以三物一知仁聖義中和爲德二孝友睦婣任卹爲行三禮樂射御書數爲藝德行爲賢藝爲能三年大比大夫書賢者能者而登之入國學茲龍潭鄉學亦即彷成周之遺意云嘗其事者猶慮未能垂之久因於嘉慶丁巳年奉邑大夫徐

轉奉方伯林興學課立學田選浮屠心玥通鑑居之今辛酉孟秋溯稽於衆塑立文昌聖像彙學者父兄名泐於石自時厥後每季春季秋彷月令入學習舞吹之舊而課八股藝五言試律焉至祭祀獎賞需皆出自學田租息凡碑中刊刻名姓之弟姪子孫入思樂則賜之花綵登賢能則賜以計偕作育人材頌鸞旗而大小從公歌鹿鳴而笙琴將幣是亦塾黨序校之樂事也因以鼓吹

盛世昭

聖大子鳶飛魚躍作人之雅化此非僅閭里之榮抑亦邦家之光焉故其相與以有成而幸龍潭鄉學文風之炳燿蓋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潛溪書院志畧序　續增

乾隆乙酉舉人　四川成都令　龔　吳木夫　江寧

或有問於子曰潛溪書院曷爲乎志也事皆已事也文皆古文也曷爲乎志也余曰霞堂先生蓋不得已也曷爲乎不得已也有所見無所託述古者思復古也初明宋文憲公濂於茂卒於夔殯於遵花山時蜀獻藩高其行遷葬

華陽成化乙巳憲使周公謂非佳城羣請於惠藩
邸藩命卜卜者曰宋璟地吉藩顧宋宋曰此臣首
邱也今卜曰可葬學士唯殿下命凡可供祠祀者
并奉學士臣不得而有也由此觀之承奉在日已
屬潛溪承奉既歿誰當攘臂者明亡寺僧及居民
窺其無主壟斷居奇展轉售賃百有餘年暨
今上御極之丁卯華陽令安公洪德始痛加廓清詳爲
省垣造士所以補錦江之缺爰合龕宋趙清獻明
方正學二賢木主清獻四宦蜀功德及民茲其公
餘休沐地正學爲獻藩子傳者五年實蜀文獻故
并祀之厥名潛溪示不忘文獻惠此書院所由昉
也三數十年來未經釐剔髣徒等故智復萌且立
碑大書攘爲已有祠宇書舍經風霜剝蝕糞除無
力頹垣飄瓦盡零落於殘陽衰草梟嘵鼠竄中師
弟子數十人聚講朝夕大類荒山老寺爨炊爐薰
消息斷絕偶爾上堂說法披破衲頭相對攢眉感
額了不聞鐘鼓聲者丙午歲華陽令程公延霞堂
爲山長既謁祠祠依然也而香火寂矣拜墓下墓

蹏然也而宰木兀矣退就書舍書舍猶名也僅一
二椽不蔽風雨矣不禁仰天太息曰此猶以肉飼
虎狼而自甘窮餓矣少閱歲時祠且薪矣墓且田
矣生徒且易而樵牧矣文憲之蹟承奉之惠安公
之苦心咸滅沒於奸僧豪右之手矣欲與里閈爭
而不在其位欲爲當路告而迹涉於私欲竟置若
弗聞弗見而中心怦怦終不能釋夫前言往行功
及人心利貽百世史書未纂久而就湮搜羅而裒
集之儒者事哉爰考諸古稽諸史詢諸父老士大
夫耳聞目見凡有關於祠中人物之紀興廢之由
自本傳外而文而詩而銘而象贊而祭章而文集
序并誄承奉者亦附刊焉共得若干首裒然爲集
既成猶不欲舉示人弟子輩強付梓家雒誦一過
創造始末成敗源流不言而解以祠之出經祠之
費一引手一投足之勞耳戊申七月方伯公王偶
爾按部惻然傷之歸閱案牘憤懣殊甚檄華陽丞
王君開業經其田李君義尊新其室不數月而告
竣棟宇堅樸規模濶遠井井有條理協之先生集

志之初意若合符節嗟乎美惡寄乎事好惡動於
天不必出已意立一辭著一說而本末燦然有心
者已於語言文字外得其指歸挈其要領視彼風
雲月露之什詮多鬬靡者其壽世與否當必有間
斯志也在當日爲餼羊在後日爲前車在今日爲
信史吁可爲善述矣十又二月二十又六日

簡華橋碑序 原採

廩膳生 陳瑤林 朗玉
簡州

嘗考煉石肇自媧皇特著神工於大造成梁紀於
月令聿垂王政之常經造化雖形其有憾人事堪
補其不足也夫餞遠行而號稱萬里題石柱而名

爲駟馬錦城之勝蹟固當流芳奕禩聲施未艾矣
惟茲簡華橋東接陽安西連華邑上通省城之會
次近市廛之區實往來之孔道亦西河之要津遡
自修造以來既經數次前輩諸公殫厥心力亦幾
歷勞瘁矣乃於嘉慶戊午年洪濤衝決遂致頹圮
行者多厲揭之苦觀者有惆悵之嗟其或大雨汪
洋致隔岸以相呼臨河而駐足伊可憫已昔之君
子亦既無者創爲有凡我後人忍使廢者不復興

於是廣集同人商議重造但功程浩大非數百人
不能辦非數千金不能爲以故徧發緣簿廣募四
方仁人君子不惜捐金以相助士農工賈共望履
坦之有時當夫壬戌秋辰角東見之時遂鳩工而
命匠共伐石而取材課功者盡厥心董事者殫其
勞經之營之越癸亥之仲春而功始竣焉倘非集
腋成裘滙滴成渠何由致此則首事督率之功與
衆善囊金之助均不可得而沒矣今而後廢者復
興因者勝創長橋臥波無俟褰裳以徒步築堤累
石何必駕梯而飛空但看應星之形不啻如虹之
勢謂非以人勝天爲造化補其不足哉是爲序

乾隆甲午舉人劉元堂肇伯邑人

步蟾橋碑序 續增

橋名步蟾近桂也盍爲近桂據桂溪也桂溪盍名
蜀世子祚土於桂林會入覲駐驆城東與其傅承
奉正甯周二公嘗往復於溪上故名桂溪也溪西
數十步爲梵刹有殿有臺有門有闕有墓有碑鬱
鬱桂叢森森修竹廛肆紛闐阡陌交通新春九日
都人士遊冶喧闐商旅環集炫裝耀目簫管盈耳

號曰二峨嵋誠東南一大都會也李君錦星家其東別墅園林與廟相埒衢路往還適當溪之上有浮梁圯於水行路病涉焉公毅然任厥事且募境中數十人鼎新之經始於庚申年十月屆辛酉三月朔五日蕆事計費六百餘金落成而問名於予予曰里舊有桂溪橋載在志乘特歲久傾廢其地無攷茲橋亦據溪上雖非創建而易木爲石厥功甚偉可弗錫以嘉名乎因題曰步蟾從其朔也至蟾蜍之說見於張衡靈憲桂樹之說見於虞善安

天論及酉陽雜俎諸書後人因取爲科第兆要非予命名意也然卽以是貺好善諸君子亦無不可

南門義塚碑序續增　乾隆己酉舉人　劉沅　芷塘雙流

蜀都富甲於天下

國家涵濡休養百餘年亦已家詩書而戶禮義矣而一二編氓時或不率遂乃委骨窮蒿膏身原莽豈生養之無術歟夫亦自荒厥業遺憾明冥也省垣之東北有隙地焉舊屬於官貧民以爲葬地今且纍纍無有餘區一二賢士過而憫之醵金置地一

所於南關之南約計十畝有奇泌石以垂永久而
屬予序之予維
聖天子煦育生成睦婣任恤卽此一端良可風也然猶
不無慨者蜀自秦漢以來興替幾更當年金檢玉
魚文甃龍蝎豈不謂雄奇瑰麗者歟未久而榛莽
易爲坦途鬱骼灰於墳壤以今視昔其悼嘆寧有
極乎夫陵谷遷沈桑滄變更自古難免惟恃人心
不忍之良足以維風俗而安冥域今茲之舉其僅
爲旦夕計歟夫亦將壽埒河山毋餒若敖之鬼長

憐豐氏之墓也後之君子過斯土而憑弔試念夫
埋玉飲泉者未必非忠臣孝子也穴鼠藏狐者未
必非奇傑丈夫也大造茫茫古今一息亦何忍夷
而爲壙濬而爲渠也哉是爲序

嘉慶甲子舉人 潘時彤 紫垣邑人

製錦編序 續增

爲政猶製錦也苟得其道則井然有條斐然成章
羔藻繢之觀煥絺繡之采胥於是乎在抱朴子云
寸錦足知巧袁甫云錦不可爲帽豈非視乎其人
哉吾蜀以錦擅天下里曰錦里城曰錦城官斯土

者類皆潤色
鴻業黼黻
太平固已後先輝映矣而縣令之於民最親其措施尤
爲易見若
邑侯董樸園先生洵製錦之宗匠也
先生以名孝廉試吏皖江捧檄楚北屢著勞績方擬
補官旋丁艱去服闋奉
簡來蜀初宰鹽源威遠諸邑卽以廉能稱繼治壁山年
餘受代士民乞留者數千人未幾以軍功授岳池
令至卽興水利賑饑民遠邇德之中間權合州蒞
巴縣其善政尤不可勝紀士民頌之者亦如前
大吏以其賢且才也疏請調任華陽甫半載百里內
外咸愛若慈父敬若神君於是歌者祝者贈聯額
者獻薪米者日集於庭而鄰邑之民亦踵相接焉
噫嘻何其盛也夫
先生之政以潔已爲經以愛人爲緯以察奸去暴爲
浣濯及其成也廣狹中量精粗中數彬彬然文質
相宜固宜所至民樂所去民思不自知其聲華之

燦爛也李太白云製錦不擇地其斯之謂歟令姪
隆吉秀東昆仲侍
左右久抄輯前後士民祖餞頌祝之祠哀然成帙將
授諸梓出以見示形受而讀之若啟錦笥若遊錦
坊若覽錦繡堆洵所謂絶妙好辭令人目不暇給
第愧舒錦無文披錦乏句未能從諸君後道揚美
盛因憶錢起贈蜀縣段明府有製錦蜀江靜之句
藉取以名編俾覽者恍然於

先生循良之實與士民頌禱之誠共傳爲錦官佳話
也他日者書上考晉榮秩拜宮錦之
賜開書錦之堂勳猷爛若名譽炳然錦江父老遙望五
雲猶相與頌德於不忘則謂斯編爲君家縣譜也
可卽謂斯編爲君家錦譜也亦可遂書以爲序

藝文　傳

倪懋功先生傳原採

國朝雍正癸丑進士　廣東肇羅道　彭端淑樂齋　丹稜

公諱國珍號懋功其先江南人始祖永昌洪武初隨戰有功歷官建武將軍迨我

朝定鼎十七世孫邦俊以勦撫十三家賊爲成都撫標遊擊家焉公其冢孫也平居寡言笑尚氣節每讀書至忠臣孝子輒掩卷太息慨然想慕其人康熙丁酉舉於鄉雍正壬子揀發粵西歷試灌陽藤

及永寧諸州縣多善政得授義寧令義寧之東北曰雙江苗民雜處與楚城步綏寧二邑紅苗接壤所轄千餘里十隘口七十二堡大小寨凡數百鳥言露居不通教化百年來僅設雙江巡檢以羈縻之而已公既至之明年楚人黃順吳萬全煽惑粵苗造作言語僞稱名號公捐金令堡目密入苗峒誘出擒之諸苗覺中道劫還夥楚苗爲奸公力不能禁速牒文武諸大府請兵防衛提督某發兵駐之苗稍靖當是時當事意在撫固齟齬公力陳利

害弗聽於是知府張永熹巡檢蔡多奇迎合憲意
詭言以進曰小醜偶肆猖獗但得一二人往陳大
義足矣勞師動衆轉滋邊釁當事者以爲然遂撤
防衞之兵而遣公與多奇及縣丞吳嗣昌等諭之
先是兵駐義寧苗驚畏斂迹及撤復變公將行嘆
曰此所爲投虎以肉徒肆其噬耳然憲命也不敢
辭數日近苗穴遙望苗人蜂擁蟻聚豕突狼奔喧
聲遠震林谷多奇潛易衣逃衆皆股栗失色或告
曰虜逆已決不去禍將及公公曰吾固知犬羊之
性不先以威不可以德化也去則示以怯不可今
日之事有死而已惟是
朝廷印篆不敢失也付健役自間道還囑曰諭我義
寧父老堅壘城垣以待援兵毋復念我言畢正襟
危坐顏色不亂如常俄而苗突至遽將官弁及跟
役三十餘人盡殺之禁公於土窯絕粒六日縛至
烈日中去其衣掘土埋足至膝強之降公罵曰逆
虜吾汝父母當速死吾敢辱吾耶苗以紙筆付公
曰若能爲書大府賞黃金萬金得不死且歸公裂

紙擲筆於地大罵曰逆虜毋多言
國家失一縣令若毫毛汝輩當無噍類矣苗怒捶其
齒流血被衣公罵聲益厲齒盡截其舌公不能言
猶仰面噴血作罵狀苗衆爭擊死沉其尸於潭中
事聞當事者護前非作公罪我
皇上復遣貴州總督張某經畧楚粵與提督某合兵勦
之殲其魁得公尸并前後狀請於
上上深嘉憫之爲之輟食
賜祭葬贈奉政大夫按察使司僉事廕其子

彭儀壹曰倪公懋功與余爲世交恂恂一書生言
若不能出諸口立志皎然不欺其素卒以身死職
何其勇也雖古雖陽常山豈猶劣諸經畧張公闡
其功烈抑而復伸不然含屈九原誰之咎歟然余
聞公自爲諸生時書押則云爲國盡忠案頭玉尺
亦刻丹心捧日嗚呼其所由來漸矣

張道人傳 續增

蜀多隱君子康熙壬子金壇蔣太史超棄官隱峩
眉僧寺天下高之越數十年而成都武侯祠有張

道人道人名尊宇自牧吳之長洲人也爲名諸生
其叔匠門先生器之同席生皆一時名士各尊顯
而去道人獨落莫無所遇乃溯江入蜀覽峩眉青
城諸名勝觀察使程公聞其名致之幕道人工詩
及書法程甚重之既而蔡珽黨禍作程論斬死獄
中先是程爲夔州守既以事黜蔡薦之力遂躋臬
司故得禍慘當程貴顯時僚屬賓客厮養攀緣惟
恐不及一旦事變皆星散隻身銀鐺填牢戶妻孥
困苦莫肯恤者道人痛禍福倚伏無端而盛衰之

際可鄙而可笑也慨然出世更名清夜字子還爲
黃冠三十餘年武侯祠者近昭烈之惠陵久蕪不
治道人完葺之庭宇修潔植柏森森成列又垣以
衛陵自居特室三楹在黃篁叢桂間荷池繞其西
夏虛敞而冬燠道人默坐繙書史作字足跡不出
庭戶或以賈島曹唐事諷道人笑不應嗚呼榮利
之途前者覆後者繼踵甚者已蹶而求進再蹶再
進智盡能索無已時固有所樂之也以視道人何
如哉道人既以高志聞于時諸公貴人皆樂與之

遊前制府尹公屏騶從訪道人談常竟日爲序其
詩而周蘭坡先生典蜀試事竣特往見道人賦詩
倡酬然道人以老病謝不報謁諸公以此益重道
人乾隆壬戌歸里葬其親妻子族人固留之不聽
仍還祠中以老好講檢身克已之學所纂有省體
編陰符經註著詩曰潭東草尹公所序者也皆行
于世

論曰道人雖羽士服不言神仙而冲淡希夷神合
于大道年至八十不衰予嘗語道人以未遊峩眉
爲憾道人笑曰峩亦山也其言質而旨遠世以美

惡好醜生分別見者奚當道人一盼哉

顧密齋先生傳　續增　乾隆庚辰舉人　廣東陽山令　潘元音希聲　邑人

願息存成都華陽人也諱汝修號密齋幼孤穎異
與羣兒殊祖志道撫摩其頂曰大吾門者其在此
子乎口教授之長爲文滔滔不窮下筆千言立就
年十七受知提學任香谷先生補弟子員稱爲子
瞻復生宋雅伯先生嵩洛名士也提學來川一見
奇之曰此昂昂千里駒也選拔明經中鄉試春闈

獲雋明通榜揀授宜賓學博以特立聞乾隆七年
成進士入庶常館授編修試輒冠軍
屢命和詩瀛臺侍
吳釣魚
寵遇日隆時以御史記名桐城張中堂目爲
國朝人材有識議俱正丰骨稜稜之稱適考差與者
四人公名最後進
見時
上諦視綠頭牌以筆圈公名數四衆擬以爲

所首用也已而三人得差去公獨畱未幾
[illegible]開坊遷詹事府踰年充講官乃知前此之不以御
史差用者
意至深遠也十二年充
清會典纂修官總裁分校禮闈授侍講官
[illegible]武闈會試總裁兩試文武闈所得皆知名士有擢
用至大學士者隨
駕幸盤山
謁東西陵

賜晏奉

命祭告嵩嶽濟瀆淮瀆扈

蹕五臺

上命和

御製祿詠及

賜唐縣老人詩稱

旨授順天府尹自七年至是凡九年由庶吉士超遷京

兆尹

國朝以來未有也初府尹無兼攝者

上以公由講官驟膺繁劇

特命侍郎一人兼辦亦曠典也遂爲令公才識敏贍表

率三輔剔夙弊興利便一時翕然有白面包公之

目浙省捐職某索逋無償被誣久繫因訊之得實

立免於獄府尹批詞事件向不張掛吏因緣爲奸

公手批懸牌旦夕自撿察民無冤抑者

駕南巡辦車輛無賄縱偏枯市井安堵會平糴開廠

日至萬人章程井井咸頌之曰我父母也公驟居

要地人咸以書生易之至是乃羣嘆其才因奏請

寬免同事處分落職
賞給頂戴冏籍旋奉
內召授大理寺少卿隨
駕木蘭寺和
御製詩甚多廷尉稱平數與刑部駁奏至面質
上前動得
俞旨二十四年奉
命祭告禹陵明孝陵磨勘天下鄉會試卷奉
命册封安南國王副使先是國王請封使至各衙門
華陽縣志 卷三十九 藝文 傳 八
開列名上理少不與
上特筆批出公名遂以正一品麒麟服副某正使以行
故事
天使至一切受封儀制臨時酌定迄無成案公嚴飭
國王俾悉如儀不敢稍事懈忤別時以單衙作書
誡飭爲部議所斥罷去公爲人強毅正大有古大
臣風其任學博也某貢生老子少爲豪壻所持誤
以幼女許字匪人邑令主之某攜女以逃公廉得
其實逐壻字女邑人稱快令啣之百計中傷幾爲

所陷公了不之懼也其在安南也甫宣
命王送節不下殿公持其袖以行曰節不可不遠送
也王爲之悚然事畢出過大廨有介請入公諦視
良久拍馬去不之省後覘之乃伊國禮部也同事
詢之公曰此以禮部主晏欵我也一國驚其神公
平居與人溫溫不見其喜怒遇大事執論侃侃不
爲阿狥刑部大堂某公座主也謂之曰君毋太剛
公曰事論可否不當問剛柔也其蹇諤風節一時
俱歛手謝之當時名士陳星齋孫虛船沈歸愚輩

皆友善相與始終爲文章汪洋灝瀚往復不窮容
與跌宕望之如千頃陂酷類蘇穎濱先生教授後
生多成進士去凡經其講畫者俱有法度可觀晚
精宋儒之學一以敦行爲務林下二十年小帽敝
服往來村市間人不識爲顧公也著有鈞引篇四
勿箴味竹軒等集藏於家

乾隆壬辰進士四川學使李　棨　滄雲　長洲

古今綱常名教之垂賴奇男子以振之亦賴奇女
子以維之蓋兩間之正氣本無間於陰陽鍾諸陽

者爲忠臣義士鍾諸陰者爲貞婦淑女史册所載里巷所傳事不必同要其秉正氣而持名教一而已矣夫奇節歸於至常芳名久而彌著閭閻閨閣未嘗學問誰能盡合於中乃矢之以節貞之以恒而復濟之以才此有心之士所爲欷歔太息不忍合其泯沒弗彰者也衡常詹君愼菴客蜀華陽娶同郡蕭公于懷女合巹甫六月愼菴卽世孺人方娠及產生男悲喜交集以養以教俾至有聞蓋盡瘁者三十一年連舉孫而後終是孺人可以快然無憾報愼菴於地下矣昔公孫杵臼謂立孤事難已弗能任今孺人以一婦人而能矢志撫孤使之發名成業克紹前光其功不更難哉予視學蜀省門人吳鵞川攝巴州篆乙卯充鄉試官與仲一同鄉交好爲道孺人淑德頗多心甚重之時仲一久入成均適在成都與鵞川偕來見其人端重醇謹信哉和丸畫荻之所成就也歟丙辰秋門下生賀西亭佐予校士與詹氏屬中表又言仲一痛其母之苦節深恨已身不克顯揚當道者尚其矜之予

謂人子顯親祇在學成名立不必科名若夫旌表節誼以樹風聲儀曹職也劄而陳請夕卽命下矣仲一其速此美舉且益勉於學行以報春暉予奉天子命有主張風化之責罔敢砥加闡揚以爲秉正氣而持名教者勸且使仲一報本之心可稍慰焉

明蜀王殉難四近侍合傳 續增 庠生張懋中 聖傳遂寧

李麗華者蜀之華陽人也曾祖豐俊嘉靖初官常州牧祖純孝布衣躬耕養父施工詩文不苟言笑麗華四齡失恃育於祖母鄧氏施與同里許寬義友善寬

義兄嫂早亡遺女若瓊撫如己出與華同年生俱幼慧美姿容兩家親愛若掌珠里中羨爲雙璧稍長寬義約施爲女塾兩家女同讀書而華九好學年十二善屬對寬義嘗以吳江月令對華卽應曰漢殿秋又云美人頭上簪對曰帝子聲前鉞寬義笑謂施曰是兒對句饒有王家氣象異日當貴君門因呼爲漢殿仙崇正十三年庚辰大下潘府例選民女千人入侍時兩家女俱年十六皆入選而蜀王至澍拖病年餘無所寵幸明年辛巳王疾愈

宮中新建麗春軒因於選侍內擇才貌之優者入
直於是麗華若瓊與嚴蘭珍齊飛鸞四人同拔近
侍王愛幸之麗華初字芳華因軒名麗春王即以
麗字賜華故易今名嚴蘭珍者華邑庠生嚴椿茂
之女也本字麗英王既賜李名麗華即改賜嚴爲
蘭珍珍與飛鸞俱才色超羣而珍尤工書法齊飛
鸞者父名珏母熊氏與蘭珍俱年十六同選入宮
時流賊狂氛日熾海內摧殘王猶守祖宗之法不
敢興兵成都令吳繼善痛哭陳書請發帑金以贍

戍卒散朽粟以賑饑氓出明禁以絕斷養蒼頭錮
積逋以免流離溝瘠募民兵以守隘結蠶月以資
援政教內修聲勢旁震則可易危爲安轉禍爲福
不然蜀事莫知所終矣書上王不能用惟躭文學
日與四近侍賦詩飲酒於麗春軒內刻翠剪紅唱
和極多悉令蘭珍書以成帙而華嘗有句云楊柳
綠舒鶯子疾桃花紅綻燕兒忙王亟稱賞一時傳
誦內外故華寵最渥將擢才人十五年壬午遂遷
華父施華兄登龍居於內府闔府咸呼施曰郎老

五月五日浣花溪上競渡龍舟王下令與民同樂飭製畫舫攜妃侍出遊笙歌夾岸綵鷁成行王顧而樂之乃賦詩曰浣花溪上玩龍船甫得首句即令麗華續成華應教曰令下遊人莫敢先長樂樂宣明主日合歡酒獻蜀王前靈符疊艾千家綴纖臂牽絲萬井傳盛世人咸歌盛節願歌沃野絕烽烟末句蓋寓安不忘危之意王亦不悟乃令羣侍各進和章並賜宴於龍舟伶人演劇奏以長樂之樂極一時之盛事也至十六年癸未李自成肆寇

西北張獻忠大創東南四方土賊雲繞鄉村兼之瘟疫流行千錢斗米損瘠鬻子死亡滿目王始憂鬱成疾無意於詩詞綺筵聲色間矣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九日李自成陷京師懷宗殉社稷張獻忠復寇蜀都督秦良玉兵少莫制各路守隘聞風瓦解王懼乃從按臣劉之勃請傾貲募兵令出三日人無應者王病甚麗華日侍湯藥不敢懈七月廿四日忽有獻賊僞詔在王案上華俟王疾稍瘳以詔呈王王覽其詞云大秦順天皇帝詔惟天有德

授之天子惟帝有德乃主萬邦爾明無德久封藩
於西蜀庫藏殷寔美人良驥必蓄繁多我順天皇
帝擇期於八月十五日臨御王其猛省早備全蜀
賦稅錢糧人丁戶口及庫藏蓄育金珠美人良驥
册籍郊迎庶爾全其首領室家子孫如不達時務
大軍一臨玉石俱焚若臣下有獻城者一等加封
如册註不清與失去金珠逃亡美人良驥罪坐主
守九族皆誅特詔王閱訖大驚遂詰詔所從入乃
知逆閹王寶兒李綬二人通賊所致然竟未能卽
不特士卒無糧官僚乏用甚至王食不充麗華獻
策曰盡脫妃侍簪珥尚可辦十日之糧王令盡出
宮中所有易貨不知市中已閧無貿易人矣十一
月廿五日賊臨城下攻急城堅猝不能破賊驅所
虜婦女赤身叫罵隨又碎厥支體拋擲城上名昭
信謂不獻城者以是爲標榜維時闔府洶洶賊攻
日急嚴蘭珍料蜀難保恐爲賊玷於晦日昧爽整
衣北向再拜潛度風梳束鬢橋投宮西浣荷池殉

節死十二月朔平明賊由城東北隅掘地隧寔以
藥彈震裂外城蜂擁而入巡撫龍文光以下各官
死之時內城未破而宮中鼎沸第見火光燭天人
畜號啼悲聲四起誠千秋之慘遇也王於午膳後
密同周貴妃縊死端和殿齊飛鸞知王自經仰天
一慟躍入御溝死日暮內城破麗華若瓊方謀死
所賊已擁殺入宮瓊貌最美逆閹王宣執以邀功
獻賊悅甚卽封瓊僞順天正皇后若瓊正思爲天
子復仇君王雪恥兆民報恨遂謬受封賊又令王
用時華亦同在密禁中矣其老而陋者盡殺端和
殿外積屍浣荷池畔火之夜半設宴寢宮謂之閙
宮酒令若瓊陪飲瓊卽欲效荆軻聶政之事奈介
猝未辦匕首正籌殺賊之計賊且欲擁之寢矣瓊
恐被汚急持席上銀瓶擊之中賊左額血出縷縷
賊殺人如刈草菅從無敢攖其怒者忽被一俾弱
女子所創猝起不意竟倉皇失措左右侍賊欲刃
瓊瓊瞋目怒叱皆錯愕不敢近獻賊大怒手奪賊

侍佩刀斫落瓊右臂瓊負痛復以左手撻賊賊又去其左臂瓊眩而仆詈不絕賊衆臠之賊乃於宮中分置兩營豫之賊居東秦之賊居西日惟殺人飲酒醉又自相殘殺而麗華被禁嚴密已知殺賊無門捐軀未路遂不食五日弗死至初六日吞金而卒蜀王四侍至是先後盡節矣年皆二十歲賊曳華屍於內城外西隅支解之持其頭以戲手足俱然是日雷雨交作亭午大雪賊稱雪曰天瑞畱曰天聽獻賊大喜卽命登極俄傳偽旨引見美人遂押所禁宮人齊集故蜀昭明殿下賊所謂金鑾殿也令各報名傳呼聲未絕殿上羣賊各欲得婦擁奪爭攜自相格殺獻賊弗能禁宮人阿監乘亂奔逃亦有僥倖免脫者行遲則爲門賊所殺初齊飛鸞之死也顏色未變面若桃花賊取其頭以爲酒器賊僭號後改蜀曰西京二年之中屠戮人民備諸慘毒割人手足曰匏奴分人夾膂曰邊地鎗人背於空中曰雪蜥圍小兒以火炙曰貫戲以至剜人肝剝人皮斬婦人之足抽善走之筋原野厭

人肉川谷流人血蜀民罹此幾無子遺

國朝順治三年丙戌

肅王奉

命西征追賊於西充鳳凰山爲章京雅布蘭射中其喉逃匿積薪下牽出伏誅剖視其心色黑如漆人爭磔其屍以爲四近侍及殉難諸忠臣稱快也論曰獻逆甲申之亂其陷成都也或云八月初九日或云十五日或云十一月廿五日或曰蜀王至澍投社稷壇井死或曰同邱貴妃投宮中八角井死諸無徵風聞多悞其稱八月十五日者或即本諸僞詔之語其稱十一月廿五者尚在攻城之日至於邱貴妃即周貴同聲之悞歟予家世居西蜀先大父宮保公身經變亂躬逢舊閣口述獻賊破城僭號月日及四近侍殉難始末甚悉予復詳加考核不敢傳疑嗚呼蜀王閫弱尚能死國周貴妃能隨王死豈不賢哉嚴蘭珍不忍親見國破君亡先期投水可謂從容盡節者矣齊飛鸞李麗華皆能慷

家記載不同所謂傳聞異詞也蓋蜀遭賊難文獻無徵風聞多悞其稱八月十五日者或即本諸僞

慨赴死死猶遭斬割悲夫許若瓊之志有類費宮
人然費僅殺賊將瓊則手擊巨寇雖瓶輕未能斃
賊然視博浪之椎悞中副車荆卿之匕不及王身
則若瓊之瓶已足褫賊之魄身遭臠割罵賊以死
瓊可與日月爭光矣四侍之外宮中殉難尚不乏
人惜未得詳姓字無由表著葢蜀府宮人或自盡
或爲賊殺未聞有從賊者故綱目書闔死嗚呼榮
矣

贊曰天禍前明蟊賊縱橫土崩瓦解誰藩誰屏百
辟畏死蜀王恥生一妃殉節四侍忘身孰見機先
曰惟蘭珍孰從王後鸞不暫停瓊志滅寇華羞獨
存有婦罵賊有臣攖城舉國盡忠闔府完貞麟麟
炳炳百世猶馨

謝貞女傳　續增

歲貢生　漢臺
遊幕華陽　溫瑞柏　德慶

女謝氏華陽人年十一字同里陳孫容長子紹洙
童養未婚也性幽靜寡言笑舉止端雅入門弗與
洙親授受相敬如賓衆異之洙有疾輒私掩泣逾
二載洙病殤女哭之痛欲殉焉以救免族戚憐其

幼謂容曰盍遣之因佯使歸寧有改字意女覺長跽請曰女子之行從一而終今陳氏先人在是舅姑在是兒將奚往容曲爲解許以必返乃行久未即迎女疑之一日姑持衣笥還其家女益疑趣母送歸且泣曰兒雖未爲陳氏婦已爲陳氏人於義當歸不歸必死母不得已遣之歸女登堂拜舅姑曰兒之歸于陳也天地知之二氏祖宗知之若不成兒爲陳氏婦惟一死而已兒志已決願勿相強自是勤紡績操井臼凡婦職所當爲者皆力任之舅姑亦不忍奪其志未幾病篤欲亟與洙從扼吭求死容勸慰之女慨然曰兒幸成爲陳氏鬼死復何憾第喪服未除宜殮以素語畢氣絶忽張目曰長子不可無嗣曷爲之所容泣曰此事在我若弟泗生子當先爲洙後勿慮也遂瞑目而逝時年十四子以其事可風世因亟爲立傳俾采風者知所攷焉

論曰嘗讀史得烈女之幼者二一皮京妻龍氏年十三一呂邵妻張氏年十四顧皆合巹成禮其矢

志也固宜若謝女者婚配待年不幸夫殤卒誓死以完其節斯又較皮京呂紹之妻爲猶卓出矣

百歲劉翁傳 原採

嘉慶丙辰進士內閣中書 蔡毓琳 崑崖 成都

莊子云人生上壽百年中壽八十下壽六十歐陽子云有動乎中必搖其精宜其渥然丹者爲槁木黟然黑者爲星星蓋言人生有涯登上壽者難也且古有言修養以希長生者鄒曾黃白各以其術鳴於世然鄒子益年僅七十曾景建黃天谷年僅六十而白玉蟾且以夭死卒無有壽百年者何也

宰我問孔子黃帝三百年孔子曰感其德者百年服其教者百年畏其神者百年此第言德盛化神沒世不忘耳非眞有三百年壽也若華陽劉翁則不然翁名安坤字贊乾其先北直人曾祖天良避禍來蜀四世而至翁性醇樸勤於稼穡父遺瘠田八畝以勤儉起家晚年良田千四百畝初翁貧時力耕以供父母食已則藜藿蠶織以供父母衣已則裋褐讓父遺宅與兄居已則茅茨以蔽風雨耳人謂翁能孝友嘉慶十年歲祲米昂甚翁減價糶

米若干石制軍德以敦睦可風旌其門人謂翁能
尚義生平無病不知藥爲何物年雖老目烱烱光
射人齒牙未搖動也步矯健少壯亦瞠乎其後莫
不嘖嘖稱羨曰矍鑠哉此翁然而翁固農人也胼
胝躬促胈腹無毛其肢體爲風雨之所侵寒暑之
所爍憊矣抑又有甚焉者翁以數畝之產起家至
千百畝其經營區畫勞心思而敝耳目者更不易
僕數而顧康強壽考兄羅結而弟高允翁何以頤
養天和若是生於康熙五十一年歿於嘉慶十八

年年百歲官爲題請
賜帑金建坊妻張先翁卒子二長璽九品職員次美
外委職員孫呈琗呈璉俱文生次呈瑞呈珍曾孫
映璩映璠映瑆映珊映琠映瓊映珅映珺元孫振
河振鵁振鸞
蔡崑崖曰余讀洪範九五福一曰壽壽者天所靳
也得壽者其人必爲天之所福抑必其人有所以
感召天和也而天始福之孔子曰大德必得其壽
又曰仁者壽翁至性醇篤敦龐之氣足以葆固天

和且其與貧人共年穀仁者事也其所以身其康
強壽命延長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廖節婦秦氏傳 續增

節婦秦氏余里人秦應犖之第二女也余居與應
舉近爲兒時數相過從於時氏嫺居已數載矣氏
每歸寧予輒從其母家見之故耳氏事甚悉初氏
年十八適大安橋廖朝卿生子一甫週歲朝卿遘

疾卒氏痛不欲生時舅姑年老夫弟某冠而未娶
家素貧無立錐地翁叔俱爲人傭屢缺饘粥顧念
生計甚艱食指頗衆欲奪氏志數使人諷之氏泣
曰舅姑俱在婦將何適且婦雖不孝然紡績足以
奉養況婦人之道從一而終倘再適縱死者不見
責如此呱呱者何遂誓死守節居久之家益窘翁
叔謀析箸居氏氏亦無怨色孝養如初惟勤女紅
經紀家政面有菜色或絕粒輒至二三日衣弗蔽
身值嚴冬肌凍生粟擁牛衣坐達旦怕然安之教
子素嚴雖小故必加捶楚飲冰茹藥如是者歷三
十餘年癸酉春予又於其從姪女家見之氏年已

嘉慶癸酉選拔 張延熙 春海 同人

逾六袠含飴弄孫髮雪滿頭矣子壽龍渾樸勤儉
能體母志今其家具中人產氏頗得以娛老爲其
從姪女亦嫠婦也年十六歸張氏子家窘甚生子
二夫歿毀容自誓今已二十餘年有節婦風嘉慶
乙亥秋會纂輯邑乘發微闡幽予以氏之苦節例
得表揚既請於當事而又憫其從姪女之節未得
與書恐就湮沒也因爲之傳而附紀其事俾後之
覽者得以咨訪焉

劉玉巖將軍傳補錄○乾隆戊辰進士翰林院檢討晏珀齋順

劉公諱崑字玉巖世系隴西人祖以總兵官官於蜀之保寧府遂家焉父大勳遷華陽生四子其三即公也公生而穎異多氣節方毀齒時即不樂與諸兒伍弱冠好講習兵法及古名將所爲事以孫吳之學補博士弟子與人交見不合於義者輒加面斥人以是敬憚之康熙戊子舉於鄉次年兵部咨行本省隨提督岳勛寧番瓦都土賊有功歷官黎雅東川兩營守備雍正元年升本營遊擊越四

載東郡歸滇於時烏蒙土酋祿萬鍾恃險不法公奉雲貴制軍鄂委帶東川兵勦平年餘題補臨元澂江鎮左中兩營遊擊加署都司銜時烏地甫平苗民阻化公屢白當事謂夔情叵測不可不思患預防未幾果搆叛鎮府令公帶兵五十名往探公初至猶諭以大義冀其畏罪自悔賊輒敢格鬬公率卒奮擊斬首若干級追至阿波波寨比日暮乃收兵是夜賊嘯聚萬餘人憑城攻劫衆驚失措公喝曰衆毋亂我輩身受

國恩嘗恐不獲死所今其時矣且戰而死固愈於不戰而死若等有丈夫氣者從我即不幸戰歿猶當爲義鬼殺賊也遂據鞍顧盼衆感激并力血戰賊衆大呼環圍數匝從火光中遙望左衝右突揮刃如飛者知爲公也猥賊善用矛其黠者使人腋竹筒能於數十步外貫之公所向披靡俄以亂矛交加公馬斃乃益攘臂持刀步戰力砍賊賊錯愕相謂曰此公不可犯散圍去然公亦中賊矛矣時已黎明公身負重傷扶歸營絕復甦者數四爰泣歎失

事之由以不獲搗穴殲魁爲恨援筆作書已而題詩於壁曰淋淋鮮血透征衣未死臣軀強鬬持東望賊來無將敵西馳兵潰失軍機千年貽笑我先笑一木難支且暫支骨化形銷忠未補丹心報

國總難移移時遂歿當是時賊勢方張不肆其屠戮不止居民咸攜家竄匿公妻張及妾吳暨二女幼子皆在署於公之殺賊而死不知也變愈急有勸大人共逃者夫人計公不克義當殉堅郝衆論曰臣死忠婦死義常分也爾等自爲謀吾志決矣神白

刃盼兩女女亦窺母志跪泣曰願相從地下耳母
心母慮夫人嗚咽不勝言曰我生詩禮之門今爲
命婦汝爲宦女義不可受辱於賊乃手刃兩女指
幼子囑吳云撫此以存劉後吳泣曰夫人死妾忍
獨生乎不暇顧子也遂自殺夫人於是飲刃而死
事聞制軍鄂命於殉難處收殮公及公屬更令軫
恤難民中有一嫗負幼孩號呼問之故曰我劉將
軍家婢主母一門殉難欲同死以幼主故逃匿今
至此吾主不至絕嗣矣總統徐撫摩泣下曰此天
報忠臣使劉公有後也遂白制軍制軍令送之滇
育於署中逾年咨回蜀竝致蜀撫加意成就列其
端委請於朝

溫旨獎賚贈品級封典蔭公子守備官

賜卹金若干兩竝

賜祭葬鐫碑建坊如例

太史公曰古之名將有罵賊斷舌者有城陷捐軀
者苟非世篤忠貞家範素孚安能闔門效死從容
就義若此余讀公狀覺情形在自生氣凜然乃知

玉璽鍾靈篤生人傑遂使忠義萃於一門直與日月爭光可也公幼子覺先呱呱襁褓安望兵戈拾擾中得保餘生然竟免於難得膺蔭襲俾公血食不絕益信忠臣烈婦奕世彌昌云

重修補刊

華陽縣志卷三十九下

藝文考辯

成都周公禮殿聖賢圖考 續增 元進士國子助教 費著 邑人

至聖文宣王廟在子城內南門之東前漢文翁學宮故址後漢獻帝興平元年甲戌太守高眹距今慶元戊午凡一千四年舊號周公禮殿殿制甚古低屋方柱柱上狹下廣與今制異左柱有高眹修學舍記凡三百四十二字其文紀漢初平五年按史初平止四年次年改爲興平今尚云爾者豈是

時天下方亂道梗不通或未知朝廷改元爾殿有版龕護先聖像邱文播畫山水龕後有板壁黃筌畫湖灘邱畫今亡獨黃畫存殿之壁高下三分悉圖畫上古以來君臣及七十二弟子像世傳晉太康中太守張收之筆收子載即銘劍閣者也東晉王羲之有帖問蜀守云知有漢時講堂是漢何帝知畫三皇五帝以來備有畫又精妙甚可觀彼方能畫者欲因摹取以廣異聞此畫當在永嘉前疑非出於張收又按元豐郭若虛圖畫見聞誌漢文

翁學堂在益州因經頹廢高眎復繕立圖書古今
聖賢之像及瑞物於壁抑東漢以前人物高眎時
所作至收輩遞增益之與嘉祐中王公素命摹寫
爲七卷凡一百一十五人爲成都禮殿聖賢圖紹
興中席公益又摹寫於石經堂凡一百六十八人
案續記可辨識姓名者一百七十二人今貌像宛
然者一百四十九人僅存髣髴者二十二人姓名
存者六十五人今仍紀續記姓名於左

盤古　伏羲　神農　倉頡　沮誦　黃帝

少昊　高陽　祝融　高辛　堯　舜

禹　咎繇　稷　契　伯夷　夔

湯　伊尹　高宗　傅說　太王　太伯

王季　文王　太顛　閎夭　散宜生

南宮适　武王　太公　周公　成王

召公　山甫　宣王　管仲　子產　李冰

老子　孔子　顏回　閔損　冉雍　冉耕家語作冉有

蘧瑗　冉求　端木賜　卜商　樂欬

仲由　有若　宓不齊　原憲　商澤

曾參　公冶長　南宮韜史記作南公括　言偃

公西箴家語作公西滅　顏高家語作顏刻　公西赤

樊須　宰予　高柴　任不齊　漆雕開

顏噲　冉孺　漆雕徒父家語作漆雕徒　榮旂家語作榮祈

奚容箴家語作奚箴　澹臺滅明　琴牢　廉瑀

施之常　公伯寮　秦商　秦非

后處家語作石處　石作蜀家語作石子蜀　邽巽家語作邽選

巫馬施家語作巫馬期　廉潔　梁鱣　燕伋　孔忠

商瞿上家語作商瞿　鄭國　曹卹　公晳哀家語作公西哀

壤西赤家語作壤駟赤　顓孫師　原元籍家語作原籍

公肩定家語作公肩　漆雕哆家語作侈　曾點史記作箴

公祖句茲家語作公祖茲　步叔乘　左人郢

司馬耕　顏無繇家語作由　顏祖家語作顏相

申儻家語作申績　秦祖　伯虔　顏幸　鄔單家語作懸亶

叔仲會　公孫龍　冉季　秦冉

公良孺　狄黑　孟軻　蕭何　張良

叔孫通　陸賈　漢文帝　賈誼

文翁　漢武帝　董仲舒　公孫宏

倪寬　司馬相如　王吉　蕭奮　戴勝
匡衡　王尊　李疆　莊君平　劉向
揚雄　漢光武
桓榮　劉平　鍾興　第五倫　廉范
班固　黃昌　种暠　馬融　李膺　高眴
陳寔　服虔　陳紀　鄭元　諸葛亮
龐統　董和　費詩　譙周　鍾毓　王肅
羊祜　張華　杜預　王濬　夏侯湛
喬智明　范廣　王遵　謝安　亘石虔

石室禮殿聖賢圖石經考續增
國朝乾隆己亥舉人　毛子逵　簡州

成都府學宮卽前漢文翁石室禮殿故址名宦紀
云翁名黨舒城人漢文帝時爲蜀郡太守作禮殿
立石經文教大行士風埒齊魯宋齊作文翁祠堂
記云翁爲禮殿以舍孔子並繪七十二子像殿右
廡作石室晚漢學焚有守口高朕能興復之楊愼
作通志序云漢代文治興之者文翁禮殿之圖後
世建學倣焉七十子之名史遷立傳徵焉當時號

爲西南齊魯岷峨洙泗三說皆同惟立石經宋祁
楊愼未之及也呂陶作經史閣記云蜀學之盛一
曰文翁之石室二曰高公之禮殿三曰石壁之九
經以石室爲文翁作禮殿爲高朕作石經之刻自
僞蜀始費著作禮殿聖賢圖考謂文翁石室頹廢
東漢太守高朕復繕立壁間悉畫上古以來君臣
及七十二子像以聖賢圖爲高朕作舊志因之謂
文翁作石室遇火高朕更增一石室始作周公禮
殿畫三皇五帝七十二子及三代兩漢君臣像直
以禮殿及畫圖皆高朕所作與宋祁楊愼之說皆
不符大抵石室禮殿及七十二子之像皆始自文
翁高朕復修而重繪之後人又增益之耳宋祁楊
愼高才宏識以良史名宜從其說至石經之刻頗
清獻公成都記云僞蜀相毋昭裔取九經琢石於
學宮席益石經堂記亦云僞蜀相毋昭裔命平泉
令張德釗書而刻與呂陶之說合而胡元質石經
跋又云諸儒受詔於熹平成刻於光和俾天下咸
取則焉年久殘毀於少城得墜刻存於錦官西樓

考之史冊熹平光和皆靈帝之年號少城錦官悉
蜀都之稱名罷之石經應刻白東漢孟昶復刻之
胡元質之所跋乃漢殘碑呂陶之所指乃僞蜀之
石刻九經也范成大石經始末可云鴻都石經久
失唐太和中復刻十二經立國學至唐長興中
更詔國子博士田敏校諸經鏤板德釗所書悉
用太和本而世以長興板本爲便今初遂頒布天
下云

劉先主辯原採

乾隆庚辰舉人廣東陽山令　潘元音希聲　邑人

客有誦三國者曰昔先主託孤於諸葛孔明曰君
才勝曹丕十倍必能安國家定社稷嗣子可輔則
輔之如其不才君當自取可謂失言矣先主不宜
以此嘗試孔明孔明亦不應以此見疑於先主君
臣交失之予曰不然此堯舜公天下之心也此伊
周格天之至誠也當三分時先主豈不知王業不
可以偏安一隅不可以抗中原嗣子闇弱不可以
創大業特以炎鼎未墜人心思漢出一身以救天
下卽出一身以延漢祀事之集不集天也而堂堂

正正之旗倡義討賊與二三忠義之士奔走於危
疑險阻之間魚水相依出處正大固非取利於一
時僥倖於竊據者可比不幸卓操繼起篡弑相隨
天下割裂中道見殂迴顧阿斗一身孑然殘縷將
墜矣與其命革於亂臣賊子之手開千古攘奪之
門陷斯民於水火之中孰若大英雄者起而正之
天下公器耳舜揚於側陋禹興自幹蠱有何定局
況孔明者抱膝隆中三顧乃起與莘野渭濱何異
故曰安國家定社稷何必已身何必嗣子此堯舜

公天下之心也或曰審是則先主何不挈以與之
曰此又非也後主雖闇弱未必非啟太甲成王之
匹也先主崩後歷二十年孔明以邈然一身外扳
軍旅內修國政罰自二十以上皆親決之宮中府
中布列英賢民安兵足次第井然後主拱手受其
成無些子猜嫌疑忌牽制掣肘情形所謂事丞相
如父眞無愧者方之放桐啟櫃抑又過之使果天
心存漢擒權殲丕恢復大業還於舊都則豈非守
成之令主繼起之佳嗣乎及後孔明已歿遺醜數

老成落落晨星如費禕董允蔣琬姜維等猶能不
負所託撐持三十餘年歷久乃亡固未有今歲孜
兵明年招寇以至舉國攜貳百姓解體有如後世
之式微顛覆者固孔明之治國詒謀經久致遠所
至而後主之信任不貳恪守家訓明別臧否者尤
不沒也此而遽棄之以與人何解乎朝覲訟獄
謳歌不之益而之啟也或曰雖然何如不作此語
之爲妙也曰三代後創業之君惟先主之心爲最
公最明故其得天下之賢才爲第一等如關張龐
徐以及趙雲廖化輩皆一時國士忠誠縷縷百折
不回不愧心膂之寄故其茅廬問答慨然以天下
爲已任繼之走新野敗長坂從者數十餘萬人則
又曰吾不忍棄吾民即至伐吳報讐求和不允誓
在滅賊亦皆君臣腹心之感不可以區區成敗見
責厥後蹉跎於姊歸敗軍於祓亭永安臥病乃知
大局已定大事已裂不得已而以託孤見志亦以
明天下之事當與天下人共之故曰君自取之云
云而孔明泣對曰敢不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

而後已北外更無急切表白驚疑辭讓之語先
亦竟知之不復更置一啄此其魚水相依心如
六月爲何如而謂有絲毫猜忌疑阻以數術相與
者哉此先主公天下之心亦孔明之斷無可疑者
矣或又曰掩取劉璋非行一不義之道手抄申韓
以教太子非大臣之體曰醫者之療人疾也視其
寒熱虛實緩急而治之不謂葍苓爲良劑而人人
以是與之也彼劉禪者安知不以闇弱見鄙於先
主孔明而急急以是矯持之啟發之爲補偏救弊
之良方乎至於闢地西川爲王業根本抑自有說
少康之滅過戈也豈無同姓之相助光武之依更
始也亦皆帝室之苗裔湯武不聞以神器讓兄弟
管蔡何妨以誅封爲刑賞此又與於膠固之見不
足以論天下之大事者也然則宋儒以取益州爲
孔明斑駁亦非乎曰此充類至義之盡者也讀孟
子辭受章知之矣客無以應因次其說以記之

成都府府學講堂頌并序　宋　續增　校書郎　張　俞　少愚　郫邑

今上嗣位之年昌黎公守蜀之五月修文翁講學之事乃治學館就與諸生講習禮文又三月遂大作講堂明年三月甲子乃會僚佐及學官生徒等三百人行講禮於堂上是日府縣士民及四方之客殆萬人咸來觀聽且謂蜀之學遠矣肇興於漢歷晉唐至於戰國世世弦誦不衰所謂周公禮殿文翁石室越千餘載而巋然猶存今昌黎公復作講堂而穹隆厖鴻侈于漢之殿室自閭里及三都四方之講堂未有壯乎此也觀乎炎炎煌煌蔚有休光其爲教化之本與乃颺言而頌之曰

文翁石室越千餘載而巋然猶存今昌黎公復作講堂而穹隆厖鴻侈于漢之殿室自閭里及三都四方之講堂未有壯乎此也觀乎炎炎煌煌蔚有休光其爲教化之本與乃颺言而頌之曰

維蜀學宮肇於漢初用倡庠學盛於八區八區洋洋洋絃誦復興周法孔經是纘是承宋炳文章與漢同風五世寖昌乃學之功文武韓侯撫我蜀都教我子弟一歸於儒乃嚴學宮乃崇講堂山炎洞闖然靈光儒師學徒翼翼羣居升堂接武講考詩

書所講維何孔門四科若金在礪若圭在磨匪經
弗習匪聖弗師羣言淆亂乃聖之疵伊咎魯堂有
游有夏蜀學之興亦有揚馬韓侯作藩文以化下
揚天之聲爛於周雅

唐 鄭藏休

石室贊 續增

自張儀諷蜀劒路攸通向者魚鳧未知蠶叢詩書
罔設禮樂誰崇征伐不休城池屢空爰暨有漢是
生文翁符守此邦鬱爲儒宗大開庠序啟我童蒙
誦以八索歌之九功化流南蠻德伏西戎豈曰滇

笮亦惟巴賓其後相如傳之揚雄岷峨孕靈川瀆
氣融石室猶在金聲無窮南臨孔門北接玉宮千
齡萬古永播餘風

府學文翁祠畫像十贊 按吳曾能改齋漫錄云蔣
堂字希魯宏興人仁宗時
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嘗召高才碩生會試府
事親較才等勸成學者于學之側別建西學以
廣諸生齋室迄成而公移蒲中其後轉運使毀
之以增廨舍既而常山宋公尚書至府聞其事
歎惜之且欲成公意乃卽其舊址建文翁祠祠
之內圖莊君平鄭子眞司馬相如蜀士先賢凡
九及公之像而十常
山公爲之贊○續增

宋 進士
知益州 宋 祁 景文
開封

天挺耆俊有德有文漢天子命公往撫蜀人蜀始

樸蒙公謂不然選士詣學歸相教言一年而業二年而儒五年大成家詩尸書以勤相矜以惰相恥出有教父入有順子文如馬揚節如嚴李由公教之聲塞天地蜀戴公仁世世奉祀千五百年惟公之思

漢蜀郡太守
盧江文翁贊

蜀有巨人曰司馬氏在漢六葉爲文章倡始言必故訓革戰國之弊斲彫混茫從神取祕摛發厥章日星佐華封禪遺篇意竭辭奢武用東之紹七十二家行雖小訾後帝賢嗟

司馬相如
字長卿贊

子淵軒軒洵美有文宵雅鹿鳴帝用攸聞此盛德事讓不克堪頌聖得賢戒松喬是躬以諫大夫數從幸巡受詔作賦持節迎神未克告猷少謝良臣

王褒字
子淵贊

君平沈寞賣卜肆中子以言孝臣以告忠日足百錢閉門著書十餘萬言黃老其徒李疆牧州喜欲吏君揖風而慙噤語於脣還謂子雲子誠知人九十壽終聲概高旻

嚴莊遵字
君平贊

惟武祠位而有荒志厥德靡升神不安祀嫫然靈

媛止於渭濱帝使走咨何所而人媛告七車能爲
我言君稽首對吾祀弗蠲帝用謝愆改香厥薦天
人之交自我而見　張寬
　贊
高也絕俗雖介不通卑也汙俗雖順不恭淵哉仲
元內粹外渾衆不我知揚子識其賢其賢奈何在
通恭之問可器有名非行至完彼顯在人吾晦與
天天而不人萬世其傳　李仲
　元贊
汜鄉爲人鯁固清明嫉惡比周直鞅安行先問儒
官已乃事事望侈德充晚相天子天子倚之奸臣
　何武
　字君
　公贊
卓哉子雲爲漢儒師準易論語同聖是非百家濫
淫我獨正聲譎怪縮藏孔道光明歆也致訾謂抵
醬蒙惟譚有言必傳無窮劇秦詭辭恨死新時曰
　揚雄字
漢中天果不吾欺揚子雲贊
顯顯若人有政自律摘民耳目尊右儒術晚漢多
艱校屋蕩焚經生罔依絃誦不聞君大紹興新堂
及廡繪帝皇以還冠服所祖大掖翔翔坐復鄒魯

與文偶祠血食千古後漢蜀郡太守高朕贊

蔣侯挺挺天與嚴方健而文明不逢不將始治蜀人政未及孚纖者嫉侯膏吻騰誣侯政已孚蜀人熙熙侯坐徙官遠近驚咨侯始興學紹文之餘百堵增增大度厥居髦俊聿來晝經夜史盎然西南號多君子侯既去州右區卽毀侯惠在人已膚而髓子產相鄭先謳後歌來世視之謂侯如何宋蔣堂字希魯贊

自贊續增

乾隆壬戌進士　密齋
順天府尹　顧汝修　邑人
重修補刊

人皆言道我欲言中道者周道中者降衷受之於天厥體冲冲如的在侯破之者雄大段着力力豈能攻匪復於禮在禮仁總仁全體中一節中在靡通匪依於仁亦未融循禮樂善俟之從容安而後慮豁焉其逢嶧山以後此詣雲封眞儒輩出初月朦朧予未有知曠若發蒙庶幾夙夜道集厥躬不偏不易聖聖攸同

藝文　箴　銘

講堂箴并序○續增

宋　進士　大學士知成都府　韓　絳子華　靈壽

嗚呼天地之道遠乎哉聖人之心異乎哉動而任於理則天道是已純然得其性則聖心是已吾謂通其說者必以三才之原未始出乎一者也人之七情中焉而未發也則粹德內融豈不曰天下之大本歟及其發而皆中節也則和理外著豈不曰天下之達道歟中者性也寂然而有容則與天道

合焉和者情也澹乎其若忘則與聖心合焉所以八卦九章推明天人相與之際而著爲吉凶休咎之符者非三才一原之效耶自古教化之迹或因或殊然而未始不本諸性情而納之皇極者矣貴賤以之位父子以之親兄弟以之友夫婦以之順此皆不待學而後知直出於性理之常分爾況乎學斯學者宜何如哉惟不獨私乎其身而已爲能宏而大之包乎四海而不外詡乎羣侶而不遺使六沴弗得作諸福莫不至是豈非休吉之符歟彼

有肆情縱欲暴滅禮義父子之不保兄弟之不戚
矧肯仁於親戚鄉黨乎矧肯憂於鰥寡孤獨乎是
皆不知反求諸躬自滅天理所以養命之道以取
禍敗顯則有金木訊之甚則有鬼神譴之是豈非
咎凶之符歟夫學校之法所以養士使適是道而
後養乎蚩蚩之氓者也豈徒華言辭以自矜飾聲
名以自高希寵利以自封哉惟知其本者無取於
彼而三者亦兼有之矣咸都之學郡國莫先焉士
人之衆四方鮮擬者其講堂舊廡隘不足以容諸
生僉謂予曰蔣侯嘗建西學後輒毀撤其基尚存
盍興築焉因相其所圖搆廣厦爲十有三筵度深
稱是以甲辰歲三月庚申落成耆幼縱觀咸曰時
當於其旦則先生正衣冠帥諸生羣萃於是以習
揖讓周旋之儀相與衍聖經以明乎天道治性情
以全乎中庸使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老
老幼幼一之乎大順故伸而上之以事其君則臣
節於是乎立推而下之以庇其民則事業於是乎
成不自德而德隨之不自功而功與之使風化之

盛不其廩廩乎然則學校之設將以講求三極之道沈浸先王之澤盡在是矣豈曰無用之地不急之務哉予慮是堂異時或若西學之廢輒爲之箴以告當御

休哉天民有物有則弗完厥中自肆戕賊聖哀其愚化奚由默圖惟敷施明用俊德學校之興教育有經賢帥不肖胥及羣氓豈伊異術一本爾情情之不及瀹以蹈刑止邪未發將保爾生靡戢靡正瀆性之靈自暴自棄烏足與齒師生其難思迪於

禮在笞有若去座爲恥賜不受命萬世攸鄙矧過是者言行之僞敢登此堂寧無內愧斯庭燕問斯宇閎邃揖讓威儀講聞道義下士背馳君子來視毋或壞隳永錫爾類

觀政閣箴 續增

皇祐初登第直學士知成都 呂大防 微仲汲郡

成都圖開寶以來牧守之像於大慈寺閣圖記其爵位名氏與其在官歲月而不錄其政事之美惡豈居是邑不非其大夫邦人之禮宜如是歟然不足以申勸戒爲後來者法余輒采秦漢至於唐領

太守刺史節度使之職有政迹可考而畫像在焉者得二十有八人別圖於他閣名其榜曰觀政葢觀其善足以勸觀其不善足以戒其政事雖可考而像不存者舍之像雖存而僭竊不軌或闇弱無聞者黜之此觀者不可不知也寺僧求文余以謂古者官有箴爲作箴以授之其辭曰

蜀於禹貢是爲梁州華陽黑水處坤之陬其山四塞氣鬱以酋人矜其氣物產其尤牧野之師有功宗周秦始列郡置吏罷侯守冰殖利渠田肇修肆

被一力無衣食憂文翁處後教民文章多士化之傑出馬揚張堪廉惠去而益張五倫清約人監允臧廉范使民警之所當种暠繩姦不以勢妨李膺修設善飭其身高昳勸學其迹猶新養士之利愈久愈存賢哉孔明討魏扶漢思清以密德順而健其功不克天未厭亂王濬豪俊知畧不羣畫策平吳卒賴其勤高儉循吏爲唐元臣象先延碩嗣美且文嚴武暴厲忿欲竝申天寶政紊迺以牧民崔寧繼之以昏易昏壯哉南康橫身扞難種羌方熾

力弭其患中朝以安浮議可歎崇文貪殘得不償失元衡靜安飭以儒術文昌更事遠俗清謐敏哉文饒裕盡治詳擾斁奬之後補敗藥傷外禦其侮內教有方嗣復琮慕遵故守成叢孜疵政民無以生駢乎多罪禍積釁盈寃女呼天虐及孤惸懷瑄信盜俾民卒瘠燼其邦家可不慎歟自秦以還鎮守之臣政有良窳存乎其人牧臣司梁敢告執巾四勿箴并序○續增

修生平得力全在論語本此以觀羣書譬鑑之照妍媸權之稱輕重未有能或爽也伏念二十篇中語道體渾淪莫如詔會子之一貫指工夫喫緊莫如詔顏子之四勿四勿云者當下了然一刀斷絕其覽察也若有意若無意其用力也亦不易亦不難浮雲點空天風迅掃此正欲罷不能大段着力不得乙時顏子之未達一間者此也通此則化矣即聖人地位矣準此而論便是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賞怒不事勸威自呈又進則篤恭而天下平故曰克已復禮天下歸仁也夫紫之奪朱鄭之亂雅言

乾隆壬戌進士　密齋
順天府尹　顧汝修　邑人

必忠信行必篤敬皆爲士賢以下說法不應時雨之化無以加此程子四箴當是正公口誦心維自已用功非爲體貼四勿發論修嘗有見於此不敢妄爲之說間質一二同志以爲不謬因於思明思聰寡尤寡悔之後勘入一步庶幾廬山面目依稀可睹倘所謂如有所立卓爾非耶海內學者多書程子四箴於座右繼自今或採修說夾行附錄其下差足効區區之愚不勝大願然修彌滋懼矣

其視箴曰萬物有色非色自名以我目遇五色攸分色之姦者搖搖吾精君子懼之所以思明思明既久禮乃從生淡濃弗眩表裏兼呈一不中禮炯然者驚驚則掉首孰遁其情正色于禮匪瞬之存視不謹此惡乎成仁

其聽箴曰在物有聲在已有耳相遇以成自彼交此聲之淫者忘倦不已君子思聰詘然中止思聰既熟乃審于禮衆響咸來妙析臧否入音在御萬籟迭起于禮未協喀然隱几正聲運禮不恕而鄙聽必謹此仁可知矣

其言箴曰心聲之發喉舌斯傳答述曰語自言曰
言如簧之鼓如河之懸玷不可磨三復者賢君子
寡尤有口在箝吐詞爲經而豈徒然褒譏中節輕
重適權擬之而後式禮莫愆當言無禮舍旃舍旃
其動箴曰寂則有感動生于靜率意自騁爲世詬
病君子愼之事必思敬跬步不苟庶無悔吝思敬
有常物來順應周規折矩蹈中履正禮在則然爽
無分寸旣以成務卽以體性善動非禮逡巡不進

動必謹此仁也而聖

石室銘　續增

昔夏禹定九州貢法明三壤同異山川草木鳥獸
戎夏土地所生財賦所出聲教所暨咸悉載之無
一遺者至於天下人性賢愚民心善惡之所係則
闕而不載焉三代而下史策所存者咸能著之圖
籍而志其地理迹其記錄則於天下人民所係之
性亦畧而無聞焉聖賢之述作亦有所闕乎豈聖
賢之志將有所蘊乎意者謂人性之上下不常於

世隨其教化而移易也故上之教行則民興善上之令嚴則民興暴皆從其上之所爲爾語曰如風之偃草又曰若泥之在鈞者豈虛言哉此聖賢所以不可不筆之而傳後世者矣且蜀之開國地遠中夏民性怯懦而口多浮侈迨文翁之爲守立學校造講堂石室以備其制度遣俊乂之士東受七經還以教授於是風教大行而岷絡之地比於齊魯厥後相如既歿而淵雲之徒森然繼出兩漢之際舉不乏賢得人之稱迨今攸盛於戲蜀始以僻陋險隘人民夸誑古謂難治暨文翁以儒學教導之則其人莘莘然嚮慕於文學而見用於當世者得非上之教化移易於人民若是哉覽之前記亦美其事觀夫遺跡則石室猶存雖前賢有銘其徽烈者大率言立學興儒而以石室琱琢取學者磨礱之意又欲樹功於不朽也觀其言詞似猶未盡賢守教化之深意因復廣而銘之曰

地有常形民無常性繇上之化所從而正維蜀之郡在天一隅俗尚浮侈人希服儒賢哉文翁來牧

茲土爰立石室始興庠序俾此岷絡儒風大行於以兩漢英賢踵生降及我朝得人侔古家慕淵雲學隆鄒魯政教下格文材上通迨今蜀人詠歌德風

丞相張公祠堂銘 續增　　田楙

大丞相文忠張公以治平三年春初仕爲雒縣簿其年冬十有二月來攝華陽縣衡山鎮之征官越明年秋八月丁內艱而去迄今凡九十年鎮之護國寺有堂舊刻公之遺詩紹興乙亥楙來獲觀景

想風烈良用慨然迺新椽礎以繪公像從公之孫新敘南通寺講究家傳記其年月嗟夫公之大節在史官文章在天下勛德在生民是區區者亦何加損於公哉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意其在茲

銘曰

天爲斯民挺生賢喆誰爲厲階梗而莫合偉哉文忠岷峨之英瑞爲鳳皇聲爲雷霆熙豐元祐迄於崇觀世故多矣金石不變晚而來歸舜韶一夔豈不能從愛莫助之抱關擊柝我初不屑粲然珠璣

散落遺碣貂衮閶閶凌烟功勳豈眞公羽天壤遺
文噫天何時復生此老浮游汗漫固有不朽
多寶寺塔院梁銘續增　國朝　失名
海印發光悟眞永昌寂常心性戒定慧香佛聲克
果祖道聯芳雙桂榮野一葦杭江禪觀國遠吾記
攸長　康熙四十年辛巳仲春

藝文　引

華陽縣重修學宮引原　乾隆壬戌進士　密齋
採　順天府尹　顧汝修　邑人

稽古教化興行必始建學唐虞三代以降庠序之制造士之法與夫人材之鼎盛風俗之淳美曾王諸記與考亭夫子之序大學者既詳哉言之矣成都自兩漢創稱西南齊魯岷峨洙泗附郭二邑原自分學康熙初年併入成都至雍正巳酉復仍其舊顧歷久荒廢故址盡爲民居良有司不忍奪也

乃度地於江瀆祠東是華陽之學非創設而華陽之學宮則創修也維時物力尚饒人心猶樸取材於商徵工於匠董以在官之人限以落成之日莫與綜覈難免草率不二十年而輒多潰敗補葺之者實爲聊城安公迄今又越一世殿壁脫落兩廡戟門俱已坍塌明倫堂破漏欲傾司諭司訓更無棲身之地半隳丹堊全滋茂草豈曰何陋之有難言君子攸寧此固邑之令長與夫共列門墻者所宜圖瞻美富之域不當穢以牧豎之蹤者也況夫

仰荷
宸斷埽滅金酋邊釁永絕文治彌昌又逢賢侯蔣公以
名進士來宰是邦會城衝要之區酬應不給公獨
踈於冗節急於民事諸多謝絕日進兩造而對質
焉稍暇卽與秉鐸之陳公張公謀舉斯役夫恒情
皆以學校爲緩圖聽斷爲末務而公獨惓惓於此
者蓋聽斷公則勝負當勝負當則勸懲立勸懲立
則是非明是非明則邊舍定而民風日美矣而又
崇
先聖之居壯士林之色士將瞻望咨嗟愈知自愛齊
民於是益得相觀而善政修人和不必明言教化
而教養之實兼舉視古循良之績何以加此吾輩
生茲土者躬逢其盛應推能事諸君子司出入而
監營搆奈何不各輸乃力速期告竣以優游於化
成之宇耶抑余思之成都五方輻輳道德不一而
風俗不同今則一傳再傳已漸相習幸爲人心世
道計者起而提唱之由士而民由華而成而浸循
以至於一郡一省受其薰陶各不相知豈獨爲一

邑導其休美也哉在昔范華陽粹德碩望與司馬
溫公竝重海內從此人文日上後先輝映凡在贊
勷之屬悉與有榮施抑又何憚而不爲歟

培修淨居寺引 續增　　顧汝修

嘗聞之父老成都四門外各有大寺一其在東者
曰淨居寺出東門迤南三里許距錦江邊不及一
里喬木參天蔚然而深秀卽其地也寺不知刱自
何年嘉靖辛丑楊升菴修蜀志藝文序末署云撰
於淨居寺又遷葬宋景濂先生蜀王命卜吉於城

東數里得之有園池竹木之勝曰淨居寺是爲成
化二十一年在嘉靖以前又數十年矣余少時往
來於此佛像殿宇莊嚴起敬僧寮方丈清規肅然
及解組而歸則見其荒凉寥寂迥異舊來面目問
其僧曰司香火者僅二人問其地并不及十畝其
日就荒廢也固宜前年夏偶登藏經閣閱卷帙凌
亂椽瓦剝落曾語僧曰此閣非千金所能構不蔽
風雨毀可立待當年之功重可憫也僧乃募葺之
而閣幸無恙顧其前後殿及廊廡力難徧及及今

補苴尙可持久僧祖意更乞余言以告達官長者
寺向艮其申卽景濂先生墓墓前有祠數十年來
易爲講堂立潛溪書院今邑侯任公聚生徒肄業
其中敦請余掌院事益稔寺與僧之情狀不得不
藉手於衆擎以勳此舉也斯役也豈徒爲梵教云
爾哉夫有其舉之莫敢廢之前賢之所謹而凡吾
目之所遇屹立完固則欣然喜歎斜傾圮輒愀然
不樂仁人君子之心諒有同然者也況用力少而
成功多又知士之所樂助者乎爰備述顚末以爲
之引嘗乾隆四十五年歲在上章困敦天中節後
十日

監指菴重修　關帝君殿引　續增　顧汝修

成都東門曰迎暉門樓曰溥濟樓入城數百步至
第二巷折而南有佛寺曰監指菴菴內別爲殿奉
關帝君殿修於康熙初年行就圮僧悟淨請於余曰
菴之附近諸檀越謀重修是殿將以告諸同志者
乞爲之引余諾而許之蓋余生長東門外於今七
十餘年矣琳宮梵宇十未請其五六而菴以莫遠

伊邇實幼所耳熟者也因不復辭且余自歸里以
來曾助毫末之力獨
文昌宮
關聖殿世所稱
文武二帝者而
二帝之廟滿天下余又安得盡爲之役凡所趨走不
敢後無過生長之方平時志氣瞻屬最久者而已
邇者方有事於月城
關帝廟余實踴躍爲之倡而此地雖隔一城相距甚

近諸人士勃然興起共力重修豈非所謂人之好
善誰不如我耶是又余之所樂爲秉筆者也他日
者兩地落成後先相望皆迎暉門義舉足爲他邦
導之先路總以忠義不絕於人心故聞風而願附
者比於別端工作猶易爲力耳若夫佛老之居各
有專門子弟余未習其說固未當爲之措一辭也

乾隆庚辰舉人
廣東陽山令　潘元音　希聲　邑人

乾隆四十六年歲在重光赤奮若中秋前二日
重修高板橋小引　續增
錦城東南數里有水曰桂溪環流盤辟曲折停蓄

類智者所設施臨溪有寺以此得名俗號小峩眉寺東數百步有橋曰高板橋以石易之未詳何時當東南通衢阡陌會道行旅絡繹簦車往來余嘗設塾於斯覩人物之熙穰王道之正蕩石虹偃仰中流砥柱誠偉然一巨觀而溪傍上下人家多植桃李松竹每至春夏之交秋冬之際紅白繁陰雪月皎潔與烟霞雲水共相寫照寺橋或出或沒隱現即離於桑麻村落中智者別有賞焉庚子辛丑秋連年大水衝其梁不沒者二磴波岸嘗然圮寺僧某數君子商補修之顧非力衆不能也求一言以爲倡余維伐石開山鑿也非利也創立浮圖贅也非因也泥風水之說求寶筏之渡幻也非眞也以人力積人功以行仁心造人路集腋成裘衆擎易舉征邁無厲揭之勞里巷有優游之樂行止便之上下安焉耳目之娛又其次也吾鄉素號仁厚寧爲是而不果苟異地之君子其聞是而樂助且各勸其鄉以補葺其地之缺陷是更爲太平之盛事有心者之所爭先也豈區區桂溪之里

爲然哉成之日今將從諸父老後領風物之華美
樂俗習之淳龎共紀其盛俾傳爲錦官佳話焉是
爲引

重修江上靈宮前軒樂樓小引 續增

乾隆辛卯舉人 永寧縣令 朱雲煥 霞堂 江陵

蜀西斗曜江上靈宮囘瀾塔北洪濟橋東文江澔
汧筆岫巃嵸野分輿井益部之中東西南朔四宇
交通惟東雄傑祠廟攸隆粵稽自古勝代基崇
國初展拓制度恢洪繄大京兆密齋顧公繩其祖武

似續前功惠公爾瞻高李兩翁紳耆閤郡志一心
同垣墉樸斲高偉華豐黝堊丹雘紺碧瓏璁爰垂
遠約傳裕無窮日在奎月春景和融樂樓霓舞鼉
鼓逢逢香雲靉靆烟采空濛人亦有言成始成終
彰美傳盛先後同攻前軒當啟樂部修廳敬祈大
手燕許文雄露波湛湛塵岳叢叢恭惟六匡天祿
庥鴻八十四化一十七躬肇郡之梓毓川之潼權
衡銓舉開啟顓蒙袍彈汁綠餅餕綾紅讌標櫻筍
轡騁硃駿獻桃折桂分竹揮桐噦鸞鳴鹿遴驥乘

驄矧今

當代降嶽生崧作人

壽考高挹蒼穹昭回雲漢倬彼晴空岷峨衍秀江漢從風榛楛濟濟樸樕芃芃花溪紛粲錦水飛潨處則杰士出則宗工香拈金鶴綵兆瓊虹星精炯炯佳氣葱葱謹引

募建江上靈宮觀音殿小引續增　朱雲煥

小通衢僧皈依合掌拜大檀越而告是言濯錦江城大東門外靈宮江上是僧住持僧所住持莊嚴

種種靈宮七曲繢絢琱鏐聳翠流丹匪紺伊碧海中涌出萬丈光芒有妙高臺宣演法樂錦城絲管半風半雲前後交輝維大士殿逼迮庳狹未現慈悲僧當此時發大願誓齧雲銜月廊腰簷牙玉爾魯輸橋分九眼蓮開千眼放大毫光吹海螄螺捶海鼉鼓琅琅唄唄作海潮音在東勝神越西牛鶴轉南贍部洎北毘盧無量無邊非空非色滴滴甘露柄柄垂楊水注淨瓶不添不滅白翎丹喙南海鸚哥我觀世音大開眞面救難救苦大德大功大

千三千不可思議若倪若耋忤躍忻懽或跪其雙
亦或合十訒爲罕有踵接肩摩因此哀祈妙因裹
茲善果風積雲萃露可成波叩宰官身先聲護法
法天行健久照升恒觀我觀人觀千世界心心證
印願願圓通江上靈宮靈宮江上僧住持者法雨
霑霑慈雲週遮十方六合爐頂灶指稽首仁人俯
憫通衢傾橐解杖檀邪大衆樓臺七寶爪掐星辰
伏懇善男或信女子發戒定慧祛貪嗔痴百萬金
錢尺升布粟寡亦非嗇多亦非奢同結圓光四燭

方便千秋嘉慶柒年重陽吉節天緣時滿慧月行
空在通衢僧五體投地福因福果大慈大悲

募修江上靈宮古佛觀音二像引　續增　朱雲煥

江城濯錦郭東偏江上靈宮文曲主洪濟橋頭水
碧漣煜煌金紺臨江滸斗匡六座戴星躔福祿權
衡掌天府成化前朝十二年中畱古佛眞身古西
牛鶴部敞東筵北貝盧洲啟南土一串牟尼七葉
禪九年面壁初根祖芙蓉珠髻月光懸蘆葛銀花
霜采吐又壞陀巖大士天再開潮海蒲伽宇楊枝

垂垂露滴甘竹林瑟瑟風迴苦萬千億刼海雲仙
一十二時天月姥孔雀金翎接鳳凰飛鸞玉架呼
鸚鵡星斗換移隔塵緣碧泐金銷飽風雨過海眞
須駕鐵船登峯何自攀銅柱宮中衲子叩檀旃天
上如來祈募補塵嶽露波積歷連寸絲粒粟周支
普無量功德月心圓有力神通天眼努新鎔釋子
卍花錢重繡觀音下饌圃挾冊仁人長者前鉢敲
掌合頭先俯丁巳文殊問普賢嘉慶仲春二十五
劉將軍全家殉節徵詩引 補錄續增 李至 婺川

蓋聞清風嶺上指透石而冰玉心傳永新殿前血
抱磚而子母形現故乾坤流正氣巾幗齊甲冑爭
輝內外振綱常烈婦與忠臣媲美從來變生倉猝
固徵慷慨丈夫惟茲禍罹非常乃見貞烈女子茲
有烏蒙左營遊府劉公諱崑者蜀西醇儒滇南勇
將當猓賊猖狂之日而能挺身血戰無少遲廻值
兵民奔潰之時而獨矢志捐軀不慚臣節故大書
以見志爲厲鬼可殺賊矣最難得者公之元配張
淑人能體忠烈夫志克全清白家聲却衆論之紛

紜割愛而兩殲閨秀誓一心之果斷刎頸而勉妾
從亡節義萃於一門虎女雙雙相從於地下禮教
秉之先德嬰兒矯矯特立於人間悲夫老少遭殘
之際而三歲之幼子獨存溝壑屍積之時而四烈
之靈骸不亂此固天地眷之鬼神守之矣蓋由
聖恩化浹於邊疆報
國之臣心可作日星河嶽
帝德治隆於仁孝殉義之坤德共成鐵石冰霜幽魄還
鄉蜀國聽啼鵑之泣精魂衛國滇山匹金馬之靈

雖死猶生磧土聚依依之骨肉既清且潔明月照
纍纍之英魂行將名達
九重即見祠崇百世欲歌欲泣人人難禁其情亦喜
亦悲處處樂傳其美急望仁人君子欣賜陽春白
雪之章詞客騷人共誌烈井清臺之異云爾旹雍
正八年歲在庚戌冬十一月二十六日

藝文　募疏

重修古梓潼宮募疏續增　乾隆壬戌進士順天府尹顧汝修　忠存邑人

三教之名由來舊矣釋奉佛道奉老儒者奉孔子門戶森然無相混也自唐以後乃有梓潼嗣是又稱

文昌學士大夫尊崇之而佛老家弟子亦羣托爲依歸于是三教本之至于梓潼而庶幾有合蓋常考之神張姓也先是越嶲人遷於梓潼仕晉戰歿洎

壬辰補訂

唐元宗僖宗幸蜀旋歸長安皆謂神默相之故得封號自茲始

文昌者蹟筐六星爲天六府道家以爲上帝命梓潼掌

文昌府事此梓潼之所以稱

文昌歟世之祀

文昌者一以祈子嗣一以祈科第謂神實主祿嗣之權葢由貴于司祿司中司命爲六星之四籍籍流傳及于今日廟貌畝然殆遍寰宇矣蜀爲神份榆

地其廟宜益多而人心之尊崇宜益至會城西南
隅舊有梓潼宮大殿巍然峙以二閣翼以兩廊于
神之靈爲甚妥于人之觀瞻爲甚壯遠近莫不聞
邇者棟宇丹堊懼不任風雨住持道人雷復昇將
以告之宰官信士合力庀工而乞余數言弁于首
余惟人心之動于神也舉他事難獨建廟易建他
廟難修梓潼廟更易何也吾儒自
孔子外卽知有
文昌宮往往黌宮以內且虛一席矣大千世界不攝

于老則攝于佛梓潼兼綜條貫非如來之不可通
于李耳五千言之不可通于貝葉經文也人莫不
欲緜延其世澤烜赫其門閭於神乎虔禱神鑒其
誠必默佑之世傳顯靈諸蹟海內皆然非誣也今
茲之役則量力厚薄務殫厥心以共勷盛事人神
之際早有脈脈交通者寧待余覼縷爲哉行見刻
期工竣氣象閎麗視昔有加然後知鄉人之于神
果視異地爲倍切而余言藉以不謬也詎不幸夫
重修東門外石橋募疏續增　顧汝修

成都於四維直坤爲西南一大都會秦太守李公
既鑿離堆自永康軍開兩渠一由新繁入成都爲
外江一由郫入爲內江所謂二江雙流者也二江
舊從府西入城自唐高燕公塞故瀆導外江繞城
西而北過濯錦橋與南來之內江滙其滙處爲合
江亭唐宋以來名公卿宴餞及郡人遊覽最勝地
江之上跨以橋者七象應七星出南門者曰長星
橋更名萬里橋出北門者曰昇仙橋後名駟馬橋
京鏜以爲距北門不百步七星之義必屈曲連屬
由斯以談非今之駟馬橋也其出東門者曰濯錦
橋茲橋刱建不詳其月日然下游之洪濟橋與迴
瀾塔次第具舉在前明萬歷癸巳丁酉間是橋與
昇仙萬里相伯仲同備七星之數溯其由來歷千
百年可知矣郡既爲西川故自東而西者輪蹄絡
繹視他路較多又舟楫之往來吳楚者濯錦而上
洪濟而下停泊檣比百貨交馳是以地本繁庶而
轂擊肩摩自朝達夕必以東門橋爲最今年夏余
初歸里輒聞三四年中都人士有懼橋將圮謀重

修者數十人甚盛舉也後乃稍稍傳聞數十人中良楛不一頗有歛重貲肥私槖者皆指以爲口實道路之口雖不足憑要其庀材鳩工尚需時日謂之不能并心協力以共勷斯事也固亦無辭旬日以來邑侯王公懲其謀之不臧別遴十五人董斯役十五人者踵余門告以故且乞數言余曰此政之大端宜賢邑侯惓惓于此也諸君仰承雅意則豈無說吾鄉自兵燹後

國朝休養生息垂百餘年而居積奇贏猶不能與晉

楚抗雖然比年人思盡力地務盡利溫飽之家固已不乏矣是舉之費踰萬金若得百金之人百足矣即不然倍減之而得五十金之人二百亦足矣再不然倍減之而計四百人不過各捐二十餘金即又等而下亦不踰八百人其有力者既得數如前三等餘好善而力不足者雖數金亦狐腋之集也千里沃野之內慮不能得八百人於理豈足信哉顧獨任之事在于誠而衆爲之事在于公爾十五人但思吾邑繁劇甲全省簿書期會侯維日不

足而猶分心于利濟之役不遂肩此任即何以對
侯唯是十五人之心如一心即共以侯之心爲心
行見以誠感者以誠應風聲所樹踴躍而起者相
望也前此三四十年未有肇事之日後此期年中
且屆竣事之期矣無他勝者之奕即敗者之奕也
在所置之耳余愧囊澀實不能爲涓滴助然持是
說以告鄉黨士大夫父老子弟當有聞而首肯者
是亦余之效其區區已矣且茲橋創修既久中間
必經補修余皆不能核其時代他日功成諸君坊

于橋之南北大書古濯錦橋某年某月某日重修
不惟壯觀并俾後之考古者得有所據洵盛舉哉
洵盛舉哉

重修德元寺募疏 續增

乾隆癸酉選拔保寧府教授 鄧文端 希直

德元寺在城之東南角古刹也土人相傳自錦津
而下有德元桂溪信平三莊爲蜀藩遊玩所而史
冊無徵未可信其地田野豐腴竹木陰翳與南臺
之莊嚴白塔之峙立遠近交輝邑中稱勝地焉寺
剏修於明萬歷間重建於

國朝康熙丙子歷年既久上雨旁風未免傾圮余於
暇時往來其間常謂僧廣全曰盍新之僧曰固素
志也但寺田所獲無幾以供朝夕且不足奈何曰
此十方事洵非汝一人能辦越數日僧持簿來邀
余序余即首捐資爲諸君倡且不禁欣然嘆口嘻
僧果有志者哉使當代仁人長者鑒僧之志憐僧
之志且各以其志廣僧之志不吝餘羨解囊樂捐
集腋以成裘衆擎則易舉將見廟貌重新神靈妥
佑歲時伏臘予且與二三父老攜櫑榼操雞豚爲
里社效篝車之祝作擊壤之歌也豈非
太平盛事哉

藝文　跋

石經跋續增

宋　四川制置使　胡元質

石經云者以俗儒穿鑿經籍疑誤後學而立也漢靈帝時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至有行賂改竄臺漆書經字者諸儒受詔於嘉平成刻於光和俾天下咸取則焉碑高一丈廣四尺水經云立石大學其上悉刻蔡邕名隋志有大字石經七種其論云漢鐫七經皆蔡邕書史亦稱邕自書冊使工鐫刻其書畫超詣要非蔡中郎不能到也然遺經今存者體各不同雖中郎兼備衆體而篇章之富未必能辦於一人之手傳稱邕與堂谿典楊賜馬日磾張馴韓說單颺等正定諸經意者當時諸儒同涉筆於其間不可知也然歷年多更變故久陵遷谷變煨燼剝蝕之餘甚至取爲柱礎爲砲石者唐初魏鄭公首訪求之十得其一況於今哉茲來少城得墜刻於一二故家雖間斷不齊然殘圭裂璧亦可寶也因以鑱之錦官西樓庶幾補古之缺文

云爾

石經跋續增

張縯

石經本末丞相洪公論載於隸釋詳矣洪公所未及者今粗見於此唐章懷太子引洛陽記注范曄漢書稱石經凡四十六碑及高澄遷石經於鄴通鑑所書爲五十三碑自東漢歷魏晉宋數百年間洛陽數被兵此碑當有毀者其遷於鄴乃視洛陽記多六焉疑洛陽記未詳也碑制高一丈廣四尺六經文多必非四十六碑所能盡者宋常山公河

南志稱石經凡七十三碑常山公博物洽聞歐陽文忠每以古今疑事諮之河南所書必有據依矣後周伐齊毀碑以爲礮石方高緯昏亂兩陣勝負之頃猶需孽婦一觀遂以其國輸後周復何有於石經則此碑之殘毀亦宜也貞觀考古止得石經數段其傳於今者亦可知其無幾矣蔡邕本傳稱邕自書冊於碑不言爲何體書今世所傳皆爲隸體至儒林傳序則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注言古文謂孔氏壁中書以縯考之孔氏壁所

藏皆蝌蚪文字孔安國當武帝之世已稱蝌蚪書無能知者其承詔爲尚書五十九篇作傳爲隸古定不復後蝌蚪古文邕獨安能具三體書法於安國之後二百年哉漢建武之際杜林避地河西得古文尚書一軸諸儒共傳寶之一軸已爲世所珍如此熹平距建武又幾載乃謂六經悉能爲古文非事情也或者邕以三體參檢其文而書冊於碑則定爲隸亦如孔安國之書傳耶儒林傳序疑字有誤者初邕正定六經與堂谿典等數人同受詔

今六經字體不一當是時書策者亦不獨邕也姑識其末以俟博識之君子

石經跋續增　吏部郎宇文紹奕廣都

側置給事內翰胡公以道德文章華我國家其經濟事業似唐李文饒而風節過之方論上前慷慨激烈動悟淵聽在王堂瑣闥益攄所學裨贊聖聽訂正國是被寵隆異冠絕在廷公每以天下自任推六經精微寓諸日用至於屋壁所藏殘編斷刻收拾無遺常歎石經隸畫最古旁搜博訪合諸家

所藏得蔡中郎石經四千二百七十字有奇以楷書釋之又得古文篆隸三體石經遺字八百一十九竝鐫諸石永貽不朽按范曄史稱蔡邕自書冊使工鐫刻鄽道元注水經亦云光和六年立石於大學其上悉刻蔡邕名則大字石經出於一筆似無可疑若夫三體石經以儒林傳考之則其書已出於東漢時水經乃云刻之魏正始中意者魏刻殆以補漢刻之遺亡耳

後漢文翁石柱記跋續增　宋進士觀文殿學士歐陽修永叔廬陵

右漢文翁石柱記云漢初平五年倉龍甲戌旻天季月修舊築周公禮殿始自文翁開建泮宮據顏有意益州學館廟堂記云按一無此字華陽國志文翁爲蜀郡守造講堂作一無此字石室一名玉堂安帝永初間烈火爲災堂及寺舍竝皆焚燎惟石室獨存至獻帝興平元年太守高朕於玉堂東復造一石室爲周公禮殿有意又謂獻帝無初平五年當是興平四字一作當如華陽志名興平元年蓋時天下喪亂西蜀僻遠年號不通故仍稱舊號也今撿范書本紀初平

五年正月改爲興平顏說是也治平元年六月十
三日書
後漢文翁學生題名跋 續增 歐陽修
右漢文翁學生題名凡一百有八人文學祭酒典
學從事各一人司儀主事各二人左生七十三人
右生三十人文翁在蜀教學之盛爲漢稱首其弟
子著籍者何止於此蓋其磨滅之餘所存者此耳
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書
漢周公禮殿記跋 續增 趙明誠
右漢周公禮殿記者今成都府學有漢時所建舊
屋柱皆正方上狹下濶此記在柱上刻之靈帝初
平五年立距今蓋千年矣而字畫完好可讀當時

石刻在者往往磨滅此記託於屋楹乃與金石爭
壽亦異矣記有云田午年故府梓潼文君增造史
舍二百餘間按華陽國志有文參字子奇梓潼人
平帝用爲益州太守不從王莽公孫述光武嘉之
疑此記所載卽其人也蓋光武建武十年歲次甲
午云

唐益州學館廟堂記跋續增　趙明誠

右唐益州學館廟堂記成都縣令顏有意書撰人題云曹陳至文學太子詹事待詔宏文館陵州長史而姓名殘缺不可辨集古錄直以爲有意撰非也碑陰載當時官僚姓名後人題云此記賀遂亮撰未知果是否記文敘述前世遺跡考究同異文詞古雅甚可喜也

古柏圖跋續增　賜進士藝州通判陸游務觀

此圖吾家舊藏予居成都七年屢至漢昭烈惠陵同閬宮者與此畧無小異則畫工亦當時名手也

淳熙六年龍集己亥六月一日陸某識

跋中和院東坡帖續增　陸游

此一卷皆蘇仲師尚書所藏鑒定精審無一帖可擬者刻石在成都大聖慈寺中和勝相院淳熙六年六月十七日陸務觀題

宋潛溪楹銘跋續增　明　蜀獻王

積邱山之善尚未爲君子貪絲毫之利便陷於小

人右金華宋太史景濂楹銘葢其引年而歸田時所作也昔衞武公年九十猶作抑詩以自警卽此意歟其門人王紳爲予書此予取而讀之悚然若親見太史於前也惕然若親聞太史之言也所謂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噫信乎古語云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可不愼哉今觀紳文章孝友蚤有時望誠可謂青出於藍冰寒於水者矣然於此銘尤當書諸紳而弗忘則非惟無負於太史無負於已之所學也特識數語以歸於紳且用以自勗

跋鮮于樞書諸葛表後 續增　蜀惠王

鮮于太常伯機胸次無滯迹所書漢丞相諸葛公出師二表眞墨筆力遒勁韻度不凡得妙中之妙與趙松雪相伯仲宜其爲世所寶余罷朝每每披閱心目豁然但恐其墨渝紙敝不能久有於天地間因命工勒石以惠來學云時成化十三年五月一日識

武侯祠碑跋 續增　四川巡按御史榮華藍田

予同四川按察司僉憲濟南王敕萊陽曲銳觀武

侯廟碑論裴中立所作文體絕正如甘誓胤征不
華不俚柳子寬所書筆法遒勁如正人端士可敬
可愛誠二絕也且子寬在唐元和時與其弟公權
皆以善書名於世弟嘗以筆法對穆宗曰心正則
筆正筆正則可法矣穆宗改容悟以爲筆諫子寬
爲山南節度使判納賄舞文吏曰贓吏犯法法在
奸吏壞法法亡誅舞文者兄弟皆守正不同所以
筆法各臻其妙也中立威望德業比郭子儀以身
任天下輕重者三十年歷事四朝以全德終始豈
獨工於文字而已哉噫人因文而顯文因字而顯
然則武侯之功德裴柳之文字其相與垂於不朽
也耶明宏治十年丁巳仲春既望

金沙寺碑陰跋　續增

蜀府承奉正谷　睿　藩溪

蓋金沙禪寺寓萬里橋之側肇自漢唐以來稱之
曰寶蓮堂神異高僧恒遊于此逸人墨客覽興于
斯誠勝跡也嘉靖戊子歲予停驂少憩既睹舊址
荒涼廊廡頹敗適逢禪僧無影崇教延僧拓境闡
範遂告曰山寺之廢久矣誠可悲惜常有聖燈之

兆水泛洶濤浪臨基址隨勢起復遇諸耋耄詢以
金沙鼎新則國儲益貯矣予遂起經營修葺觀音
殿宇塑裝無量壽佛鼎蓋左右禪室使向之廢墜
者得以崇觀矣至甲寅歲啟國捐貲遣官率匠建
立龍神祖師殿堂暨修橋樑裝嚴佛像集有德行
緇流焚獻制度煥然落成刻石屬典膳所葺理以
彰勝跡用垂永久

武侯祠碑跋 續增 蜀府承奉司 滕嵩

碑之來遠矣由唐逮今將盈千載日□□□□間

嘗過讀竊有感焉已而詢訪遂獲的□□□鐫補
以還其舊庶毀璧復完而覽者無闕□□□午孟
冬之吉

武侯祠碑跋 續增 國朝 進士 四川按察使 宋可發 艾石 膠州

讀唐碑文瑰麗書端嚴稱雙絕匪溢當時不以文
字推裴柳重本也文傳者文重人傳者文亦重彬
彬然君子哉

題宋臬使重建武侯祠碑跋 續增 按察使僉使 曹禮先 三韓

予嘗遊歷山川知天地古蹟名蹤非其人不傳即

傳之而非奇人雅翰相輝映其間亦傳莫能久吾
憲長宋公艾石軒昂卓越利濟民生慕諸葛武侯
明良魚水之遇因宏構斯祠立石爲文以紀之讀
其文洋洋灑灑大雅不羣已俯瞰中立迨觀其書
乃公子舍淑齋姜夫人筆遒勁秀逸祖王而不囿
乎王顏筋柳骨備極諸家法體衛夫人復生不是
過矣吾於是歎才之異而鍾萃一門猶異也公少
嗣君世勳甫七齡歧嶷天挺書法□□入聖與嫂
夫人同案臨池並絕古今茲公方伯粵東愛遺西

土我知斯碑兩絕競奇當與玉壘三峨咏不朽矣
是爲跋

重摹古柏行碑跋續增　選拔邑令安洪德碩伯聊城

錦官城外有昭烈帝廟丞相武侯祠堂附焉余嘗
按其地卽少陵古柏行所咏先主武侯同閟宮處
也攷丞相祠在宇內者夥矣楚之昭陵衡陽滇之
臨安豫之南陽而夔之永安與成都之祠堂爲最
著祠前皆植柏樹少陵夔州十絕云武侯祠堂不
可忘中有松柏參天長又蜀相詩云丞相祠堂何

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按少陵詩古柏當在夔廟昔顏平原書此詩以刻於石後世好事者屢移置他所而蜀中丞相祠反闕焉夫漢季去今千五百年所謂霜皮溜雨黛色參天者已化爲荒烟冷風惟子美詩與平原書猶留天壤則此石不移夔廟亦當樹之錦城祠中俾世之攷古者得緣是以彷彿其柯銅根石之處而憑弔焉則古柏無存而猶存不亦與丞相之祠堂竝垂不朽乎哉乃爰簿書之暇以舊碑榻本摩勒上石立於殿之左个登斯

堂也君臣際會宛然在目雖非巫峽雲連之地亦是丹青窈窕之宮且與廟中裴晉公撰文柳河東書碑世稱三絕者合成雙璧譬之夏璉商瑚俱珍清廟木難火齊同貢珠林亦藝林勝事也因刻舊本爲長卷式所以便學者之臨摹展玩云乾隆十三年歲次戊辰仲春日

顧密齋四勿箴跋續增

乾隆己未進士宗人府府丞儲麟趾梅夫荆溪

嘗攷程子四箴原爲自己學顏子用功章本故云箴以自警至于紅爐點雪境地實未暇指出如曾

予聞一貫而對門人僅云忠恕希賢作聖工夫徹上徹下由勉強以企自然所謂萬里之程起于足下也麟嘗綴閑邪誠自存論頗借徑于此而或發揮未精者由于體貼未至今讀密齋先生四勿箴竊歎其精純奥衍一字不可刊落蓋于顏子地位非禮分際勘得精微融澈寔足以闡抉數百年來未宣之蘊而補正公言下所未逮者麟願與當今有水寒火熱而汗浹衣背者矣庚辰十月既望書學人各書一通寘座右且與舊箴互相攷鏡當必

溪儲麟趾敬跋于邸寓之半坡書屋中

顧密齋遲雲樓尺牘跋　續增　儲麟趾

右芥子觀察與密齋廷尉往復各書一通其間序風雨之離合則可泣可歌陳砥礪之緒言則如箴如訓蓋始於言情終於論道將使博雅通人駭其詞源欲流三峽篤行君子欽其肝膽可照千秋金蘭結契振古如茲編紵言情去今何遠一聞斯論令我恍對昔賢三復茲册永堪型末俗者矣

顧密齋遲雲樓尺牘跋　續增　乾隆壬戌進士翰林院修撰　金　甡　雨叔　仁和

密齋芥子皆余同年執友顧余所以友之者異密齋意思深長言不妄發余每有商榷彼此選言而出相視莫逆芥子則舌本瀾翻與余嘗劇談大笑雖發口鄙穢不以爲嫌葢余與二君晤語如有冷熱之別其心契則一也至書尺往返不特密齋篇幅謹嚴卽芥子亦不復縱橫自喜余懶慢相成已久得書或不卽答答亦達意而止惟願知我者諒其不文不復以筆墨之役迫我也近密齋以此冊索題輒爲舌撟而不下者久之夫二君筆陣相當

信如王溪所謂彼若言太華三峰此必曰潯陽九派者矣儻例以見及余復何以酬之而二君曾不以此難我殆余之多幸而特蒙哀憐歟抑習知余之頑固非可激發因自惜其闇投歟然則余之頑也乃其幸也所以遂其懶而掩其不文也如二君則作意相持方未有已余雖喜得爲壁上觀而題跋之累猶惴惴焉時恐波及若其一鬬而卽解也余且高枕而臥矣乾隆庚辰長至前三日

顧密齋遲雲樓尺牘跋續增

乾隆壬戌進士翰林院編修張泰開二泉金匱

百詩云有信數致書無信常相憶陸士衡云形影曠不接所託聲與音知交天各一方脈脈寸心託之豪素而離者可合遠者可近尺牘之傳詎不關性命與密齋芥子皆余同年執友二君蹤迹尤親風雨晦明過從無間嗣芥子觀察秦中密齋補官廷尉宦途既別蹤迹亦疎落月屋梁之感輒寓於往來尺牘追惟聚散細數升沉慰喻綢繆箴規肫摯長篇巨製不獨掞華摛藻雄長風流而兩君千載心期有如一日洵可爲金蘭佳話矣惜余衰老疎懶與密齋同官京師會面日多不煩簡寄而芥子一別六年間致書問又筆鈍墨枯無能與二君爲役良自忸焉今密齋裝潢成冊命余跋其後晴窗快展迴環雒誦神悟情移夫古名公翰墨流傳多由尺牘後之覽者雖世殊事異每興望古遙集之思則是冊也固可以繼前賢而俟來者豈徒作紙上觀哉

顧密齋遲雲樓尺牘跋　續增　乾隆壬戌進士　鹽運司　羅遹春　吉水

合東西南北不知誰何之人甲而第之一榻者得

二百有幾十人合甲第後先東西南北之人尤而
投之館部者得八十有幾人此八十幾人中方言
不相通情態不相侔而晨夕往來漸漬歆接極友
朋之歡如昆弟之好者蓋十八九焉當其盛時翩
翩年少意氣軒昂每以文章事業相勗勉不復知
所謂別離愁苦事以到於今二十有一年少者衰
壯者老官京師者不二十人中間病廢物故中外
升沈風流雲散矣此芥子所爲愴懷太息一寓於
密齋往復尺書中者也昨歲密齋奉使安南芥子
適以報最來自秋徂冬同年公私讌集無虛日芥
子歌隨酒發亦復淚沿杯落人顧不知芥子胸中
有幾許慷慨悲愁其觀於今昔朋友盛衰而然耶
其眞有所大不慊於意者耶嘻乎其發於天性者
然耶顧獨不使密齋值之其論歡語戚兩人者相
對又何如也前書都爲一冊先輩鉅公多作爲詩
歌以張其事最後餘幅紙密齋屬予足之予固芥
子書中所稱羅四清狂者也清於品特高狂於道
爲近庶乎芥子當之僕謝不敏矣乾隆壬午初秋

自訂四勿箴跋　續增

乾隆壬戌進士　順天府尹　顧汝修　息存　邑人

人類之分君子小人已矣君子小人之分善惡已矣學也者所以從善而去惡也善之端呈於視聽言動而學之量要於由中事不由中雖善未至也中字境界最難識申之工夫更難用唯以大舜執兩用中對勘庶可得其門徑蓋克已則無惡而善猶落兩端再加密切以復於禮不但除惡務盡而亦非衆善可名注斯爲仁矣仁者全體禮其一節也禮字散見而有粗細不可一概看修嘗以爲聖門傳道在復禮而不在一貫禮以由中一者誠也誠之之功尚有擇善固執許多條目未經致知且有非所當誠者中則得而拳拳服膺茂以加矣知及仁守莊蒞而動之以禮即推其所復者以効於動故內外胥中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即民所以協於中之故此乃所復所動之緒餘根柢於此而不足以盡此之蘊也是故禮之細處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此禮也禮之樂節文斯二者是也此禮也親親尊賢事親從兄善矣而必進於禮

可知禮者對善一邊之孤詣而無惡可言即非已所居也子思孟子知之故稱仲尼以上律下襲稱孔子以時斯其爲至聖善人君子不足舉似而朱子註四旦云非禮者已之私解尚未確如荀卿輩持論尤不逮矣此箴及前輩諸公手蹟原書於冊今併復臨桂林相國書與讀文公自贊而仿爲之者都爲一卷以俟深造自得之士云乾隆辛丑履端月既望識

遲雲樓尺牘自跋　續增

異姓爲友本屬人倫雅道斯存情文並茂有時離合多故因之初終頓渝每書翰之難工由懷忌之不篤生平誰堪結想邂逅輒許心知市態相交古風替矣若夫投贈以寫中藏幣帛爲恭敬之將乾餱闕民德之失儀必有物其可廢乎如茲往復之篇差擬金蘭之契用告來許爰付裝潢乾隆已卯

長至後五日

敬氏宗譜跋　續增

蓮峰先生爲華陽望族未尚氏以進士起家聲

乾隆己卯進士　宗人府府丞　孟鷺洲　邵中江

翰苑

上於引對時

特御丹毫於苟傍加文字遂氏敬焉敬之氏自姓苑姓

統外或分或合白華侍郎序之詳矣不復贅按公

諱華南號蓮峰自通籍後山右司衡南沙出宰文

章經濟推重當時洎賦遂初纔圖書增數卷而已

公爲館職前輩晉謁之餘竊聞緒論而家兄崖甫

又與仲君惇典締結嫻盟每憶登堂展拜如在目

前茲仲君以南溪教諭膺薦入都詢悉高年頤養

樂志林泉嘗言卯年月日時即當引去恐不及團

聚爲念今訃來京邸其卒也惟日時稍差而年月

則皆逢卯非具有夙根豈能前知若是嗚呼先生

積學勵行蒙

恩賜姓授氏以世其家遇亦榮矣抑且身享大年長

君基典廩貢候選仲君名列

御屏報國承家正未有艾其有光於家乘不亦多乎

乾隆乙卯秋七月朔題

顧密齋先生朗山吟跋 續增

乾隆庚辰舉人廣東陽山令潘元音希聲邑人

朗山吟者吾師密齋先生省墓綏陽而作也先
歸田已十有二年矣徜徉林泉閉門著述以自娛
癸巳秋杪音赴南平學篆之任先生謂音曰先將
軍太師某公基在綏陽將省視焉必取道於是意
者其可聚首乎乙未冬買舟直下偕家君至綦遂
由陸路跋涉越葵溪踰夜郎以達墓所凡兩閱月
又半而乃返手出一編以示音曰此行所著止此
其間紀述時事鐫篆碑詞與夫都人士父老輩往
來遊贈及諸風土人情山水險仄無不寓之於詩

沁入心脾是不惟有以見先生忠孝之大節亦足
以徵胞與爲懷與物皆適無往而不著其自得之
樂者也豈第夜郎山水經賢人之閱歷爲不朽哉
家君者心學先生錦里閒居與先生朝夕不舍晝
役也非先生莫能勸之行故往來皆同載云嘗乾
隆四十年臘月立春前十日

續增

陳卓

朱霞堂浣花濯錦集跋

若夫衛女銷魂韓娥度曲臨風咏絮獻壽吟椒玉
鏡臺前譜催粧之麗句齊紈扇底製合歡之新詞

丁氏六姬詩緣畫燭劉家三妹筆是紅豆左芬則
字字薰香蘇蕙則年年織錦託蠻箋而寄興憑形
管以抒懷蕭然林下之風美矣閨中之秀自來名
媛厥有新聲矧蜀中地控黔巫天開參井三峩挹
爽排筆陣之森森四水流甘倒詞源之混混所以
雕龍繡虎驚才雅擅於文人而刺鳳描鸞逸韻流
傳於姝子也粤自江沱發嘯花蘂工愁琴調孤鳳
之音門掩落花之徑焚香繡闥應多卽事之吟鬬
草朱闌不少緣情之作抑或聽鶯觸感撲蝶凝思
幷月生愁登樓寄悔東風紅豆念子三秋南浦綠
波送君千里又況淒涼影鵲志切貞良慘澹嘽鵑
心傷遲暮十年薊北知化石於何時五夜城南聽
調砧於永夕莫不筆牀在手硯匣隨身字寫烏絲
文標黃絹工協玉臺之體羣誇綵筆之能拔五色
之花牋來尋錦里搜六朝之金粉盡入詩筒然而
碧海填愁丹霄積恨餘膏剩馥飄零女史青箱散
雨飛雲寂寞騷壇紫石遂使香銷南國空傳賞
之墟人去西溪莫訪吟詩之社爲問春風誰領

令秋女含悲惟我霞堂前輩園閱董帷花生江管
鵬飛南極擅屈子之才情鶴立西川纘文翁之雅
化門停車而問字堂設絳以談經白髮蕭騷攬遺
文於后室青衫淪落稽往事於霓裳爰輯殘編遂
成韻事簪花妙格得自新聞賦茗瓊章徵諸舊史
展蔔蔔之幅約計千篇開玳瑁之函兼收百美垂
諸秘苑不數華陽士女之編貽我清辭應嗤南部
烟花之計卓也漫希同志雅慕多情密詠逾時好
句眞堪銷暑抗懷往古佳人不啻通詞爰綴蕪言
用抒管見集狐裘而皆腋附驥尾以成名聆雅韻
於才人媿新妝於學士百花潭外爭看幼婦辭成
六對山前競說洛陽紙貴

武侯祠羽士　張清夜　子還　長洲

重摹古柏行碑跋

蓋聞人以德傳物因人著是柏也由漢季迄今已
歷千五百餘載矣澍雨霜皮久作雲根參天黛色
長辭鶴夢然而二千尺之高四千圍之大令人猶
不啻目衡而手度之者何哉徒以有少陵之詩平
原之字在耳然此二公者苟非其忠君愛國之心

與臥龍後先契合則推烏感物之情不能如是之眞且切也今碩伯安公於臥龍之祠宇無不修葺於臥龍之遺跡無不表彰殆其神亦必有所契而志亦必有所合也若杜若顏若安者謂之與臥龍易地皆然也可謂之與臥龍合志同方也亦無不可至於詩句之工書法之妙又其末矣

藝文　書

續增　宋寶元進士　鎮景仁
端明學士　范　鎮邑人

上蜀帥田密諫書

鎮聞聖王之治以得賢爲首而賢之登必本於鄉也故登於其鄉則知所以爲人父知所以爲人子知所以爲人兄知所以爲人弟而慈孝友恭惠聰賢仁秀出於衆者可得而官使周之王制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簡帥教者而賓興之故其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漢則漸焉繇芻牧而起者有之自賈豎而奮者有之亦已小駁及其下郡國以賢良方正遜讓之詔而班固云大漢文章與三代同風有唐沿隋制專用詩賦策論而升黜爾時美談之尤尚者若同人舉然故開元和間號稱得人之盛國家順考古道思皇多士四門允穆而畜德積行無壅閉於上數路兼取而藏才韜能絶沈冥於下受小大以咸足來遠近而弗間內有伊周之德之美謨明而告猷外有甫申之才之珍蕃宣而樹教固宜宅巖廊而高拱造大庭而與稽

恭已無爲仰承左右而已尙且深詔執事求之如不及豈非首賢而爲治乎逖矣西土上當井絡之次下亘坤維之隅江漢炳靈岷峨儲精自司馬相如王褒何武揚子雲之生遺風流聞不絕若綫近年移三五之法除限口之令而揚斬卹服王塗者歲聞起閭閈遊聖闕者日有方朝廷申大比之號而執事當敦遣之職其爲書自干薦者以百數至如服儒學之舊屢困不更其守則楊助高行誼之履懿誠以發於辭則張君陳楊韻李綱何聚趙衆慎修共間事業美中忠信待舉懷良玉以被褐藏顓錐而處囊者豈可勝道哉伏惟執事春風以煦之白日以暴之定鑑以臨之誠衡以平之使其揚芬芳破暗昧定好醜審重輕而後先方物之貢利國光之觀者豈惟諸生幸甚亦西南幸甚若鎭之能薄才譾進之使與計偕可也退之以警不肖可也異日明天子再拜受書執事三適爲功加地進律以舉上賞之典賜弓若矢以推蕃錫之數亦將

掎裳連衽而來賀重念鎮文陳於此者亦以方今濟濟以寧三代同風之辰而人之舉或幾乎息矣伏望執事憫其狂且僭虛懷而恕接之干旨台嚴伏深戰懼

復司馬君實書續增　范鎮

九月二十二日鎮再拜復書君實足下昨日辱書以爲鎮不當爲議狀是房庶尺律法始得書懽然而懼曰鎮違羣公之議而下與匹士合有不適中宜獲戾於朋友也既讀書乃釋然而喜曰得君實法與鎮之議於今之世用與不用未可知也然得附君實之書傳於後世使後世之人質之故終之以喜也君實之疑凡五而條目又十數安敢不盡言解之君實曰漢書傳於世久矣更大儒甚衆庶之家安得善本而有之是必謬爲脫文以欺於鎮也是大不然鎮豈可欺哉亦以義理而求之也春秋夏五之闕文禮記玉藻之脫簡後人豈知其闕文與脫簡哉亦以義理而知之也猶鎮之知庶也

豈可逆謂其欺而置其義理哉又云一黍之起於劉子駿班孟堅之書爲冗長者夫古者有律矣未知其長幾何未知其容受幾何豈可直以千二百黍置其間哉宜起一黍積而至一千二百然後滿故曰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之廣其法與文勢皆當然也豈得爲冗長乎若如君實之說以尺生律漢書不當先言本起黃鐘之長而後論用黍之法也若爾是子駿孟堅之書不爲冗長而反爲顛倒也又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是爲新尺一丈二尺者君實之意以積爲排積之積廣爲一黍之廣而然邪夫積者謂積於管中也廣者謂所容之廣也詩云乃積乃倉孟康云空徑之廣是也又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者此孔子教子路以正衞之父子君臣之名分豈積與廣之謂邪又云古人制律與尺量權衡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爲三者苟亡得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者是也又云黍者自然之物有常而不變者亦是也古人之慮後世其意或當如是然古以律生尺古人

之意既知黍之於後世可以爲尺豈不知黍之於後世亦可爲律而故於其法爲相戾乎若如君實之說則是古人知一而不知二也知彼而不知此也又云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之大要不及半分則棄之也者今三分四釐六毫其圍十分三釐八毫豈得謂不及半分而棄之哉漢書曰律容一龠得八十一寸謂以九分之圍乘九寸之長九九而八十一也今圍分之法既差則新尺與量未必是也如欲知焉之量與尺合姑試驗之乃可又云權衡與量據其容與其重必千二百黍而後可至於尺法止於一黍爲分無用其餘若以生於一千二百是生於量也且夫黍之施於權衡則由黃鐘之長重施於量則由黃鐘之龠施於尺則由黃鐘之長其實皆一千二百也此皆漢書正文也豈得謂二黍而爲尺邪豈得謂尺生於量耶又云焉言太常樂太高黃鐘適當古之仲呂之仲呂不知仲呂者果后夔之仲呂耶若開元之仲呂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者此正是不知聲者之論

也無復議也又云方響與笛里巷之樂庸工所爲不能盡得律呂之正者是徒知古今樂器之名爲異而不知其律與聲之同也亦無復議也就使得眞黍用庶之法制爲律呂無忽微之差乃皇帝之仲呂也豈直后夔開元之云乎書曰律和聲方舜之時使夔典樂猶用律而後能和聲今律有四聲六毫之差以爲適然而欲以求樂之和以副朝廷制作之意其可得乎其可得乎太史公曰不附青雲之士則不能成名君實欲成其名而知所附矣

惟其是而附之則可其不是而附之安可哉諺曰抱橋柱而浴者必不溺君實之議無乃爲浴者類乎君實見咨不敢不爲此諓諓也

再答司馬君實書續增

范鎭

九月二十四日鎭復書君實足下鎭豈不知君實者也君實之爲人也其性介其言辯其性介故惡不介之名其言辯故能窮物之義理故鎭以不介之事加君實以起君實之辯而窮尺律之義理因之以爲戲也孔子曰前言戲之耳詩曰善戲謔兮

不爲虐兮君實何恤而憤憤不得飲默哉來書六百七十有八言而二百五十言及尺律就二百五十言去前書重複者其言無幾矣君實之辯義理多而論尺律之事少也君實以爲古者以律起尺後世亦有隱而未發者何其釋不介之事於此止乎將亦有隱而未發者何其釋不介之事後世以尺起律鎭以爲古者以律起尺後世亦以律起尺律起尺前書盡之矣不復言也君實云今樂之太簇或應古樂之大呂今樂之大呂或應古樂之黃鐘以爲君實所不得知也者豈直君實哉古之神

瞽亦不得知也豈直古之神瞽哉古之后夔亦不得知也何哉無律也古者以律而考聲也書曰律和聲周禮曰執同律以聽軍聲是也前書盡之矣不復言也君實言鎭云用庶之法則黃帝之仲呂以爲褒庶之智與黃帝侔者非也今農夫治田禾麻菽粟黍稷梁稻以時而布之或耕之或耘之或後種而先斂之有過之者曰此后稷之法也農夫之智果后稷乎老婢鑽木取火承以柬編傳以薪燎治鳥獸之肉炮之燔之烹之

煮之有過之者曰此炎帝之法也老婢之智果炎
帝乎醫者能知藥有陰陽配合子母兄弟根莖花
葉金石骨肉有單行者有相須者有相使者有相
畏者有相忌者有相反者有相制者又能知人之
手足口耳眼鼻膚髮心腹腎腸受疾之處而療之
過之者曰此神農之法也醫者果神農之智乎然
則君實之議鎮亦未得也君實以爲鎮不熟察君
實之書尚有條目乎幸一一疏示不宣鎮再拜

寶元進士
資政殿學士
司馬光君實
夏縣

與范景仁書 續增

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言人君不以鄙賤廢善
言也又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言人臣不以疎遠
忘忠愛也又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言賢者在位
下樂告以善道也又云何以恤我其收之言賢
者得忠信之言無不受也光實何人明主以爲臣
景仁以爲友明主方側身意不當因循簡忽以忘
祖宗光美之業及乞取光所上三奏略賜省覽知
其可取可捨可矜可罪裁定其一而明賜之無使
孤遠之臣徒懷憤嘿嘿而無所告語也昔樊噲諫

漢高祖罵止秦宮奉春君請徙都長安始皆未聽
行晉侯言卽日從之蓋人主素所信重入其言易
故也今光官於千里之外爲邊州下吏景仁朝夕
出入紫闥登降丹陛天下之責治亂安危者不在
於光皆在景仁光雖言之終不能有益於國家止
於是而已矣若夫懇惻復熟以感寤明主成聖世
無疆之休則在景仁留意而已如此實天下之幸
非獨光之幸也

與范景仁書　續增

司馬光

九月二十六日同年弟司馬光再拜景仁學士足
下鄙者景仁初爲諫官四方之士知與不知聞者
皆曰誅官得景仁天下其庶矣況如光者其喜罔
不在衆人之後然而有所懼者其何故哉請試爲
景仁道之夫良玉易瑕清水易汚凡負天下之望
者必任天下之責此理之固然也鄙使景仁才術
操行無以異於衆人則其來也人不爲之喜其去
也人不爲之慼嘿然不言人不以爲責今景仁之
皦然暴於天下已如清夜列星之文雖欲厚自

藏於衆人烏可得哉此光所以爲景仁懼也

景仁官雖未甚達然爲天子耳目之臣朝夕在天于左右萬民之利病已得而言之朝廷之得失已得而言之亦不得謂之不用矣夫士之學行已美而名不彰者朋友之過也既彰矣而時不用者執事之過也既用矣而功業不白於天下者敢問誰之過也行矣景仁勉之自今日以往天下之民萬有一失職而吟嘆者景仁之責也朝廷之政萬有違理而傷道者景仁之責也非獨光浮目而望沈耳而聽也天下之人莫不皆然舉措小差天下之責四面至矣嗚呼可不懼哉自非相愛重之深至烏肯及此也不宣

答范景仁書　續增　司馬光

月日光再拜景仁足下日者不自知其不肖猥賤敢妄以書干冒左右退自悔恐謂必且得罪見弃絶矣比都遞中忽辱示問然後知大君子納善無以畜其德汪汪然若江洵之大夫如是天下之士孰不願挾其忠信以趨左右者哉幸甚景仁書

云有朝廷之是非有天下之是非有後世之是非夫何憂何懼善矣景仁之充此言也實天下蒼生之福也雖光亦願景仁如是而已矣必曰議天下之是非若譏樂之是非則非光之所敢知也又云必欲伺大臣之細故發其隱微以市已直實不能也此則不惟景仁恥之光亦恥之不願景仁爲也光所謂良玉易疵清水易汚者謂其全之之難有疵汚而人見之易也非謂其易磷緇也春秋責賢者備孔子之意豈有異哉景仁或未之思耳凡論者審知其是守之不移然後能明其道何強辯之有哉必詭隨雷同然後景仁悅之邪屬部役者之金隄行在朝夕忽忽不能盡所懷

與范景仁問正書所疑書　續增　司馬光

光啟晚來蒙惠手筆竝櫻扇值相繼有客不得即時修謝前此承示所著正書且垂諭云未安處便與點竄以景仁之明達考壽加以平生所致思而得者乃下問於頑鄙末學如光之比雖古人詢於芻蕘以能問不能殆無以踰此何以勝克悚仄悚

以伏讀累日如風雅皆周道旣衰詩人追思其盛而歌之關雎以興淑女非興后妃成康平王齊侯皆指其爵謚文王配上帝終周世常然八蠟不數昆蟲三年之喪不應二十七月衆子在嫡孫亦應傳重舜無塗廩浚井之事韓愈爲嫂服期非是凡此之類皆其素所探揣謂其當然而未敢自信今乃幸與景仁如合符契豁然決矣至於解利貞者情性也四海困窮柔遠能邇皆先儒研思所未到不勝歎服其間亦有愚昧所未諭者十餘條或一字筆誤無不籤出以俟稍暇得侍函丈請益卒業前日所留易說繫辭注續詩話皆狂簡不揆宜見誅絕於君子者然亦庶幾景仁矜其有志於學痛爲鉏治其蕪穢明示以坦塗使識所之詣幸甚幸甚孔子曰朋友切切偲偲斯道也亡廢久矣面相諛背相訾者出門皆是也非吾人孰當惜之幸冀留意

與范景仁論樂書續增

九月二十一日某再拜白景仁足下蒙示房生尺

司馬光

法云生嘗得古本漢書云度起於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誤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爲之縱置之則太長橫置之則太短今新尺橫置之不能容一千二百黍則大其空徑四釐六毫是以樂聲太高又嘗得開元中笛及方響校太常樂下五律教坊樂下三律皆由儒者誤以一黍爲一分其法非是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實管中隨其短長斷之以爲

黃鐘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長一爲一分取三分以度空徑數合則律正矣景仁比來盛稱此論以爲先儒用意皆不能到可以正積古之謬祛一世之惑光竊思之有所未諭者凡數條敢書布陳幸景仁教之景仁曰房生家有漢書異於今本光按累黍求尺其來久矣生所得書不知傳於何世而相承積謬由古至今更大儒甚衆曾不寤也又其書既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何必更云一黍之起此四字者將安設施劉子駿班孟堅之書不宜如此

冗長也且生欲以黍實中乃求其長何得謂之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孔子稱必也正名乎必若所云則爲新尺一丈二尺得無求合其術而更戾乎景仁曰度量權衡皆生於律者也今先累黍爲尺而後制律反生於度與黍無乃非古人之意乎光謂不然夫所謂律者果何如哉嚮使古之律存則歙其聲而知聲度其長而知度審其容而知量校其輕重而知權衡今古律已亡矣非黍無以見度非度無以見律律不生於度與黍將何從生耶夫度量權衡所以佐律而存法也古人所爲制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爲三者雖亡苟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又謂後世器或壞亡故載之於書形之於物夫黍者自然之物有常不變者也故於此寓法焉今四器皆亡不取於黍將安取之凡物之度其長短則謂之度量其多少則謂之量稱其輕重則謂之權衡然量有虛實衡有低昂皆易差而難精等之不若因度求律之爲審也房生今欲先取容一龠者爲黃鍾之律是則律生於量也量與度皆非

律也捨彼用此將何擇焉景仁曰古律法空徑三分圍九分今新律空徑三分四釐六毫此四釐六毫者何從出耶光謂不然夫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言其大要耳若以密率言空徑七分者圍二十有二分也古之爲數者患其空積微之太煩則上下輩之所爲三分者舉成數而言耳四釐六毫不及半分故棄之也又律管至小而黍粒體圓其中豈無負載疵空之處而必欲責其絲忽不差耶景仁曰生以一千二百黍積實於管中以爲九寸取

其三分以爲空徑此自然之符也光按量法方尺之量所受一斛此用累黍之法校之則合矣若從生言度法變矣而量法自如則一斛之物豈能滿方尺之量乎景仁曰量權衡皆以千二百黍爲法何得度法獨用一黍光按黃鐘所生凡有五法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量與衡據其容與其重非千二百黍不可至於度法止於一黍爲分無用其餘若數與聲則無所事黍矣安在其必以一千二百爲之定率也景仁曰

生云今樂太高太常黃鐘適當古之仲呂不知生所謂仲呂者果后蘷之仲呂耶開元之仲呂耶若開元之仲呂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耶笛與方響里巷之樂庸工所爲豈能盡得律呂之正乃欲取以爲法考定雅樂不亦難乎此皆光之所大惑也君子之論毋固毋我惟是之從景仁苟有以解之使瑩然明白則敢不斂衽服義豈欲徒爲此諓諓也

再與范景仁論樂書 續增 司馬光

九月二十三日光再拜景仁足下前者妄爲書以干聰明意欲就大君子決所疑也退而懼曰房生老儒遠來景仁方欲就其名而我難問不置得無罪於景仁乎既又自得曰景仁惟義之從非人之私也我又何懼昨日得所示書然後釋然而不我罪而猶我教也幸甚幸甚然其中猶有未察愚意而直以彊辭抗之此所以憤憤不得飲默必當自伸者也景仁曰我違羣公之議而下與匹士合宜獲戾於朋友此何言也光雖不肖豈敢敎景仁枉

道上同以取容哉顧所論何如耳論苟是歟雖褐寬博當從而事之論苟非歟雖萬乘之君滋不受也若以爲彼貴人也論雖是當非之此寒士也論雖非當是之亦非中正之道光所不爲也景仁曰如光之說以尺生律漢書不當先言本起黃鐘之長而後論用黍之法是大不然光非謂太古以來律必生於度也特以近世古律不存故返從度法度求之耳安得不謂之度生於黃鐘之長邪景仁曰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是不知聲者之論是則然矣然能知聲之正者果誰耶又曰徒知今古樂器之名爲異而不知其律與聲之同夫古今樂器與聲之同光亦知之所不知者今樂之太蔟或應古樂之大呂今樂之大呂或應古樂之黃鐘則非光所及知也豈徒光耳自非古之神瞽誰適知之景仁曰就使得眞黍用庶之法制爲律呂無忽微之差乃黃帝之仲呂也夫眞黍或可得而律呂不難制若欲求無忽微之差則難矣乃遽以房生之智爲與黃帝同亦以褒矣景仁謂光欲成其

名而知所附若抱橋浴者光始聞景仁論房生尸
則未敢謂之然當是時豈前知諸公絀房生之議
乎蓋景仁欲以此抑之使不敢語耳苟欲立論求
是者安避此譏哉避此譏而不爲非正直也若乃
察耳光復何言若終如是而不可變則願附景仁
之言以達來世之君子而質是非焉古之朋友無
不切磋琢磨以明其道景仁必不罪其不已從而
往返不已也

答吳職方書 續增

俞頓首二三月至導江遂入山復歸治徹廬加以
人事久不啟訊辱四月二十七日書良釋思仰之
勞相示府公謂俞所作講堂頌爲敘已之德於書
銜立石禮未便安俾別爲記聞之惶恐俞遊天下
二十餘年知識士人甚衆然未嘗以文字求卿大
夫之知去年十二月何侍郎語僕曰府公興學大
作講堂願爲之記及行又云記成願示其文今年
二月醇翁見語亦如何侯自李伯永趙先之及諸

校書郎 張 俞 少愚 鄒邑

士大夫累累相問講堂如何思念國家大興學校三十年來凡作孔子廟記州學記者遍天下殆千百數爛熳甚矣古未嘗有也且蜀郡之學最古又世傳其文翁講堂久壞今府公復作之高明宏壯上可坐五百人非列郡之可擬苟欲作記則土木尚未足稱也且記之名又不足鋪揚講堂之義唯歌頌可以傳於無窮文既成投於府公辱書云求記若銘爾今以頌爲呪顧何德以堪之奚可輕示於人僕竊思之以文辭淺陋邪不示於人實惠之大者也苟以府學不可爲頌邪則古人作之者多矣自漢至唐文章大手皆采風人之旨以爲賦頌凡宮室苑囿鳥獸草木君臣圖像及歌樂之器意有所美莫不頌之不獨主於天子乃名爲頌晉趙文子室成張老賀焉曰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君子曰善頌漢鄭昌上書頌蓋寬饒顏師古曰頌謂稱美之班固皇甫謐皆曰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王延壽曰物以賦顯事以頌宣匪賦匪頌將何述焉馬融長笛賦序曰追慕王子淵枚乘劉

伯康傳武仲等簫琴笙頌作長笛頌稽康琴賦序
亦曰自八音之氣歌舞之象歷代才士竝爲之賦
頌又若揚雄有趙充國畫頌史岑有鄧隲出師頌
蔡邕有胡廣黃瓊畫頌楊戲有季漢輔臣頌夏侯
湛有東方朔畫頌陸機有漢高祖功臣頌袁宏有
三國名臣頌劉伶有酒德頌馬稜爲廣漢太守吏
民刻石頌之蔡邕美桓彬而頌之崔寔爲父立碑
頌之至若袁隗之頌崔寔劉操之頌姜宏李膺陳
實之頌韓韶郭正之頌法正趙岐之頌季札若此

之類史傳甚衆畧舉數者以明體要又沈約之徒
文章冠天下其所博見通達古今皆爲頌述以美
王侯至唐文章最高者莫如燕許蕭李梁肅韓愈
劉禹錫輩未有不歌頌稱賢人之德美草木之異
者僕故取其體而述講堂頌焉則頌之義豈有嫌
哉且郡府之有學校學校之有講堂乃刺史爲國
家行教化論道義之所又非刺史之所自有也其
於義可頌乎不可頌乎與夫頌一賢人美一草木
其旨何如且自漢以來千數百年通大賢文人史

官未有以頌不可施於人美於物而有非之者愈
竊惟府公謙恭畏讓以頌名爲嫌應以鄭康成孔
穎達解魯頌之義也故未敢以書自陳今足下見
教果以府公之言謂體未便安而云重譔一記鄙
人豈敢復欲妄作以取戾乎況夫講堂頌者始稱
國朝文章之盛次述府公興勸之由遂明學者講
勸之道終美宣布之職振天聲於無窮庶乎詞義
有可采者也至於鄭康成孔穎達云魯頌詠僖公
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頌者美詩之名王者不陳

魯詩以其得用天子之禮故借天子美詩之名改
稱作頌非周頌之流也孔子以其同有頌名故取
備三頌又曰成王以周公有太平之勳命魯郊祭
天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
後又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今魯侯有盛德成功
雖不可上比聖王卒得臣子追慕借其嘉稱以美
其人故稱頌凡孔鄭之說支離牴牾如此昔鄭伯
以璧假許田春秋非之晉侯請隧襄王弗許於奚
請曲縣繁纓以朝仲尼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

武子作鐘而銘功臧武仲謂之非禮季氏舞八佾於庭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孔鄭既爲魯不當作頌而曰借天子美詩之名而稱頌是名器可以假人也孔子曾無一言示貶反同二頌爲經孰謂孔子不如林放乎噫頌而可僭則僭莫大焉亂莫甚焉非聖人刪詩作春秋之意也且孔鄭解經時莫謬妄此之妄作何其甚哉傳曰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蓋章句之徒守文拘學各信一家之說曲生異義古之作者固無取焉僕亦取焉足下以爲如何忽因起予遂答來諭非逞辯而好勝亦欲釋千載之惑用資撫掌解頤且假一言介於府公可乎如曰未安願復惠教

復顧密齋先生書　續增　國朝雍正癸卯進士　大學士　陳宏謀　榕門　桂林

神交數載未由把晤使星南莅得奉清光往來叙談德言經論快慰平生憶爲諸生時讀書原爲作文也作文原爲應試也言及居官不特事不可知苟理道之相通與否尚難自信迨入仕遊宦就所

閱歷措置察其情理攷其得失究不出讀書作文之外恨當日之讀書取其糟粕不得其精液攷所作之文半屬空談不切實事幼而不能壯行則所學者非也行義而不本於求志則所行者亦非也昨讀大著措詞命意皆從人情物理中推勘而出言皆有物動關名教眞載道之文迥非虛車之飾益服老先生於諸生時讀書作文已將卽學卽仕之理打成一片坐而言之卽起而行時地不同道理一貫不僅文字之可傳足知其行之可信矣弟

之題解正因今日之居官行事始悟前此讀書作文猶不免於敲門瓦口頭禪之譏者偶因命題好寫臆見以悔前此之失竝求將來之是捧讀尊批推闡盡致覺頭頭是道不審何時再得剪燭快談暢所欲言耳差便奉繳原書幸揀存附候近安不備

與門人朱石君書 續增

經年以來歲試應徧矣教思素被之地諸生爭自濯磨冀當文宗之一顧學古通今所在皆有亦大

乾隆壬戌進士 順天府尹 顧汝修 息存邑人

快事也唯是學政二字有整飭風化之責勿徒以文藝畢之曾附書習之處轉呈春夏間應可入目此來戴生浙紹人占籍成都者候補丞尉長在閩中如有回音囑伊家報中順帶極爲妥便僕久傷胃氣四月又染時症迄今病愈而胃氣愈敗藥裹不離苦無人覆諸難見效但得少許卽等百朋之錫不識左右尙能籌及些須否聞今藩司係楊名廷樺此出西齋本房者昔年出京及令長汀時嘗通問此後遂至隔絕便中爲我問及邇來老境竝無佳處所喜已舉五孫長與次今春延師開蒙目下毛詩將畢食指益繁所入不敷以此差快亦以此受累也比年覆按諸史爲樂其有頗不慊意前人未經道破者輒據所見用質同志近可裒集成帙得漢初人材論一卷史論二卷昔在晉陽書院時曾論于忠肅公足下與吳桐村閱過今以大禮論稿附寄倘有過當直指爲幸外如冷眼獨覷謂陸賈爲三代後第一人張良實無所受之書荆軻竝無所待之客夏言不應與聰蓂同傳証據鑿鑿

自信不誣他日寄到全本亦不以爲謬也現在刻行攷卷試帖當復不少便中竝致爲望習之健一輩曾在署否竝及辛丑十月五日

答門人朱石君書 續增 顧汝修

月初得手札竝同門卷一本距發書之日蓋已久矣去冬有書寄問計二月可到未審入照否習之補廩亦諸生應歷之境一再喪偶不免滋累秋闈昆季聯飛健一同榜足稱快事也足下行年五十正識力堅定八面應敵之時適荷

寵命職典校書比於前代爲秘書丞所謂第一官日與緗無量馬懷素諸公後先相望固宜聞見益廣心胷益拓而云學問聰明漸不逮前何耶檢點寸心自是吾輩要務然衆寡小大所遇不苟當下自在不須檢點也余衰年疲薾無可爲者比來批班書自分知人論世未肯蹈襲前人且有發其所未發者既不能多更難兼及方意報章無便不知當在何日忽小門生楊卓以巳丑進士謁選行期甚迫乃取來卷瀏覽一過衆美兼收殊快人意而氣清

味腴語雋旨遠脫盡舉子業窠臼獨於農部管君
卷實所賞心至薦而未售之徐生花甲將週不愧
老學書藝經藝策對手筆一律大有倒傾三峽一
瀉千里萬斛泉源隨地湧出之概五策篇餘千言
合計約字六千矮屋中亦應腕脫不禁爲之長嘆
息也唯對四部所昉惧謂于魏江夏大著作郎李
宏度分作四部秘閣以爲永制見晉書文苑傳非
魏也兒子兩薦不中意頗惶惑以此示之始知道
無歧出或知所適從耳楊進士昔年北闈西齋本

房副榜西齋竟登鬼籙可傷而無子以殁尤可傷
弟不知在籍數年會舉子未也范氏爾來不振曾
度子得以孝廉官縣尹差強人意此覆竝詢近佳
不備

顧汝修

答王芥子書　續增

月初鍾學士視學關中附書寄訊會以君家大阮
久久不晤爲念適初九日三丈攜髯僕來相見頗
歡於時僕有先兄之喪言語抑塞無能絮談已而
付諸同年書幣訖狐腋之裘朱提之金一一分餉

報章具在羅四尚未入都既奉教矣胡六典試歸
時容即面致中間茂京以憂去紫長服闋補官乃
足下所未悉者思欲移吳贈王再俟後命凡僕前
所致書詞旨淺率取明素心忱悃既輸未謀體要
足下顧乃藻繢毫端斐然篇幅將使披胷寫臆如
摐金石聲鏗述舊言懷欲剪雲霞彩落子桓勞結
追愴南皮之遊孝標心夷竝廢公叔之論信所謂
永懷舊雨不忘結習者矣吁嗟乎人情反覆世態
波瀾新知炙手就鬚可拂素交違顏如屣既敝維

心與跡日遠日疎曾不若耕夫暮還雨笠耰鋤頻
生眷戀牧豎晨出牛耳羊角俱軫憂思聞足下之
風寧不足以革茲鄙薄歸於寬敦也歟僕鴿原抱
痛旬日杜門邇者衣園新亭繼登鬼籙歷年遊好
難復攀援禪榻枯僧方此瞑默輒取足下手蹟回
環雒誦視我荒陋絢素判然然而掞藻摛華雖有
聞於漢魏長江麗矚詎取裁於魯鄉且如孟子七
篇動引詩書論語二十寂寥章句倘謂子輿之浩
博賢於孔氏之渾淪未之思也豈其然乎文慙兩

京道宗五子守曾參之忠恕樂顏回之簞瓢此則
雕蟲之技所不能觸其籓操觚之英竟未嘗嘗其
藏者也僕雖未逮或庶幾耳足下但自念靜有爲
靜動有爲動娭妍在鑒張弛中權肅雍可儀抗墜
合度近乎此則聲名豪侈之遇土苴如遺閨房姒
續之謀躊躇滿志佳兒藉於繡褓老萊戲於瑤階
其必有以享豐榮之豫而囑戚戚之憂蓋足下之
書善言情而不佞之書兼言學所謂微足下無以
發吾之狂言者也缶筑之響冀答鍾鏞之音惟賜
覽觀砭其得失

乾隆壬戌進士
雲南布政使　王太岳　芥子

與顧密齋書　續增

月初發使奉書行六七日矣積雨苦淖尋已却迴
岳方在試院中聞之快悵而已方毓川藩長人歸
得讀閣下手書開紙數行未暇問無恙首述離索
之感於時秋雨微寒閉門愁坐忽此悵觸不知歎
息之彌襟也曩在京師冠蓋溢乎九衢英靈萃乎
四海摛華振采則羲望退飛吐氣發聲則風雨總
至彬彬乎皇皇乎文章之林府人士之都會者矣

僕以闇陋本絶聲華在於衆中最爲寡侶適有天
幸所遇多賢因緣結納稍以滋廣松柏有相悅之
性水火有既濟之義負文采者齊契於應劉砥名
行者投分於僑札遂乃揚厲風軌發麾道素譏彈
駁雜以暢違旨飲酒歌呼以紓劬劇是故言必諧
聲唱必衆和入則造鄰出則聯鑣當此之時可爲
極盛已而人事好乖飛沈路絶榮悴之勢稍異生
死之契遽違然而二三素心以晨以夕奔走同於
緩急勞問交於歲時艱難之中彌篤風義此又一

時矣其後荀燕解組惠仲改官旭莊以憂去閣下
去而仍來僕既牽復參又外補兩年之間風飛雨
散時事畧殊矣然自修堂曉章容川履齋諸使君
外居藩下者尚十數公竝皆拔秀東南抽奇海岱
明珠大玉照耀當時又於其間或官曹連接或門
巷相望步趾可以通往來瓜蔬可以供譚讌自非
烈風甚雨公私冗迫晏常不足敘遊處之好窮心
志之娛者乎然而追惟聚散繾綣今昔在於閣下
猶且云然況如僕者又何以堪之耶去國五年同

心合臭之友眇然各在數千里外非徒考德問業
難復曩遊至於耳目見聞都非夙習日惟纍纍役
役以苟歲年不知何時却得望見
闕廷復與諸公抵掌歡笑也自來長安氛穢之場日
給不暇僕受氣素薄而嬾之不休以茲疲薾竟無
好懷時時引鏡自照鬢脣猶昔獨其膚理之間精
華消鑠面皺日加古人所絲深恨於形役也靜自
惟念歲月不居四十之年忽焉已至浮雲世事百
不足言獨以門祚式微迫思舉子上之取供老親

合飴之弄下亦自欲付屬琴書而年復一年了不
可得莊生云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矧其實
有命者耶安之而已所不堪者塡篪久廢姻婭仍
疏偶影獨遊莫與左右時從稠人廣坐笑語掀噁
及其退處閨闥燈坐蕭然殆同蘭谷雖復趨走滿
前靦然人面舉眼四顧無可與語欲如閤下左對
孺人右操杯杓攤書課讀盈耳琅琅其爲至樂焉
可得也凡僕飲食服御常日之奉初無加於夙昔
就令有之猶非所好生平用意雅在人倫冀於其

間得少樂地由今計之自初通籍洊竊厚祿內惟
虛薄不足以報塞
大恩至於朋友離別之思猶復如彼家門老幼之歡抑
又如此僕尚欲誰與計而爲此勞勞乎懷愁忍痛
積歷歲年自知言之何益但增忉怛爲閣下苦欲
相問聊此發之耳石谿翁終己不返華屋山邱從
古所歎奈何奈何鄭八久不得耗比有人從湖湘
來粗說動止大要視僕差可耳羅四淸狂不減微
閣下言吾固知之前書殊畧凡劣可想聞來日人

行會得小間復作此紙期在盡意語多不檢閣下
但自覽觀無多示人餘惟萬萬自愛

與瀘州牧安公書 名洪德曾任華陽令○續增　乾隆壬戌進士廣西河池牧 林中麟 素書瀘州

壬戌北上道經綿竹見老父臺整飭黌宮巍巍煥
煥已知非百里才旋聞仆獻賊像斷然不疑又見
胸中浩氣磊磊落落治華陽善政種種迥出尋常
粉飾之外竊嘆學術事功相判久矣老父臺何以
體用兼備若是及讀太翁先生傳平定蜀土功在
社稷仁人君子之心流溢擒縱之際雖古名將無

以復加然後知老父臺稟承有自宜其見諸事業大不類流俗而仁者有後之言確乎不誣也今老父臺莅任敝廬振廢興頹一切作用皆自眞禮中發出敝廬何幸得此麟雖遠繫簡郡不獲常近清光然沐浴雅化時時傾心向慕晦翁先生明倫堂三字謹遵臺命鉤摹上呈伏惟鑒照竝候福安不既

與華陽孝廉李生書續增　林中麟

賢契目前未能如意正磨鍊學問時也異日德業成就不作庸碌一流人物安在非天之曲成我輩隨境刻勵無稍作輟何患不能底於有成若胸中一涉怨尤心氣便已不平安能探討聖賢消息且咬得菜根百事可做幸勿走浮華一路極知賢契資質朴厚萬不至此而鄙人則未能忘懷也程朱精粹諸書如布帛菽粟不可一日離若要熟讀須從這裏過口頭學問無濟於事也餘俟來時面悉忙中不多及

藝文　啟

宋　嘉祐進士
翰林侍讀學士　蘇　軾　子瞻
眉山

賀范端明啟　續增

右軾啟恭承明詔追錄舊勳名陞秘閣之嚴實遂安車之養仍推餘澤以及後昆聞命以還有識相慶竊謂死生之事聖賢有不能了父子之際古今以爲難言方其犯雷霆於一時豈意收功名於今日惟天知我絕口不言偉事發之相重非人謀之所及恭惟致政端明學士至誠格物隱德在人弼則藏惟有青蒲之言尚在金縢之匱白日一照浮雲自開坐使遺民復觀盛事子孫歸沐下萬石之里門君相乞言授三老之几杖更延眉壽永作元亮四世如畢公壽考百年如衞武獨立不懼舍之龜無任歡喜頌詠激切之至

答范端明啟　續增

蘇　軾

伏審參稽古樂追述新書琢石鑄金成之有數立鈞出度施及無窮縉紳雲集於奉常端冕天臨於便座偉茲壯觀自我元臣竊以樂之盛衰寄於人

之存否秦漢以下鄭衛肆行雖喜三雍之成旋遘
五胡之亂平陳之後粗獲雅音天寶之中遂雜胡
部道喪久矣孰能起之獨冰三代之遺聲允屬四
朝之舊德恭惟致政端明丈人耄期稱道直亮多
聞進不謀安昔既以身而狥義退猶憂國今推所
學以及人豈惟盡力於考音至復傾家而制器蓋
事關於治忽必幽贊於神明得商頌十二篇於周
大師雖賢者之事也獲古磬十六枚於犍爲郡豈
偶然而已哉軾本非知音之人空荷移書之辱究
觀累日喜愧兼懷徒誦詠於再三豈發明於萬一

華陽縣志卷三十九 下

藝文 尺牘

答范蜀公尺牘十一首 續增 朱嘉祐進士翰林侍讀學士 蘇軾 子瞻 眉山

其一 徐州

前日辱書竝新詩累幅詞格清美欽味不釋手屬使者交至紛紛無暇裁答後時再領手教愧悚無地比日起居何如末由披奉萬萬以時自重

其二 以下俱黃州

李成伯長官至辱書承起居佳勝甚慰馳仰新居已成池圃勝絕朋舊宇舍皆在人間之樂復有過此者乎某凡百粗遣春夏間多患瘡及赤目杜門謝客而傳者遂云物故以爲左右憂聞李長官說以爲一笑平生所得毀譽殆皆此類也何時獲奉几杖臨書惘惘

其三

蒙示諭欲爲卜隣此平生之至願也寄身函丈之側旦夕聞道又況忝姻戚之末而風物之美足以終老幸甚幸甚但囊中止有數百千已令兒子持

往荆渚買一小莊子矣恨聞命之後然京師尚有
少房緡若果許爲指揮從者幹當賣此業可得八
百餘千不識可納左右否所賜手書小字如芒知
公目益明此大慶也某早衰多病近日亦能屏去
百事澹泊自持亦便佳健異日必能陪從也

其四

承別紙示諭麴蘗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
眼前妄見佛國公欲哀而救之問所以救者小子
何人顧不敢不對公方立仁義以爲城池操詩書

以爲干櫓則舟中之人盡爲敵國雖公盛德小子
亦未知勝負所在願公宴坐靜室常作是念當觀
彼能惑之性安所從生又觀公欲救之心作何形
段此猶不立彼復何依雖黃面瞿曇亦當歛衽而
況學之者耶聊復信筆以發公千里一笑而已

其五

顛仆罪戾世所鄙遠而丈丈獨賜收錄欲令攄先
府君墓碑至爲榮幸復何可否之間而不肖平生
不作墓誌及碑者非特執守私意蓋有先戒也反

覆計慮愧汗而已仁明洞照必深識其意所賜五
體書謹爲子孫之藏幸甚幸甚無緣躬伏門下道
所以然者惶恐之至
其六以下俱翰林
日望旌旆之至不敢復上問不謂高懷超然不屑
世故堅卧莫致有識悵惘然孤風凜然足以下激
頹靡雖非落落可指之功其於二聖忠厚之治所
補多矣比日履茲寒凝台候何如末由瞻奉伏冀
萬萬爲國自重

其七
某稼稼無補久竊非據又舍弟繼進皆以疎愚處
必爭之地公議未厭豈可久安非遠當乞一郡以
自效或得過謁少聞誨語大幸也始者竊意丈丈
絶意軒冕然猶當强到闕一見嗣聖今乃確然如
此殊乖素望然士大夫甚高此舉也冗中不盡區
區
其八
伏承歸政得請恩禮優異伏惟慶慰公孤風亮節

久信天下而有識今日尤復歸心勉强蹔起以慰
二聖之望幡然復退以安無窮之福出處之間雍
容自得眞可以爲後世法矣官守所縻不獲躬詣
謹奉手啟區區萬一

其九

今晚忽得報承子豐承事遽至大故聞之悲痛殆
不可言美才懿行期之遠到今乃止此士友所共
痛惜而況姻戚之厚悲惋可量丈丈高年罹此苦
毒有識憂懸伏惟高明痛以理遣割難忍之愛上

爲朝廷下爲子孫親友自重不勝縷縷

其十

近者子豐攜長子承務見過見其風骨秀整聞向
下二子益奇死生壽夭皆常事惟有後可以少慰
丈丈意幸以此自遣也

十一

子功淳父皆欲謁告省覲某恨不同往曉解左右
臨書悽愴

與范子功尺牘六首續增　蘓軾

其一

違濶歲月書問不繼自咎之深殆無所容伏惟盛
德雅度有以容之比日窃計鎮撫之暇台候萬福
某蒙庇粗遣驟遷過分備員無補惟雅眷有以教
督之乃幸毒熱伏冀順時爲國自重

其二

久疎上問愧仰增劇承軒施將至起居佳勝欣慰
不已暫還舊席卽膺柄用輿議所屬小子得少託
餘庇尤爲厚幸區區卽遂面究

其三　以下俱揚州還朝

見舍弟說知得雍信幼孫夭逝聞之怛然便欲往
見從者已散去竊想慈念之深不能無動然竟亦
何益惟千萬以理照遣旦夕面究

其四

辱教承晚來起居佳勝團茶及匣子香藥夾等已
領珍感珍感栗子之求不太廉乎便不得更送一
箇笯離耶呵呵

其五

宿來起居佳勝已馳簡邀伯揚來日會啟聖公能
枉轡甚幸子由明日奠醉後便往啟聖公可到彼
早食也某畧到押賜處便往

其六

廣嚴之會謹如教計必請陳四也分惠佳茅感感
獨飲一杯遂醉書不成字

與范元長尺牘十三首續增　蘇軾

其一　以下俱儋耳

某慰疏言不意凶變先公內翰遽捐館舍聞訃慟
絕天之喪予一至於是生意盡矣伏惟至孝承務
元長昆仲孝誠深至追慕罔極何辜於天罹此禍
酷荼毒如昨奄易寒暑哀毀日深奈何奈何某謫
籍所拘莫由往調永望長號此懷難諭謹奉手疏
上慰不次謹疏

其二

流離僵仆九死之餘又聞淳夫先公傾逝痛毒之
深不可云諭久欲奉疏不遇便人又舉動艱礙憂
畏日深今茲書問亦未必達且畧致區區耳

其三

先公已矣惟望昆仲自立不墜門戶千萬留意其大者遠者勿狥一至之哀致無益之毀與先公相照誰復如某者此非苟相勸勉而已切深體此意餘不敢盡言

其四

先公論往古事著述多矣想一一寶秘此豈復待鄙言耶某當遣人致奠海外困苦不能如意又不敢作奠文想蒙哀恕也歸葬知未得請苦痛之極

惟千萬寬中順變此中百事遠不及雷然百憂所集亦强自遣也

其五

聖善郡君不敢拜慰疏言侍次乞致區區沈香少許望於內翰靈几焚之表末友一慟之意而已

其六

孫行者至得書承孝履如宜闔宅皆安感慰之極所論傳初不待君言心許吾亡友久矣平生不作負心事未死要不食言然今則不可九死之餘憂

畏百端相蒙矜察不即副來意臨紙哀噎海外粗
聞新政有識感涕靈几儻遂北轅乎未間千萬節
哀自重毒熱揮汗奉疏不次

其七

聖善郡君承起居佳適因侍次致下懇乞爲骨肉
保愛寬懷以待北歸也子進諸舅曾得安訊否

其八

毒暑遠惟孝履如宜海外粗聞近事南來諸人恐
有北轅之漸而吾友翰林公獨隔幽顯言之痛裂

忩生矧昆仲純篤之性感慟摧割如何可言奈何
奈何老朽一言非苟以相寬者先公清德絶識高
文博學非獨今世所無古人亦罕有能兼者豈世
間混混生死流轉之人哉其超然世表如仙佛之
所言者必矣況其千生自有以表見於無窮者豈
必區區較量頃刻之壽否耶此理卓然唯昆仲深
自愛得歸亦勿亟遽俟秋稍涼而行爲佳某深欲
一見左右赴合浦不惜數舍之迂但再三思慮不
敢爾必深察臨行頒有書相報熱甚萬萬節哀自

重

其九以下俱北歸

到雷獲所留書承車從盤桓此邦以須一見而某滯留不時至遂爾遠別且不獲一慟几筵之前者非愛數舍之勞也困危多畏故爾此老謬之罪想矜察比日孝履如宜否方此炎暑萬里扶護哀苦勞艱如何可言忝親友之末不能匍匐赴救已矣不復云也獨前所見委文字不敢不留意今託少游議其詳錄惟節哀愼重某不敢拜狀郡君惟千

萬俯爲存沒寬心自重乞呈此紙令弟不殊此意

其十

某如聞有移黃之命若果爾當自梧至廣須惠州骨肉到同往計公昆仲扶護舟行當過黃又恐公在淮南路行不由江西卽不過黃又不知某能及公之前到黃乎漂零江海身非已有未知歸宿之地其敢必會見之日耶惟昆仲金石廼心困而不折庶幾先公之風沒而不亡也臨紙哽塞言不盡意

十一

過雷州奉書必達到容南知昆仲皆苦瘴癘又聞
尊已痊損不知卽日何如扶護哀痛且須勉強開
解卑心憂懸書不能盡奉屬之意唯深察此心哀
哀少游痛哉少游遂喪此傑耶賴昆仲之力不甚
狼狽某日夜前去十六七間可到梧若少留一見
尤幸某到梧當留以待惠州人至同泝賀江也速
遣此人奉書不謹千萬恕察不宣

十二

永州人來辱書承孝履粗遣甚慰思仰比謂至梧
州追及又將相從泝賀江已而水乾無舟遂作畚
禺之行與公隔絶不得一拜先公及少游之靈爲
大恨也同貶先逝者十人聖政日新天下歸仁惟
逝者不可及如先公及少游眞爲異代之寶也徒
有僕輩何用言之哀隕何及某卽度庾嶺欲徑歸
許舍弟處必遂一見昆仲未間惟萬萬強食自重

十三

某忽行玉局之除可爲歸田之漸矣痛哲人云亡

誦殄瘁之章如何可言早收拾事迹編次著譔相見日以見授也處度因會多方勉之以不墜門戶爲急監司無與相知者及毛君亦不識未敢便發書前路問人有可宛轉爲言者專在意也漂流江湖未能赴救已爲慙負有銀五兩爲少游齋僧託送與處度也承中間郡君服藥疾勢不輕且喜安復因侍次致懇千萬覽中保衛爲請不宣

答王在茲剌史尺牘續增　國朝乾隆壬戌進士順天府尹　顧汝修　息存邑人

窺一斑者如睹全豹之文嘗一臠者可知鼎中之味修十年前京華邸舍得讀大作數種竊見天才超逸學力深邃縱橫排宕氣味沈雄所謂人皆雕飾乎語言我則直據其肺腑者高廷禮云不欲作開元天寶以後人正此類也唯時已知篋中尚富未嘗請而卒業者蓋緣夙嬰心疾不任勞勤每開卷瀏覽盡十幅方寸忡忡如燒燭壁鎒受微風吹搖閃爍不定其苦難以告人以此少年薄植經二三十載荒落掃而空之者亦已久矣一遇大敵輒遜避三舍耳邇承不棄示我資中集囑修綴所見

聞竝云宦蜀十六集行當續付委任之重如此莊誦一過怵然以驚蜉蝣撼大樹不待智者而後知其不可也夫階序蚊蝱攀鴻翮則翔四海誠使署名篇末藉以不朽豈非快事然而固有所不能也卽欲親齎奉繳因近日爲掃墓之計苦難分身而又不敢久稽滋咎特布私衷隨原集送上伏惟照鑒不宣

藝文　墓誌銘

范景仁墓誌銘

宋嘉祐進士
翰林侍讀學士　蘇　軾　子瞻
眉山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之公蓋相得歡甚皆自以爲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二公既約更相爲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爲景仁傳其畧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蓋其用舍大節皆不謀而同如仁宗時立皇嗣英宗時論濮安懿王稱號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左右手故君實常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鐘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君實之沒軾既狀其行事以授景仁景仁誌其墓而軾表其墓道今景仁之墓其子孫皆以爲君實既沒非子誰當誌之且吾先君子之益友也其可

以辭公姓范氏諱鎮字景仁其先自長安徙蜀六
世祖隆始葬成都之華陽曾祖諱昌祐妣索氏祖
諱璲妣張氏累世皆不仕考諱度贈開府儀同二
司妣李氏贈榮國太夫人龐氏贈昌國太夫人開
府以文藝節行爲蜀守張詠所知有子三人長曰
鎰終隴城令次曰鍇終衞尉寺丞公其季也四歲
而孤從二兄爲學薛奎守蜀道過鎰求士可客者
鎰以公對公時年十八奎與語奇之曰大范恐不
壽其季廊廟人也還朝與公俱或問奎入蜀所得

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於世時故相宋庠與弟
祁名重一時見公稱之祁與爲布衣交由是名動
場屋舉進士爲禮部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
則禮部第一人者必越次抗聲自陳因擢置上第
公不肯自言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拜退就列無一
言廷中皆異之釋褐爲新安主簿宋綬留守西京
召置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又薦諸朝爲東監直
講用參知政事王舉正薦召試學士院除館閣校
勘充編修唐書官當遷校理宰相龐籍言公有異

材恬於進取特除直秘閣爲開封府推官擢起居舍人知諫院兼管句國子監上疏論民力困弊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爲定制以今賦入之數十七爲經費而除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古者家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鹽鐵轉運或判戶部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葬溫成皇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園後謂之園陵宰相劉沆前爲監護使後爲園陵使公言嘗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問前後議異同狀又請罷焚瘞錦繡珠玉以紓國用從之時有勅凡內降不如律令者令中書樞密院及所屬執奏未及一月而內臣無故改官者一日至五六人公乞正大臣被詔故違不執奏之罪石全斌以護溫成葬除觀察使凡治葬事者皆遷兩官公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太后之葬推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全斌等告勅文彥博富弼入相百官郊

迎時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公言
隆之以虛禮不若開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
禁以通天下之情議減任子及每歲取士皆公發
之又乞令宗室屬疎者補外官仁宗曰卿言是也
顧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公曰陛下甄別其賢
者選用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
寧初卒如公言仁宗性寬容言事者務訐以爲名
或誣人陰私公獨引大體畧細故時陳執中爲相
公嘗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咎殺婢

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
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閨門之私非
所以責宰相識者韙之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
繼嗣嘉祐中得疾中外危恐不知所爲公獨奮曰
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太祖捨其子
而立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既薨眞宗取宗
室子養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以太祖
之心行眞宗故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
政事以系天下心章累上不報因闔門請罪會有

星變其占爲急兵公言國本未立若變起倉卒禍不可以前料兵孰急於此者乎今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雨至中書大臣皆設辭以拒臣是陛下欲爲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其意特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於死而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憂則其禍豈獨一死而已哉夫中變之禍死而無愧急兵之憂死且有罪願以此示大臣使自擇而審處焉聞者爲之股栗除兼侍御使知雜事公以言不從固辭不受執政謂公上之不豫大臣賞建此策矣今聞言已入爲之甚難公復移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速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言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上面陳者三公泣上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凡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須髮爲白朝廷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判流內銓修起居注除知制誥公雖罷言職而無歲不言

儲嗣事以仁宗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以感動
上心及爲知制誥正謝上殿面論之曰陛下許臣
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明年又因祫享獻賦以
諷其後韓琦卒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充史館
修撰改右諫議大夫英宗卽位遷給事中充仁宗
山陵禮儀使坐誤遷宰臣官改翰林侍讀學士復
爲翰林學士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下兩制議
以爲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非執政意更
下尚書省集議已而臺諫爭言其不可乃下詔罷
議命禮官檢詳典禮以聞公時判太常寺率禮官
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爲孫光武於平帝爲祖則其
父容可以稱皇考然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而
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
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凡稱帝若皇若皇
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於是具列儀禮及漢儒
論議魏明帝詔爲五篇奏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
知陳州陳饒公至三日發庫廩三萬貫石以貸不
及奏監司繩之急公上書自劾詔原之是歲大所

所貸悉還陳人至今思之神宗卽位遷禮部侍郎
召還復爲翰林學士兼侍讀羣牧使句當三班院
知通進銀臺司公言故事門下封駁制敕省審章
奏糾舉違滯著於所授敕其後刋去故職寖廢請
復之使知所守從之糾察在京刑獄王安石爲政
始變更法令改常平爲青苗法公上疏曰常平之
法始於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斂以便農末最爲
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亂不足法且陛
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與五十步
之間耳今有二人坐市貿易一人下其直以相傾
奪則人皆知惡之其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
乎疏三上不報邇英閣進讀與呂惠卿爭論上前
因論舊法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公曰預買亦倣
法也若陛下躬節儉府庫有餘當竝預買去之奈
何更以爲比乎韓琦上疏極論新法之害安石令
送條例司疏駁之諫官李常乞罷青苗錢安石使
常分折公皆封還其詔詔五下公執如初司馬光
除樞密副使光以所言不行不敢就職詔許辭免

公再封還之上知公不可奪以詔直付光不出門下公奏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許之會有詔舉諫官公以軾應詔而御史知雜謝景溫彈奏軾罪公又舉孔文仲爲賢良文仲對冊極論新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公上疏爭之不報時年六十三郎上言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致仕疏五上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賞罰事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大怒自草制極口詆公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聞者皆爲公懼公上表謝其畧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人更以爲榮焉公既退居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輒置酒盡歡或勸公稱疾杜門公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著爲令久之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期年而後還軾得罪下御史臺獄索公與軾

往來書疏文字甚急公猶上書救軾不已朝廷有
大事輒言之官制行改正議大夫今上卽位遷光
祿大夫初英宗卽位俯仁宗主而遷僖祖及神宗
卽位復還僖祖而順祖公上言太祖起宋州有
天下與漢高同德不當復還乞下百官議不
報及上卽位公言乞遷僖祖正太祖東嚮之位
時年幾八十矣韓
之議其後大臣繼有論奏先帝之錄其言存沒皆
推恩而鎖未嘗以語人人莫爲言者雖顏子不

伐善介之推不言祿不能過也悉以公十九疏上
之拜端明殿學士特詔長子淸平縣令百揆改宣
德郎且起公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詔語有曰西
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爲我强起
無或憚勤公固辭不起天下益高之改提舉嵩山
崇福宮公仲兄之孫祖禹爲著作郎謁告省公於
許因復賜詔及龍茶一合存問甚厚數月復告老
進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
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使胡瑗等考正公與

司馬光皆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萬言自以爲獨得於心元豐三年神宗詔公與劉凡定樂公曰定樂當先正律律上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公作律尺侖合升斗豆區鬴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眞黍以定黃鐘而劉凡卽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資有加公謝曰此劉凡樂也臣何與焉及提舉崇福宮欲造樂獻之自以爲嫌乃先請致仕旣得謝請太府銅爲之逾年乃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二聖御延和殿召執政同觀賜詔嘉奬以樂下太常詔三省侍從臺閣之臣皆往觀焉時公已屬疾樂奏三日而薨實元祐二年閏十二月癸卯朔享年八十一訃聞輟視朝一日贈右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忠文公雖以上壽貴顯考終於家無所憾者而士大夫惜其以道德事明主閟三世皆以剛方難合故雖用而不盡及上卽位求人如不及厚禮以起公而公已老無意於世矣故聞其喪哭之皆哀公清明坦夷表裏洞達遇人以誠恭儉愼默

口不言人過及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
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補先
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爲主之客
其家者常十餘人雖僦居陋巷席地而坐飲食必
均兄鎰卒於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公時
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
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之曰百常
以公蔭今爲承議郎公少受學於鄉先生龐直温
直温之子昉卒於京師公娶其女爲孫婦養其妻
子終身其學本於六經仁義口不道佛老申韓異
端之說其文清麗簡遠學者以爲師法凡五入翰
林知嘉祐二年六年八年及治平二年貢舉門生
滿天下貴顯者不可勝數詔修唐書仁宗實錄玉
牒日歷類篇凡朝廷有大述作大議論未嘗不與
契丹高麗皆知誦公文賦少時嘗賦長嘯郤胡騎
及奉使契丹虜相見目曰此長嘯公也其後兄子百
祿亦使虜虜首問公安否有文集一百卷諫垣集

十卷內制集三十卷外制集十卷正言三卷樂書

三卷國朝韻對三卷國朝事始一卷東齋記事十
卷刀筆八卷積勳柱國累封蜀郡開國公食邑加
至二千六百戶實封五百戶娶張氏追封清河郡
君再娶李氏封長安郡君子男五人長曰燕孫未
名而卒次百揆宣德郎監中嶽廟次百嘉承務郎
先公一年卒次百歲太康主簿先公六年卒次百
慮承務郎女一人嘗適左司諫吳安詩復歸以卒
孫男十人祖直襄州司戶參軍祖朴長杜主簿祖
野祖平假承務郎祖封右承奉郎祖耕承務郎祖

淳祖舒祖京祖恩孫女六人曾孫女三人公晚家
於許許人愛而敬之其薨也里人皆出涕以元祐
四年八月巳未葬於汝之襄城縣汝安鄉推賢里
夫人李氏祔公始以詩賦爲名進士及爲館閣侍
從以文學稱雖屢諫諍及論儲嗣事朝廷信其忠
然事頗祕世亦未盡知也其後議濮安懿王稱號
守禮不回而名益重及論熙寧新法與王安石呂
惠卿辨論至廢黜不用然後天下翕然師尊之無
貴賤賢愚謂之景仁而不敢名有爲不義必畏公

知之公既得謝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
公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
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命也
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軾以是
愧公銘曰
凡物之生莫累於名人顧趨之以累爲榮神人無
名欲知者希人顧憂之以希爲悲熙寧以來孰擅
茲器嗟嗟先生名所不置君實在洛公在潁昌皆
欲忘民民不忘汝君實既來遁歸於洛蒸而維之

莫之勝脫爲天相君爲君牧民道遠年徂卒狗以
身公獨堅卧三詔不起遂解天刑竟以樂死世皆
謂公貴身賤名孰知其功聖人之清貪夫以廉懦
夫以立不尸其功無喪無得君實之用出而時施
如彼水火寧除渴饑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
川出雲相望公維蜀人乃葬於汝子孫不忘尚告
來者

寶月大師塔銘續增　蘇軾

寶月大師惟簡字宗古姓蘇氏眉之眉山人於余

爲無服兄九歲事成都中和勝相院慧悟大師十九得度二十九賜紫三十六賜號其同門友文雅大師惟慶爲成都僧統所治萬餘人鞭笞不用中外肅伏慶博通古今善爲詩至於詩律總衆酬酢事物則師密相之也凡三十餘年人莫知其出於師者師清亮敏達綜練萬事端身以律物勞已以裕人人皆高其才服其心凡所欲爲趨成之更新其精舍之在成都與鄭者凡一百七十三間經藏一盧舍那阿彌陀彌勒大悲像四磚橋二十七皆談笑而成其堅緻可支一世師於佛事雖若有爲譬之農夫畦而種之待其自成不數數然也故余嘗以爲修三摩鉢提者蜀守與使者皆一時名公卿人人與師善然師嘗罕見寡言務自却遠益不可得而親疎者喜施藥所活不可勝數少時瘠黑如梵僧既老而皙若復少者或曰是有陰德發於面壽未可涯也紹聖二年六月九日始得微疾即以書告於往來者勑其子孫皆佛法大事無一語私其身至二十二日集其徒問日蚤暮及辰曰吾

行矣遂化年八十四是月二十六日歸骨於城東
智佛院之壽塔弟子三人海慧大師士瑜先亡次
士隆次紹賢爲成都副僧統孫十四人悟遷悟清
悟文悟眞悟緣悟深悟微悟開悟通悟誠悟益悟
權悟緘曾孫三人法舟法榮法原以家法嚴故多
有聞者師少與蜀隱君少愚善吾先君宮師亦深
知之曰此子才用不減澄觀若事當有立於世爲
僧亦無出其右者已而果然余謫居惠州舟實來
請銘銘曰

大師寶月古字簡名出趙郡蘓東坡之兄自少潔
齋老而彌剛領袖萬僧名聞四方壽八十四臘六
十五瑩然摩尼歸眞於上錦城之東松柏森森子
孫如林蔽芾其陰

謝仙玉墓誌銘 續增

國朝乾隆丙子舉人四川隆昌令朱雲駿 畫莊金匱

乾隆庚寅四川鄉試予分校書二房得一五策淹
通之卷既獲雋揭彌封曰華陽增廣生謝昕賓宴
後來謁視生色悽然不樂詢其故曰父疾殆甚因
別去不暇悉其家世行誼也後數日訃至昕父朝

議大夫刑部主事德川府君以九月初七日疾終
於家距其生已已得年八十有二冬十有一月某
日昕甫閤持狀來乞銘按狀府君諱琯字仙玉德
川其號也雍正甲辰補行癸卯科舉人歷任浙江
德清餘杭石門縣遷秩刑部山西司主事所至稱
職莅石門最久政績尤著縣有某孀婦攜幼子居
同母弟家弟他往一日晨起弟媳滅跡床蓐血衣
呶於官衆皆疑孀婦與謀也多勸用刑不聽卒獲
誘媳同逃者孀婦冤得雪一豪家女許配貧士既

而悔之府君捐俸爲主其婚卒成禮隣邑獲盜邑
令與府君隙授意供石門盜盜曰某非石門人敢
妄扳謝父母乎事遂寢石門濱河每水溢輒傷稼
濬渠築堰民田不患沮洳到今利賴之持法平允
以年老乞歸田刑曹皆惜其去云恭人韓賢而逮
下昕及弟祁昭皆側室出也撫之如已出昕述之
輒涕零乾隆壬午歲卒年七十有五今年某月日
與府君合葬某鄉某阡銘曰
謝族蕃籍會稽考遷蜀開桑畦維府君容折折社

切遂經術官浙西絜以矩軌度齊蒸髦士曰我師
卜吉壤得所歸宜子孫昌厥基
朱霞堂先生墓誌銘 續增 乾隆辛卯舉人 四川南充令 李元太初 京山
嗚呼此吾同年朱公霞堂之長夜室也新土一坏
文心就鬱悲乎哉公於書無所不讀家貧不能聚
書往往借讀偶得異書至忘寢廢餐而過目輒腹
記不忘門人有以僻典請者口誦數十行版原書
校對百不失一其積之也厚故其流之也光發爲
詩文如入鮫人之室明珠百琲陸離光怪使人駭

愕然而法律精密務爲簡練以斬至於古作者故
一言不苟也惜四上春官終歸顛蹶不克登金馬
上玉堂以其瓌瑋之才贊颺
盛治老就外官復掛吏議亦命之奇矣公德宇深沈雖
久與交遊者從未見其疾言而遽色居恆恂恂如
不能語及其縱談古今人可喜可愕事慷慨激昂
聞者爲之色動乾隆辛卯余與公同舉於鄉公車
北上輒襆被風塵黧面相向而揮麈刻燭往往夜
分無倦辛丑大挑余與公又同事於蜀公則一握

太平之篆再綰泠寧之符終不得意卒就講席余
則庸碌浮沈竟濫竿二十餘載簿書勞人會合稍
稀嘉慶甲子余年六十公年七十有五白髮相看
皤然俱老矣余謝病將歸日相過從談笑逾於往
時君出所著詩集十八卷相示余得而快讀之故
悉其精深如前所云公嘗得陳氏編日新書每歲
自元旦以至除夕臚列前人紀日詩甚夥公爲搜
採補其未備遂於辛酉壬戌二年間逐日次第其
韻而兩和之凡得七百有餘篇此亦雄才勃鬱不

得已而爲之也卒無悲憤之一言蓋達人胸次從
無遇不遇之見者存故和平之音溢於毫素間潛
溪書院者蜀人以祠宋文憲公掌教其中因考二
文憲遺事作書院志畧四卷蜀多才女自漢以來
宮嫒命婦及民間女子所傳詩歌盛焉亦有微賤
而漸就澌滅者公博稽不遺餘力務俾香閨淸魂
與江聲竝永爲浣花濯錦詩上下兩卷楊升庵先
生全蜀藝文志舊版漫漶無存矣公得鈔本蠹蝕
訛殘一一校定完好捐修脯付梓而傳之然則公

之在蜀不以政事顯而嘉惠蜀人賢於政事爲多矣按狀公諱雲煥字遐唐別號霞堂蔗塘楚之江陵人明遼藩之支裔也曾祖儼錫祖尊濂父儒楷俱不仕公生於雍正庚戌三月二十八日卒於嘉慶甲子十一月十日享年七十有五歲德配胡孺人先公卒男三長仍均季仍培俱夭次仍渥業儒孫三祈釗祈銑祈鈖俱幼乙丑二月將葬於華陽之白蠟林余以同年同官與公周旋最久宜誌其墓並系之銘

銘曰

文藻翩翩世所希風味眞醇亦吾師位不酬德命也奇吁嗟荒原公卧之千載而下視此辭

潘東庵先生墓表　原採

乾隆丁酉選拔　戶部員外郎　楊芳燦才叔　金匱

嘉慶壬申余應蜀制府常公方伯方公之聘續修四川通志至成都孝廉潘君時彤出其尊人東庵先生所撰詩古文辭示余根柢槃深理醇詞正有鄉先生樂齋磬泉諸君子之風潘君詩文亦嫻雅有法度蜀之英絶領袖也時相過從因以其尊人行狀徵文於余得悉先生之讀書致身殆以醇儒

爲循吏也先生姓潘氏諱元音字希聲號東庵蜀
成都華陽縣人先世居湖南武攸之扶沖里父諱
友亮遊於蜀遂家焉先生少失恃繼母徐孺人撫
之至成立讀書日數行下年二十二補博士弟子
員中式乾隆庚辰科鄉試舉人丙戌會試大挑二
等以教職用選授渠縣教諭丁繼母憂服闋授墓
江縣訓導再丁父憂服闋授鹽源縣教諭戊申截
取選授廣東連州直隸州陽山縣知縣陽山唐昌
黎貶官地民猺雜處號難治先生下車興學校勤
農桑省刑罰興論翕然鹽梟張在潮等七人蟲居
境內冷水坑挾黨羽數千人負險剽掠大吏嚴飭
務獲其人先生率健從出不意直入賊巢七人者
倉皇跪乞命先生曰若匿不出非自以爲盜乎吾
爲若援情請於上官應減責羣俯首就縛崇山深
林履險而出賊衆錯愕相顧持械不敢動事聞上
狀大府以爲能丁髻山猺人排峒縱橫亥延二百
餘里伐木採香奸宄易集會行劫事發先生同營
弁往勘吏胥戒勿深入恐不測先生整暇如平時

及隘有錦衣者三人率衆百餘出迎卽盜魁也先
生械繫之散其衆曰無罪者卽去謂三人曰此行
若有嘯聚當提意女次狼山掘塹整軍伍舉火
進光欲燭天山谷響應賊駭遁抵其巢穴平原尤
掌環萬山中廠屋在焉得軍器若干焚其聚落抎
隘口遷附近居民於縣五百餘家猺人失所據自
是無盜所轄八排猺獞與民錯壤而居每以爭界
持刀矛相向請勘先生從容示勘猺列左民列右
肅然無譁又屢擒劇盜郭某等斷疑獄民無冤滯

戴德日益深壬子充鄉試同考官稱得人宰陽山
五年請致仕得代去遂至湖南武攸祭先塋置祀
田贍養族之貧者歸錦里仍授徒不改寒素風教
士亹亹不倦從遊者甚衆少受知於顧密齋京兆
歿後撫其孫教之讀歷久不渝其篤行如此所著
有東庵文集八卷詩八卷孟子文批二卷宦遊紀
程二卷藏於家先生卒於嘉慶庚午年五月十二
日距生於乾隆丁巳年十月初九日享壽七十有
四配劉孺人側室李孺人生子一時彤嘉慶甲子

科舉人娶李氏女一適樂至屈朝清候選縣丞孫一女孫三以嘉慶甲戌年十一月十五日葬於東郭外多寶寺側先塋之次系以辭曰

言有楚夏鉛槧之俞輗有椎柏洗遂乃蘊秉經酌法皇人以趨班蘭侏離格及姎徒猩玃跳踉懸其鼓車魁頭露紛蹋謌蘊塗角巾東路飄然脂車爲萬目紀爲五經郭傳曰循吏實爲醇儒

翰林學士承旨宋公墓誌 補明錄 蜀府長史 鄭楷 叔度 金華

公諱濂字景濂姓宋氏世爲金華潛溪人代有鉅儒至公遷居浦江仁義里青蘿山曾祖溥德妣周氏祖德政贈亞中大夫太常少卿妣金氏贈淑人考文昭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妣陳氏累贈淑人公在姙七月卽生自幼性穎悟六歲入小學日記二千餘言稱爲神童稍長從鄉先生聞人夢吉受春秋學舉子業旣而從學於柳文肅公貫黃文獻公潛吳貞文公萊攻古文辭年二十五授徒於

義門鄭氏是時義門六世家長太和方著規範示子孫公爲參定之講道著書名聞於時元至正中有薦爲翰林編修者辭不赴歲庚子大明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遣使樊觀奉書獘來徵公應詔而起以公爲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入內授皇太子經公誠明儼恪遇綱常大義敷陳再四上深嘉歎甲辰改起居注侍上左右知無不言補益甚衆乙巳春以疾告詔還家調治未幾丁父憂洪武二年巳酉詔徵總修元史書成除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

制誥兼修國史時剖符封功臣議五等封爵召公
宿大本堂據歷代故實討論詳定三年考京畿鄉
試遷奉議大夫國子司業四年考試天下士八月
以他事左遷安遠知縣未幾召爲禮部主事擢太
子贊善大夫公輔導益力凡一言一動皆以禮法
諷諭上問帝王之學何書爲要公請讀眞德秀大
學衍義卽命左右大書於兩廡之壁時睇觀之六
年陞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
仍兼太子贊善大夫奉旨纂修大明日歷一百卷

九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
史上謂公曰朕以布衣爲天子卿一起草萊列侍
從爲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
趣令取子孫官之長子瓚克家未仕次子璲爲中
書舍人長孫愼爲殿廷儀禮司序班十年命公致
政還家封贈二代誥詞皆上親製陛辭之日賜以
楮幣文綺皇太子賜衣三襲上諭曰卿事朕十有
九年忠誠可貫金石故有是賜可藏此作百歲衣
也公歸青蘿山三年以愼坐法舉家謫居灌陽公

之中人也必其人暗於幾勢誕謾無方不然則剛愎自用才伎甚張也先生辭官晚季之代著書龍門之旁席珍以俟泰運枚策而應明昌可謂知微而知彰矣嗜殺首戒當宁仁孝急牖元良春秋致刑賞中論韜畧以典謨爲匡方邱陳清心寡欲之對齋室悉三代有道之長競業存朽索之鑒納約佞迂行之狂可謂過補而美將矣家事無隱於君側溫樹不對於子行片言皆可私覆微善必見廷揚九年不毀人一短終身不矜寵違常可謂忠慤而誠莊矣郊廟山川百神之典朝會慶好律歷之經四方貢宴齎賞之節勳舊卿士功德之慶酌百世之儀則定一代之圓方每奏未嘗不稱善草創燦然有紀綱可謂述作之煌煌者矣甘露獻仁主之頌旨酒醉學士之章賜馬恩鴻驥泣啄鷹信納禽荒文綺隆四皓之訓襲衣儲百歲之裝請老猶遲其杖履夢寐勤發於明王可謂極寵眷而榮光者矣其獨政文墨而不願任事也蓋已懼權勢之披猖其奉敕撰文賜日本使而必却其金也蓋已

避外交之微茫其不欲家私富貴而久遠爲子孫計也益已慮寵盛之或戕而卒以其孫愼坐逆黨疑逮禍卽發於先生所豙防嗚呼先生之忠可信於帝之平日而不能無疑於倉皇先生之信可令儲君爲之投水國母爲之齋誦而卒無解於帝之中藏嗚呼知人帝猶難惟先生對歟人不可測誤帝帝不可測焉得不誤其躬事勢至此亦不可得而藏矣嗚呼先生不能全始終於高帝殆猶幸得於獻王魂不幸旅殯於夔子骨猶幸珍遷於華陽愼不幸顚鼎於震位懌猶幸續濟於坤方端吾攬轡訪古過淨居寺憑先生之邱而弔焉慕先生之道惜先生之亡聊爲先生導凝滯於九地寫幽沈於一觴

祭何公雙忠墓文 續增 國朝乾隆壬戌進士 廣西河池牧 林中麟素書 瀘州

惟我何公運遭陽九明季亂離乾坤解紐公處鱣堂泰山北斗木鐸雷鳴非同瓦缶何意賊衝錦城不守人盡鼠奔而公則否夫婦投繯雙忠攜手天上人間祇此佳偶恨不知名其誰與叩憑弔芳蹤

幾回搔首詎料精靈如此其久神降於乩自云某某厥諱曰剛命名不苟我聆斯言傾心稽首公爲綱常身之不有宜百餘年而爲我牖敬奠墓門式陳清酒從此英風千秋不朽

補錄

祭王岐公珪文　宋寶元戊寅進士端明學士　范鎮景仁邑人

維鎮與公官事多同若一臂交常相依從公進於朝鎮退居窮罙十六年公譽日充方遂平生奄忽以終自予退居人事殊絕侍從常僚不復通謁惟

公每歲遇上元節置酒開罇笙歌間設樂道舊故窮歡極悅自顧耄髦年七十八苟在人世能幾日月今公此行豈爲永訣所恨老劣不能酧別

祭李舍人大臨文　范鎮

維靈諒直果敢著於平生於朝盡忠於人盡誠伊余與公自幼相從粵景祐中朅來之東同年登科四紀於公白首一節金玉其心近自去冬詩筒見貽二老倡酬歡如塤篪江山之興共得其時余雖勉和計方覽窺凶訃之來肝腸摧悲賴昌寓居道

遠人疲遣致薄奠公其鑒之

元　進士
國子助教　費　著
邑人

氏族譜摘錄

范氏自杜温叔奔晉四世食采於范遂爲氏世遠譜落唐相履冰下十一世曰隆廣明間入蜀家成都孫紹温處唐季歷王孟僞蜀雖不仕三世已能有立爲著姓子曰昌佑有全德二子曰全德二子曰璨曰璩璩贈太師公也太保生三子長曰鎰以進士甲科度贈太師公也太師生三子長曰鎰以進士甲科終隴城令次曰鍇終衛尉丞贈太尉季子鎮是爲蜀忠文公子孫曾三世登科曰百揆曰祖淳曰塤塤官至左中大夫歷使使蜀移使制湖北路卒太尉有子曰百祿位至中書侍郎贈榮國公有從子曰祖禹位至翰林學士兼侍講有從孫曰沖位至翰林學士曰温位至明堂班朔郎有曾孫曰仲芑故爲右諫議大夫曰仲藝今爲中書舍人曰補前爲著作郎兼禮部郎中皆世其官曰仲較曰仲綸曰仲芸以詞章世其門不克顯元孫曰子長曰子垓

又世其科子長今爲飛烏宰被命召榮公兄百祉不但有子如祖禹孫如沖如温而諸孫曰洞諸曾孫曰仲圭仲殳仲循仲徽仲南各以文學行義政事名四世諸孫謩故國子監丞孫嘗位於朝今知邛州榮公之仲兄曰百朋有子曰祖睿諸孫曰游諸曾孫曰仲愷仲侃獨不第三子後先登科曰子修子奕子庚典州除節矣翁無恙稠人中莫覺有貴子賢德葢相襲也蜀父子兄弟登科至聯四世諸子登科又世掌絲綸人共推范氏論其世德皆

有傳大抵其積也遠其施也博其傳也不已凡范氏父兄子弟名位盡不盡皆通顯而施爲率從厚爲部刺史爲郡守相門第葢相望三歲一舉中選者多記不勝書至以賞以恩以封以贈又畧焉他族什如二三號曰盛至范氏則人人以爲當然實自太保以下而太保之弟璨四世孫寥寥徽宗時有功避不以自名官猶至右武大夫寥從孫仲壬武舉中第裁八年出知金州今爲利路軨轄按譜璨尙俠氣鄉里敬服故其後又以武聞云

李氏唐胄也大唐四十子少師曹王五子少師武
衛大將軍偲武氏擅政偲入蜀來徙丹稜伏民間
五世孫瑜明皇西幸時抗表言狀得通屬籍尋拜
長江令卒官歸葬丹稜瑜四世曰遠遠二世曰同
爲始建令葬籍縣同生全始居華陽又三世曰惟
吉惟吉三子曰莊曰允曰毅莊以學行名毅以科
第顯又一世盛矣莊子大厚博學工文詞從兄天
章公大臨自謂不如大厚及長子陞同登第後三
年子降亦登陞五興州號循吏降行義克著范公
鎮薦之朝爲金部郎中宣和間提學秦鳳路列郡
刺史拜宣撫使童貫降獨長揖曰我師儒官也遂
丐祠去力致其仕陪大厚季子也有子時亮伯父
陞欲官之辭治命又以遺長官之章已上會陞子
從政郎時任卒時亮亟追還以與時任之子識後
時亮二子登第三子以恩得官諸孫一以舉恩得
官一登第去允子大臨第進士仕至天章閣待制
事在國史知制誥時繳李定國詞頭其一也子陶
隱陶從司馬光於洛當時大老皆喜之在錢塘藩

公軾送之詩忠文正二大老藉李廣平三舍人
喜見通家賢子弟因言得邑少風塵其趣遠矣隱
通達明敏吏事有能名尤工於書子時雍時敏皆
世其學時雍高廟稱之弟兄多顯者賞延凡二世
毅嘉佑二年進士李氏初起家者仕至殿中丞子
大昕大昕生公濟公濟生謨謨生崧凡四世登科
大昕學行謨能文章謨以下徙導江族盛時仕者
不能悉書此其概也曰頓者亦出自遠與同竝世
孫丞燦三世孫謹修謹修交謹微謹思能登進士第

謹修位至郡守三子賞皆傳嚴卿最顯官至朝散
大夫鄒又與謹微子椿登第鄒官至朝議大夫丞
炳三世孫彤四世孫觀登第丞哲四世諸孫象先
厚登第象先應賢良方正科厚位至鴻臚少卿厚
五子皆官孫洋亦登進士第族大子孫衆多近世
有以世科名聞其世一曰自遠而下邵第進士四
子樵孫悰孫材父今典州矣凡散居異邑者多不

書

勾氏隸新繁隸華陽勾龍氏隸華陽隸鄠温江皆

祖勾龍望孔子七[illegible]子曰井疆三國蜀曰扶其裔
也唐末有曰惟立[illegible]邑衛僖宗爲將軍二子弇會
王建攻彭州弇與勇[illegible]侯楊晟死之會匿新繁民
間遂隸新繁四世孫士良登慶歷六年第官至朝
請大夫七子以賞以第皆有官第二子宗顏官至
朝奉大夫第四子宗召與顏之長子濤迭登進士
第濤貴在高廟時宰相趙鼎實薦之鼎言蜀有鴻
儒可充載筆之任然姓與御名音同臣未敢薦高
宗曰古之有勾龍氏遂自涪陵召濤而勾氏著矣

濤言事稱上意繇郎曹間歲除給事中大抵以薦
士爲已任士因濤薦召凡數十人後多爲名臣唐
公文若其一也序其外制集云爾以是爲權相忌
遂出除潭州力辭乞祠許之乞歸蜀不許寓居秀
華亭卒子躍從子距路蹈躒典三州兩持使節除
職帥夔卒餘以賞在官官至孫云曰詠登宣和第
第一其子輔登紹興第嘗爲四川類省第一亦族
子也隸成都者自居體始著三世以上惟曰出井
疆莫可攷居體登熙寧第官至朝請大夫王公素

使東蜀知其賢請權領懷安軍事卒懷安居體素
號鄉先生著書爲多諸生從之廣多知名九子二
以賞得官棓獨久缺游太學以恩得官二子昌世
昌泰皆登第昌世官至朝散大夫位至郡守昌泰
爲四川類省第一嘗除太學博士後徙將作丞又
丞太府兼戶曹郎出提舉常平浙東移節浙西旋
報罷歸起知利州除職帥夔卒從子皆有官卽
成都温江以勾爲氏猶曰勾惟立唐末入蜀卽其
祖亦曰避高宗諱改爲複姓而世次率不合曰廉

登進士官至朝議大夫諸子皆有官從子震雱同
登進士卽自鄖隸成都者温江則以中立爲祖曰
是在雍熙間以宗學名曰中正之兄也中正生希
仲亦世其學以科第位至光祿卿王公安石銘其
墓曰勾宗華陽世實兆京其援據云爾而世亦莫
可攷又如眉之鈎嘉普之勾永康榮之勾龍其先
皆稱同族然永康之勾龍其複姓亦有旨至今諸
族莫能一紹興間勾龍爲御史中丞永康如淵大
抵氏族學廢今爲甚識之以勸來者

歲華紀麗譜續增　費著

成都遊賞之盛甲於西蜀益地大物繁而俗好娛樂凡太守歲時宴集騎從雜沓車服鮮華倡優鼓吹出入擁導四方奇技幻怪百變序進於前以從民樂歲率有期謂之故事及期則士女傾城比輕裘祛服扶老攜幼闐道嬉遊或以坐具列於廣庭以待觀者謂之遨床而謂太守爲遨頭仁宗朝以益州重地嘗謀帥命宋公祁宰相對曰蜀風奢侈祁喜遊宴恐非所宜仁宗不從卒遣之公先奉詔修唐書因以書局自隨自成都每宴罷盥漱闢寢門垂簾然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望之者知公修唐書若神仙焉嘗宴於錦江偶微寒命索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公視之慮有厚薄之嫌訖不服忍冷以歸舊俗傳誇以爲談本田公況嘗爲成都遨樂詩二十一章以紀其實而薛公奎亦作何處春游好詩十章自號薛春游以從其俗且欲以易尹京之舊稱此皆可以想承平之遺風也至清獻公爲記乃曰曩時宴會皆牙校掌之益權酤之利有

餘人樂於爲役公帑歲入亡慮千萬貫有奇自新法頒行酒坊爲官所鬻牙校雖得券錢不足自贍乃者議置成都市易務方游觀時人情瞿然減常歲之半及浣花後始聞罷去乃復朋聚游江今公使錢歲給三萬貫常廩廩慮不足譬之巨人以狹衾寢覆趾則露肩擁左則闕右甚可笑也今盤饌比舊從省樂優之給亦復過殺設遂廢之則非天子所以付畀一隅惠保遠人之意而小民之鬻肴果者旦營暮供藉以爲養此遊宴之不可廢也觀公此言則蜀人之貧富欣戚可以知政矣今以元日爲始而第其事

正月元日郡人曉持小彩幡遊安福寺塔粘之盆柱若鱗次然以爲厭禳懲感平之亂也塔上然燈梵唄交作僧徒駢集太守詣塔前張宴晚登塔眺望焉 二日出東郊早宴移忠寺舊名碑樓院晚宴大慈寺清獻公記云宴罷妓以新詞送茶自宋公祁始蓋臨邛周之純善爲歌詞嘗作茶詞授妓首度之以奉公後因之 五日五門蠶市蓋蠶叢氏始

爲之俗往往呼爲蠶叢太守卽門外張宴　上元節放燈舊記稱唐明皇上元京師放燈甚盛葉法善奏曰成都燈亦盛遂引帝至成都市酒於富春坊此方外之言存而勿論咸通十年正月二日街坊點燈張樂晝夜喧闐蓋大中承平之餘風由此言之則唐時放燈不獨上元也蜀王孟時間亦放燈率無定日宋開寶二年命明年上元放燈三夜自是歲以爲常十四十五十六三日皆早宴大慈寺晚宴五門樓甲夜觀山棚變燈其斂散之遲速

惟太守意也如繁雜綺羅街道燈火之盛以昭覽寺爲最又爲殘燈會會始於張公詠蓋燈夕二都監戎服分巡以察奸盜旣罷故作宴以勞焉通判主之就宣詔亭或涵虛亭舊以十七日今無定日仍就府治專以宴監司也　二十三日聖壽寺前蠶市張公詠始卽寺爲會始民鬻農器太守先詣寺之都安王祠奠獻然後就宴舊出萬里橋登樂俗園亭今則早宴祥符寺晚宴信相院　二十八日俗傳爲保壽侯誕日出笮橋門卽侯祠奠拜次

詣淨衆寺邠國杜丞相祠奠拜畢事會食晚宴六
智院
二月二日踏青節初郡人遊賞散在四郊張公詠
以爲不若聚之爲樂乃以是日出萬里橋爲綵舫
數十艘與賓僚分乘之歌吹前導號小游江蓋指
浣花爲大游江也士女駢集觀者如堵晚宴於寶
歷寺公爲詩有曰春游千萬家美人顏如花三三
兩兩映花立飄飄似欲乘煙霞公鐵石心腸乃賦
此麗詞哉後以爲故事清獻公爲記時綵舫至增
數倍今不然矣　八日觀街藥市早宴大慈寺之
設廳晚宴金繩院
三月三日出北門宴學射山既罷後射弓蓋張伯
子以是日卽此地上升巫覡賣符於道游者佩之
以宜蠶辟災輕裾小蓋照爛山阜晚宴於萬歲池
亭泛舟池中　九日觀街藥市早晚宴如二月八
日　二十一日出大東門宴海雲山鴻慶寺登衆
春閣觀摸石蓋開元二十三年靈智禪師以是日
歸寂邦人敬之入山遊禮因而成俗山有小池士

女探石其中以占求子之祥既又晚宴於大慈寺之設廳　二十七日大西門睿聖夫人廟前蠶市初在卜市橋田公以禱雨而應移於廟前太守先詣諸廟奠拜宴於淨衆寺晚宴大智院　寒食出大東門早宴移忠院晚宴大慈寺設廳曩時寒食太守先設酒饌於近郊祭鬼物之無依者謂之遙享後置廣仁院以葬死而無主者乃遣官臨祭之而民間上冢者各蟻集於郊外天僖三年趙公稹嘗開西樓亭榭俾士庶游觀自是每歲寒食開園守會賓僚凡浹旬此最府廷遊宴之盛近歲自二月卽開園踰月而後罷酒人利於酒息或請於府展其日府尹亦許之

張樂酒鑪花市茶坊食肆過於蠶市士女從觀太四月十九日浣花佑聖夫人誕日也太守出笮橋門至梵安寺謁夫人祠就宴於寺之設廳旣宴登舟觀諸軍騎射倡樂導前沂流至百花潭觀水嬉競渡官舫民舡乘流上下或幕帟水濱以事遊賞最爲出郊之勝清獻公記云往昔太守分遣使臣

以酒均給遊人隨所會之數以爲升斗之節自公使限錢茲例遂罷以遠民樂太平之盛不可遽廢以孤其心乃以隨行公使錢釀酒畀之然不逮昔日矣

五月五日宴大慈寺設廳醫人鬻艾道人賣符朱絲綵縷長命辟災之物筒飯角黍莫不咸在

六月初伏日會監司中伏日會職官以上末伏日會府縣官皆就江瀆廟設廳初文潞公建設廳以伏日爲會辟暑自是以爲常早宴罷泛舟池中復出就廳晚宴觀者臨池張飲盡日爲樂清獻公使限錢但爲初伏會今因之

七月七日晚宴大慈寺設廳莫登寺門樓觀錦江夜市乞巧之物皆備焉　十八日大慈寺散孟蘭盆宴於寺之設廳宴已就華嚴閣下散盆

八月十五日中秋翫月舊宴於西樓望月錦亭今宴於大慈寺

九月九日玉局觀藥市宴監司賓僚於舊宣詔亭晚飲於五門凡二日官爲幕帟棚屋以事游觀或

云有恍惚遇仙者
早宴金繩寺晚宴
前太守領客出北
天長觀晚宴蓋文
蜀錦譜續
增
蜀以錦擅名天下
蜀都賦云貝錦斐
九璧村出美錦歲
運司給其費而府
掌其事元豐六年呂汲公大防
始建錦院於府治
以莅之創樓於前
公又爲之記其畧
工百六十四用杼
繹之工百一十而
二萬五千紅藍紫
而後足用織室更
而後足居自今考
士貢錦曰官告錦

冬至日宴於大慈寺後一日
大慈寺清獻公記云至前一日
門石魚橋具樽豆觀樵已乃卽
潞公始爲之後復罷

費著

故城名以錦官江名以濯錦而
成濯色江波遊蜀記云成都有
充貢宋朝歲輸上供等錦帛轉
之東募軍匠五百人織造置官
以爲積藏待發之所牓曰錦官
云設機百五十四日用挽綜之
之工五十四練染之工十一紡
後足役歲費絲權以兩者一十
茹之類以斤者二十一萬一千
舍出納之府爲屋百一十七間
之當時所織之錦其別有四曰
曰臣僚襍子錦曰廣西錦總爲

六百九十匹而已渡江以後外攘之務十倍承平建炎三年都大茶馬司始織造錦綾被褥折支黎州等處馬價自是私販之禁興又以應天北禪鹿苑寺三處置場織造其錦自眞紅被褥而下凡十餘品於是中國織文之工轉而衣被椎髻鴃舌之人矣乾道四年又以三場散漫遂卽舊廉訪司潔已堂剏錦院悉聚機戶其中猶恐私販不能盡禁也則倚宣撫之力建請於朝併府治錦院爲一俾所隸工匠各以色額織造蓋馬政旣重則織造益

多費用益夥提防益密其勢然也今取承平時錦院與今茶司錦院所織錦名色著於篇俾來者各以時考之

轉運司錦院織錦名 卽成都府錦院

士貢錦三匹花樣

八答暈錦

官告錦四百匹花樣

盤毬錦　簇四金鵰錦　葵花錦　八答暈錦　六答暈錦　翠池獅子錦　天下樂錦

雲雁錦

臣僚襖子錦八十七匹花樣

簇四金鵰錦 八答暈錦 天下樂錦

廣西錦二百匹花樣

眞紅錦一百匹

大窠獅子錦 大窠馬打毬錦 雙窠雲雁錦 安男百花錦

青綠錦一百匹 青綠雲雁錦

安男百花錦 青

茶馬司錦院織錦名色 茶馬司須知云逐年隨蕃蠻中到馬數多寡以用折傳別無一定之數

黎州 皂大被 緋大被 皂中被 緋中被

四色中被 七八行錦 瑪瑙錦

敘州 眞紅大被褥 眞紅雙連袴背

眞紅單袴背

南平軍 眞紅大被褥 眞紅雙窠錦

皂大被褥 青大被褥

文州 犒設紅錦

細色錦名色

青綠瑞草雲鶴錦　青綠如意牡丹錦
眞紅穿花鳳錦　眞紅宼男百花錦
眞紅雪花毬露錦　眞紅櫻桃錦
紫皂段子錦　鵞黃水林檎錦
眞紅聚八仙錦　眞紅六金魚錦
秦州細法眞紅錦　秦州中法眞紅錦
秦州麄法眞紅錦
眞紅湖州大百花孔雀錦
四色湖州百花孔雀錦
二色湖州大百花孔雀錦

戔紙譜

費著

古者書契多編以竹簡其次用縑帛至以木膚麻頭敝布魚網爲紙自東漢蔡倫始簡太重縑稍貴人遂以紙爲便倫宦者也傳多稱其能然受宮掖風旨諂親貴猶宦者態也智足以創物而亦足以殺身第於文字有功人至今稱蔡倫紙今天下皆以木膚爲紙而蜀中乃盡用蔡倫法戔紙有玉版

有貢餘有經眉有表光玉版貢餘雜以舊布破履亂麻爲之惟經眉表光非亂麻不用於是造紙者廟以祀蔡倫矣廟在大東門雪峯院雖不甚壯麗然每過歲時祭祀香火纍纍不絕示不忘本也恩足以及數十百家雖十載猶不忘如此

易以西南爲坤位而吾蜀西南重厚不浮此坤之性也故物生於蜀者視他方爲重厚凡紙亦然此地之宜也府城之南五里有百花潭支流爲二皆有橋焉其一玉溪其一薛濤以紙爲業者家其旁

錦江水濯錦益鮮明故謂之錦江以浣花潭水造紙故佳其亦水之宜矣江旁鑿臼爲碓上下相接凡造紙之物必杵之使爛滌之使潔然後隨其廣狹長短之制以造研則爲布紋爲綾綺爲人物花木爲蟲鳥爲鼎彝雖多變亦因時之宜紙以人得名者有謝公有薛濤所謂謝公者謝司封景初師厚師厚創牋樣以便書尺俗因以爲名薛濤本長安良家女父郾因官寓蜀而卒母孀養濤及笄以詩聞外又能埽眉塗粉與士族不侔客有竊與之

宴語時韋中令皐鎮蜀召令侍酒賦詩僚佐多士爲之改觀期歲中令議以校書郎奏請之護軍曰不可遂止濤出入幕府自皐至李德裕凡歷事十一鎮皆以詩受知其間與濤倡和者元稹白居易牛僧孺令狐楚裴度嚴綬張籍杜牧劉禹錫吳武陵張祜餘皆名士記載凡二十人競有酬和濤僑止百花潭躬撰深紅小彩牋裁書供吟獻酬賢傑時謂之薛濤牋晚歲居碧鷄坊翛吟詩樓偃息於上後段文昌再鎮成都太和歲濤卒年七十三文昌爲撰墓誌謝公有十色牋深紅粉紅杏紅明黃深青淺青深綠淺綠銅綠淺雲凡十色也楊文公億談苑載韓浦寄弟詩云十樣鸞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花頭謝公牋出於此乎濤所製牋特深紅一色爾僞蜀王衍賜金堂縣令張蠙霞光牋五百幅霞光牋疑卽今之彩牋亦深紅色也蓋以胭脂染色最爲靡麗范公成大亦愛之然更梅溪則色敗萎黃尤難致遠公以爲恨一時把玩固不爲久計也濤以牋名可矣雖良家女乃失身爲妓韋

尹欲官之段尹誌其墓焉何哉時幕府賓客多天下選二時縱適不少歛大抵唐藩鎮不度皆習然也濤固得之而諸公似以濤失云

紙固多品皆玉牋表光之苗裔也近年有百韻箋則合以兩色材爲之其橫視常紙長三之二可以寫詩百韻故云人便其縱濶可以放筆快書凡紙皆有連二連三連四售者連四一名白船牋又有青白牋背青面白有學士牋長不滿尺小學士牋又半之倣姑蘇作雜色粉紙曰假蘇牋皆印金銀

花於上承平前輩蓋常用之中廢不作比使復爲之然姑蘇紙多布紋而假蘇牋皆羅紋惟紙骨柔薄耳若加厚壯則可勝蘇牋也

蜀牋體重一夫之力僅能荷五百番四方例貴川牋蓋以其遠號難致然徽紙池紙竹紙在蜀蜀人愛其輕細客販至成都每番視川牋價幾三倍范公在鎮二年止用蜀紙省公帑費甚多且惟蜀諸司及州縣緘牘必用徽池紙范公用蜀紙重所輕也蜀人事上則不敢輕所重矣此以價大小言也

余得之蜀士云澂心堂紙取李氏澂心堂樣制造也
蓋表光之所輕脆而精絶者中等則名曰玉冰紙
最下者曰冷金牋以供泛使
廣都紙有四色一曰假山南二曰假榮三曰冉村
四曰竹絲皆以楮皮爲之其視浣花牋紙最精潔
凡公私簿書契券圖籍之牒皆取給於是廣幅無
粉者謂之假山南狹幅有粉者謂之假榮造於冉
村曰清水造於龍溪鄉曰竹紙蜀中經史子集皆
以此紙傳印而竹絲之輕細似池紙視上三色價

稍貴近年又倣徽池法作勝池紙亦可用但未甚
精緻爾
雙流紙出於廣都每幅方尺許品最下用最廣而
價亦最賤雙流實無有也而以爲名蓋隋煬帝始
改廣都曰雙流疑紙名自隋始也亦名小灰紙